



美國德萊塞  
鍾憲民

周  
序

建國書店發行

世界文藝傑作譯叢

II

人 間 悲 劇

美 德 · T 萊 塞 著

鍾 憲 民 譯

建 國 書 店 發 行

## 譯序

德萊塞 (Theodore Dreiser 1871—) 是當代美國一個寫實主義作家。藉着他那盛輝燦成就的作品，他的聲望已是世界的。他是「真妮姑娘」(傅東華的中譯本由中華書局出版)，「嘉麗妹妹」，「一個亞美利加的悲劇」(即本書)，「天才」，「理財者」，「鐵鏈」，「巨人」等長篇小說，以及「自由及其他」，「十二人」，「羣女」等短篇小說集的作者。此外，他還寫了「我所見的蘇聯」等書。

且維特·卡斯納 (Walter Cassner) 曾對作者說過如下的話，來形容德萊塞的寫實主義：「他一手拿着放大鏡，照徹在他另一手上顫動跳舞的各式各樣的人物——富人，窮人，乞丐，偷兒，醫生，律師，商人，以及各種社會的領袖們。」這充分說明作者在他的作品中所表現的現實，既不是幻象，也不是掩飾，而是真實的人生，叫我們比看現實本身更能深入核心的藝術的真實。

但使德萊塞更傑出的，不僅是那種一般意義上的寫實主義，不僅是他描寫的大多是我們熟悉的現代社會的現實，而更是他的一貫的觀點和在所有作品中所提供的各種社會

問題和人生問題。如果說他的作品對社會有他的貢獻的話，那除了藝術本身的成就以外，要算是他對那些問題的提供和啓示。

德萊塞初從事寫作時，正是美國文學全浸沉於理想主義的時代。大家都寫「人生的樂觀方面」，而忽略了現實的醜惡，以及構成人生現實的一切根本原因。他出身於較艱困的環境，大半生生活在辛苦奮鬥中，因此對人生社會也觀察得更多更深。他受環境的力量箍住，但他內在的生命力則向外衝發，於是就在己身他已碰到人生的問題，社會的問題。在力求對現實的深入理解中，他獲得了他的看法。所以他的作品，即不說要把問題解決，也至少要把問題從理智的和情感的，生理的和心理的觀點上提供出來。他的作品，沒有不是在這種動機之下產生的。

在美國過去甚至現在有許多作家，認為小說是供欣賞，甚至供消閒的，因而不能不帶些理想或浪漫色彩。但德萊塞首先打破這些傾向。他認為寫小說必須具有一種人生態度，同時也要一種忠實於現實的寫作態度。因此，他一向是以歷史家的態度，寫下他的人生畫面。他不懷感傷，不顧忌道學先生的那些道德觀念，也不加個人的議論，把現實寫下來。他的道德觀念是建立在人生的改進上，而不盡如一般人那樣局限於人與人間現實關係的維持上。他的作品雖未說教，而依然有他的道德意義，原因即在於此。把真實

述說出來，叫人尋究牠的根源，因而叫人設法分別善惡，叫人對人們公認爲惡的事物謀取改進的途徑，那不也是道德的嗎？但要改進，就得先把事實不加掩飾地公開出來，於是德萊塞靠他的觀察力，他那深入人的心靈的銳利的觀察力，完成了他的藝術。

更進一步來着作者的人生哲學，他認爲人的命運不能從形而上的觀點去理解，而要從生物化學中來理解。Regis Michaud 曾把他的哲學規納如下：（一）我們的意志常常能剋制我們的性向。（二）本能是理性的仇敵。（三）本能的法則常與社會的法典相衝突。（四）生物化學統治着我們的軀體，而常與社會的倫理相衝突。（五）凡不顧及生物化學的人且不深深根據着人類本能和生理的必要的原則和制度都易於失敗的。他雖接受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及生存競爭的原則，但他祇接受其一部分，因爲他又從歷史的積累的經驗觀，否定了達爾文所講的「適者生存」。人固然爲生物化學的潛力所支配，但羣體在這被支配的過程中却依然有而且必然有進化的變遷，而這種演變又將影響到人所受生物化學支配的結果。由於這一點，德萊塞雖然像一般寫實主義作家一樣具有一種悲觀主義，但牠不是單純的，消極的，而在悲觀的外表之下還帶有對未來的一種希望。

「人間悲劇」原名 *An American Tragedy*（一個亞美利加的悲劇），是他最著名著

中較長的一部，原書長百萬言，已攝成電影。這譯本是節譯的，但不是意譯，而是把對故事發展較少關聯的幾章以及較長的段落略去不譯，而儘量保持必要的章節以及那些細膩入微的心理描寫。書名的改譯，只爲了醒豁，簡潔，別無他意。同時也因為故事本身也是一般人間的現象，雖然外形更接近美國社會，正像他的別的作品一樣，這部作品提供了人生問題的不止一面，尤其是提供了一個對犯罪學特別有關的社會問題。這故事描寫了一個青年，怎樣從天真無邪的野心，透過繁華生活的誘惑，以及真誠的初戀和享樂主義戀愛的衝突，轉向於罪惡心理，而一到危急的人生末路，在未能解釋人生之謎的當兒，雖不自願而又不得不訴求於某種超人之力。人性，無掩飾的人性，被那麼深入地描畫出來，人與人間的關係的那些問題，被那麼有力地提示出來，祇有耐心深思的讀者，才會用靈眼從藝術的外皮刺入藝術的內心，因而發見其中活躍的人生的意識，以及由此而來的人生社會的問題。

原作文句簡煉有力，辭意深長，俚語殊多，譯時深覺譯筆難達信雅，惟望讀者予以指正。

第一節

一個仲夏的傍晚，在美國一個居民四十萬的城市的商業中心區裏，一條寬闊的大街上，走着一小隊人。一個男子大約五十歲，身材矮胖結實，一叢蓬髮突出在黑帽外邊，其貌不揚，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他手裏提着一架小風琴，旁邊是一個比他年輕五歲光景的婦人，身材較高，結實有力，相貌服裝都平常，態度不很自然，一手攬着一個七歲的男孩，另一手捧着一部聖經和一些讚美詩集。這三個人後面，有一個十五歲的姑娘，一個十二歲的男孩，和另一個九歲的女孩，他們服從地跟隨着，但顯然無精打彩的樣子。

天氣很熱，空氣裏有一種甜美的倦意。雖然街上車馬雜沓，但這一隊人似乎沒有感到，各自走着。到了另一條街上，兩幢高廈的中間，人跡稀少，那男子放下了風琴，那個十二歲的男孩架起了歌譜架子，開始傳道了。



過路的行人，停下來，對他們斜視着。於是，那較年長的女孩，開始奏琴，跟着她母親的高音和父親的低音和唱。

「耶穌的愛救護我，」

上帝的愛約束我，」

較年長的那個男孩，不安地動着腳，眼睛向着地面，勉強伴唱着。他身材高瘦，白臉黑髮，顯然比別的人更機警，更靈敏，他似乎痛恨自己的處境，感到父親的職業毫無興趣。他憧憬着更美更愉快的生活。

他的父親老是讀聖經，到各處集會中去講道，原來父母就在附近辦理教會事業，依賴一些慈善商人的施捨，度着艱苦的日子。可是他敬愛他的母親，因為她堅毅而又溫柔。

今天，和姊弟們在大街上走着，他但願今後不再做過這種事情，或者至少他自己不再參與。別的孩子們並不做這些事，而且這又是多麼卑賤。他曾看見別的孩子們，譏笑他父親的開口上帝閉口上帝。

這份家庭的其餘的份子，那個小女孩和男孩，實在年紀太小，根本不懂什麼。至於奏風琴的女郎，她的相貌和歌唱所引起別人的反應，似乎也沒有使她快慰，雖然有些

人，連她的父母在內，曾說她歌喉清亮動人，這實在只有一半確實。她的聲音並不好



• 他們根本不懂音樂。論她的身體，她面色有些蒼白，體質孱弱，缺少智力，也許她自己覺得這是她一顯身手的好場所。父母專心要使世界充滿着上帝的愛，每當唱完一首讚美詩時，他便作一個結論：

「在上帝的心目中人間都是罪人，唯有懺悔，接受耶穌，他的愛和寬恕，才能享受精神的幸福！……」

葛萊德，那年長的兒子，和那兩個年輕的小孩，祇是凝視着地面，有時也看着他們的父親。他們實在聽得太多了。

最後，格里非夫人，講了一番話，宣揚他們的傳教工作，然後分發了一些宣傳品。父親安莎收集了一些捐款，收起了風琴，這一家人又走向教堂的家屋去了。

一路上葛萊德在自言自語，他從此不願再做這種工作了。

安莎，格里非是一個貧苦的人，一半由於環境，一半由於宗教信仰，他缺少果斷的意志，可是生性敏感，而富於熱情，雖然不善於應付現實生活。他的妻子，性情較為剛直，但也同樣缺少實際的處世手腕。

這對夫婦的歷史，除了對於十二歲的孩子葛萊德的影響以外，在這裏並無特殊意義。這個少年，除了那多半從父親遺傳來的多情和浪漫的特性以外，還有一種機敏的想像

力，因此時常在想改良自己，追求更光明的前途。使葛萊德一直煩悶到十五歲年紀的主要事情，便是父母的職業常爲別人所卑視。在他童年時代跟着父母到過的許多城市裏，他所遇見的男女少年都因爲他是這樣的父母的兒子而輕視他。有過幾次，他不管父母從來不許他發脾氣，而終於和那些輕視他的孩子打過架。因此，他老是想著，一旦他有了出路做些什麼才好。

葛萊德的父母，對於兒女的前途，很少實際的打算。他們醉心於宗教，甚至於忽略了兒女們的教育。

這個教堂兼家庭，自然對任何少年男女也是夠寂寞了。這是一個長形的平屋，毫無藝術趣味，就在薩斯城裏，獨立路北面，脫洛斯脫路西面，準確的地名叫做別凱爾街。而且整個鄰區又是那麼沉寂，守舊，竟使他想到再也住不下去。

愛爾維拉·格里非太太，在嫁與安莎以前，原是一個無智識的鄉下姑娘，也沒有吸收過多少宗教思想。但愛上了他以後，也染上了宗教狂，跟着他到處漫遊。她自以爲能識能唱，能誘導衆人信教，所以也頗自滿，樂於繼續隨從丈夫工作。

葛萊德在他父母的親友中間，所遇見的都是一些平庸的人，唯一引起他興趣的，倒是住在烏脫加城附近萊古赫斯地方的一個伯父，是他父親的兄弟。這個人顯然與衆不同

·名叫山滿爾·格里非，很有錢。從他父母間或透露出來的話中，葛萊德知道，這位伯父雖然是一個精明勤懇的商人，但也常能替別人幫忙，只要他高興。他有一幢大屋子，和一座製造領子和襯衫的工廠在萊古格斯，工人也有近三百；他有一個兒子，年紀和葛萊德相仿，還有幾個女兒，在葛萊德想來，他們生活一定很奢華。

他早就知道，無法改善他家庭的貧困生活，因為他和他的姊妹都沒有受良好的教育。同時正像一般美國少年一樣，他覺得自己屬於超勞動者一類人物，非常自負，總要露一露頭角，雖然一直到十六歲，還是茫無頭緒。

那時，他剛在青情發動期，性感強烈，時常憧憬異性的美。於是衣服和外貌，使他常常煩惱，想到出身貧窮，多麼痛心。

有時候，他對鏡自嘆，看到自己相貌並不醜，高高的鼻子，雪白的前額，鬚髮的黑髮，陰鬱的眼皮。但由於家庭的貧困，他沒有朋友，而且父母的職業和環境，很難使他找到朋友。因此，他內心漸漸起了反感，有時變得憤世嫉俗。也有出身和他不同的少女偶然向他送秋波，可是他却往往想到自己的出身，而誤解了她們的用意。

世界上原有那麼多的事情可做，他想，有那麼多的人是成功了，幸福了。他做什麼好呢？走什麼路呢？他答不出，而父母也不夠指導他。

當葛萊德到了十六歲正在打算替自己謀出路的時候，忽然發生了一件事，使他更加陰鬱起來，而格里非全家當然也深為痛心。這便是他關懷的姊姊愛絲泰（雖然他和她性格上並無多大相同）和一個當時正在康薩斯城演戲而一時鍾情她的男演員私奔的事情。

愛絲泰雖然深受父母管束而且有時似乎頗有宗教和道德的狂熱，實際上是一個懦弱而多情的少女，對自己的思想毫無判斷。她沒有葛萊德那樣的毅力，也沒有他那樣堅忍，多半是一個浮動的性格，幻想着美麗的服裝，鞋帽，飾帶一類東西。看到別的女孩子手挽手，耳語着秘密，或者看到男孩子的逼人的逗視，便心頭怦怦跳動，渴望着新奇的舉動，以及和一個人的奇異的戀愛。

內心的慾望漸漸生長，終於來了那個演員。那是一個好虛榮的，漂亮的，人面獸心的人物，祇有衣服和外表，全無道德觀念（沒有藝術趣味，沒有禮貌，甚至沒有一點溫柔），但有一種強烈的吸引力。所以只經過一星期時光和幾次相會，便蠱惑了她，使她落網而成爲掌中之物。在他看來（雖然他是愚鈍），她又是一個少女，美貌多情，天真而無經驗，只要幾句甜言密語，便能誘騙到手。

可是他的話竟被聽信爲真誠了。他告訴她，她必須馬上和他出走，做他的新娘，到了聖·魯易斯他有一個做牧師的朋友可以證婚，但在這裏一切不方便。她將有從未想見的新衣服，奇美的境遇，和奇美的愛情。她要和他旅行，去看看廣大的世界。從此，除了他以外，她一切不致操心。

於是一個星期內便完成那個魔術。

這件事對葛萊德的未來的人生觀和行動發生了什麼影響？他知道他父母的貧困，因而也沒有把姊妹出走看成一件禍事。他認爲這又是一件事，足以證明這裏不是安身立命的地方。教會工作不值得付麼，宗教的感情和教誨也沒有拯救愛絲泰。當然，正像他一樣，她沒有真正信仰。

於是，葛萊德更加焦心於自己的前途，而思考的主要的結果，便是他必須立即有所作爲。直到現在，他能找到的工作，便是在雜貨店幫人包裝貨品每星期賺五塊錢的一些短工。他覺得他必須自立，而且還得帶領他的兄弟佛蘭克一同去。

不久，他終於在一家藥房裏找到了助手的地位。那個要他做助手的青年，告訴他，要是他學會了技術，每星期可以得到十五到十八塊錢的薪水。據說白爾脫摩街和十四號街轉角斯脫洛特藥房曾經出這麼多薪水給兩個店員。

葛萊德決定接受這個位置。尤其是那位青年常常從藥房隔壁的戲院經理那裏拿到免費戲票，使葛萊德感到這個關係異常美妙。使他更爲喜悅的，便是那藥房有一道門，通向戲院的後台，因此，在演戲前後，他可以看到一些少女，關着鏡子塗口紅，整頭髮，以及種種化妝，媚笑閒談的情形。葛萊德，胆怯怯的，對異性毫無經驗，但急欲賞識女性的嬌美，以及那些少女的狂妄，自滿的嬌態。她們都穿着漂亮衣服，談着幽會，跳舞，演戲一類事情。

這些誘惑使他斷然決絕了幾年來跟父母沿街唱讚美詩傳道說教的過去。他要以工作來賺錢，自力更生。但這個位置雖然不壞，但不久由於慾望漸高，每星期十二塊錢還不足夠，而且阿爾昂脫·薛柏林，他的直接上司，不肯把職業的技術全部傳授他，只希望他供他隨時差遣，時刻奉侍他。

因此，這一切並無直接的結果。葛萊德覺得沒有方法使自己穿得好一點，而且他時常嫌錢少，和外界的接觸少，正像在家裏一樣寂寞。愛絲泰的出走，使全家感到冷冰冰，直到現在她沒有回家，而父親一籌莫展，頗有遷移鄧佛的意思想。葛萊德實在不願跟他們走。那有什麼應用，他自問？到了那裏，還不是照樣傳教？

他每天不得不回家住，但是他却厭恨這個屋子。十一歲到了康薩斯城以來，他總不

敢帶他的少年朋友到家裏，因此他老是迴避朋友，只是一個人玩，或者和他的姊弟們玩。但現在他十六歲了，可以謀生自立，脫離家庭的羈絆了。可是他賺的錢太少，幾乎不夠獨立生活——直到現在他還沒有學到充分的技能和勇敢去謀取更好的地位。

但當父母談起遷移鄧佛而他也許可以在那裏找工作的時候，他開始暗示給父母，要是他不走，也許更好一點。他歡喜康薩斯城。遷移有什麼用？他現在已有工作，而且還會找到更好的工作。但父母想到女兒愛絲泰和她的命運，對兒子的早早冒險便不無懷疑。要是他們走了，他要到那裏去？同誰去？他的生活會受什麼影響，誰來指導他幫助他？這是要考慮的。

要遷到鄧佛的計劃愈來愈急迫，而薛柏林又因常和女性胆大妄為而失掉了藥房裏的地位，於是葛萊德又換了一個骨瘦如柴性格冷峻的新上司。這位上司似乎不需要他做助手，因此，他決定離開，但也不是立刻走，而要乘出差之便看看有沒有別的工作可做。湊巧，那家藥房的經理和城裏那個大旅館附設的大藥房頗有關係，而那個大旅館是一幢十二層樓的高廈，那裏如他所想，一定是曠侈逸樂的地方。於是，他很想和那位大藥房的經理談一談。

「你要一個助手嗎？」葛萊德單刀直入地問。「你要是有這樣一個位置，希望你給我，我很需要。」

「沒有，沒有，」那個人棕髮，年壯，生性暴躁而自傲。他要轉身走開，但看見葛萊德沮喪失望的神情，又轉回來，點點頭。

「我這裏真沒有辦法，我們不常換人。但要是你願意做聽差，我倒可以介紹你。那旅館的招待主任正在找一個額外的僕孩。」

看見葛萊德臉色煥然，他又加上一句：「但你不要說我叫你去，因為我不認識你。你可以找史寬斯先生，就在那裏邊，他會告訴你。」

一聽到進格林且維蓀大旅館做事，葛萊德起首口呆目瞪，覺得驚異發顫，他終於謝他的指導者，一直從那大理石的門廊走去，這門廊是從那大藥房後邊通到旅館的大廳。一進去，他看到從未見過的奢華和富麗，真使他迷戀不捨。

當葛萊德站着呆視的時候，他看見一羣人——幾個小孩和女人，但大多是男人——有坐有立，談話或者說笑，肩碰肩或者孤單自在。當他從驚異中回憶起史寬斯先生的名字時，他開始找尋他的辦公室。

招待主任史寬斯今天沒有空，但答允他下星洲一下午來談。



在幻想中過了三天，葛萊德終於遵命去見史寬斯先生。但人家對他相當粗魯，因為招待主任已經忘記了這麼一個人。但因為他當時確實需要一個助手而葛萊德看來也還合用，他被領到樓梯下面他的小辦公室裏。到了那裏，他以上司的姿態和威嚴，開始盤問他的身世，他的住址，以往的工作，以及他父親如何謀生。使葛萊德相當為難，因為他恥於承認父親是沿街傳教的教會工作者。他說他父親是某公司的經紀人，禮拜天也替教會傳教。這給招待主任聽到也並不寒酸。他又問他，能否給他一個證明，回答是「可以的」。

史寬斯先生接下去說明，這個旅館管理很嚴格。許多僕孩迷於這裏的場面，接觸到不慣常的奢侈，變得昏頭昏腦，走上了歧途。有些僕孩得到一些額外錢，便手足失措，弄得他不能不開除他們。他希望手下的僕孩有志氣，有禮貌，靈敏，而對任何人都謙恭。做僕孩必須整潔，每天嚴謹從事。任何人要是一有錢就胆敢和別人調笑，半夜出去尋樂，因而不準時供職或者弄得精疲力得無心做事，那他一定不會在此久留。他決不容忍胡鬧，還是要弄清楚的。

葛萊德再三點頭答應，中間夾雜幾聲「是的，先生」和「不，先生」，最後遂向他保證，他所說的種種惡習是他夢想不到而且離他的脾氣很遠的。然後史寬斯先生繼續說明這旅館祇付每月十五塊錢，供給膳食——在地層僕役間裏。但每個客人叫僕役做一點事，無論拿行李提水壺，都會另賞酒錢，而且數目不定，這對葛萊德是一個最堪驚異的啓示。而這些實施，史寬斯先生解釋，合起來平均每天也有四塊到六塊錢，但不會少，有時還多一點——這數目很可觀，葛萊德現在明白了。他聽到這個數目，不勝雀躍。

●四塊到六塊錢——那就是每星期二十八到四十二塊錢——他幾乎不敢相信。而且還有十五塊錢薪水和膳食，制服也不要出錢。他辦公時間，據史寬斯先生接下去解釋，規定如下：星期一三五和星期日每天上午六時至中午，隔開六小時，再從晚上六時至午夜。星期二四六只要中午起下午六時止，這樣每隔一下午或一晚就有空閒。但用膳都在工作時間以外，一到規定上班時間前十分鐘就得穿制服列隊聽候檢閱。

●至於史寬斯先生當時心中想到的其他事情，他沒有說什麼。還有別人可以代他吩咐。因此，他繼續說下去（這正是口呆目眩地坐着的葛萊德求之不得的）：「我想，你現在就準備上班了罷，不是嗎？」

「是的，先生，是的，先生，」他回答。

「很好！」說着，他站起來，開了門。「奧斯加，」他對那坐在聽差凳上頭端的一個僕孩叫道，「接着，一個緊身制服穿得很整齊的身材高高的少年十分靈敏地答應了。」把這個少年留下來，「你的名字叫葛萊德·格里非，不是嗎？」到十二層樓上找約可帛，看看衣櫥裏能否找到一套合適的。要是找不到，叫他明天改做一下。我想薛爾斯比穿過的一套給他穿還合適。」

然後他轉向那坐在桌邊呆看的助手。「我給他試試看罷，」他說。「叫個僕孩今夜帶他一下，或者隨他上工的什麼時候。走罷，奧斯加，」他向着管葛萊德的僕孩叫道。「他做這裏的事還是生手，但我想他還行，」對他的助手加添一句，當葛萊德和奧斯加向一座電梯那裏走去不見了的時候。然後他走去把葛萊德的姓名登在新冊上。

於是，葛萊德跟隨他的業師，傾聽一些他任何地方從未聽過的教訓。

「你不必害怕，即使你沒有做過這種事，」那位少年開始說。葛萊德後來聽說，這位少年最近改名為赫克龍，出身旭賽城，外方口音，姿態和一切都異樣。他身材高，力氣強，褐髮，有雀斑，和藹而饒舌。他走進一座標明「職工」兩字的電梯。「事情不難。我初次工作在布法羅，大約三年以前，而且也是初出茅廬。你只要留心那些老資格的，看他們怎樣做。你懂嗎？」

葛萊德的教育程度，並不高於他的指導者，但心中却在譏評他的發音不正確。

「看別人怎麼做，就懂了。就是這樣。鈴一響，要是你坐在凳上第一位，這就輪到你，你就得趕快上去。客人只要敏捷，你懂嗎？你看到有人進門或出電梯手裏帶行李，而你又坐在凳上第一位，就得趕過去接，不管主任按不按鈴叫不叫你上前。要麼就留心，你看不到行李，就拿不到錢，懂嗎？帶行李的人總希望有人給他接，除非他不願你去接。懂嗎？」

他繼續談下去，當他們在電梯裏上升的時候。可他終於給你制服以後，你早上班。不要忘記每次下班離開以前要給主任一塊錢，一天上兩次班，就給兩塊錢。這事就是這個辦法。我們一塊兒工作，你要做下去，就得照我說的做。說時差不多了。其餘要靠自己了。」

葛萊德懂。

到了十二層樓，他接到了三套制服。祇有帽子戴在長頭髮上，似乎不配。赫克龍叫他把後頸上的頭髮剪短一點。同下樓來報告史寬斯先生的助手，魏柏爾先生的時候，這個人告訴他：「很好，很合適，不是嗎？好罷，你六點鐘來。五點半報到，五點四十五分鐘制服候點驗。」

於是葛萊德滿經緊張地走出去，先去剪髮，然後回家去報告他的幸運。

#### 四

情形正是如此，格里非一家——安莎和愛爾維拉——的異常經濟和缺乏社會經驗，和葛萊德轉夢想實在不調和。因為父母對於他將開始的工作的性質茫然無知，更不知道這工作對他在道德上，思想上，經濟上將有什麼影響。因為他倆從未進過四等以上的旅館，也從未進過高等餐廳。

格里非夫人，常比她的丈夫更善計算，而且關切葛萊德以及其他兒女的經濟幸福，所以聽到他突然熱中於改行，去做一種工作時間更長而工錢不多的職業，不勝詫異。當然，他已經暗示過日後可能升為上級職員，不過不知道什麼時候罷了。

但到了星期一下午，看見他衝進來說位置已經到手而從此要換上硬領工修齊頭髮，她覺得也不壞，因為她從未見他如此高興，如此自滿。

但是從此他家不久留，來去忽忽，使他的父母慌亂起來。一來就說要回旅館去，此外只說他非常歡喜他，工作做得很好。比藥房裏好多了，而且不久可以加薪。

父母時時不忘女兒出走的事情，總在那裏說起遷離康薩斯城，要到鄧佛去。而葛萊

德愈加堅持不去。他們要走就走，他在這裏已有一個好工作，願意做下去。要是他們走了，他可以在某處找一間房，好好生活，他這樣想，但沒有說出來。

時，葛萊德的生活起了多大的變化！自從第一晚五點四十五分去見直接上司魏柏爾而被認可以後，他的世界全然變了。在大廳間事務室背後僕役間裏和別的僕孩排列着受魏柏爾點閱以後，這八個人一排聽到鐘鳴六下便列隊行進，穿過魏柏爾先生辦公處附近的樓梯對面通大廳的門，轉身經過事務室前面走到對面的長凳。白納斯先生，這時替換魏柏爾坐在副主任桌前。僕孩們坐下來，葛萊德在末尾，靜候使喚。接着魏柏爾所領的一隊引入廳後僕役間，解散了。

「叮鈴！」管事桌上的鈴響了，第一個僕孩去了。

「叮鈴！」又響了，第二個僕孩跳起來。

「上前來！」「中間的門！」白納斯叫道，於是第三個溜下大理石地板，向進門口一個進來的客人走去接行李。這個客人白鬍鬚，白衣服，在葛萊德看來模模糊糊地似乎有百吹之速。他瞥見一個神祕而又神聖的形象——賞錢！

「上前來！」又是白納斯的叫聲。「去看看九一三號要什麼——冰淇淋，我想。」於是第四個僕孩走了。

葛萊德，慢慢地沿長凳移過去，靠近赫克龍，耳目神經全部緊張，幾乎屏息着，儘量不安地蠕動着，直到後來赫克龍叫起來：「哦，不要心慌。留心就是。你正像我初次上班一樣——混身緊張。但是這樣就不妙……」

「上前來！」白納斯又叫起來。葛萊德幾乎沒有留心赫克龍的話。「二一五號要續和筆。」第五個已經去了。

「叮鈴！」管事的鈴聲。第六個走了。

「現在記牢，」赫克龍繼續說，看到下次輪到自己了，便向他進最後的警告：「如果果有人要什麼酒，你到餐廳裏酒櫃間去取。要弄清楚酒名，否則他們要發脾氣……」

「上前來！」他站起來走了。

現在葛萊德輪到第三個了。第四個已經回來坐在他身傍了，眼睛尖銳地四顧，看看有人叫喚否。

「上前來！」這是白納斯。葛萊德站起來到他面前，不見有人帶行李進來心裏倒寬心，但是真怕吩咐他的事不懂，或者做不快。

「五號要什麼？」葛萊德走向兩座電梯中標有「職工」兩字的一座，他因為送他上十二層樓去時是走這條路的。但另一個僕孩從客人電梯中出

來警告他的錯誤。

「到客人房間去？」他叫道。「乘客入電梯。這是僕役或者帶行李的人乘的。」

葛萊德急忙掩飾他的錯誤。「八層樓，」他叫道。電梯中沒有旁人，那個管電梯的黑人僕役立刻招呼他。

「你新來的，是罷？我沒有在這裏見過你。」

「是的，我剛來，」葛萊德回答。

「好，你在這裏不會難過，」那個黑少年說，很友愛的樣子。「我說，誰也不會。八層樓，你說？」他停了電梯，讓葛萊德出來。他神經太緊張，竟想不到問一問方向，開始找尋房間號數，過了一會才斷定自己走錯了走廊。他腳底下的柔軟的棕色地毯，溫和的奶油色牆壁，天花板上的白色球形電燈——這一切在他看來正是高貴社會的外表，而是他見從未見過的。

最後，找到了八八二號，他畏怯地叩門，不久迎面看見穿藍白條子便衣的肥胖結實的半截身體，連帶一個紅顏圓頭的半面，露出一隻一邊有皺紋的眼睛。

「這是一張一圓鈔票，孩子。」那隻眼睛似乎這樣說。接着，一隻手伸出來，拿着一張鈔票。這手又肥又紅。「你出去到棉線鋪裏買一雙吊襪帶。半波士頓吊襪帶。半級。」



「快些回來。」

「是的，先生，」葛萊德答應，接了鈔票。門關上了，急忙沿大廳走到電梯，不知道棉線鋪是什麼店。沿了十七歲，還未聽到這個店名。要是那個人說百貨店，他就懂了。他前額上滲出冷汗來。膝頭發抖。見鬼！他怎麼辦？他可以問人，問赫克龍嗎？

他終於問了電梯中另一個黑人僕孩，才找到買處，就在旅館裏一家附設的商店，不但如此，襪帶定價一元，店員却只收他七角五分，餘下二角五分退還給他了。

他帶着購物趕回樓上，叩門，那個人開了門，穿得比剛才完整，正在發問。

「回來了，喂，」他叫道。

「是的，先生，」葛萊德回答，把紙包和零錢遞給他。「他說七角五分。」

「他是該死的贖盜，這麼貴，但是零錢你留下罷，那也一樣，」他回答，把餘錢遞給他，關上了門。「二角五分」只為了一次差使！這裏真是那麼樣的嗎？這怕不見得常有罷！他暗自喜悅得不敢相信，又不敢笑出來。

接着他為一對像從鄉下來的夫婦接行李到五層樓，替那個老頭子買幾份晚報，又得到了三角五分。

這不過這一晚的開始。他剛坐定到長凳上，又被喚到五二九號，去替客人往酒吧間

去拿酒。那是一些穿漂亮衣服的男女青年，正在房裏談笑，由一個青年把房門略略打開，吩咐他去。但是因為壁爐上有一面高鏡子，他可以看見一個歡笑的集會，其中一個俏麗的姑娘穿着白紗白帽，坐在椅靠上，而椅子裏優閒地靠着一個少年，手臂抱着她的腰，

葛萊德瞪目而視，雖然他假裝自然。看到這一幕情景正像瞥見了樂園一樣，自然心嚮神往了。這裏有少年男女的年紀沒有比他大多少，談笑歡飲，不是喝蘇打水一類東西，而是顯然喝着正如他父母所謂自找毀滅的那些烈酒，可是他們却顯然毫不介意。

他趕下樓梯到酒吧間，拿了幾瓶酒和一張賬單回來，客人付給他買酒錢一元五角，又給他二角五分。這時他又瞥見了動人的情景：一對男女正在跳舞，有一個人正在唱，另外兩對在吹哨。

除了在各個房裏看到各樣人物以外，使他同樣感到興趣的，便是大廳裏的活躍景象——總帳房檯背後的管事們（客房管理員，郵件管理員，會計員和助理會計員）的性格。那裏還有各種售物亭——花鋪，報攤，煙鋪，電報亭，僱車室，管事的人在他看來都充滿着得意洋洋的神氣，頗為奇怪。而圍繞着這些，便是一些姿態動人的男女，或坐或立，服裝入時的少男少女，個個都是紅顏笑臉，喜氣洋溢。還有他們晚餐前後坐着來的

汽車，他在大門外車燈的光輝中也可以看到。他們穿來的披風，裘衣和別的衣服，有時也給別的僕役或者他自己帶過大廳，放入汽車，或者帶到餐廳或電梯中去，葛萊德看來，這些都是那麼華貴的織物，那麼富麗。這就是富的意義，就是在世界上做有權勢者的意義——有錢。這就是為所欲為，受人奉侍，享受奢華，隨心所欲！

## 五

這時候，對葛萊德的性格引起莫大影響的，無論是好是壞，也就是格林且維蓀旅館本身。這旅館的一間燈光幽暗掛着窗帷的茶室，點着紅綠電燈，異黝黝的，原是男女幽會的理想地，不僅對初學時髦的情急的少年男女如此，同時即使猶黠老手或者半老徐娘，也可以利用迷濛的幽光掩飾一下醜態。

葛萊德來此工作不久，便聽到新結識的僕孩們談起這裏的種種逸聞奇事，因而使葛萊德無經驗無判斷的心靈迷惑起來，終於相信到一個稍稍有錢或有地位的人，其主要生活動向總是看戲，拍球，跳舞，坐汽車，宴友，或者旅行紐約，歐洲，芝加哥，加列福尼亞。而這些僕孩們，一生從未接近安樂，更不必說是奢華，因而不但常常誇大見聞之奇妙，而且以為換上這裏的職業便有嘗試這一切的機會。這些有錢的人是什麼人，他們

爲何如此享樂，而別人和他們並無多大不同爲什麼又是一無所有呢？葛萊德不解。

大廳裏一個名叫賴德爾的僕孩，下一天午後坐在他身傍，看見一個三十歲光景端莊窈窕的金髮婦人，抱着一隻小狗，擁着裘衣進來，起先拍拍葛萊德的肩膀，然後頭稍稍一動表示她近在身傍，耳語地說：「看見她嗎？這是一個乖巧的女人。我有功夫要告訴你關於她的事情。哦，她什麼都做得出！」

「她怎麼樣？」葛萊德問，非常好奇，因爲他看她極其美麗，迷人。

「喔，沒有什麼，不過我到這裏以來，她已經和這裏八個男人來往過了。她愛上了杜爾——杜爾是大廳裏另一個僕孩，葛萊德已經觀察過他，認爲貌美姿雅可以羨慕的一個少年——愛了一時，但現在她勾搭了另一個。」

「真的嗎？」葛萊德驚訝不止，幻想到自己會不會走運。

「千真萬確，」賴德爾接着說。「她是那樣一隻鳥——尋食永不滿足。她的丈夫，據說，在康薩斯城有一家木行，但他們不再同居了。她在六層樓上有一套頂闊氣的房間，但是她一半時間都不住。侍女告訴我的。」

賴德爾這個少年，矮壯貌美，笑顏常開，溫存坦白，惹人喜歡，因此葛萊德使傾心他，想要更知道他一點。賴德爾也有同感，因爲他認爲葛萊德幼稚無知，深願可能時幫

忙他一下。

除了賴德爾外，他又結識了金賽兒，一個矮壯的小白臉，葛萊德看來，有點惡鈍。但是眉清目秀，雄糾糾，據說是賭博的能手。還有杜蘭，平安梯，葛萊德一見就注意，而且不無妒心，因為他生得好看，姿態端莊，舉止瀟灑，口音柔和悅耳，他來來往往，朝氣蓬勃，使所有和他接觸的人都滿意。上眼櫃後面的警事們，和進來轉客人們一樣，樂於請教他。他皮鞋和硬領是那樣的清潔整齊，頭髮修齊，梳光，搽油完全像電影演員那樣。葛萊德早就佩服他的服裝的趣味。

同樣，初次教導葛萊德在這里工作的少年赫克龍，却引起類似却又不同的印象。他比較年長而富於經驗，對同事們較有權威，因為他除了旅館的確定職務以外，對別的一切都抱着一種和氣而爽直的態度。赫克龍並不比別的幾個同事更有教育，更可親近，但由於他的進取好動的性格，對化錢娛樂的慷慨，以及杜爾，賴德爾或金賽兒所望塵莫及的勇氣，魄力和膽量——有時是不可理解的魄力和膽量——葛萊德佩服他到五體投地的地步。在旅館裏工作了一時，收入尚多，一方面想多留些給自己用，另一方面總想分三分之一供給家用。但由於想使自己漂亮一點的慾望所迫，他不能克服先供給自己以誘惑，因此他告訴母親每天所得賞錢不滿一塊錢。母親對這種事毫無疑慮，也就相信了他。

現在他每天接觸到的青年，多是世故較深，而對這種生活的驕侈和罪惡也較有經驗的，因此他逐漸被引入放蕩生活的某些方式，而這種方式是葛萊德從前不知道，聽到要發呆，起先甚至要使他畏懼厭棄的。這樣，赫克龍會指明，這一般人，葛萊德現在也是其中之一，裏面有不少脚色一到發月薪以後便去冒險，幾乎當作規定的常例。所謂冒險就是依照他們當時的心情和財力，奔赴一二家出名而不高尙的夜酒館，大喝大飲，然後到市稍區域裏一家電光忽明忽滅的跳舞廳裏去選取一個舞女，或者大家認爲乏味，就到某一家出名的下流妓院，通常僞裝爲公寓，那裏須得他們手頭的多少錢，就後可以如他們誇口所謂「選取院裏任何一個少女」。

葛萊德直到如今的生活那麼平凡，感到那麼「饑餓」，對一切快樂那麼急切，所以他對含有冒險或快樂的魔力的一切故事，無不洗耳恭聽。

「明天晚上，我們又要照例每月出遊一次了，葛萊德，大概到妃麗茜爾餐廳，」賴德爾已經告訴他。「你要同去嗎？你還沒有去過。」

這時，葛萊德已經習慣於這種熱情的空氣，不再像起初那樣懷疑。因爲現在他已經模倣杜爾，添裝了一套棕色服裝，一頂帽子，一件外套，一雙短襪，一根手杖，一雙皮鞋，裝得和他的師傅差不多。他顯得一生從來沒有過的漂亮，因此他的父母弟妹都不免

身點驚異。但他竭力辯護，說他化錢不算多，這是起碼的條件，去看看別的僕孩怎樣。

至於到如麗茜爾餐廳吃晚餐，那又是一回事。他也自問過，要是那一餐延長到深夜，回家來對父母怎樣說才好呢。但他就離羣索居嗎？稍喝一點酒，也沒有多大危險。而且他要是不能，也不一定非喝酒。他可以不去，要是家裏有說話，他可以說他上夜班遲了一點。難得一次遲回家，有什麼關係？他不是一個男子漢了嗎？他不是比家裏任何人賺錢更多嗎？他不能隨意一點嗎？

他開始感覺個人自由的愉快——賞識甜美的羅曼史的滋味——因此母親怎樣表示反對，也阻不住他了。

天終於來到了。中午取了薪金，六點鐘出門夜遊，他們在旅館門外靠近葛萊德初來謀事的藥房前面集合，然後心裏熱辣辣地愉快地走了——赫克龍，薛爾，赫格白，還有一個少年，金賽兒和葛萊德。

穿過了一些街道，他們進入如麗茜爾餐廳，但見磁器 and 銀碟閃爍於燈光之下，人面團聚，嘈雜不堪。葛萊德深為激動。除了在巨維蓀旅館外，他從未到這樣的場所。而且伴着那麼聰明而有經驗的少年朋友。

他們向着面對牆座的一排桌子走去。侍役頭腦，認識賴德爾，赫克龍和金賽兒是老

主顧，把兩張桌子拼起來，送上奶油麵包和玻璃杯。然後他們各自安排位置，葛萊德跟賴德爾和赫格白坐靠牆位置；赫克龍，金賽兒和薛爾坐在對面。

赫克龍，金賽兒，薛爾，賴德爾，赫格白點定了飲食，裝得滿不在乎，然後赫克龍以被委為首席的資格，詢問葛萊德。

「你呢，格里非？你要什麼？」

「誰，我嗎？喔，我，」葛萊德叫道，不免慌急，因為直到此刻，他還沒有嘗過比咖啡或蘇打冰淇淋更兇的飲料，而對那些少年朋友不動聲色地點定鷄尾酒和威士忌酒，不禁心頭一頓。當然他不能這樣放縱。但一點不喝，又怎麼辦呢？自從和他們共事以來，他總裝得和他們一樣隨俗。可是他清楚感到，過去多年的家庭教訓，使他深知酗酒和朋友的可怕。雖欲救助的身然這麼久以來他心中早已反抗父母常說的教條，而對父母屢敗名裂的浪子認為不值一談，但現在他還需要考慮一下，躊躇一下。他要不要喝酒？

但祇有利那間的一刻，心中翻覆一想，他就接上去說：「哦，我，喔——我想我也喝萊茵酒和塞爾茲水。」這樣說他認為最簡易最穩當。赫克龍和別人都說過萊茵酒和塞爾茲水很和平不傷身體。而且賴德爾也點這兩樣——這樣他可以不使人疑心，比較不可笑一點。



「你要聽我說嗎？」赫克龍叫道，興奮異常，「他說他也要萊茵酒和塞爾茲水。我看我們八點半散場到那里，好罷，除非我們留下幾個人再來點什麼。」

赫格白，說起話來比他和悅的外貌利害得多，轉向賴得爾說：「你爲什麼這樣早就喝你的酒？你不要我今夜再玩一陣嗎？」

「哦，我告訴你爲什麼，」賴德爾說。「還有，上次我到那個窠裏，進去身邊有四十塊，出來分文不名。我倒想弄個明白這一次如何。」

「那個窠，」葛萊德聽到就想起來，那末，餐後，他們酒醉飯飽以後，就要到所謂『窠』的一個地方去——一個罪惡場所，一定的。那裏一定有女人——壞女人——惡女人。而且他們還盼望他去——他能去——要去嗎？」

於是他生平第一次感到對於人生的大慾難於取決，他早想對這個迷人的大神祕獲取更實際的知識，可是這個神祕老是擋住他，羞惱他，甚至於使他有點害怕。因爲，儘管他常想到這些事以及一般女人，他從未和女人那樣接觸過。而現在——現在——

突然間，他感到背上全身一陣冷一陣熱，微微發顫。他雙手和面孔發熱發潮，終於而頰，額角都火熱起來。奇異的，急速的，誘人而又煩人的思想，在他意識中忽隱忽現。他的頭髮似乎聳起來，心眼前只見狂歡的情景，總放不下心來。他趕走這些思想，引

它們依然回來。他也願意它們回來罷。可是那也不見得。他想到這一切總有點怕。嗚！他難道毫無勇氣？那些少年逢場作劇，毫不爲難。他們快快活活。他們說到上次同玩時發生的趣事，已經互相踢腳放聲大笑了。可是話說回來，要是他的母親知道了，怎麼辦？他的母親！他不敢想起父母，所以決心暫時不想。

「喔，你說，金賽兒，」赫格白叫道。「你還記得太平洋街上那個窠裏的紅頭小傢伙，要你帶她私奔到芝加哥嗎？」

「我不記得？」金賽兒深感興趣地回答。「她還要我放棄旅館工作，讓她帶我去做另一種事。『只要我守住她，我就不必工作』，她告訴我。」

聚餐繼續下去。幾乎到了十一點，他們才盡歡而去，由赫克龍領導。他們毫無隱秘或反對的神氣，談笑如常，而且還談起以前到另外一個窠裏去的樂事，嬉皮笑臉，毫無愧色。葛萊德有充分時間來思考這一切，同時又憶起父母的教訓。可是——

他們說笑着，已經到了一條幽暗而寬闊的街道的一幢屋子前，沿街石每邊隔一隴房屋都散佈着馬車汽車。街角，相去不遠，有幾個少年站着談話。路上還有更多的人。不到半隴房屋遠，走過兩個警察來，他們空閒無事，正在交談。雖然窗裏和門頂都沒有燈光，但依然有一種活躍，光輝的生活的感覺。這在幽暗的街上也感覺得到。

最後，大家不再作聲，赫克龍伴同赫格白和薛爾走上這幢屋子的門階，按了電鈴。門立刻就開了，看見一個穿紅衣的黑姑娘。「晚安。請進去，好罷？」便是她的招呼。於是六個人，擁過她身傍，穿過厚厚的天鵝絨門帘，這門帘是分隔門廊和內房的，葛萊德發見自己在一個燈光輝煌的富麗堂皇的客廳或者招待室裏，壁上裝飾着金框的裸體女像或半裸體女像，以及幾面高大的全身鏡。地板蓋着紅色發光的厚毯，上面散佈着許多鍍金的靠椅。裏邊，在一些鮮紅的掛幕前，有一座金色鋼琴。但客人或住者一個也沒有，除了那個黑姑娘。

「請坐一會，好罷？請勿客氣。我去叫女主人來。」於是跑上左邊樓梯，她叫起來：「喂，瑪麗！莎蒂！凱洛琳！有年青客人在客廳裏！」

於是，從後邊門裏，現出一個高身材，瘦小模樣，臉色蒼白的婦人，大約三十八或者四十歲——很正直，很果斷，很聰明，很標緻的樣子——衣服透明但很樸素。她說，帶着一種曖昧而又悅人的微笑：「噢！哈囉，奧斯加。是你嗎？還有你，保羅。哈囉！且維斯！請你們大家隨意。芬妮馬上就到。她會給你們東西喝。我剛從費·耶地方雇了一個黑人鋼琴家。你等一會聽他一下罷。他真聰明。」

她回到後邊，叫起來：「由姆！」

在她正叫時，幾個年歲不同姿色不同的少女——但顯然沒有一個超過二十四五歲——從裏面樓梯下來，穿的是葛萊德從未見過的單薄半裸。她們說着笑着走來——怡然自樂，而對自己的外貌毫無羞恥的表情。在葛萊德看來，她們實在有些異樣，她們的服裝，有最輕快單薄的圍房便衣，也有雖然同樣透露却比較莊重的舞裝。她們的姿態身段，顏色各不相同——苗條，矮壯，中等——或高或矮——而色有黑有白或適中。而且無論年齡高下，都是年青。她們是那麼熱情地微笑。

「噢，哈囉，愛人！你們好罷？你願意跟我跳舞嗎？」或者「你要喝什麼酒嗎？」葛萊德雖然存心不愛這一切，雖然他浸沉於反對這一切的教條，但內心却情慾勃發了，而且他生性浪漫，性的饑餓又那麼長久，所以他不但不起厭惡，反而變得沉醉了。

這些姿體是那麽富於肉感，不論她們的頭腦多麼愚鈍而無真情，終於一時引動了他的色情。肉感的美女，裸露而可以金錢換取的，終於在這裏了。而且和這些姑娘周旋，可以任性，不受道德法律的約束。有一個穿紅黑衣服相貌很俏麗的襟髮女郎，額前有一個紅綵帶，似乎和赫格白很知己，因為她已經和他在內室裏跳舞，跟着一隻彈得不久調的爵士舞曲。

而賴德爾，真叫葛萊德驚奇，已經坐在一張靠椅上，膝上橫臥着一個淺色金髮碧眼

高身材的年輕姑娘。這在他看來真是一種驚人的放浪。這裏，赫克龍面前站着一個德國或斯卡脫納維亞型的少女，豐滿，豔麗，雙手插腰，兩腿張開。她正在問：「你今夜向我求愛？」但赫克龍對她的撒嬌顯然沒有動心，冷靜地搖搖頭，然後她走向金賽兒。

當他正在觀望沉思的時候，一個嬌美的金髮女郎，年紀不會小過二十四歲，但葛萊德看來還要年青一點，拖過一把椅子到他身傍坐下來說：「你跳舞嗎？」他神經過敏地搖搖頭。「要我教你嗎？」

「噢，我不在這裏試，」他說。

「噢，很容易，」她繼續說。「來罷！」但因爲他不願意，雖然她對他和愛使他很歡喜，她又接着說：「好罷，那末喝點酒怎麼樣？」

「當然，」他同意了，於是她招呼黑女（黑女已經回進來做侍女），隨即一張小桌放到他們面前，桌邊放着一瓶有蘇打威士忌酒——這一見使葛萊德驚訝而煩惱，不知說什麼才好。他袋裏有四十金圓，而這裏的酒，據同伴說，不會少於三塊錢一瓶，但即使只要二塊，出這麼大的價錢爲這麼一個女人買酒，那是什麼念頭！況且他的母親和妹妹在家裏幾乎早不保夕。他一出手就買幾塊錢的東西，不免感到自己太放縱，因爲這雖不算奢華，却已是浪費了，但現在既然到了這裏，總得下場。

況且，他現在看到，這個少女確實姣美。她穿着一件藍色天鵝絨晚服，還配着一雙高跟拖鞋和絲襪。耳畔掛着藍色耳環，她的頸項，肩膀和手臂是肥美光滑。她身上最惱人的，便是她胸衣裁得太低——他幾乎不敢向她這裏看——她的面頰和雙脣都搽紅，斷然是紅衣婦（妓女）的表誌。可是她並不過分風騷，實在很文雅，老是望着他的深黑而神經質的眼睛，深感興趣似的。

「你也在那邊格林且維茲旅館工作，是嗎？」她問。

「是的，」葛萊德回答，裝得彷彿他不是初到這種場合的新腳色。「你怎麼知道？」

「噢，我認識奧斯加·赫克龍，」她回答。「他不隔多久就到這裏來一次。他是你的一個朋友嗎？」

「是的，是的，他和我同在旅館做事。」

「但你沒有來過這裏？」

「不，」葛萊德急忙回答，但表情上顯得他自己也不無疑問。她爲什麼說他沒有來過？

「我以爲你沒有來過。其他幾個朋友我都見過，但我沒有見過你。你在旅館裏工作不久，是不是？」

「不，」葛萊德回答，被問得有點冒火，他談話時，眼皮和前額的皮膚一起一伏——一種由於他神經過敏或沉思而來的不由自主的忽漲忽縮的形狀。

「那又怎樣？」

「喔，沒有什麼。我只知道你沒有來過，你不很像別人——你顯得不同。」她微笑，變態地，十分嫵媚地，這微笑和神態是葛萊德難於解釋的。

「什麼不同？」他問，嚴肅而爭辯似地拿起一隻杯子來喝。

「我和你賭一個東道，」她繼續說，全然不顧他的問話。「你不很像愛顧像我這樣的姑娘，是嗎？」

「噢，我也一樣愛顧的，」他以遁辭回答。

「噢，不，你並不。我說得出。但我是歡喜你。我喜歡你的眼睛。你不像那幾個人，你更文雅，和愛。我可以這樣說。你不像他們那樣。」

「喔，我也不知道，」葛萊德回答，心裏很高興，額上又像剛才一樣皺紋一起一伏。這個姑娘一定不像他想的那麼壞，也許。她比較智慧——比別的稍為文雅。她的服裝並不是那樣邪氣。而且她並不撲到他身上來，像別的姑娘向赫克龍，赫格白，金賽兒和賴德爾撲過去那樣。現在大家差不多全已坐在椅上或臥榻上，而膝頭上都抱着姑娘們。

而每一對面前都有一張小桌，放着一瓶威士忌酒。

「看誰在喝威士忌！」金賽兒對着注意到他的人叫道，眼睛向葛萊德的方向瞟去。

「哦，你不必怕我，」那少女繼續說，當葛萊德看了看她的頸臂，又看到她那使他寒心而又銷魂的露出太多的酥胸時。「我操業不久。而且要不是我幸氣不好，我也不會在這裏。要是可能我甯願和家庭一起過活，可惜他們現在不要我了。」她很嚴正地看看地板，多半在想葛萊德這個孩子多麼蠢笨而無經驗——那麼生疏，嫩手嫩腳。同時她在想她見過他拿出來的錢——顯然不少的數目。他又是生得實在那麼好看，不說是秀美或者健壯，但是可愛。而他呢，這時正在想起姊姊愛絲黎，想到她到那裏去了，或者住在那裏。她有什麼遭遇——誰知道？人家怎樣對付她？這個姑娘，由於某種機運，是否有過像她一樣不幸的遭遇？他感到一種漸漸生長，相當寬宏的同情心，對她一看，彷彿在說：「你真可憐。」但當時他無論說什麼話或者再問什麼，都不敢自信。

「你們到這種地方來的人把任何人都看得那麼樣。我知道你什麼想法。但我們並非像你們想的那樣壞。」

葛萊德眉頭一縐一挺。她也許不如他想的那麼壞。她是一個卑賤的女性，無疑地——淫邪但又嬌美。事實上，他看過整個客廳，沒有一個姑娘在他看來更動人。她也把他



看成比别的少年更好，更文雅。她說他更文雅這句話黏住他的心頭。她又替他斟酒，邀他共飲。這時又來一羣青年——又有别的少女們從後邊那些神祕的小門裏出來歡迎他們——這時他看見，赫克龍，賴德爾，金賽兒和赫格白，莫名其妙地走上那用厚帷幕隔開客廳的後樓梯不見了。當别的男客進來時，那位姑娘請他到後邊一間客堂裏坐在一張長椅上，那裏燈光較暗。

現在，坐在這裏，她靠他很近，摸摸他的雙手，最後，一隻手臂挽在他的臂中，貼近身去，問他要不要去看看二層樓上有幾間佈置得精美的房間。看見他現在祇有一個人在此——和他同來的——羣沒有一個留在這裏再觀察他——而且這個少女又那麼熱烈那麼同情地俯貼着他，他就讓她引到那個掛帷幕的後樓梯上。進入一間佈置着粉紅色和藍色傢具的小房間，同時他內心裏不斷地自言自語，這種事在他是一種放肆而危險的行爲，將來會有苦惱的結果。他會傳染一種可怕的病。她要他的錢，也許他付不起。他怕她——怕自己——怕一切——怕懼而煩悶得神志不清，啞口無言。話雖如此，他去了，房門在他背後鎖上了，於是這個身姿豐美的神女到了房裏便轉過身來，把他摟住，然後，靜靜地，在一面照出她和他全身的長鏡子前，開始解衣……

## 六

這一次冒險對葛萊德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特別是因為他對這樣的世界還是那樣生疏。雖然他一時急切好奇並且慾火難息，致被引入魔窟而終於屈服。但因為道德觀念深刻在心，同時因為有審美的情操的特性，他追念舊事不能不認為顯然的墮落和犯罪。他父母傳道時常說這種事卑鄙可恥，也許是對的。可是這個冒險以及那個花花世界，過後一想，還是有一種狂野的奇美，或者一種俗世的魔力。而且除非還有更有趣的事情來掩蓋牠，他回想起來，不能不承認有相當趣味和快樂。不過他認為以後不必再到那裏去，可以找一個稍為高尚一點的地方。他娶自己去找一個自由的女郎，像杜爾那樣，甯可把錢化在她身上。

於是，初次冒險不久以後，有一天賴德爾邀他到他家裏。葛萊德發見他家裏生活情形和他家裏很不相同，非常輕鬆、愉快。賴德爾的母親和妹妹，不能說沒有道德觀念，雖然沒有特殊的宗教信仰，但對人生的看法却很達觀，而照道德家看來，甚至可說是放蕩。賴德爾和他小兩歲的妹妹露意絲，現在幾乎可以為所欲為，而且毫無拘束。

這裏是賴德爾和他的妹妹的朋友的集中地點，而這些人大多生活態度相同。跳舞，

門牌，公開而不覺羞恥的戀愛，都在此進行。直到此刻，葛萊德從未想到，像賴德爾家的母親，會那樣對一般道德行為漠不關心。他從未想到，身為母親會容忍像賴德爾家裏發生的那種兩性間的輕易關係。

不久，由於賴德爾幾次懇請，他也變成了這集團的一份子。這個集團從某一觀點看來——他們的人生觀和講的英語——實在是他所看不起的，但從另一觀點看，他們的自由，社交的熱忱，他又覺得可親近。因為，這些可以使他有機會求愛。由於有賴德爾兄妹和他們的朋友們靈巧的手腕，這一點他想不久可以做到。實際上，他初次去賴德爾家時，已經開始了。

露意絲·賴德爾在一家綢布店裏工作，回家晚餐常常較遲。那一天她到七點鐘還未到，家裏晚餐也因而延遲。其時，露意絲的兩個女友來找她商量什麼事情，見她遲遲不到而賴德爾和葛萊德在家，她們熟不拘禮地留下來，對葛萊德和他新的華服深為注意。因為他又好色，又怕羞，顯得神經質地矜持，使她們誤會他氣概高傲。因此，她們被懾住了，決心要表現她們的可愛。他也覺得她們的膽大活潑頗為動人——不久他傾倒於一個名叫霍端斯·白里格的嬌美，這位小姐正像露意絲也不過一個粗俗的女店員，在一家大商店工作，但是姣美，面色微黑，而自傲。但他早就認識她的粗俗——離開他夢想

中所要的那種女郎還很遠。

賴德爾把露意絲和另一個女友葛萊泰·密勒向葛萊德介紹。見了她們的媚態，葛萊德有些飄飄然，神魂顛倒了。然後說：「晚餐快好了，露意絲即刻就來，請坐下罷。」

「喔，不要對我說晚餐！」葛萊泰·密勒叫起來，她正在靜靜地打量葛萊德，彷彿在和自己討論，他夠不夠資格和她來一手。決定了他夠得上，她又說：「今天夜裏我們把所有的冰淇淋，餅乾，夾肉麵包來大吃一頓。我們剛才要通知露意絲不要裝得太飽。克蒂·凱恩在過生日請客，你知道嗎，她家有一個大蛋糕和各式各樣東西。你等一會要過來，是嗎？」她結束着說，想到葛萊德也許可以作伴同行。

「我並不想去，」賴德爾安詳地說。「我和葛萊德想吃了飯去看戲。」

「噢，那多愚笨，」霍端斯小姐插進來，意思多半要把葛萊德的注意從葛萊泰小姐那裏吸引過來。她還站在鏡子前，但說着轉過身來向大家嫣然一笑，特別是對葛萊德，因為她以為她的女朋友在勾引他，「有地方跳舞不去，我說是愚笨。」

「當然，跳舞是你們三個人天天不忘的——你倆和露意絲，」賴德爾反辯着說。「奇怪你們歇也不歇一下。我整天蹦蹦跳跳，但有時總要坐一下。」他有時真是會隨機應變。

「噢，不要對我說坐一下，」葛萊泰小姐帶着傲慢的微笑，左腳滑動起舞的樣子。

這時前門開了，露意絲衝進來，中等身材，端莊，活潑，戴着紅線條帽子，和那幾個少女一樣美。

兩個女客退到前面一間小臥室裏和露意絲商量一下，不久就出來。葛萊德見她們不走，決心給她們一個好印象，使這裏的人都當他朋友看待。同時他決定不去看戲，而跟她們到克蒂·凱恩家去。

「你跳舞嗎，格里非先生？」露意絲小姐問。

「不，我不會，」葛萊德回答，突然想到不會跳舞是交朋友的最大阻礙。「但是我願意學會，」他豪爽地加添着，先對霍端斯一看，然後對葛萊泰和露意絲看。

葛萊泰來解圍：「噢，這不難學。我吃過飯以後幾分鐘就可以教你，只要你高興。祇要學會幾種步法。學會了你就可以去，只要你願意。」

葛萊德感激不盡，決定要學就在這裏。

於是，餐後霍端斯就在留聲機上安放一個跳舞片子，伸出雙手向他走來，教他學步。過了一會，三位小姐都認爲他的步法已經學會，可以去了。

克蒂·凱恩的家是在一條貧苦的街上，幾乎像是茅屋。但葛萊德一心想着那張嬌臉，却認爲這屋子就是羅曼史。

到了這裏，他看到了活躍的男女們。那種色情的舞姿是他從未見過的。而且他們笑，作樂，毫不稀奇，有時一個少年把他的女伴拉到門背後擁抱，或拉她到一個暗角裏去擁在膝上，或到沙發上一同躺下，情話綿綿地不肯罷休。雖然他未見霍端斯如此，但她也有時坐到男人膝上，或者和他的情敵耳語。

他喝了種種酒，表示他也隨俗，因此比平常膽量大多了。他終於向她怨訴，責備她舉止太放蕩。

「你是蕩女，不管什麼人都開玩笑。」

「你說什麼蕩女？我不懂你。」

「你不懂？」葛萊德回答，聲音略帶粗暴，但伴作微笑。「我聽說，你對他們都開玩笑。」

「我嗎？」她惱怒地回答。「那末，我對你開得不夠，是嗎？」

「哦，好了，不要太認真，」他一半聲辯，一半責備，惟恐說話過火傷她的心。「我說這話沒有什麼意思。你不否認你讓不少這樣的人調情你罷，他們似乎喜歡你呢。」

「噢，好的，他們當然喜歡我，我想。我也沒有辦法，我有什麼辦法？」

「好罷，我告訴你一件事，」他一時情急要誇耀，竟讓這句話脫口而出。「我比他

們更會爲你化錢，你看罷。」其實他剛才還想到袋裏空洞得祇有五十塊錢。

「噢，那我倒不知道，」她回答，對他慷慨的表示不免動心。她覺得他相貌不壞，雖然幼稚。她歡喜作弄新腳色。他在格林且維孫旅館工作，穿的漂亮，錢還不少，而且肯爲她化錢。她歡喜的別的少年，並沒有多少錢能化。

「不少有錢朋友肯給我化錢。」她把頭一挺，眼睛一瞟，又是嫵媚地一笑。

葛萊德臉色突然黯淡。她的媚態太難受。他的眼睛燃燒着情火，同時他想起了過去生活的貧困不無內疚。無疑地，她說的都是真話。別人比他有錢，比他更會化錢。他剛才誇口，她一定在取笑他。

過了一會，他弱聲弱氣地加添着說，「我想那也不錯。但是他們要你的不會比我少。」

這句衷心的老實話，使她悅服。他到底不壞。音樂聲響起，他們又在溜步共舞了。

「哦，好罷，我並不是到處像在這裏那樣隨便的。這些朋友和女伴都相識，常在這裏玩的。你在這裏看到的，不必介意。」

她巧言蜜語地撒謊，但他仍然欣慰。「看罷，你對我好，我什麼都給你，」他一時神情恍惚，勉強說出來。「我還沒有見過比你更想要的少女。你真美。我見你真有點發

狂。你好不好下一次同我出去吃晚餐去看表演？你願意明天夜裏還去還是禮拜天？這禮拜我沒有事，此外都沒有功夫。」

她起先躊躇，因為直到此時她還不敢自信，究竟要不敢繼續他和她的關係。即使不說別人，就是她的男朋友凱德勒，也會妒忌而注意她。即使他為她化錢，她也不願麻煩他。他現在已經對她太情急，以後難免麻煩她。話雖如此，她好賣弄風情的天性不允許她放棄他。他也許會落入葛萊泰或露意絲手中。因此，最後她約定下禮拜二相會。但是今夜不要到她家去，或送她到家，因為今夜已有凱德勒要來護送她。還是下禮拜二下午六點半，在格林且維蘇旅館附近相會罷。於是他約定先在妃麗西爾餐廳晚餐，再去觀賞『海盜』歌劇，就在相隔兩層屋子的羅比戲院裏。

這一度接觸雖然有些人看來無足輕重，但對葛萊泰却有至高無上的意義。直到現在，他還未見過一個如此嬌美的少女，看上過他，或者他是這樣想的。而現在他找到了一個，美麗而鍾情他，願意跟他上館子看戲。也許她真是一個蕩女，對人沒有誠意，但是初次相見，也許他還不能妄求她十分注意他能。究竟怎樣，誰知道，誰能預料呢？

下禮拜二她如約前往，但是姍姍遲來，使他起先稍稍不樂。一見她來他又歡喜若狂，心煩意亂。他為了取悅她，打扮得非常時髦，頭髮上油，蝴蝶領結，新的絲圍巾，絲



機，還特別買了一雙發光的黃皮鞋。

「哈囉，我來遲了罷？我沒有辦法。你知道，我忘記了還和另一個朋友有約——也是一個有趣的少年。到了六點鐘，我才記起兩個約會碰撞了。哦，我一時茫無頭緒，你們兩個當中，我總要走一面。我剛要打電話給你另約日期，忽然想起你六點以後不在旅館裏。查禮每天六點半以後總在那裏，有時還遲一點，他這個孩子就是那麼有趣——永不發怒，沒有什麼。他也要帶我去看戲吃飯。他在奧斐亞旅館管煙鋪。所以我打電話給他。他不很高興。但是我告訴他改天再會。哦，你快活嗎？你想我為你得罪了這樣一個漂亮朋友，總算對你不錯罷？」

她看見她談起另一個朋友，他眼睛裏有一種困惱，妒忌和畏懼的表情。她想，她要使他妒忌才快樂。她知道他已經迷着她了。因此，她把頭一挺，微笑起來，見他往街上走去，便跟上去和他並步走。

當他們進了妃麗茜爾餐廳坐下時，他生平第一次感到帶女朋友到大餐館的快慰。他深深感到自己真已臨到羅曼史的邊沿。當他看見她不顧他的錢囊隨心所欲點定飲食的時候，他想着她的鵝蛋臉，姿態，圓渾渾的玉臂，豐滿的胸部，彎彎的眉毛。……只要這樣一個少女全為他所有！只要他能擁抱她，吻她的嘴，甚至……

他們邊談邊笑吃完了晚餐。他又帶她去「海盜」，但他覺得他在這羅曼史中仍無進步，因為霍端斯看戲時一味注意表演，只談她的看戲經驗。老實說，她心中祇想，她又征服了一個男子，可以替她買東西，做一些事，可說是補她的不足。

## 七

正在葛萊心爲了她作瘋狂而又苦痛的追求，設法滿足她要他買粉撲口紅胭脂香水的要求的時候，有一天下午，離他進旅館工作不久以後，他回家較早看見他母親低頭讀信，不勝駭異。一見他來，她停住了，神經過敏地站起來，把信放在一邊，一句話也不說起這封信。葛萊德，或許由於直覺，設想這可能是姊姊愛絲泰的來信。他不敢斷定。他站得遠，瞧不見筆跡是誰。他也不好追問。

一個月或者五六星期以後，她的母親向他要一百金圓，他覺得她從來沒有一次要他這許多。過了不多天，他又在蒙脫羅斯街上遇見他的母親，這是一條最貧苦的街，在別凱爾街北面，連格里非家也會覺得住在這種街上可恥。他的母親正從一幢比較好的屋子的門階走下來，而在這幢屋子的一面較低的窗前，顯著地掛着一塊「吉房招租傢具俱全」的紙片。然後，她不轉身，也不見葛萊德走過街道，直向隔幾道門遠也貼招租條子的

另一幢屋子走去，注意地看了看屋子外表，便走上門階按鈴。

葛萊德起先以為她在找什麼人而不知確實地址。但當女屋主從門裏探出頭來而正當他向她走過去的時候，他聽見她說：「你有房間出租？」「是的。」「有浴室嗎？」「沒有，但二層樓上有浴室。」「每星期多少錢？」「四塊錢。」「我可以看一看嗎？」「可以，請進來。」

母親似乎躊躇一下，葛萊德站在下邊，不到二十五呎遠，望着她，望她回頭認他。可是她不回頭就跨進門去。葛萊德好奇地呆視，迷惑不解。他本想等她可出來，且因為那天他有事，就走了。

大約一個月以後，他又看見母親在密蘇里街上，拿着一隻很重的老式的布袋，走進一幢三層樓磚屋，他趕到時門已關上。這一次他又不能解謎。直到再過一星期以後，他經過十一號街近波爾的幕街時，他彷彿看見愛絲泰，或者至少是一個酷肖她的姑娘。他以為見的是她，她老了一點。但她在人羣裏去忽忽，不敢斷定。他深信是她，所以他一直回家，告訴母親。但母親的神態不如他所預想，只是驚喜，好奇，憐憫，而並不驚急追問，彷彿早有所聞。

「你真見了她？什麼地方？剛才看見？你說？在十一號街和波爾的幕街口？哦，那

不奇怪嗎？我一定要告訴安莎。真奇怪她回來不肯到家。她的眼睛，並不驚訝倒而有慌張的樣子。

「好吧，好吧，」她停了一會說。「這實在奇怪。也許這是和她相像的一個罷了。」

終於又有一天，他看見母親沿史拍魯斯街經過，挽着一隻小籃。這次他決心等候，轉入密凱街一個舊報亭那裏躲着。他見她走進一幢老式房子，而且在未進前，向四周張望。

她進去以後，葛萊德走近去對那房子端詳。她在那裏做什麼？他無法解釋自己的急切的好奇心，但他自以為在街上見過愛絲泰，所以不自覺地感到，這一定與她有關。不久從上面靠街的窗裏他看見他母親走着，使他一驚，過後他又見愛絲泰把一包東西放到那靠街朝東南的窗臺上。於是他深信無疑了。

過了一小時，她的母親出來了，籃子顯然已空，因為她拿在手裏很輕的樣子。葛萊德望着她向後面教堂走去。等她走得看不見的時候他轉身入屋。上樓向一間靠東南面的前房（他已經探知）走去，叩了門，裏面便有輕步聲回應，不久，稍稍延遲似乎所有準備，門開了一縫，愛絲泰探望出來，起先奇怪，然後輕輕一聲驚慌的叫聲。

「哦，是嗎，葛萊德，是你來了。」她叫起來。「你怎麼會找到我？我正想念你呢。」

葛萊德立刻把手臂圍抱了她吻她。同時他發見她起了相當變化，不無驚異與欣慰。她較爲消瘦，較爲憔悴，眼睛深陷，比他最後見她時穿得並不更好。她顯得心煩沮喪。現在他首先想到，她的丈夫在那裏。他爲什麼不在這裏？他變得怎樣了？當他向四周一看又看她的時候，他注意到愛絲素的表情是慌亂和迷惘，但也混合那和他重逢的喜悅。她半張着口，由於她想要以接吻歡迎他；但她的眼睛表示她心中正在對付一個問題。

「我想不到你會來這裏，」她抽添着說，當他放下她的時候。「你不知道——」她頓住了，正如懸崖勒馬，顯然她有一樁不願宣佈的消息。

「是的，我也不知道——」我聽見媽媽說。「他回答。」就知道你在這裏。我剛見她出來，又從窗口見你在這上面。」他不敢承認他跟她住的母親已經觀察了一點鐘。「真怪，你不讓我們知道一點你的消息。你看，你是一個漂亮人，你出走幾個月不讓我們任何人知道一點。你總可以寫信給我。我們一直過得還好，不是嗎？」

他的目光是詫異，好奇而又逼人。而她呢，覺得畏葸，要躲避——不知說什麼，告

訴什麼。

人。她終於說：「我想不到是誰。沒有人會來。但是，我的葛萊德，你顯得多漂亮。你實在有這麼好的衣服穿了。而且你還長得高了一點。媽媽告訴我，你在格林且維蘇旅館工作。」

她看着他不勝欽羨，而他身軀這樣注意他也頗有所感。同時他不能放心她的境况。他禁不住望望她的臉孔，眼睛，她的蒼胖蒼瘦的身體。當他看到她的腰身和憔悴的臉孔時，他銳敏地感到她全身不很好過的样子。她快生小孩了。於是，這個思想又湧現於他的腦際：她的丈夫，或者至少和她私奔的男人在那裏。她臨走留下的字條，據她母親說，是要去結婚。但現在他清楚地覺得，她沒有結婚。她被棄了，孤獨在這裏一間可憐的房裏。他看出來，感覺出來，同時也領悟到這一點。

於是他立刻想到，這是所有他家庭裏發生的事情中的一個典型事件。現在他初出茅廬，準備做一個有為的人，奮發圖進，然後過些好日子。而這裏，愛絲泰，爲了替自己謀出路而經過初次冒險以後，就得到這樣的結局。這使他頗爲頭痛而且怨恨。

「你回來多久了，愛絲泰？」他疑難釋地又說，幾乎不知道怎麼說才好，因爲他到了這裏見她依然貧苦如故，就轉念到化錢，麻煩和困苦，甚至深悔自己太好奇了。他

爲什麼要好奇？好奇的結果祇是要他化錢救動。

「喔，沒有好久，葛萊德。我想，大約一個月，不會更久。」

「我也想不過如此。我一個月前見你在十一號街靠近巴爾的幕街，不是嗎？當然，他加上一句，比較不快樂的樣子——愛絲素注意到這個變化。同時她肯定地點點頭。『我知道我見過。我還告訴媽媽，但是她不以爲然。而且她並不如我所想那樣驚訝。現在我懂她爲什麼了。她舉動像是不願我把這件事情告訴她。但我却知道我没有看錯。』他奇怪地凝視着愛絲素，彷彿他以未卜先知自傲。然而他又頓住了，真不知道說什麼才好。同時他懷疑到剛才說的話有什麼意思或者重要性。他覺得這對她並未提示任何實際的幫助。

而她呢，她惘然無知，真不懂得怎樣表達她深倒的原因，或者怎樣供認不諱。但無論如何，不能不有點表示。因爲葛萊德自己也會發現她的境遇的可怕。她忍不住他的瞪目逼視。於是，多半爲自己而少爲母親解釋，她說了，「媽媽可憐。你千萬不要奇怪她，葛萊德。她實在不知道怎樣才好，你懂嗎？當然，那全是我的過失。要是我不走，我也不會使她這樣麻煩。她實在沒有什麼，她老是那麼艱苦。」她突然轉身背着他，肩膀震抖起來，腰部翕動。她雙手掩面，低下頭來——於是她知道她在飲淚了。

「喔，過來，姊姊。」葛萊德叫道，隨即接近她身邊，一時爲她深深懊喪。「怎麼樣了？你要哭什麼？你跟他走的那個男人娶了你嗎？」

她搖頭答否，嗚咽不成聲。這時葛萊德內心想到姊姊的境遇，其中必有心理的，社會的和生物學的實際意義。她困苦難言，有孕在身而且沒有錢，沒有丈夫。那就是母親找租房間不要向他借一百元的原因。她爲愛絲泰和她的遭遇覺得可恥。她怕家醜外揚，同時想到他和妹妹裘麗亞弟弟佛蘭克作何感想！愛絲泰的情況對他們可能發生什麼影響！因爲這種行爲是不正當的，人家要說是不道德的。因此，她要掩飾，故作虛玄，實際上這對她無疑是一件極端的難事。可是因爲她幸氣不好，終於掩飾得不很成功。

現在他又是心煩意亂了，不僅由於姊姊的境遇以及對他和家中人的影響，也由於他的母親在這件事情上對他的態度是那麽慌亂而幾乎有點不道德的欺騙。即不說欺騙，也至少是逃避他，因爲她原知道愛絲泰一直在此地。同時，他又不願表示太不同情她這一點，決不至此。因爲達到這種事不得不欺騙，即令像他母親那樣有宗教心而且誠實的人，也勢所難免，或者他是這樣想的。這種醜事當然不能讓人知道。他可能範圍內也不願讓人知道愛絲泰的情形。人家會怎麼想？人家會怎樣說她和他？他的家庭狀況還不夠卑微嗎？因此，他站起來，見愛絲泰還在疼哭，口呆目瞪，不出一言。而她發覺他爲



了她惘然若失，羞恥難言，哭得更厲害了。

「喂，那是惡棍，」葛萊德說，一時懊惱但過後又十分同情。「你對他有心罷，否則你不會跟她走——不是嗎？」（這時他想起自己和霍端斯。）「我為你難過，愛絲。當然，我難過，但現在你哭也無用，不是嗎？世界上除他以外還有不少別的壞蛋。你總不上當才好。」

「喔，我知道，」愛絲泰嗚咽着，「可是我是多蠢。日子又過得那麼艱苦，可是現在我害了媽媽和你們大家。」她一時哽咽失聲。「他走了，把我留在比芝堡一家旅館裏，一個錢也沒有，」她接着說。「要不是媽媽來，我真不知道我會做出什麼來。我寫了信去，她就寄來一百塊錢。我在一家餐館裏工作了一個時期，直到我不能再做。我不願寫信到家來說他離棄我。我怕羞。但最後我覺得身體那麼不好，就不知道再做點什麼好。」

她又哭出聲來；葛萊德知道他的母親曾經那麼盡力救助她，現在對他的母親和對愛絲泰一樣難過了。尤其因為愛絲泰有母親照顧，而他的母親却無人照顧。

「而我又不能工作，因為我不願做一下就走，」她繼續下去。「媽媽現在不願我到家了，因為她不願讓薩亞或佛蘭克或者你知道。那是不錯的。我知道。當然不錯。她——

無所得，我也一無所得。我在此有時候是多寂寞呀。」她滿眶淚珠，又哽咽起來。「我是那麼笨！」

於是葛萊德覺得自己也要哭出來，人生有時會如此奇特，如此困苦。你看，這許多年來人生怎樣對待他。他一直貧窮，常想逃走，到最近才好一點。但愛絲泰迷過陣，結果又如何。忽然間，他回憶起以前她在商業區那些大樓屋的高牆中間，坐在父親的傳道風琴旁邊唱歌，那樣天真無邪。哦，人生是那麼無常。世界是多麼殘酷。世事是多麼奇怪！

他向她又向房間看看，然後告訴她，他不會讓她寂寞，他還要來看她，只要她決不告訴母親他已經來過，如果她需要什麼可以找他，雖然他收入也不很多——然後出去了。於是，走向旅館去工作時，他一路不斷想着這一切多可憐——他追跟母親這件事，愈想愈悔恨，因為要不然他全然不會知道。但話雖如此，這件事終要發覺。母親不致永久瞞過他，也許她總有個時候會要他的錢。可是那個人竟把他的姊姊遺棄在一個陌生的大城市裏分文不給，那真是狗彘子！他迷惘着，忽然又想起了數月前格林且維茲旅館有一個少女也被遺棄，房飯費都不付，這件事當時在他和別的僕役看來，真是可笑——而且裏面頗有色情的趣味。

但現在輪到他的親姐姐。竟想不到他的姐姐如此，可是現在，無論他怎樣想，再也不能把這件事認爲和他聽見她在房裏痛哭時一樣可怕了。這裏有誘惑，光明的城市，到處有人和熱力奔流，還有他在裏面工作的那個快樂的旅館。這一切並不那樣壞。況且還有他自己的戀愛事件，霍端斯和種種樂事。愛絲泰總會有出路。她會恢復常態，重得光明。但是想到家庭者是那麼貧窮，對於可能發生的事情——這樣，那樣，像沿街傳道，有時無錢付房租，父親沿街賣舊貨，愛絲泰私奔而結局如此——很少打算，真是傷心！

## 八

這一切的結果，使葛萊德比往而更仔細地考慮到兩性問題，但也並非根據道學家的觀點來考慮。一方面他譴責他姐姐的情人那樣無情地遺棄她，另一方面他仍不能認爲姊姊全然無辜。她是跟他走的。他聽她說，他在和她私奔前一年曾在城裏住過一星期，他認識她也在那時。翌年他又來住兩星期時，這次又是她去找他，或者葛萊德猜想如此。由於他此時正傾心於霍端斯，白里格小姐，他自己也難說。兩性關係本身有什麼妨害。

據他的看法，問題不在性的行為本身，而在於無思考無知識所引起的惡果。因為，要是愛絲泰對於她意中人，對於和他發生關係的結果知道得更多一點，她如今不致如此狼狽。當然，像霍端斯·白里格·葛萊泰和露意斯那樣的少女，決不會讓自己陷入這種困境。她們會這樣嗎？她們太狡猾了。他把她們和她在心中比較起來，至少他在這個時候要認為她是苦難者。在他看來，她應該有一點辦法。於是，想來想去，他對她的態度漸漸地強硬了一點，雖然感情上還沒有冷淡。

但現在影響着他，煩擾着他，改變着他的唯一影響，便是他對霍端斯·白里格小姐的癡情——對他那樣性情的少年，再沒有別的東西會發生更大的影響。和她接觸過不多一次，他覺他實現了他過去所希望於少女的一切。她是那樣漂亮，虛榮，動人，而且實在是那麼美麗。她的眼睛，他看來，有一種活躍的火光。她把嘴唇掀起張開的時候，眼睛漫不經意地直往前望，彷彿她不在想他，那樣子是多麼迷人！這真要使他混身發熱，使他有時感覺軟弱，頭眩，血脈火辣辣地要烤乾的樣子，這種感覺祇能說是一種意識到的肉慾，而這種慾望原是一種惱人的不可避免的事情，雖然他除了吻抱以外還不能達到，因為他對她還抱着一種保留或尊敬的态度，而她呢，一方面想引人尊敬，另一方面又討厭這種態度。她真正留心追求的，倒是能夠使她破除一切假聰明和假道貌而終於強迫

她獻身於他的那種少年。

她倒底喜不喜愛他，實際上她隨時在遲疑不決。因此，他也常常懷疑，他的境况究竟如何。這種未定狀態，她引為無上快樂，永不讓他斷定究竟，老使他不即不離。每次她讓他帶去集會，晚餐或看戲以後（當時他總是特別用手腕表示不獨斷獨行），她的態度會像最野心的情人所希望的那樣馴服誘人。而這種態度一直要繼續到晚間快完的時候，於是突然間，在她自己門口或者她在那裏過夜的女朋友房裏，她會轉過身來，莫明其妙地和他握握手，或者乏味地擁抱或吻他一下，就叫他走開。這種時候，要是葛萊德蠢頭蠢腦要求她容讓他的某種渴望，她會像怒貓一樣向他暴跳起來，決然脫身，一時彷彿要大發雷霆，連她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這種態度的主要心理作用，似乎是反對他來強迫她做任何事情。同時，因為他癡情並且深怕失掉她而處處示弱，他便不得不離開，通常總是鬱抑失望的神氣。

但她對他的迷力太深，使他不能長久分離，所以不久他又往他可能碰到她的地方去追尋。實際上，這幾天來，雖然愛絲泰的事件已達到那個奇特的高潮，但他大半時間還是夢想着她，生活在一種銳敏的色情的甜夢中。但願她真的中意他。夜間，在家裏睡在牀上，他便要躺着想她——她的臉——她的嘴和眼睛，她身體的線條，她走路或跳舞時

的動態——於是她的身姿像銀幕上一樣閃爍在他眼前了。他在夢中常見她甜美地靠近自己，假貼着他——她甜美的肉體全屬於他——然後在她似乎要把全身獻給他的那個緊張時刻，他會一驚而醒，發見她已經隱沒——一切是幻象。

可是，她也有幾件事，似乎預告他的戀愛可能成功。第一，像他一樣，她出身貧窮——一個機器匠和他的妻子的女兒，全家直到此刻只能勉強糊口。她小孩時代起就一無所有，祇靠她的機智換得一些不值錢的玩具和服飾。她的社會地位很低，直到最近還不能接觸到比肉舖或麵包房伙計更高尚的人物——只是鄰近的一些俗流的頑童和找短工做的少年們。甚至在這種地方，她也早就知道，她可以而且也必須把她的色相作為資本——而且已經這樣做。那些少年朋友有時爲了款待她，甚至做到偷竊的地步。

到了工作年齡，接觸到像她現在注意的一類少年，她懂得只要小心謹慎，不輕易獻身，她就可以獲取一種比往前更有趣的武器。祇不過她實在太好色情太好快樂，因此她並不常常願意把她的利益和她的快樂分清。正相反，她常常禁不住要愛上她該要利用的男人，另一方面，又不願接受她不歡喜的人的恩惠。

至於對葛萊德，她祇稍稍歡喜他，她急欲利用他。她愛他隨時肯替她買東西——她所喜歡的皮夾，錢袋，圍巾，手套——她認爲可以要求而不致使她受恩太深的一切。但

她自始就知道，就她的狡滑靈敏而論，除非她下決心屈就他，有一天把她知道他在不斷渴望的那種一定的報酬給了他——她是不能永遠保持他的。

她認為最勵心的，就是葛萊德樂於爲她化錢。她很容易向他求得一些較貴重的東西——一件華麗而很化錢的衣服，或者一頂帽子，甚或一件像當時城裏陳列而爲時髦女子常穿的皮大衣，至於金耳環，手錶更不必說了，這些都是她近來在各商店櫥窗裏常常看到而不勝羨慕的。

於是，在葛萊德發見姐姐愛絲泰不久以後，霍端斯在巴爾的幕街靠近十五號街交叉路口走時——那是城裏最時髦的商店區——正當中午——跟着杜蕾絲·德琳，她工作的百貨商店的另一個女店員——在一家較小而非專售皮貨的店裏，她看見了一件海狸皮短外套，依她自己的身段，顏色和性格的特殊眼光，正是她要來充實她那內容有限的衣櫥的。這並非一件太貴的外套，也許值五百金圓——但式樣却那樣出色，竟使她以爲——穿上身，可以使她的肉體美格外顯露。

她異常感動，停下來叫道：「呀，那不是從未見過的最雅緻，最可愛的短外套嗎？喔，你看那雙袖子，杜蕾絲。」她猛力挽住了女伴的手臂。「你看這領子——這夾裏——這雙口袋——親愛的——」她讚美，欣喜，幾乎全身發顫。「喔，那不是美不可言嗎！正是我

一向想望的一件外套。喔，你這可憐蟲！」她撒嬌地叫起來，一方面想着眼前的外套，同時又立刻想起她自己在櫥窗前的姿態，以及這姿態引起過路人的觀感如何。「喔，但望我能夠買來。」

露端斯整個中午休息時間在店門口徘徊，垂涎而視。回去以後，虛榮心還在作祟，夢想穿上這種裘衣她顯得多麼闊氣。因此，第二天，覺得有再去看一看的必要，又到皮貨店前來，不過這次是獨行，也沒有自己出錢買下的意思。正相反，她在迷糊地考慮，只要價錢不高，她可以得到牠。

店主的長子，羅本斯坦，前天見她中意這件皮外套，早已決定把原價一百元抬高到一百二十五或一百五十元，所以見她再來，花言巧語地說，這件衣服給她穿是最相配。最新式，最漂亮，康薩斯城裏別家所沒有，這是他們自己設計的樣子，一種式樣祇做一次，使得她越發喜愛。

「多少價錢？」她問。

「哦，這件實在值二百元，」羅本斯坦措手腳地開始說，但看見露端斯臉上掠過一種甯願放棄的神色，他急忙接上去：「聽起來價錢不少，但是當然我們這裏不要這麼多。我們定價一百五十元。要是在那兒那裏，就要那麼多，也許更多一點。我們這裏地



點較差，房租便宜。但是這件皮外套確實值到二百元，分文不少。」

霍端斯爭論了一會，不敢違價，終於由羅本斯坦自動讓了二十五元，這對他來說，像她那樣嬌美可愛的女郎，不難找到上打以上的朋友，情願替她買這件裘衣。

他向她笑容可掬地望著，非常殷勤，但她感到這種獻計的意義便厭惡，因而稍稍退縮。同時她也並不完全討厭他的恭維話。但她還沒有忍心到讓任何人來替她買，實在不是。一定要是她歡喜的人，或者至少要是她的一個愛的奴隸，她才願向他開口。

但正當羅本斯坦說話時以及過後一個時候，她的心開始計謀到可能的人物——愛友——由於她對他們的嬌愛的魔術，會被引誘去替她把這件皮外套弄到手。例如，查禮·魏爾金——他在奧菲亞雪茄煙鋪——是斷然鍾情她的，但他有他的方式，而這個方式不足以表示他情願不要重大酬報而替她出大力的。

還有勞勃脫·康恩，另一個青年，很高，很瀟灑，對她頗有野心，在本城一個電氣公司支店做事，但他的地位不夠顯赫，祇是一個司書。而且他太節儉，常常談起他的前途。

還有白脫·凱脫勒，就是葛萊德初次見她的前夜陪她去跳舞的那個少年，可是他祇是一個昏頭昏腦的跳舞狂者，達到這種危機是靠不住的。他祇是一個皮鞋販賣人，也許

一星期有二十元收入，但用錢却處處考慮。

但是幸而還有葛萊德·格里非，這個人似乎真有錢，而且似乎願意爲她隨便化錢。她一時思想敏捷起來。可是她現在，她自問，能否馬上誘騙他來贈送那麼貴的東西？她還沒有愛顧他到這步田地——多半對他還冷淡。因此，她無論如何，不敢確定。可是她站在那裏，討論那件皮外套的價錢和美麗時，葛萊德的思想不斷地在她腦中迴旋。在這整個時間，羅本斯坦站着望她，模糊地，照他自己的觀感，感覺到她當前的問題的原因。

「哦，小姑娘，」他終於說了，「我看你要想買這件皮套，好罷，我也願意你買到手。聽我說出一個辦法來罷，再好的辦法我做不到，而且連這個辦法也不能告訴別人——城裏任何別人也不行。隨你在幾天裏那一天——星期一，星期三或星期五——帶一百十五塊錢來，只要外套還在這裏，你就可以拿去。或者我索性做好人，我替你留起。那麼麼說呢？留到下星期三或五。再等誰也做不到，不是嗎？」

他佯笑，聳聳肩，頻頻作態，彷彿他確實給了她大便宜。於是，霍瑞斯離開時，感到只要她能以一百十五元買到這件皮外套，就是得到一件驚人的便宜貨，而且毫無疑慮地，將成爲康薩斯城裏最漂亮的姑娘。只要她能在下星期三或五設法弄到一百十五塊

錢。

霍端斯很知道，葛萊德正在愈來愈急地迫她作最後的屈讓，雖然她對他決不容就，而且認為這該是其他兩個男友的權利。現在他們每次在一起，他就堅決要她表示對他感情之真正深度。要是她真心愛顧他一點，她又為何這樣不肯，那樣不肯，不讓他隨便吻她，隨心所欲地擁抱她。她常常拖延和他相會的日期。她對另外幾個人的實際關係究竟如何？她對他們比對他果更關心嗎？實際上，無論他倆何時何地相見，總是那個結合的問題最主要——而且很少掩飾。

而她也常想，他時刻都在壓制對她的慾望；她使他夠苦了，而減輕他痛苦的力量全在於她——這是一種淫蕩狂的象徵，而起原於葛萊德自己對她的受虐狂的癡戀。

可是，面對着她想要那件皮外套的慾望，他的姿態和對她的興趣開始增強了。雖然剛在前天早晨她羞怯地告訴葛萊德，也許她在下星期一以前沒有功夫見他——其間每夜她沒有空——但由於皮外套問題當前，她現在非常急切地想建立即和他相見，只要不顯得太貪妄。因為此刻她已經斷然決定設法懲他，只要可能，去替她買那件外套。不過，她要根本改變對他的舉止態度，那是當然的。她要裝得格外嬌愛——格外迷人。雖然她不能當真自動說，她甚至情願獻身給他，但骨子裏她却已有此意了。

有若干時間，她想不出如何進行，她今天還是明天還是到最後一天去看他呢？她需要這件禮物怎樣在他面前說出口來呢，或者像她最後自稱用借款的方式說出來呢？她也許可以暗示給他，他可以借一點錢使她夠買那件皮外套，然後逐漸償還他（實際上，把外套弄到手以後，她很知道，決無此必要了）。或者，要是他一時手頭沒有這麼多錢，她可以暗示他，或許可和羅本斯坦先生商量一個分期付款的辦法，那末葛萊德就不難辦到了。於是，她轉變心思，開始考慮如何去阿諾羅本斯坦先生，請他以通融辦法使她得到那件皮外套。她還記得，他曾告訴她，只要他知道她會和他相好，他也很願替她買呢。

正當她爲了如何與葛萊德相會時，剛巧葛萊德下班回家走過，便進了她的工作的商店裏。他正在樓下星期日找一個時間。霍爾斯十分衷愛地招呼他，帶着嬉笑，擺着手，真使他喜出望外。當時她正和一個主顧忙着。不久她完了事，走近來，一隻眼睛望着那個訪顧訪客的商場監督，叫道：「我正在想念你。你不想我嗎，你？」然後抑低聲音加添着說：「請你裝作不跟我談話。我見我們的監督員就在那邊。」

爲她語聲的甜蜜，更不消說又爲她招呼他的熱情的微笑所攝住，葛萊德立刻展露色澤起來。「我想不想你？」他喜悅地回答一句。「我還會想別人嗎？你說！賴德爾說你

是我的意中人呢。」

「噢，他，」霍端斯怨恨而又輕視地努努嘴。因為說也奇怪，賴德爾是她不很感興趣的一個人，而這正是她自己很知道的。「他自以為很漂亮，」她加添着說。「我知道有不沙姑娘不喜歡他。」

「噢，他很不錯，」葛萊德忠信地辯護。「不過他說話是那模樣罷了。他是喜歡你的。」

「噢，不，他不是這樣，」霍端斯回答。「但是我不願談起他。今晚六時你有什麼事嗎？」

「噢，你看！」葛萊德失望地叫道。「你意思是今夜有空，不是嗎？噢，那豈不麻煩嗎？我當你幾天都有約呢。我要去工作！」他真的嘆了一聲，很懊喪地今夜有意和他消遣，而他又不能利用這個機會。但霍端斯發見他十分失望，暗中稱快。

「哦，我想起一個約會，但我不願赴約，」她傲慢地努起嘴唇，繼續說。「我也沒有失約的必要。但要是你那時有空，我就失約也不妨。」

「好極，我願沒有誤，」他接着說，望着她。「明天夜裏你確實不能嗎？那時我倒已經下班。我問這里來正要問你，下星期日下午你願不願跟我們坐汽車兜風？赫克龍

的朋友弄到一輛汽車——柏嘉牌子——星期日我們大家閒空。他要我約一批人，大夥兒一道到高泉去玩。他是一個可愛的朋友。」（這句話是因為霍端斯表示不很感興趣而說的）「你不很知道他，但他是好人。但是這個我以後再告訴你罷。明天夜裏怎樣？那時我沒有空。」

霍端斯，因為監督員在場，假作給葛萊德看一些手怕，同時想到多麼不巧還要過整整二十四小時才能帶他同去看那件皮外套——去看然後她可以有機會開始用計。同時她假託明晚相會很難實現，其困難非他所能想及。她甚至託言，她要不要相會還不一定。你假裝在這裏看手怕，」她繼續說，惟恐商場監督員會來阻斷。「我想起另外一個約，」她思考似地又說，「我還不知道能否變通。讓我想想。」她假裝深思。「哦，我想我可以的，」她最後說。「我無論如何試試看。只有這一次。你在這裏，十五號街和麥恩街口，六點十五分——不，六點半你最好，不是嗎？——讓我看能不能做到。這樣不好嗎？」她給他一個最嫵媚的微笑，葛萊德高興得魂不附體。你想她終於為他改約。她眼睛裏燃燒着熱情，嘴唇環繞着微笑。

「言為定，」他叫道，學着旅館裏僕孩們的俗話。「放心我準到。你可以賞我一個情面嗎？」

「什麼？」她謹慎地問。

「諸你把那頂有紅扣帶的小圓帽戴上，好嗎？你戴上這帽子真嬌！」

「噢，你真是，」她笑了。葛萊德是那極容易欺騙的。「是的，我會戴來的。」她接着說。「但是現在你可以走了。那個老伙來了。我知道他來要喊走你。我可不管。六時半，噢？那麼長！」她轉身向着一個新來的顧客，那是一個老太太，早在等待問她什麼地方賣紗綢。於是，葛萊德，喜出望外，屈從了他，揚揚得意地向最近的出口走了。

他對於這個恩情並不特別奇怪，下一天晚上六點半準時，在高懸在上的弧光燈的瀉雨般的光耀中，她出現了。他立即發見她已經戴上他喜歡的帽子。於是她顯得煥然一新，非常動人，比他以前任何時候見她更甚。在他來不及說她漂亮或者說他見她戴那頂帽子很高興的時候，她已經開口。

「我爲了討好你放棄約會，並且戴上一頂不喜歡的舊帽子，我要說，你真變爲幸運兒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弄到如此。」

他燦然微笑，彷彿獲得了大勝利。他果真終於會變成她的寵愛者嗎？

「要知道你戴這帽子多嬌，霍端斯，你不要說牠不好，一他欣羨地勸告。」你不知

道你多好看。」

「噢，噢。戴這舊帽子還好看？」她笑弄他。「你真是容易感興，我要說。」

「你的眼睛真像柔美的黑色天鵝絨，」他急切地說下去。「真是驚人的！」他想起丁格林且維茲旅館裏掛黑絨的一個壁龕。

「哦，今天夜裏這雙眼睛總要給你的了，」她笑得使人發窘。「我要為你做點事情了。」於是，不等他回答，她就講起一個完全虛構的故事，說她原和某一個名為湯姆·

凱萊，爲了要約她吃飯跳舞近日來跟蹤着她的青年已有約會，但就在今天晚上她決定拋棄他，因爲她當然更喜歡葛萊德，至少，這一次是如此。她還打電話告訴凱萊，說她今夜不能見他——彷彿把他完全打消。但她走出職工出入門時，她馬上看見在那裏等候的正是這個凱萊，穿着漂亮的灰色短裝，短綳腿，還有他的有蓬輪車。而且只要她願意，他還要帶她到格林且維茲旅館。他真是一個豪爽朋友。可是她沒有去，至少今夜不去。但要是她設法避開他，他會延阻她。幸而她先發見他就逃走。

「只要你看我的小腳怎樣一閃一閃走上莎琴脫路轉彎到巴萊廣場，」她用這句話來描繪她的逃跑。於是葛萊德聽到她的自述和凱萊的模樣，變得那麼迷醉，竟把她的花言巧語全信爲真了。



於是，當他們向威恩杜脫街靠近十號街的一家名為那斯克的餐館（據最近所聞比妃麗西爾好得多）時，霍端斯乘機停頓一下，向一些櫺窗看看，同時說她確實希望能找到適合她的一件短外套——她有的那件已經破舊必須換新——這是一個困境，使葛萊德一時懷疑到，她是否在向他表示替她買一件。又想到，要是她需要，而他竟替她買了一件短外套，那末他和她的關係能否增進

但當羅本斯坦商店在這街的一邊出現，而陳列窗裏燈光輝煌使那件外套全部顯現出來時，霍端斯按照計劃停下來。

「噢，你看那裏邊的一件可愛的短外套，」她開始說，狂喜的樣子，彷彿她初次爲這衣服的美麗所吸引，整個姿態暗示一種未經破壞的初次印象。「噢，那不是你從來未見過的最可愛，最嬌美，最玲瓏的短外套嗎？」她繼續說，她演劇似的本領隨着她的慾望增強。「噢，只要看那個領子，袖口，那雙口袋。那不是從未見過的最玲瓏的東西？我可以把手放在裏面暖一暖嗎？」她用眼梢向葛萊德瞥一眼，看他的印象是否適合。

而他呢，爲她的強烈的興趣所鼓舞，十分好奇地端詳那件外套。無疑地，牠是一件漂亮外套——很漂亮。但是不知像這樣一件外套要多少錢。莫非她說這件外套的種種美妙是要引起他的興趣來叫他替她買？哦，那一定非二百元不可。對這些東西的價值，他

實在莫明其妙。要是那個價錢，他當然出不起，尤其是近來他的母親拿了他大部份外費供給愛絲泰。可是她的態度正暗示給他這個意思，使他一時不寒而慄，幾乎口呆目瞪。

但是，他悲愁地暗自說道，要是霍端斯有意買牠，她一定會找到替她買的人——比方說，她剛才描摩的那個年青的湯姆，凱萊。而且不幸，她正是那種少女。要是他不能替她買，總有別人能夠，而她就輕視他不能為她做這些事。

使他深為失望而不滿的，是她的叫聲：「噢，爲了這樣一件外套我什麼都有！」她一時還不願那麼唐突，因為她願意把深藏心中的思想巧妙地表達出來。

葛萊德，雖然缺少經驗而且不精明，但很懂得。這意思是——一時他還不很願意作確定的解釋。先要知道價錢才好。他祇感覺到，她正在想一個辦法來把牠弄到手。他怎麼辦呢？要是他能設法滿足她，只要答允她在一定的時期能給她，比方說，要是價錢不太貴，那又如何呢？他有沒有勇氣在今天，或者明天，知道了價格以後，暗示給她，如果她願意（願意什麼他不敢說），他願意給她買那件外套，或者給她買她所想要的任何東西。他必須先確定，她是否又像以前那樣爲了些小事情而愚弄他。他不願給她買而毫無酬答——決不！

當他正在想時，他站在她身傍驚顫，而她呢，站到這裏那裏，一味想着，要是他聰明一點把這件東西給了她，她將如何報償他呢。

他們向茄斯比餐館走了。晚餐時她除了講外套如何美麗，她穿起來如何漂亮以外，別的什麼很少談。她告訴了他，價格已問過，大概不滿一百二十五元就可以辦到。於是葛萊德鬆了口氣，並且商定了分期付款的辦法。霍端斯衷心感謝，出餐館時像貓兒一般優貼着他，情意綿綿似的。她還約他上舞廳，投在他懷裏，表示得那樣多情，竟使他飄然了。於是他回去一路想着，怎樣向赫克龍或賴德爾借款，怎樣償還。

不久，她將是他的了，他夢想着。

在約定的那一天，他倆到羅本斯坦商店去商定了分期付款的辦法，但衣服還不能立刻拿去。

到了下星期，正要履約把最後的五十元款子帶給霍端斯的時候，他的母親，向他的臥房裏看，見他正在穿衣，說道：「我要看你一下，葛萊德，在你未走以前。」他發見她說話很嚴正。這幾天來，他確實感到她有某種緊急。同時他老是想著，自己的財源已經抵押給別人，也是愛莫能助。否則他就得失掉霍端斯！

過了一會他走到起居室去，而他的母親也像慣常那樣走在前面，先去坐在一張凳

上。

「我本不想對你開口，葛萊德，但也是無法可想。我除了你沒有人可依靠，除了你，你現在已是成人呀。但是你不要告訴別個——佛蘭克，亞麗亞或者你的父親。我不願她們知道。愛絲泰已經回到康薩斯城，很困苦，真不知道如何辦法。我又沒有錢，你的父親也不再能幫助我。」

她愁眉苦臉地伸手到額前，葛萊德已經知道，她將有什麼說下去。他起先想假裝不知道愛絲泰在城裏，因為他假裝已很久了。可是，他的母親突然告白真相，使他更繼續作假就得假裝驚愕，可是他說：「是的，我知道。」

「你知道？」，母親驚訝地問。

「是的，我知道，」葛萊德重複一句。「一天早晨我在別特萊街走過見你走過那幢房子，」他鎮靜地宣佈。「而且我後來又見愛絲泰望出窗來。所以你走後，我就趕去。」

「……了？」她問，祇爲了爭取一點時間來思考，別無他意。

「噢，我想大約五六個星期前。我去看過她兩次，不過愛絲泰不願我說出來。」

「嗟！嗟！」格里菲夫人咋舌作聲。「那末你知道出了什麼事？」

「是的。」葛萊德回答。

「哦，要發生的總要發生，」她無可奈何地說。「你還沒有對佛蘭克或者麥麗蓮提  
起過罷？」

「沒有，」葛萊德深思地回答，想到他的母親欺騙他的手段完全失敗了。她不是一個會欺騙人的人，連他的父親也欺不過。他想自己比她精明得多了。

「好罷，你一定不可講，」他的母親嚴肅地警告他。「我想，讓他們知道不很好。這個事情夠糟了，」她扭歪着嘴加添着說，而葛萊德則在想念自己和霍蘭斯的事情。

「愛絲泰身體快不行了，」她突然強硬地說，既不能又不願對葛萊德抬起眼來，但心中却已決定坦白直說。「她不久需要一個醫生，而且我不在的時候，又需要一個人陪她。我必須得到至少五十元。你不能設法弄到，向你的朋友借一借，只要幾個星期？你不久可以償還，只要你肯。你沒有錢之前也不必付我房租。」

她向葛萊德看得那麼迫切，使他為這個要求的熱力所震撼。在他對她臉上的陰鬱神情未能啓口以前，她又說：「那筆錢是給她作路費回到這里來的，因為她的——她的——她找不到適當的說法，但最後說下去——」丈夫把她離棄在比茲堡。我想她已經告訴  
你。」

「是的，她告訴我了，」葛萊德回答，心有重負，十分悲切。因為愛絲泰的境况確實嚴重，而以前他還沒有想到。

「你看，媽媽，」他叫道，想到袋裏五十塊錢已有用途，而這數目正是她母親所必需，不勝煩厭。「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我不知道旅館裏的同事們中那一個夠借這許多錢。他們收入不比我多。我也許能借到一點，但恐怕不容易。」他忍氣，吞聲，因為對母親如此說謊，究非易事。他以往遇到任何困難，也沒有說過謊。如此卑劣地說謊，更是生平第一次，因為他袋裏確有五十元，但是一方面有霍端斯要用錢，另一方面又有母親和姊姊要用，這筆錢可以完全解決母親的問題，正像可以解決霍端斯的一樣，而且期給母親比較正當。不去幫助她，那多難過。他怎麼能拒絕她？他神經緊張地舔舐嘴唇，手摸前額，深覺窘迫，卑劣，無能。

「那末你此刻自己的錢也沒有一點可以給我嗎，有沒有呢？」他的母親要求着。因為愛絲泰現在有不少事情需要現款，而她又沒有什麼錢。

「我沒有，媽媽，」他說，羞恥地對母親望了一回，然後走開。要是她自己不是心煩意亂，她一定會從他臉上發見虛偽。面對着母親的愁苦，他實在只有自憐自卑。心裏內疚。他不忍失掉霍端斯，他一定要她。母親又是那麼孤苦無助。這實在是他的可恥。

他的卑劣。他以後不會因此受天罰嗎？

他現在五十元之外設法再弄一點錢，只要時間再久一點。但顯霍端斯沒有想起買外套的意思！

「我告訴你怎麼辦，」他接着說，十分懇鈍地，正當母親無可奈何地發着「嗟！嗟！」的嘆聲的時候。「五塊錢你可以用一下嗎！」

「好罷，總有一點用處，」她回答。「我可以用一下。」

「那麼就給你這麼一點罷，」他說，想用下星期的外賞來彌補，但願這個星期幸氣好一點。「讓我看下星期有什麼辦法，或者可以給你十塊錢，但是說不定。我上次給你的錢，也是借來，還未還清，要是我還想借，他們以為我——好罷，你總知道什麼一回事。」

他的母親嘆了一聲，想到兒子一出山就要他挑這麼大的擔子，頗為黯然。

## 九

關於赫克龍提議準備下星期日汽車出遊的事情，已宣佈改變計劃。那輛高貴的柏嘉牌汽車那天不能到手，必須在這星期五用，否則就不行。因為以前已經對大家說明（雖

然此說不甚可靠），這輛車子屬於一個名叫金巴克的年高的富翁，此刻正在亞洲旅行而且（這句話不確）那個青年朋友並非金巴克先生的車夫，而是金巴克家田產管理人史派察的一個浪子。這個浪子急欲裝作身份高於一個田產管理人的兒子，並且因為他也有時也充作看屋人，可以坐坐汽車，所以決定挑選最漂亮的一輛來坐一下。

要他和旅館裏一般僕孩參加一次郊遊，應出於赫克龍的提議。但遊客遊齊以後，來了一個消息，說金巴克先生大概下幾個星期要回來。因此，威拉特·史巴塞立刻決定最好不再用那輛車子。也許金巴克先生出其不意來到，就要發覺他。盼望過切的赫克龍難題當前，但仍表示反對。爲什麼不再用一次？他提起了大家的興趣，當然他不願使他們失望。於是決定下星期五中午至六時。霍端斯此時已改變計謀，所以決定陪葛萊德（他當然已經邀被請在內）同行。

但是赫克龍既經向賴德爾和赫格白說明，借用汽車未得主人同意，他們必繼續在外方集合。——男子在靠近十七號街和西景街那邊的一條冷靜的街上出發，再到一個對女孩子更方便一點的地點相會——就是十二號街與華盛頓街口。從那裏他們經過公園西路和漢尼巴爾橋向東北急駛，直到康薩斯城西哈萊姆路，再由自由路和摩斯比路到高泉。他們去的主要目標是一個小旅館——名叫威格華——離高泉這一邊大約一二哩路，這個旅



館四季開放，實際上是一個餐館舞廳兼旅館，據到過那裏幾次的赫克龍和赫格白說，非常珍貴，下面有一條河流，夏天可以划船釣魚，冬天可以滑冰。現在——正月——道路堆滿着雪，但不難行，風景極佳。

在這星期五中午不久以後，所有遊客指定地點集合。赫克龍，賴德爾，赫格白，萊德在十一號街和西景街鐵路的地方。赫克龍的女友，麥意姐，阿克瑟洛特，賴德爾的女友露茜·尼古拉，赫格白的女友蒂娜，鄧凱爾，還有蒂娜帶來預備介紹給史巴塞的勞拉，茜瑟小姐——他們都在第十號街與盛盛頭街口。他們遇到羅蘭斯家去接她。那天，正月後半月的一天，烟霧迷漫，天上雲霧滿佈，尤其是康薩斯城裏，有時甚至有下雪的模樣——這對他們是最有趣的一個景象。

羅蘭斯存心表示和愛可親，在座位上緊貼着葛萊德的身旁。當他看別人已經把他們的女友拉到身邊來擁抱的時候，他也把手臂圍抱了她。拉她近身，她也不表反對。

走了八哩路光景，他們到了目的地。車子停了，大隊人馬走進旅館去。

羅蘭斯立刻跑到大廳中央，預備學灰色熊用後腳步法做得十分清楚。溫雅·史巴塞看見她一個人在中央，急欲取悅她，跟着她在背後學她的舉動。看見他學得很聰明而且心裏很想跳舞，她最後放棄了讓做，把手臂伸給他，活潑地走了幾步向大家眼裏

也相約跳舞。葛萊德跳舞不及他，嫉妒起來，覺得很難過。他心中益切想她，而現在事情一開始，她就拋開他，他覺得對他太不公平。

幸而僕孩把食物拿來，大家坐到桌子邊吃東西。於是霍瑞斯對他說：「你看，我真歡喜跟那樣的音樂跳舞！」

「當然，你真妙。」葛萊德回答說，如感即失望地。

「什麼？你為什麼不好過？」她幾乎傷心的口氣，低聲說。假裝沒有猜到，雖然心裏很知道他在什麼高興。你意思是說，我和他先跳，你就發脾氣嗎，是嗎？噢，那多麼蠢！你為什麼不過來和我跳？他好好在那裏，我不能拒絕他，我能夠嗎？」

「噢，你當然不能。」葛萊德譏諷地回答，聲音低而偏強，因為他和霍瑞斯一樣不願意給別人聽到。「但是你不必全身撲住，對着他的眼睛夢想，不是嗎？他還不多發火了。」你不必說沒有，我會看見。」

於是她奇怪地看他一眼，不僅感到他脾氣發得利害，而且也感到這是他第一次對她大胆。也許因為他漸漸覺得對她有把握的緣故。她對他表示太關心了。同時她知道現在她不該表示對他並不如她要他相信的那樣關心，因為她要那件已經同意的外套。

「噢，好罷，那樣總夠了罷？」她惱怒地回答。雖然她的惱怒正由於他說的是真話。

而來。「要是你那樣姑息，我也沒有辦法。我除了和他跳一會舞以外，並沒有做什麼。我想不到你會發脾氣。她動一下，彷彿要跑開，但想到他倆之間已有默契，如果要繼續履行，必須寬慰他，她就扯扯他的衣襟，叫他走到別人聽不見的地方，因為他們已在觀望，竊聽。

「哦，你看這裏。不要這樣。我的舉動並無意思。說真話，我沒有意思。況且現在大家那樣跳舞，誰也沒有什麼意思。你要不要我像我說過的那樣對你要好，要不要？」說着，她獻媚撒嬌地，心中打算地直望着他的眼睛，彷彿在到場的人中他是她唯一喜愛的人。她又有計謀地，故意地，努起挑撥色情的嘴——正是她會做的那一套——款動着雙唇，使他動情吻她——那樣的嘴使他迷惑了。

「好的，」他說，對她示弱地屈服地看着。「我想我是傻子，但是我看見你做的事，好罷。你知道我狂愛你，霍端斯——正是狂愛——我沒有辦法，有時我但願我能夠不這樣。我願意我不是那麼一個傻子。——於是他看着她，心裏很悲哀。而她呢，感到她對他的權威以及那樣容易改變他過來，回答說：「噢，你不是傻子。只要你好好的，誰一會沒有人看見，我就吻你。」同時，她也感到史巴塞的眼睛釘着她，知道他非常親近她，而且對他也比最近碰到的任何人更喜歡。

## 十

在同康薩斯城路上大部份時間，沒有發生任何事來妨害葛萊德的愉快的幻想。他坐在露端斯身傍，而她也靠在他肩上。雖然史巴塞讓別人先入車再去駕駛，因而乘機圍繞一下她的手臂得到她暗示情意的暗示，他却沒有看到。

可是史巴塞喝醉了酒，又被露端斯所迷惑。駕駛車便很任意。到了十六號街與華盛頓街口，正當要開快車轉過彎角來的時候，一個大約九歲的小女孩，正跑到十字路口，一直衝到車前。因為他沒有時間轉車避開她，她被撞倒，拖了好幾呎遠。同時，至少有半打女人的尖叫聲和半打男子的喊聲響起來，他們是親眼看見這汽車鬧禍的。

小女孩被撞倒在車下，並且被車輪碾過，於是那些人都跑過來看她。史巴塞望出車外，看見他們集合在倒下的身體周圍，惶恐難言，不由得想到警察，牢獄，這輛汽車的主人，他的父親，以及種種罪罰。於是他開足了馬力，想駛往那邊的街角。

那邊有一個警察站着崗。他看見西邊街角有些騷動，已經離開崗位向西走去看着究竟。正在這時，「停止那輛車！」的叫聲傳到他耳中。還有一個人正從出事地點追上來，指着那輛轎車，叫道：「住停那輛車。一個小孩被撞死了。」

警察追不上車子也看不清牌照，便大鳴警笛。第二個崗住上的警察，便跳上一輛路過的汽車，命令車夫追逐。這時，另外三輛汽車，也跟着追來。但是柏嘉牌汽車比追來的任何一輛，速度更快。史巴塞忽東忽西，一直駛往近市郊的地方，熄了車燈，以便暗藏。最後他駛到了一條街上，這條街再走幾尺遠，就沒有橫街，他以為轉進這條街，又可以找到柏油大馬路。因此，他開足馬力往前衝去。然後向左邊急轉，但結果他撞在一堆鋪路的碎石上，這些碎石是一個建築師留放在這裏預備鋪路的。直對這些碎石，還有一堆造屋的木材。

車子高速度地撞在碎石上，顛覆了，直衝到木材堆上，傾倒在左邊草地上，把玻璃打碎，把乘客摔在一堆。

大家只感到一種迷糊和混亂，不僅葛萊德如此，即其餘人亦然。因為史巴塞和勞拉茜琵，坐在前面撞着車窗和車頂，失去知覺，史巴塞的肩膀，臀部和左膝挫傷甚重，不能動彈，只好躺着等救護車來到。葛萊德最靠近左邊車門，旁邊是霍端斯，露茜和賴德爾，因此他被壓在下面，雖然沒有被他們的聯合重量壓傷。

賴德爾先生，救出了露茜和霍端斯。葛萊德望出頭來一看，但願自己早些救出。史巴塞在他身下，茜琵在他身旁，也已經昏去。赫克龍，最近車頂，神志稍受震撼，終於

竭力把自己擠出車外。一出去就喊道：「，耶穌，什麼結果呀！……」

霍端斯深怕警察趕來，又擔心美麗的臉孔永遠被弄傷，對任何人不作聲，就跑了，心裏還怨恨葛萊德邀她參加這個倒霉的旅行。別的少女，除茜瑟外，並未受重傷。她們只是不勝惶恐，因此大叫起來。赫克龍喝住了她們。這時住在隔開草地離出事地大約四隴屋子遠的一個市郊居民，聽到了車子撞翻的聲音和黑夜裏的叫喊聲，已經慢慢地走來看看出了什麼事。走近了車子，他對那羣驚慌的人和那車輛子好奇地一看，並且問他們有人受重傷否。

葛萊德聽見他說話，望出來一看，但不見霍端斯。他覺得無法再幫忙史巴塞，祇能把他的身體在車底裏挺直，於是他向四周痛心地看着了一下。他只想着警察和他們追迫的可能，因此覺得必須脫身，不讓自己在此被捕。他們已無法再救史巴塞，他們逗留在此，祇有被捕的危險。因此，他問了一聲「霍端斯，白里格小姐到那里去了？」，就開始爬出來，然後向那些黑暗而鋪滿白雪的田野開始環視，找尋霍端斯。他想首先幫助她，無論她要到那里去。

但就在這時遠遠地聽到至少兩乘機器腳踏車的喇叭聲和輪軸聲，向這地點急速而來。因為那個市郊的居民的妻子，聽到遠處的爆裂聲和叫聲，已經打電話報告警察局，說

是這裏出了事。那個人還解說：「正是他們。我叫我的妻子打電話去喚一輛救護車來。」

「聽到這句話，那幾個人大家開始奔跑，各走各的方向，因為他們都知道不妙。」

葛萊德突然感到被捕的惶恐，也拔步就跑，不過他也像赫克龍那樣向着廣野。但不久以後，他不再繼續走向離去城市的方向，而轉向西南，跳往四十號街以南的那些路。他看見要過這些路還要經過不少空地，又看見一叢矮樹呈現在前面，而且機器腳踏車的燈光已在照徹他後面的路，所以他跑進矮樹叢裏，避過了牠。

這時祇有史巴塞和勞拉，背琵琶在車裏，但那時她已開始恢復知覺，那個訪問的陌生人，非常驚愕，還站在車外。

第一輛腳踏車到了出事地，葛萊特從他那不遠的隱藏所，可以聽到他們的說話。「哦，你出了事倒還沒有走，不是嗎？你以為你夠狡猾，但是你不行。你就是我們所要的一個人，另外的一班人那裏去了？他們在那裏，喂？」

葛萊德聽到那個訪問者斷然聲稱，他和這事毫無關係，車子裏的人已經跑走，但如果警察要追，還能捉到他們。於是，他在這個說話聲傳到的地方，開始用手和膝蓋匍伏而行，起先在雪上向南走，從來轉向西面。總是向着遠遠的幾條街道，看見西南一邊燈光微明，只要他不被捕，希望立刻跑到那裏去躲避（但望命運照顧），因為他知道被捕

的結果，他一定祇有悲慘，罪罰無限的愁怨和失望。



## 第二部

### 一

山滿爾·格里非家在萊古格斯，很富有，開設內衣製造廠。他有一個妻子，一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兒子吉爾勃相貌很像葛萊德，現在已在父親廠裏擔任要職，長女梅蘭生得不很美，鼻子太長，下巴不肥圓，缺少風韻，但是多思想，勤懇。她生活自然不愁沒有相當的奢華，可是最惱人的是她在愛情上沒有辦法。妹妹蓓蘭，正相反，雖然生得較短，但綽約多姿，深褐色頭髮，棕色眼睛，目光炯炯傳情，除了健康美以外，還有一種活潑動人的嬌媚，手臂和雙腿尤其美婉迷人，因此不僅對少年男子有吸引力，對一般男女老幼，也是可愛，父親尤愛她如掌上珠。

那天山滿爾剛從支加哥回來，便對家中人講起他在那裏碰見他的本家姪兒，就是他的兄弟安莎的長子，他已經三十年不見安莎了。蓓蘭聽到有一個堂兄在支加哥，便急切地問她的父親，他是什麼樣一個人，多少年紀。父親告訴她，那位堂兄葛萊德生得極美

舉止瀟灑，年紀和吉爾勃差不多，不過比他高瘦一點，現在在協聯俱樂部幹小差使。山滿爾還表示願意提拔他一下，給他一個位置。

山滿爾所提起葛萊德，就是三年前從康薩斯城逃出來的那個青年，不過形像已略有改變。他現在二十歲了，比以前高了一點，結實一點，而且世故較深了。三年來他經歷了種種謀生的途徑，現在已是處世老練，說話委婉了，決非如三年前的直率幼稚。他知道家庭不可靠，祇有自謀出路，但他對母親和姊姊却非常眷戀，尤其在霍端斯小姐給他莫大的打擊以後。他曾寫信告訴母親，報告出事經過，並且聲明自己無罪。母親回他的信中，用上帝的愛來教訓他，並且告訴他家已遷鄧佛，姊姊愛絲泰已生孩子，非常可憐，過去他家欠的債好久才還清，幸而目前還過得去，他不妨去找找萊古格斯的山滿爾伯父謀一點好事。

葛萊德聽了母親的話，便去萊古格斯找他的伯父山滿爾。伯父在芝加哥見過他一次，看他英俊有為，也樂於接受他充任實習職員。他來到廠裏兩月以後，他還被升為一部門的首領，管理打印間，每星期薪金二十五元，但在未升任主任以前，堂兄吉爾勃曾經勸他安分守己，對於女工的態度，尤須注意，因為工場裏多半是女工。他又說，他抬舉葛萊德，是因為他是親戚，在他想來，比較可靠。

葛萊德自從在康薩斯城挫敗以來，曾經決心走正路，謹慎小心，所以在這個新環境裏雖曾見到許多的社會人物，自然也有各種典型的女性（格里非家的二位小姐以及在她們家裏見過的一位富家少女莎黛粒，還有別的一些），雖不能說無動於心，但兩個月來終於沒有鬧出事來。

但是一星期二十五元，充任一個雇用二十五位少女的打印間的領班，又能穿上漂亮服裝，使他又自滿起來，尤其是因為他是廠主的親戚，和同事們周旋，也占了不少光。因此，在他升任領班後第一次發薪後旬日，他在吉佛孫路租了一間比較精美的房間，使自己生活得舒適一點。

至於他在工廠裏的工作，雖然他決心謹嚴從事，冀望後果，但總覺得太機械太刻板，有時便禁不住要想到那些同在工作的少女，其中有幾個是很動人的。這時正在夏天一六月下旬。整個工場，尤其在二點到四點鐘光景，不斷的工作，便感到沉悶，於是發生一種懈怠，有些人甚至於有些性的敏感。這裏有那麼多的女子，各種類型，各種性格，而在這裏她們隔離着男人以及任何快樂，除了他一個男人外，沒有別人因此，她們的熱情便捉住了最近的對象。因為葛萊德是場內唯一的男性，而且近日來穿的又那麼漂亮，所以她們便常常注意他。她們幻想着他和格里非家的私人關係。而他呢，也不十分願

到吉爾勃對他說過的話，常常想到她們身上，尤其是其中有幾個少女，不免動情。雖然格里非公司不願他如此，但這裏有三個少女却不知不覺地使他感起興趣來。這三個都是有點邪氣的好快活的女子，而且她們也認爲葛萊德很漂亮。羅莎·尼古福里基，一個俄美混血的少女，身體肥胖，金髮，粗魯，對他很接近。還有瑪莎·包達隆，一個加拿大和法蘭西混血女，綽約多姿，活潑，金紅色頭髮，碧眼紅頰，身段足踝特很柔美。她天真瀟灑，認爲葛萊德是即使和她相好一點錯也值得的男子，她對任何人傾心葛萊德，便嫉恨。她卑視羅莎就是爲此，因爲羅莎一見葛萊德近身便有假斯過去的樣子。同時她盡方法——把襯衫腰捲到乳房下邊，工作時把裙子提到她的小腿上邊，圓胖的手臂露到肩頭——表示她至少在肉體上對他是可取的。此外，還有那個肥胖而好快樂的菲洛拉·白蘭特脫，一個顯然下層階級的美國少女，但姿態却頗有引誘性，黑髮，眉毛塗黑，閃閃溜動的黑色大眼睛，扁鼻子，美麗動人的一雙豐滿的紅脣，身體結實有力，也不醜劣。她每天只要見他在那裏，便望着他，彷彿在說「什麼！你不以爲我動人嗎？」

葛萊德認爲這三個人比較隨便，也許可以不被人覺察而和她們玩一陣，只要他表示得大方一點，裝作降低身分來理睬她們。而且顯然地，照她們的舉動看來，她們會隨他的意，而且即使玩弄過後他不再理會她們，她們也不會介意，只要他還能保持他的職位。

但由於他已向吉爾勃保證安分守己，所以他還不敢棄信於人。

## 二

但就在此時，工廠裏定貨過多，因此監督魏格姆和縫工餘班李愷脫起議，要葛萊德的打印間再雇幾個加班試工，因為總務處的職工科有過許多人來找工作。但因為葛萊德對這工作還生疏，既未雇用過人，也未開除過人，所以試工決定由李愷脫先加試驗。自從趕工佈告貼出後，幾天內來做試工或加工的少女已經不少，有一天來了一個比他在這裏見過的任何少女更使葛萊德感興趣的少女。她，他一見就認定，比別的要聰明，更可愛，更有情——身體也並非不強壯，而且體態更勻美。誠然，他一見便知道，她似乎有一種這工房裏別的少女所沒有的嬌美，有一種機智和奇異，還帶着一種自恃的豪勇，使她顯有意志堅強胸有城府的性格。她的名字叫做羅蒂姐·愛爾登。

羅蒂姐這樣的少女，所以要進格里非公司做這類工作，是值得一提的。因為，正像葛萊德對他的家庭和自己的生活態度一樣，她也認為她的生活大失所望。她是農人帝杜斯·愛爾登的女兒，住在比爾茲附近（一個小鎮），從小就貧窮，父母是典型的美國土著人民的性格，不願事實，一味幻想，誠實，正直，篤信宗教，畏敬上帝。因此女兒也

傳受到當時流行的宗教和道德的觀念，同時因為她有一種熱烈，好幻想，和敏感的氣質。她一到十五六歲便充滿了以美貌博得男子的那種舊思想，可是另一方面，她又是羞怯的怕見男人，因此男子見她如此畏怯，也常常退縮。她十六歲到十九歲在安普爾曼綢布店工作，每星期五元工錢。後來她又到一家小機廠工作。這時有兩件事使她不僅想到結婚，而且也想到自己的前途，無論結婚與否。第一，她的妹妹現在二十歲（比她小三歲）新近遇到一個在青的前任地方學校的校長，覺得他比她在校時更中意，決心嫁給她，在羅蓓妲想來，妹妹一結婚，自己便彷彿快成老處女，除非她立即結婚。但她始終想不出辦法，直到機廠突然倒閉，她回到比爾茲家裏幫忙母親和她妹妹的出嫁時。這時又有一件事，對她的理想和計劃發生了決定的影響。葛蘭絲·瑪爾，機廠裏一個女同事，到萊古格斯去了，而且過了幾星期，便設法進了芬琪萊真空掃除器公司做事，得到每週十五元的薪金，所以立即寫信告訴羅蓓妲，到萊古格斯來謀生的可能，因為她走過格里非公司的時候，曾看見招收女工的貼子在東邊門上。因此，羅蓓妲商得母親的同意，便來報名。

葛萊德見她以後，大為驚動。原來他到這裏來以後，也曾和一些少女接近過，但終於因為覺得沒有希望，便寧願隔離。每天來往工作，有什麼目的？實在感到空虛。而且

他不是格羅非本家的人嗎？不是該受人尊敬的嗎？怎麼可以隨便？

同時，羅蒂姐到了這裏，熟識了內情，知道了葛萊德的地位，他的可愛，以及他對她雖似迴避而又可感覺的興趣，也就覺到自己處境為難。因為她——到這裏，她逐漸意識到種種禁律和限制，使她感到在這裏決不能對葛萊德或者比她高級的任何人公開表示好感。凡是有宗教信仰和道德觀念的拘謹的少女，都不能這樣做。同時，她不久發覺，萊古格斯地方的貧富階級劃分得非常明顯，彷彿中間隔着一道高牆。而且在她和她熟識的一類有宗教心和道德觀念的中下階級的人中間，跳舞和冒險性的娛樂，像同途路，同着電影，也是一種禁律。

因此，羅蒂姐遇見葛萊德並且感覺他所處的高級社會，對他為人覺得十分可愛，便野心勃勃，心憤動盪，使他也頗為煩悶。現在，她每天到工廠去，總感到他的目光注視着她，默然追求又而懷疑的樣子。可是她又感到，他自己把握不定他的舉止，曾使她作何感想，深恐遭她拒絕或者誤解。但有時，自從她到這裏兩星期以後，他但願他會對她說話，會開始進行，只要他在別的時候不胆大妄為（那太可怕了）而且是不可能的。她深怕別的少女發見，因為她們都顯然感覺，他對她們太好或者太疏遠，所以一見他對她另眼看待便要引起她們的議論。她深知在格里非公司打印間內工作的那種少女，對於那

種事情只有說「放蕩」的三句話。

同時，關於葛萊德和他對她的傾心，還有吉爾勃定下的規律必須遵守。雖然，爲了這個規律，他直到現在裝得從未對某一個少女特別感興趣，但羅蓓姐來到後，他幾乎不自覺地常就走近她的桌旁，站在她近旁看她進步得怎樣。他早已看到，她是一個敏捷而聰明的女王，不靠別人來加指導，就很快學會了種種工作的技術，因而也和別人一樣能賺每星期十五元的工資，而且她的態度總是表示她樂於工作，並且以此工作爲榮。

同時，他驚異地發見她對他那麼文雅那麼異樣，那種豐姿和愉悅，不僅含有感情而且含有詩意的性感。雖然她態度不同而且很自檢，她還能跟一般和她性格不同的外族少女交朋友，而且了解她們的觀點。聽到她和別人談論這裏的工作時，他就認爲她並不像大部份別的美國少女那樣庸俗，但也在因她而失去她們的尊敬。

有一天中午，從樓下辦公室吃了午餐回來早一點，他看見她和幾個外族少女以及一個美國少女，圍住一個名爲瑪麗的波蘭少女，一個最輕佻最魯粗的外國少女，聽她高聲闊論，說到她前夜遇到的某一個男子曾送給她一個珠提包，並且說到他送東西的用意。

「我要跟他去做他的情人呢，」她臉上一陣羞紅，宣佈着說，同時把提包在那深感興趣的一羣人面前揮動。我這說，我要他而且想他。美麗精巧的提包，不是嗎？」她



繼續說：「眼睛有點示威，假裝正經的神氣，把提包向羅蓓姐揮動，『我對他怎麼辦呢？接受他跟他做情人還是把東西還給他？我很喜歡他，和那個提包，可不是。』」

雖然照她教養的規律，葛萊德疑心羅蓓姐一定會吃驚，但她終於不然——一點也不。只要從她的臉色判斷，她很高興。

她立刻愉快地微笑，回答說：「哦，這全看他生得漂亮不漂亮，瑪麗。如果他很可能愛，我想至少要拖住他一會兒，把提包留下來，愈久愈好。」

「噢，但是他不願等，」瑪麗詭譎地叫道，顯然感到形勢不妙，因為她向走近來的葛萊德睇了一眼。「我要還給他或者今夜就做他的情人，可是那麼漂亮的提包我自己是永遠買不到的。」她對那提包狡猾無賴地凝視着，縮縮鼻子，表示啼笑皆非。「我怎麼辦呢？」

葛萊德以為像羅蓓姐那樣的鄉下姑娘不喜歡這種把戲，但他見她和她的少女一樣注意，而且對瑪麗深表同情，嬉笑着說，她認為還是把那個男子和那個提包一同接受，因為好男人不是天天找得到的。於是葛萊德覺得她並不像他恐怕的那樣胸襟狹小，而也有人情，好快活，和易而且脾氣好，性格也相當豪放。而且雖然她衣着寒酸，依舊戴那頂棕色小圓帽，穿藍布衣，像初來時一樣，但她顯然比別人更漂亮。她不必擦口紅塗脂粉

而且手臂和頸項那麼圓潤！在天氣最熱的幾點鐘，她起勁工作的時候，汗珠淋漓，所以她常歇下來用手帕揩一下，這些汗珠他覺得反而增加她的嬌美。

這些日子葛萊德覺得異常美妙。因為在這裏他和她整天一起，又有機會欣賞一個少女，可以漸漸的進行，或許可以滿足他的慾望，正像過去追求霍瑞斯小姐一樣，而且更為滿意，因為他覺得她比較單純，比較親近而且可敬。雖然起先一時羅蓓德似乎假裝冷淡或者對葛萊德毫無感覺，但實際上她一直是作假。他的臉孔和雙手是那麼秀美，頭髮那麼濃黑而柔美，眼睛那麼烏黑，陰鬱而深入。她覺得他美，很美。

葛萊德此時對羅蓓德以及萊古格新地方的一般情形的思想，多半是紊亂而煩惱的。吉爾勃不是警告過他不要和這裏的女工結交嗎？另一方面，以他的日常生活而論，他的社會地位還和以前一樣。而羅蓓德雖非屬於他所企望的高級社會，但她依然有一種引人的迷力。一天一天過去，因為不甘寂寞，又因為有一種強烈的生理或性情的衝動，他禁不住常常要把眼睛注視她——而她也一樣。他倆時常互送秋波，雖然怯生生的，但是熱烈而緊張的。他看她一下，她就偷偷的迅速的回一眼，但她並不要他看見，可是他却感到酥軟而熱燥起來，她的櫻唇，可愛的大眼睛，以及羞怯的燦然的微笑，——她那窈窕，嫵雅，善感，敏銳的態度和舉止。可惜他不能和她友好——交談並且另約地點

相見，因而更感怕她不同意。

因此大爲了要有一點不失身份的娛樂，並且避及其弟。礙就他常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散步到新郊湖邊去賞景。那裏有湖，有沙灘，有出租游泳衣的場。到了那裏，他恐怕格里非家有人見他，所以他祇爲必須儘多學得些社交方式。幸而他碰見了哥爾深，願和他結交的人，懂得游泳潛水。因此他也學會了。這划船最使他心曠神怡。所以這他最感興趣。

七月間有一個星期日下午，葛萊德像往常一樣孤獨地坐在一隻深藍色獨木舟裏，遊湖岸離浴場半哩半路的地方遊蕩。他脫下衣褲，他有所遺尋，又帶憤憤不平的神氣，默想着他希求的那種生活。湖上各處有獨木舟和較粗大的划船，裏面是少年男女，或者中舞男女。他們的笑着和斷片的說話聲，不帶離德湖而傳來。湖邊遠地有別的小船，別的享受戀愛幸福的夢。在葛萊德看來，和他們的孤獨，成了一個最尖銳的對照。看見別的青年和他的情侶沉醉在羅曼史中，使他的心抑的色慾動盪起來。他想起，過去和他接近過的少女，和吸菸，在廉薩斯城裏未發生慘劇前的幸福日子。他想，怎麼辦？到那裏去？他可以永遠這樣嗎？他本可憐了。

在孤寂，憤懣，和失望中，他又聯想到格里非家的環境。想到曾在格里非家度過的

生情的那個妓美的沙黛拉小姐，心中頗有刺感，然後又想到羅塔她以及她和她的家  
境。她雖然是一個工廠女工，她却比他每天接觸的別的少女動人得多。

格里非公司當局不准他那樣地值的人和像羅塔那樣的少女結交，祇因為她在這工廠裏工作，那是多麼不公平而且可笑呀！他不能和她做朋友，他盡她到這樣來個湖上來玩，或者到她家裏去看她，同時他又沒有方法和接觸機會，去和他認為更可取的少女們來往。況且，她又是那麼可愛，他覺得特別動人。不管她窮不窮，來做女工不過是幸運和好運，他覺得和她在這機會十分幸福，只要他不必和她結婚，因為此時他真個格里非家境以後，眼界擴大了，所以對結婚已有奢望。只要他冒險和她多談談，有天和她同遊回家，並且約她某星期六或星期出乘到湖上划船，那將隨其同。

他繞過一個長滿矮樹而湖水較淺浮着睡蓮的一個角岸。他看見左邊岸上站着一個少女在賞景。她脫下帽子，一手遮眼，因為她在迎着太陽，俯視湖水，她張着口，天真而激躍的。她很美，他想，停下來望着她。淡藍色的短衫袖子和深藍法蘭絨的仔使他開懷地體態的優美。這不是羅塔嗎？不，是羅塔嗎？不，是羅塔嗎？不，是羅塔嗎？

在他未斷定前，他已靠近她了，她雖辨不過江上風光景，向她仰望，神情煥然，底處一個人突見夢想實現一樣。在她看來，他也正像一個無中生有的幻象，從詩的意境中浮

現出的姿影，使她張目凝視，嘴唇呈現着喜悅的波紋。

「我的愛爾登小姐！是你嗎，不是嗎？」他叫道。「我正想是不是你呢。我剛在那邊決不定。」

「哦，爲什麼不是？」她慵懶地笑着，見到這確是他確有嬌羞。因爲雖然她見他在這顯然欣喜，而祇最初一刻時有些窘住，但過後她却立即想到和他接觸的困難情形。因爲這接觸就是友好，而她的心情絕不容她再拒却他，不管別人如何想法。但到這湖畔來，她還帶着她的女友葛蘭絲·舞爾。她願意她知道葛萊德以及她對他的感興嗎？她有些煩惱，可是她們禁不住微笑，對他坦白而歡迎的樣子看着。她曾那腦想他同想用這種幸福、穩當而又不傷大雅的方式去接近他。現在他在這裏了，那是無非談的，正像她在這裏一樣。

「你出來散散步？」他迫着自己這樣說。雖然他見她在面前，驚喜交集，不免慌亂。同時他見她凝眸注視湖水，羞不抬頭。又說：「你爲了些蓮花？你不是在找蓮花麼？」

「哦，哦。」她回答，還在對他面楞楞地凝視微笑。因爲見他的黑髮被風吹拂，藍色的反領襯衫，捲起的衣袖，以及手握嫩黃色船槳在碧水上輕輕地動蕩的姿態，使她

驚恐悚慄。但願她能博得這樣一個美少年，作為己有而不爲世間任何別處所有。只張着了他，彷彿就進了樂園。世上別處，處處都不要。而且他此刻就在他脚畔，坐在輕舟裏。正當仲夏七月的一個下午——這景象是如何新鮮而可愛！他現在又是那麼向她欣賞地直望着。她的女友遠在後邊找尋野鞋。她可以嗎？應該嗎？

「我正看着呢，能不能採到？」她神經過敏地接着說，聲音顯然有些發抖。她以前在這邊從未見過蓮花。」

「你要的我都給你。」他輕快地叫道。「你站在那裏不要走。我去採來。」但這時聽到要是她也能坐進船來，不更有趣嗎？於是他又說：「你看這裏，會你爲什麼不同我一起來？船裏很空，我可以帶你隨便到那裏去。這裏湖上過去不遠，還許多更美的蓮花。那邊也有。我看見那個小島過去有好幾百朵呢。」

維德娃望着。這時，另一艘船划過來，裏面有一個年紀和葛萊德相仿的少年，以及一個不比她年紀更大的少女。遠遠地在湖面上，正在葛萊德剛才騰起的那個小島左邊，還有一隻輕舟——淡黃色，也有一對青年男女。她正想最好不同她的女友上船——但必要時也就跟她一同上船。她是那麼麼想念他，想把他整個地作爲己有。可惜她不是個能出遊。如果叫瑪爾小姐一登上船，她會知道並且過後會講出來，無論他們有些什麼事。

要幾撇開了她，又怕他不再喜歡她，那又是可怕的。

她站着默視沉思，而葛萊德見她遲疑不決，自己又感寂寞，很想望她，不勝苦悶，終究叫了出來：「噢，請你勿却。來罷，你願意嗎？你會高興起來的。我要你來。你坐上來，我們就可以去找你所要的蓮花。你要那裏，就帶你到那裏去——只要你願意，那怕七分鐘也可以。」

她注意到「我要你來」這句話，心頭寬慰而鼓勇起來。在她看來，他沒有利用她作惡的欲望。

「但是我有朋友一道在此。」她悲愁而疑慮地叫起來，心裏很想一個人上船——她一生中從未像此刻不要瑪爾小姐那樣不要別人同道。她爲什麼要帶她來？她不很姣美？葛萊德也許不喜歡她，而且她還會把良緣破壞。而且——她加添着說，幾乎屏着息的心意不定，「也許我還是不下船好。下來穩當嗎？」

「喔，是的，但是也許你還是下來好，」葛萊德笑着，看見她已準備容讓。「十分穩當。」他急切地說。然後把船撐到岸邊（湖水離岸不過一呎），牽住了樹根，他說：「當然你不必担心。你要叫你的朋友，就叫她來罷，我就來划你們兩個。船裏足有兩個人的地位，那邊到處有蓮花。」他向湖東面點點頭。

羅蓓姐再也不能拒却，抓住了一根懸枝，開始叫「噢，葛蘭絲！葛蘭絲！你在那裏？」她此刻已決定叫她同上船。

遠遠的一個聲音立刻回答：「哈囉！你要什麼？」

「到這裏來。來罷。我有事情告訴你。」

「喔，不，你到這裏來。野菊花多好看！」

「不，你到這裏來。有人要我們坐船。」她想高聲喊出來，但終於沒有，於是她的朋友繼續採花。羅蓓姐皺眉了，不知道做什麼才好。「噢，那末很好。」她突然決定了，挺直身體，又說：「我想，我們可以划到她那裏去。」

葛萊德快活起來，叫道：「噢，那很好。當然。那末下來罷。我們先在這裏採，再看她來不來，不來就划近她那裏去。你把腳踏穩到船當中就平衡了。」

他側身向她望着，而羅蓓姐神情恍惚地熱烈地注視着他的眼睛。她顯然不勝欣喜了，臉上一陣紅暈。

她用一隻腳踏穩。「船十分穩當嗎？」

「當然，當然。」葛萊德鄭重說明。「我會把握穩當的。你又要拿住那根樹枝，把握你的身體。」當她誇夸入船時，他把船把握得很穩。但因為船稍稍傾側，她輕聲一叫



倒入那鋪墊褥的坐位上。這一聲葛萊德覺得像是小孩叫聲。

「船很穩，」他又向她保證。「只要坐在中央，就不會側。但是你看，你叫得真有趣！我真莫明其妙。你知道，我剛轉過那個角來的時候，我正在想你——也許你會有一次高興到這樣一個地方出來玩玩。而現在你竟來了，而且我又在這裏，一切真那麼樣巧。」他揮手彈指作響。

羅薇姐聽到他的自言又迷神又驚恐，說道：「是那樣嗎？」她正在想起自己往常對他的想念。

「是的，尤其是，」葛萊德加添着說，「因為我實在整天在想你。這是真心話。我今天早晨但願我在一個地方能看到你，帶你出去到這裏來。」

「噢，格里非先生。你知道你不是那個意思，」羅薇姐辯着說，惟恐這次突然邂逅會變得太親熱，情感急轉直下。她不十分喜歡如此，因她對他和自己有點害怕，因此她對着他看看，裝作有些冷淡，或者至少不十分高興，但假裝得不很自然。

「但事實還是事實，」葛萊德堅持着。

「哦，我自己也覺得很奇怪，」羅薇姐自認。「我到這裏來，已有好幾次。我和我的朋友。」葛萊德又高興起來。她笑起來，十分驚異似的。

「噢，你這樣的嗎？」他叫道，接着便談到他怎樣喜歡到這裏來，他又怎樣學會游泳。「你想我轉來轉去，就見你在這岸上看花。那不是奇怪嗎？我幾乎從船裏跌出來。我想我從未見你像剛才站在那裏的時候那樣美麗。」

「噢，格里非先生，」羅蓓姐小心地聲辯。「你不要那樣開頭就恭維。我怕你太誇獎我了。你劈頭就那麼說，真叫我要那麼想了。」

葛萊德又對她溫柔地看着。她微笑着，因為她覺得他比任何時候更漂亮。但是她又想，要是她告訴了他，當他轉過那欄角岸的時候，她也正在想他而且希望他和她在一起（不要瑪爾小姐），他又將作何感想呢。她想，他倆可以並坐密談，也許還可以握手。他也許會用手臂攬住她的腰，而她也許會容受他。她知道，要是如此，一定有人看見，結果一定可怕。決不可讓他知道——永不。那未免太親熱——太大胆。但話雖如此，事情却仍然一樣。可是萊古格斯城裏的人，要是看見她讓他帶着划船遊湖，對他和她會作何感想呢！他是一個工廠的領班，而她不過是他的一部中的一個雇工。結果如何——也許發生醜事！但葛蘭絲·瑪爾要來了——或者快來。她來了可以向她解說。他正在划船而且認識她，他難道不可以幫她採一些蓮花，要是他願意的話？這是難免的——在這種場合，不是嗎？

葛萊德已經把船推轉，因此他們現在是在蓮花中間了。他放下漿講話，同時俯身探摘，把頗長而潤澤的花梗拋在她腳畔，她這時正半躺在坐位上，一隻手伸出船舷放在水中，正像她看到別的少女那樣做，這時，她見到他的頭和手臂以及披落到眼上的蓬鬆異常秀美，思想已較清楚，開始對他欣賞了，他是多麼美。

### 三

那天下午的情景是那麽奇美，竟使他倆好幾天念念不忘，或者詫異竟有如此良緣美景使他們巧遇湖畔，正當他倆都還以為不復離開上司與雇工的身份來結識的時候。

第二天早晨他比以往更注意羅蓓妲。雖然他在工廠裏的職務特別令人注目，未便表現他的心情，但他臉上和眼中顯現的欣羨的微笑，却使她知道他還是像昨天一樣熱情。她雖然危機將臨，必須嚴加隱忍，雖然她內心不願隱忍，但她總禁不住要回他一眼，表示溫情和容讓。他鍾情於她，多麼奇怪，多麼感動！

葛萊德立即斷定他的示情仍受歡迎。他可以放胆對她說話，只要有適當的機會。於是，等了一個鐘頭，看見她身邊兩個女工離開了她，他抓住了這個機會走近去，拿起一個剛由她打印的硬領，就說：「態度彷彿是說到領子：『我昨夜離開你，心裏很難過。我

希望我們今天再出去到那邊玩，只要你和我，你看好嗎？」

羅惹姐轉過身來，知道此刻必須決定自己對他的愛願採取客忍或拒却的態度。同時她實在心裏異常盼切，要接受他的愛願，不管發生什麼問題。他的眼睛！他的頭髮！他的雙手！於是，她毫無拒却或冷淡的表示，而只是凝視着他，眼睛柔和動人，顯然悵悵而客受一切似的。葛萊德看出她已經對他心嚮神馳，正像他對她一樣。當時，他決定要再說什麼話，說到他將於何時帶她出遊，在一個沒有人的地方相會，因為她顯然和他一樣不願被人發覺。他今天比往任何時候更明白，他正走在一個危險的地帶。

他的計算工作已開始有誤了，而且自己也覺得，她近在他身傍便使他不能專心眼前的職務。她有許多地方對他太富於魅力，太迫人思情了。她有一種那麼溫柔，輕快和歉情的姿態，竟使他覺得要是能使她愛上他，他會變成最幸福的男人。可惜那個規律約束着他。那天在湖上他斷定他這裏的地位並非理想的美滿，但有羅惹姐在此，不是留在此地更快樂嗎？他能不容忍格里非家人的繼續冷淡，至少在目前他能夠嗎？誰知道，他不冒犯他們，他們就會重視他看成一個相當的上流社會人物嗎？何況他現在要做的正是他們所不許的事呢。格里非家對他下的禁令算什麼了！只要他能博得她的了解，也許他會用一種秘密方式來找她，那末不是一切非議都打消了嗎？

葛萊德坐在辦公桌旁，或者走來走去，老是那麼想着。因為現在，即使職責在內，他也幾乎整個時間被她所佔有，而別的什麼也不想。他會決定提議，只要她願意，就在那個小公園裏初次幽會，但整天，因為女工們靠近在一起工作，他沒有機會告訴她。

那天晚上，他並不像往常那樣在寓所踱步，或者去看電影，或者到別處去孤獨散步解悶，而決定去找羅蒂姐在泰洛街上的家。這所屋子太老，棕色牆壁，鄰近都是不值一看。但各個房裏的燈光，却早已點亮，使他看去頗有親暱之感。屋前的幾株樹也很有風趣。羅蒂姐在做什麼？她為什麼不能在廠裏等她一下？她為什麼沒有遠感到他在外邊而出來見他？他急盼設法使他感到他在外邊，跑出來見他。可是她沒有。他嘆息了幾次，因為夜晚是那麼優美，九點半鐘，皓月當空，而他却那樣寂寞。

但到了十點鐘，月光如銀，更加明亮，而仍不見羅蒂姐出現，他決定走了。在這裏是不妙的。但夜色太使他沉醉，所以他想起自己的房間就厭恨，所以他又在魏凱希路徘徊，看看那些精美的房屋，他的山滿爾伯父的家也在這裏。他想到貧窮，沒有金錢和地位不能隨心所欲的困苦。

翌日下午三時。工場裏空氣悶熱，不斷工作使大家有些倦意，尤其是因為從河上反射過來的陽光耀目逼人。於是女工們唱起愛人年的歌來，不知是誰先唱的。羅蒂姐老

是驚覺着葛萊德的眼睛和他的神態，正在想不知他要什麼時候才會來對她說什麼話。她心裏確實盼望他——因為他前天曾以耳語提及。她相信不會久，因為他也忍不住。那天夜裏他眼睛的表情已經明白告訴她。但因為處境困難，她知道他正難於找到一個方式來向她開口。但話雖如此，她有時也感到必須穩當一點，幸而那時有別的少女在場，可以使她安心。

當她一面想一面跟別的女工在桌邊打印到領子上去的時候，她忽然發覺，她剛才印上十六吋尺碼的一捆領子並非那個尺寸而是較小的。她急忙對這一捆看一眼，神經過敏地，然後斷定只有一個辦法——把那捆放在一邊，等候領工們（包括葛萊德在內）批評，或者立即送給他看——實在這比較更好，因為這樣別的領工不致在他未見之前先看到。這原是一般女工一有疏忽難免的錯誤。而且凡是熟練的女工都能馬上發覺這種可能的錯誤。

但現在，雖然她情急，却依然猶豫不決，惟恐直接奔投過去，正好給葛萊德一個要找的機會。而且更可怕的，也給了她自己一個要找的機會。她一面想忠實於上司葛萊德，忠實於她自己的舊信念，一面又迷惑於她的新的強烈慾望以及希望葛萊德對她說話的內心——於是，她終於拿了那捆領子走過去，放在他的桌上。但是她雙手有些顫抖。她

臉色發白——喉頭緊張。這時，他剛巧也是在迷迷糊糊的心境中，他要從放在他面前的票根上核算女工們的工賬，總是算不清，因為心猿意馬，徬徨得很。他昂起頭來，便見羅蓓姐俯身向他。他神經緊張，喉嚨和嘴唇乾燥，因為此時此地正是他的機會。他又看出來，羅蓓姐的大胆和自哄使她緊張得幾乎窒息。

「這一捆弄錯了，」她開始說。「我發覺已經差不多全打完了印。這些是十五吋半，而我差不多全打成十六吋。我很抱歉。」

葛萊德發見她說話時裝得要微笑而鎮靜的模樣，但面頰蒼白，而尤其是握着那捆價子的手在發顫。他立刻想到，雖然她忠實守職而肯向他認錯，但總不是單單爲此。這是一顆柔弱，胆怯，出於愛情的方法，她要來向他獻媚，給他那個求之不得的機會，希望他善於利用。於是，他一時驚慌失措，但內心却歡喜起來，終於老着面皮裝感動了。而過去他對她是從未如此的。她在要求他，那是顯然的。她動了情，而且很聰明，懂得製造機會來叫他說話。神妙！她胆大的神妙！

「噢，那不要緊，」他說，不自覺地裝作豪勇而有魄力。「我會把牠們送下洗滌間去，再看看能否重新打印。這實在也不是我們的錯誤。」

他熱烈地微笑，而她似笑非笑地回答他的目光，並且已經要轉身離開，深恐她的來

意露得太明顯了。

「但你不要走，」他急忙加上一句。「我要問你一件事。從上禮拜天以後，我老想對你說句話。我要你到一個地方來見我，你願意嗎？這裏有一個規矩，一個主管人不能和他雇用的女工有來往——我指的是在外邊。我可不不管這一套，要你來見我，你願意嗎？你知道，」說着，他直對她的眼睛諂媚地笑着，「自從你來到這裏，我幾乎為你發癡。面上禮拜天更糟了。現在我不怕任何老規矩來干涉我們，只要我有辦法，你願意嗎？」

「噢，我真不知道我能不能。」羅蒂姐回答着，這時她聽到了願望，反而對自己的大膽恐懼起來。她開始神經過敏地環視四周，覺得房間裏每隻眼睛在盯視她。「我住在牛頓夫婦家裏，是我女朋友的葛蘭和姊夫。你知道，他們很嚴格。」這並不是——「她要接下去說——像住在我自己家裏一樣。」但葛萊德打斷了她。

「噢，請你不要說不好嗎？請勿這樣。我要來見你。我不願使你有一點麻煩，那就好了。否則我真想要到你屋裏來。你是知道怎樣的。」

「噢，不，你不可那樣，」羅蒂姐警告他。「至少現在勿這樣。」她是那樣慌亂，不知不覺中叫葛萊德明白，她是盼望他以後來的。



「好，」葛萊德微笑，發覺她已經逐漸讓步。「我們可以在這附近一條馬路盡頭散步——要是你願意，就在你住的一條街。那邊沒有什麼屋子。或者那邊還有一個小公園——莫哈克公園——正在莫哈克街一條路上『睡鄉』西面。那條河流很不錯。你可以出來到那裏去。我可以在停車場會你。你願意這樣嗎？」

「噢，我想，我怕這樣做——我意思是說太過分。我以前從沒有這樣做過。」她說。話是那樣天真坦白，使葛萊德為她的甜美所迷惑了。你想他要和她幽會。「你知道，我住這裏——一個人隨便那裏去，也有點害怕。這裏，人言可畏，一定有人看見我。但是——」

「是的，但是什麼？」

「我恐怕在你桌子邊站得太久了，你想是嗎？」她說話時真有點喘氣了。於是，葛萊德覺得事情已經公開，雖然並沒有什麼異常，終於急忙用力地說：

「哦，好罷，那末在你住的那條街頭，怎麼樣？今夜你到那裏去一回——也許半點鐘光景？」

「噢，我想，今夜我不能——不要太急。讓我想一想，你知道。準備一下。改一天罷。」這個大冒險使她那樣興奮，那樣開心，她臉色竟由含笑成盛靨，正像葛萊德有

幾天前那樣，而自始至終不覺有絲毫的憂慮。

幾次的神態，而自己毫不覺察這些變化。

「那末，星期三夜裏八點半或九點如何？你可以嗎？我求你。」

羅蓓姐考慮一下，神經過敏而又可愛的樣子。葛萊德覺得她這時神態銷魂，因為她回首環視，自覺（或者似乎自覺）逗留過久已為衆目所覩。

「我想我還是回去工作好，」她避不作答。

「等一會，」葛萊德央求。「我們還沒有約定星期三什麼時候。你要來會我嗎？決定九點或八點半，或隨你什麼時候。要是你願意，我八點以後就在那裏候你。好嗎？」

「好的，那末就八點半或者八點半到九點之間，只要我做得到。好了罷？我能來就來，你懂嗎，要是有意外，我明天早晨告訴你，懂嗎？」她羞紅了臉，又向四周一看，愚蠢而窘迫的樣子，然後趕回她的凳子，從頭到脚有些毛骨悚然，宛若犯了大罪而被人家當場捉住一樣。而葛萊德坐在桌旁，也刺激得啞口無言了。她居然答允，他那樣對她說話，而她又終於放胆和他約定時刻在有那麼多人認識他的萊古格斯地方幽會，那是多麼奇妙，多麼驚人！

而她呢，她正在想，和他在月光中散步談話並且感受他手臂的挾力聽他那溫柔悅耳的聲音，那是多麼神妙！

羅蓀姐在星期三夜間偷偷出來會見葛萊德的時候，天已經全黑。但未出門以前，她曾經怎樣的自怨自艾，反覆沉思，而終於決定出此一舉。因為她不但難於克服她內心的猶疑，而且還有在牛頓夫婦家裏那種平庸的宗教意味的狹仄的氣氛，引起不少麻煩。因為住到這裏來以後，她沒有一次出外不與瑪爾小姐同行。而且這一次——這件事她忘記告訴葛萊德——她已答應和牛頓夫婦與瑪爾小姐到基督洗禮堂去做晚禱並直接參加茶會。

到了八點半，黑夜來臨，她沿泰洛路向東往中央路，然後迂迴轉路仍向西行到那幽會地點。葛萊德已經在那裏。他倚在一個圈柱五鉢玉蜀黍田的木柵欄上，圍望着那個有趣的座城市，那裏多數房屋已經點燈，燈光在樹間閃爍，如點點銀星。空氣充滿了香味——許多花草的混和的幽香。他背後微風習習而來，吹動着玉蜀黍的長穗，吹動着他頭頂的樹葉。還有那些星星——那個大北斗星，小北斗星，以及那道天河——正是他母親早年指給他看的星象。

他正想着，他在這裏的情況和在康薩斯多麼不同。在那裏他被霍羅斯或任何一位小

姐弄得窘住——幾不敢說話。而在這裏，尤其自從管理打印間以來，他似乎很知道自己  
的外貌，已大非昔比，動人得多了，因此也能吸引少女，而且毫不恐懼。羅蓓姐的眼睛  
今天就告訴他，她多麼傾心他。她是他的情人。她一來，他就要伸出手臂摟住她吻她。  
而她也不能拒絕。

他站着傾聽，幻想親望。玉獨黍在他背後索索飄動引起他一個舊時的回憶，這時  
他忽然看見她來了。她顯得整潔，活潑而神經過敏，並停在街頭，像一頭受驚而謹慎的  
野獸，向四周顧盼。葛萊德立刻上前向她柔聲叫道：「哈囉！你來會我好呀。你有什  
麼麻煩嗎？」他正在想她比霍端斯或者他接近過的別的少女可愛得多。

「我有什麼麻煩？噢，我有什麼麻煩？」於是她講了一番麻煩的經過。

「但是我不能久留，你知道，」她活潑熱烈地立即解說，當葛萊德握住了她的手臂  
，轉向北面的那條河。「洗禮堂的社交會決不會延長到十點半或十一點以後很久，他們  
不久要回來。因此我要在他們之前趕回去。」

她又說了許多理由，為什麼不能晚歸。他稱讚她的衣箱。他想把手臂圍住她的腰，  
但她覺得太急速，拉開了他的手臂……她又談到萊古格斯地方，宗教氣味太重。他想到  
她比霍端斯多麼不同，更直率更坦白，差不多一樣美麗，但可愛得多。只要她穿得漂亮

一點，她是多麼動人。同時他又想，要是她知道他過去和霍端斯的事，而把他如今對她的態度和對霍端斯比較一下，她對他又作何感想呢。

「你知道，」他順口就說，「你一到廠裏，我就想和你說話，但你看每個人多麼注意。有那個規則限制着。他們告訴我，我到廠裏來工作，就不能對女工轉念頭，所以我一直不想。但我終究做不到，不是嗎？」他溫柔地夾住了她的手臂，然後突然停住，縮回手臂，用雙臂攔住了她。「你知道，羅蓓妲，我狂愛着你。實實在在。我想，你是最親愛，最甜美的造物。噢，你說：你不嫌我這樣說嗎？你來到廠裏，我幾乎每夜睡不着。這是真話——真心話。我老是想念你。你的眼睛頭髮那麼美。我看，今夜你顯得太姣太俏——太可愛了。噢，羅蓓妲！」突然間，他雙手捧住她的臉吻她，叫她不及躲避。然後，他擁着她，而她則推却他，雖然她無意推拒。她彷彿覺得也要擁抱他，或者要他擁緊她，這個心心相印的狀態使她迷惘。這是可怕的。別人知道會怎樣想，怎樣想人怎樣說，她是一個壞女孩，可是她寧願如此——接近他——正在此刻，像從未有過的那樣。

「噢，你一定不可以。」格里非先生，「她懇求。」你實在不可以。你知道。請你細心，有人會看見。我彷彿聽見有人來了。請你。」她惶恐四顧，而葛萊德失神大笑。人生

終於給了他一個甜美的造物。「你知道，我從了做過這樣的事情，」她繼續說。「說真話，我從來沒有。請你不要這樣。原因爲你說過——」

葛萊德把她抱緊，一句話也不答——他的臉孔蒼白，黑眼如餓狼，逼近着她的眼睛。他又吻了她幾次，不管她的反抗，她嬌小的嘴，下巴，面頰顯得那麼美——太迷人了——然後求情地喃喃着，因爲他神志顛蕩，話也說不響了。

「噢，羅蓓妲，最親愛的，請，請你對我說你愛我。請你——我知道你愛我，羅蓓妲，我可以說。請你馬上對我說。我爲你發狂了。我們時間又那麼少。」

他吻她的面頰和嘴，突然間他覺得她軟癱下來。她站着不動，在他的臂懷裏毫不抗拒。他感到一種奇妙——說不出是什麼。突然間他感到她臉上流淚，頭低在他的肩下，然後聽到她說：「是的，是的，是的。我真愛你。是的，是的。我愛，我愛你。」

她聲音有些哽咽——悲喜交集——葛萊德聽得出。他被她的誠真和直率感動至深，所以自己也眼中淚湧了。「這很好，羅蓓妲。這很好。請你勿哭。噢，我看你那麼可愛。我愛你，愛你，羅蓓妲。」

他仰頭一望，看見東邊城中低屋頂上面，那一彎淡黃色的仲夏的鐮刀月漸漸升起。這時候，彷彿他希求於人生的一切已經實現。

這一次幽會的終極，不過是延長到無限期的一串接觸和歡樂的前奏，這是葛萊德和羅蓓妲兩人都領會的。他倆情意綏綏，雖然愛情的實現隨時碰到問題。但是繼續的方式，却又是一回事。不但她住在牛頓夫婦家，葛萊德認為是以阻礙戀愛的正常進行，而且葛蘭·絲瑪爾小姐顯然又是一個麻煩問題。她不比羅蓓妲，相貌有缺點，早年所受狹隘的教育，以及家中所受社會和宗教生活的磨練，使她無法開展。但她也想追求快樂和自由，而羅蓓妲，雖然有時好快樂好誇口，但還不傷大雅，和葛蘭絲自己所有的拘謹相去不遠，因此她以為她就是比較豪放可以作伴的一個人。因此，她緊跟着她，使羅蓓妲覺得有點討厭。她想，她們可以互談戀愛，交換意見，互相戲謔，互告秘密，而於彼此無損。她在灰色的環境中惟有這種時光是她唯一的安慰。但羅蓓妲早就不願被她纏住。

這一切引起此後一切的麻煩、緊張，和恐懼，而這些雖然與過去無關，但都由於起初發生的困難而來。因為她和葛萊德情投意合以後，她覺得除了幽會外，沒有別的方法和他相見，而且這種機會又是很少，無法確定，所以她說不出下一次何時何地才能和他再會再見。

「你看，就是這樣。」她向葛萊德解說，當她幾天以後設法偷偷出來一小時和他漫步的時候。「牛頓夫婦到那裏去沒有一次不約我。即使他們不約，葛蘭絲總要我同走。因為我們在機廠裏常在一起，她就覺得我是她家裏一份子。但現在不同了，可是我仍然不知道如何可以馬上脫身。我不知道向他們說到那裏去好，和誰同去才好。」

「我知道，甜蜜的。」他溫柔地回答。「那都是實在的。但說這個對我們又有什麼用？你總不能但望我坐在廠裏看看你就完事罷，不是嗎？」

幾星期以來，他倆在這裏那裏幽會。他漸漸進入更大慾求的境界，想着怎樣把她變成他的。用結婚的方式嗎？他終未能對自己確定。因為和比格里非家社會地位更低的女子調情，他總覺得不該結婚。他們知道會作何感想？因為他自覺社會地位比羅蓓姐高，因此他當然要想到那一層。

至於羅蓓姐，雖然終於有一天藉口遷出了牛頓夫婦家，到一個主人名為吉爾賓的屋裏來住，比較自由得多了，但她也深知這一舉如同玩火，十分冒險，也許會因此出醜。

天氣已近十月，近郊的遊息場所，可以供他們幽會的，都已經關閉。他們更感苦悶。於是十月初有一天夜間，大約在晚間八點居六星期以後，他們在一條街頭相會。天候



很冷。

「我不知道今後我們怎麼辦。你看怎樣？再沒有地方可以走，每天夜晚這樣蕩馬路總不很有趣，你以為我們可否約定，讓我有一次到吉爾賓家來看你，你看如何？那裏現在總和牛頓夫婦家裏不同了。」

「噢，我知道，他們在坐居間裏，每夜要到十點半或者十一點。而且他們一個女孩常在那裏。我不知道怎麼做得到。況且，我記得你說過你不願別人看見你和我那樣在一起，你要是到那裏去，我不得不替你介紹。」

「噢，但是我的意思不是那樣，」葛萊德大胆回答，同時想到羅蓓姬太顧忌，而且他認為娶是她的正如她所表示那樣愛顧他，她現在就該對他態度不拘束一點：「爲什麼我總來一會不好呢？他們也無須知道，不是嗎？」他掏出錶來，靠火柴的光看到此刻已是十一點半。他又把時間指給她看。「現在該不會有人了罷。」

她搖頭反對。他這個念頭使她不僅害怕而且頭痛。葛萊德愈來愈大胆，竟敢這樣要求她。而且，那個提議還含有某些不可告人的恐怖以及強迫的神氣，以前她自己雖已感到，但她還衣願忍受。這裏面會有犯罪，卑鄙，和可怕的意思。她不願。這是唯一確定的事。同時她內心也不無欲望，這種欲望是她一直害怕而壓制的，但現在却如潮湧般起

求，要求實現。

「不，不，我不能讓你這樣。這不能，我不願。有人會看見。有人會認識你。」這時她的道德心拒却得那麼有力，她竟不知不覺要從他的擁抱中掙脫出來。

葛萊德深深感覺這突然的變異，同時他更急於要佔有她，惟恐這個慾望現在難於達到。他花言巧語引誘她。「哦，在這個夜深時光誰還會看見我們？周圍已經沒有人。要我們願意，爲什麼不進去幾分鐘？連街上也沒有人了。讓我們走過屋子去，看看有沒有人未睡。」

因爲她從未允許過他走近她住屋不到半隴房屋的地方，所以她的抗議不僅神經緊張而且堅決有力。可是這一次葛萊德顯得有些悻悻然，而羅蓓姐站在上司又是戀人面前，不免有些畏懼，阻不住他倆走近離屋子幾步遠的地方，然後停下來。除了一隻吠着的守夜犬，到處已無人跡。屋裏也燈光全無。

「你看，沒有人醒着，」葛萊德又斷然抗辯。「我們要進去，爲什麼不可以去一回呢？誰會知道？我們不會發出響聲。况且。有什麼不對呢？別人也這樣。一位小姐要是願意，帶男人到她房裏去一會，那有什麼大不了的的事情。」

「噢，是這樣嗎？好罷，也許這不是你這一類人做的事。但是我認爲不對，我不以

爲然，我不願意。」

她說話時，她心頭劇痛發沉，因爲她說了這些話，把她的個性和頑抗表露過甚，他和她有關係以來從未見她如此，而她自己也從未想到如此。因此她不勝惶恐。她這樣說話，也許會使他不再那麼愛她了。

他的神情立刻暗澹下來，她爲什麼要這樣？她太謹慎，對於略帶人生快樂的事物太害怕。別的少女並不如此。她外表上愛他。她不反對他在街頭樹陰下撲抱她，吻她。但一到稍稍更親密的事情，她就不肯同意。那末，她是什麼一種女子？追求她又有什麼用？這又是霍端斯那一套詭計和迴避嗎？當然，羅蓓妲並不像她，可是她却是那麼頑固！

雖然她不見他的面色，她知道他生氣了，而且是初次那樣生氣。

「那末，好罷，要是你不願意，你也不必勉強。」他說，聲音顯然冷淡。「我有別的地方可以去。我終究看到，我要什麼你決不讓我。我要知道，你究竟要我們怎樣。我們不能每夜瀟馬路。」他的聲音是陰沉而含有預兆——他倆中間從來如此爭執而厭恨。他提到別的地方，使羅蓓妲寒心——尤其因爲她聽到自己也變色。他所處的社會環境中，自然常見到別的少女——工廠裏別的少女們原是向他暗送秋波呀！她見過她們這樣，而

且常見。那伽羅莎·尼古羅里基·菲洛拉·白蘭特脫——還有瑪莎·包達隆——哦！要是像他那樣美貌被那種蕩女所迷惑，那真不堪設想。因此，她惟恐他認為她太刁難——以爲她不像他在上流社會中看慣的少女那樣老練大胆，因而轉向別人追求。要是這樣，她就要失戀。她想起就害怕。於是她頑抗的態度一變而爲求情。

「噢，請你，葛萊德，不要此刻跟我發癡，好罷？你知道，我只要可以，沒有不願意的，我不能在這裏做這種事罷了。你不懂，但你總該懂得。懂嗎，他們一定會發覺，要是別人看見我們或者認得你，你感受如何呢？」她懇求地一手挽住他的臂，然後摟住他的腰。於是，他感到她雖然剛才堅決反抗，但終究很愛惜他——痛愛他，「請你不要難我，」她央求的口氣加上一句。

「好罷，那末你爲何要離開牛頓夫婦家？」他乖戾地問。「要是你不願我進去一會，我不知道我們今後到那里去才好。我們無路可走了。」

這句語使羅蒂頓住了。顯然，他倆的關係不能永遠保持在習俗的界限以內。同時她又不知怎麼能答允。這件事太反乎習俗——太不道德——太卑劣。

「我想我們可以，」她溫柔地和地說，「照樣每星期六星期日到些地方去。」  
「但到那裏去呢？到處關門。」

羅蓓姐又感到他倆處境複雜，窘得無話可答，於是她無可奈何地叫道：「我但望我知道怎麼辦。」

「噢，你願意，事情就好辦，但辦法總是你不贊成的。」

她站在那裏，夜風吹着枯葉，索索作響，顯然地，她一直恐怕的關於他的那個問題，已臨到她頭上。她受過正當教養，竟能答允他的要求嗎？她內心有兩個相反的力量在抗衡，使她神志顛蕩。一方面，她雖為道德和社會心理所激痛，但仍然動情而欲同意。另一方面，她顯然看到，只有把這個胆大妄為的提議一次拒却，甯可他永不再來。可是，雖然這樣，但由於情急，她不能不向他哀求苦告。

「我不能，葛萊德，我不能。要是我能夠，我當然願意，但是我不能。這不會對的。我辦得到，總願意，但是辦不到。」她仰望他的臉，黑暗中顯得灰白橢圓，看他是否了解，同情，感動於她。可是，他被她斷然拒絕所激怒，並不感動。這一切，在他看來，含有像他和愛霍端斯那一串失敗事件的意味。要知道，他現在決不再容忍這種事。要是她為人如此，好罷，讓她如此罷——但不要再跟他。他現在可以有許多少女——一大批——待他更好呢。

立刻，激怒地聳聳肩，她可以看到，他轉身要離開她，同時說：「哦，那很好，那

是你的感覺。」於是，羅蓓妲站在那里，口呆目瞪，惶恐萬狀。

「請勿走，葛萊德。不要離開我，」她突然哀苦求情地叫起來，頑抗和胆大突然沉。沉。「我不願你去。我是那麼愛你，葛萊德。我微得到，沒有不願意。你要知道。」

「噢，是的，我知道，你不必說了。」這是因為他和霍端斯的經驗使他出此態度。他扭轉身從她臂抱中脫出，開始踉蹌地向黑暗中沿街走去了。

羅蓓妲爲這使他倆傷心的突變所驚愕，叫道：「葛萊德！」然從她追上他去，急盼他停下來讓她再向他求情。可是他回不來，反而走得更敏捷了。這時她惟有不再追奔，必要時祇能用武力阻住他。她的葛萊德！於是，她開始朝他走的方向稍稍跑了一陣，但突然受阻似地，她一時用央求，聲辯，示弱的態度來勸阻他，這種態度她覺得是生平第一次。因爲一方面她所有因襲的教養迫她抱定主意——不要這樣自卑——而另一方面，她所有對愛情，了解，伴侶的慾望却迫她在未曾過曉之前追到他，可是他已經走了。他美麗的面臉，美麗的雙手！還有他的眼睛。她還聽得到他脚步的悶響。可是一直束住她的因襲觀念具有那麼大的約束力，使她不願自己受苦終於在這兩種力量之間把握到一個折衷觀念，於是她停住了，覺得她既不能上前，也不能立竄——她祇能諒解並且忍受他倆之間的這個裂隙。

她心痛如絞，嘴唇發白。她站在那裏，噤口無言——什麼聲音也發不出，連她喘氣時時起來要叫喊的葛萊德的名字，也叫不出。她祇有思想着：「噢，葛萊德，請勿走，葛萊德。噢，請勿走。」這時他已經在聽不到的地方，敏捷而沉鬱地走去，走回去的腳步橐橐的回聲在她苦痛的耳膜中漸漸模糊下去。

這對她的愛情是初次突如其來的盲目的流血傷創。

## 六

羅蓓姐那天夜裏的心情是難以形容的。因為這是真誠沉痛的愛情：在年青人這種真誠沉痛的愛情是難於對抗的。不但如此，這愛情還含着她對葛萊德在這地方的物質和社會境况的最激動而偉大的幻想——這些幻想並非由於他做過任何事情而引起，却是根據他漫無限制的猜度和閒談。而她自己的家庭，正像她個人的處境又是那麼不幸——除了向他發展而外毫無別的希望。而在這裏她和他爭吵——使他發怒而去。但另一方面他不是過分熱烈地追求那些麻煩而顯然可怕的放縱和親暱的關係，而這些又是她受道德教養的良心不許她視為正當的嗎？現在她怎麼辦呢？說什麼呢？

她在她房間的黑暗中，慢慢地沉思地解衣，悄悄地爬進那張老式大牀以後，她是驚

麼說的。「我不願那麼做。我決不可以如此。我不能。我要是那樣，就變做一個壞東西。即使他要我那樣做，而經我拒絕以後，他就要用永遠離開我的話來威嚇，我也不該爲他那樣做。他那樣要求我該要羞恥罷。」此刻，或者下一刻，她就要自問，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倆該怎麼辦。因爲葛萊德堅說此後他們幾乎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去而不被人認識，那句話是確然無疑的。公司裏的那個規則多麼不公平？而且顯然，即使那個規則放開不論，格羅非家人也會把他和她找麻煩的事情認爲他的不肖，正像牛頓家人和吉爾賓家人聽到或者知道他是什麼人以後當然要那麼想一樣。要是他們知道了這件事，對他和她就會有妨害。而她實在不願做一件妨害他的事——決不！

聽到這裏她又另起一念頭，那就是她應該找另一個位置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當時似乎與那個更緊迫而親切的要求進她房間裏來的問題並無關係。但另找位置的結果，她再不能整天看見他——祇能在夜間。而且還不能每夜相見。因此她放棄了另找位置這個念頭。

同時她默想，明天天亮葛萊德就在廠裏。假如他對她不說話，而她也還不對他說話，那又怎樣呢？不能！可笑！可怕！她想到這裏便在牀裏坐起來，恍惚看見葛萊德的羣影在向地冷板板地看着。



她立刻站起來，把房當中掛着的電燈開亮。她走到那站在牆角裏那張舊桃木梳妝檯上面的鏡子前，對鏡自照。她已經設想她眼睛底下可以看見黑圈了。她覺得不寒而慄，搖搖頭，悲苦無告的樣子。他不能那樣卑鄙。他現在不能對她那樣殘酷——不是嗎？噢，但望他知道，他要求她的事情是多麼困難，多麼不可能！噢，但望白天快來，讓她再見他的面！噢，但願這是另一夜，讓她可以把他的手握在自己手中——握住他的臂——！——感覺他的雙臂圍住她。

「葛萊德，葛萊德，」她提高聲音叫道。「你不會那樣對我，不是嗎——！你不會的——！」

她走到一張退色而有些霉爛的墊椅前，這椅子放在房中央一張小桌子旁邊，桌上擺着一些不著名的書籍雜誌。爲了避去煩惱而痛心的思想，坐下來，雙手捧着下巴，肘支膝上。但苦痛的思想依然不去，她略感寒冷，便從牀上拿來一條棉被，裹在身上，然後打開一份植物種子的目錄來看——但即刻拋下。

「不，不，不，他不能那樣對我，他不會。」她決不讓他。因爲他再三告訴她，他爲她發癡——狂愛着她。他倆會同到那些奇異的地方去。

這時，對自己的行動竟不自覺，她已經從椅子走近到牀邊，肘支着膝，手捧下巴，

要坐下來了；或者她在鏡前，不斷地向外面黑暗中偷視，看看天有無破曉的形跡。然後，到了六點或六點半，陽光初露，快近穿衣時光，她還是坐在椅子上，牀邊上，牆角裏鏡子前。

但是她只得到一個確定的結論，那就是她必須設法使葛萊德不離棄她，那一定不能，一定要說什麼話或者做什麼事，使葛萊德依舊愛她——即使——好罷，即使她必須讓他時常進這里來或到另一地方——也許是另一個出租屋子裏的另一間房，那裏她可以事先準備一下——就說他是她的哥哥或者別的什麼。

但葛萊德的心情却是另一個性質。要準確了解他的心情，以及那突然發生的強頑和沉鬱的自負心理，必須追溯到康薩斯城以及他徒然追隨霍端絲小姐的時期，因為，雖然目前情況不同，而且對羅德姐沒有精神的權威，可以像霍端絲對待他那樣給她不公道的待遇，但這裏還有另一個事實，那就是少女們——所有的——顯然都是固執而但求自全常常隔離男人，甚至自認高於男人，因而希望迫男人為她們多效勞而不願有所報答。賴德爾不是常告訴他，對少女而論，他多少是一個傻子！——太容易！——太急於表示闊綽，而讓她們知道他對她們的鍾情。正如賴德爾所說，葛萊德相貌不錯，那末為什麼要老跟女孩子們周旋，除非她們十分喜愛他。他這個看法以及說他美貌的讚語那時對他的印象

很深，祇因他和霍端斯一類人有過失敗的經驗，所以他現在更急切求戀愛的成功。但在這里他又有重蹈覆轍的危險了。

同時他不無自責的想着，他知道這樣追求，他顯然趨向一種不合法而將來有危險的關係。因為，他現在黯然而模糊地想起來，如果他追求一種照她的成見和教養不能不視為罪惡的關係，那末他不是徒然使她有某種藉口來要求他將來繼續照顧她，而使他難以拒却嗎？因為主動者畢竟是他——不是她。也因為這個原因，以及連帶的結果，她不是有權向他作非他所願的更多要求嗎？他心底裏潛伏着一種意識，使他直到現在還抱定不要娶她的決心——他在這裏有本家的社會關係，決不能出此一舉。那末，他應該去要求——還是不應該呢？他要求的話，能否避免將來她的要求呢？

他對自己還不能清楚地表白內心的感覺，但大體上他的心情正如上述。可是羅蓓妲的性感和肉體對他的誘力太強，所以內心雖然警戒他勿再堅持要求以免危險，他依然對自己說，除非她容許他進她的房間，他不欲再與她有任何關係。要求她的慾望實在太強了。

這個兩性間無論結婚與否初次結合帶來的爭端，下一天在廠裏得到了分曉。但雙方都不發一言。因為葛萊德，雖然自認深愛羅蓓妲，但終未深潔牢記在心，祇有一種顯然

自私自負而有謀算的心情，壓制了一切衝動，使他決心裝作一種態度，彷彿一個被損害的人，除非她讓步而使她心平氣和，決不再和她做朋友或者屈服。

因此，那天早晨他走進打印間，臉色和神氣像有心事，而這又似乎與昨夜發生的事沒有或者很少關係。可是，他不能十分確定，這種態度會不會失敗，所以他內心依然懊喪而煩腦。因為羅薇姐到來時雖然蒼白而神情恍惚，但和往常一樣嬌美而有勁，所以他終究難以確定他能否立刻或者最後得到勝利。而且她的性情，正如他現在所想，他很清楚，所以要想她屈服的念頭是很少把握的。

她不在看他時，他向她頻頻投視。她也接連看他，但祇在起初他不注意她的時候，以及後來她覺得他的眼睛無論是否直接看她終究在逼視她的時候看他，所以她終究看不出他的所以然來。後來，使她痛心失望的，不但他不再睬她，而且從他倆互相傾心以來，他第一次公然注目到別的少女身上去，這種注目雖不明顯但至少能覺察而且顯然是故意的。至於這些少女原是那麼對他感興趣，正如她所猜想，無時不在等待他稍有表示，便準備隨他所欲地委身於他。

現在他望着羅莎的肩頭，她那扁鼻尖頰的圓臉，向着他獻媚，而他則在評論一件東西，顯然和手頭的工作並無多大關係，因為兩個人都在嬉笑。不久，他又在瑪莎身邊，

她那雙法蘭西式的肩臂裸露到腋下，貼近着他，她雖然肉感結實而有外國風度，但還有一些一般男人喜愛的迷力。而葛萊德正在和她戲謔。

後來是菲格拉，那個性感強烈而也不難看的美國少女，羅蓓姐常見葛萊德時時招呼她。但即使如此，羅蓓姐從不欲相信，他會對這些女子中任何一個發生興趣。葛萊德決不會如此。

但他現在不看她了——不找時間來向她說一句話了，甜言蜜語和愉快的目光都給了別人。啊，多麼痛心！多麼殘忍！而她現在多麼卑視這些少女，使媚眼，公然要從那裏把他奪過來。啊，多可怕。當然，他現在反對她——否則不會如此，尤其因為他們中間已有那一切關係——愛情——接吻。

時間對他倆都走得慢，而且難過，因為他熱望過急，不耐遲延，忍不住失望，這些原是男人性格中最主要而顯著的特點，無論個性如何各不相同。他想到要失掉羅蓓姐使心痛，否則他就須屈從她的意思。

而她呢，她也心痛如裂，並非由於她願不願對這件事讓步的問題（因為此刻這已是她所以煩惱的最小的原因），而是因為她不知道讓了步葛萊德願不願在她房裏仍以拘謹的會晤為滿足。這樣就是繼續和她為友的方式。因為再進一步她不答允——決不。可是

——這是個僵局。他對她冷淡使她多麼痛苦。她一秒鐘也受不住，不消說是幾點鐘了，這使她自怨自恨，痛苦已極，她在下午三點光景退入休息室，從地板上找到一張紙，用自己的鉛筆，寫了一封短信：

「葛萊德，請你勿爲我發癡，好嗎？請勿這樣。請你看我，和我說話，好嗎？昨夜的事，我是那麼難過，實在難過——可怕。今夜八點半我一定要在榆樹街頭見你，只要你肯，你願意嗎？我有話要告訴你。請你務必來。請你看我，告訴我，你雖然生氣，還願意見我。你不要難過。我是那麼愛你。你知道我是愛你的。」

你悲愁的羅蓓姐。」

正像一個人苦痛難忍尋求鴉片一樣的神氣，她摺好了紙，回到工作間，走近葛萊德的桌子。這時他在桌前，俯首在一些紙上。她走過時把信疾速地拋在他雙手中間。他立刻仰首一望，眼睛還因整天痛苦，不安，憤懣和堅決而顯得呆滯，看見了羅蓓姐走回去的姿形以及那短簡，他立刻如釋重負，快慰得有些慌張，喜形於色。他折開信來讀。他全身又立刻感到一股熱流，一如電流通過，使他軟化起來。

而羅蓓姐，到了她桌子邊，停下來觀察，有沒有人偶然注意她，然後小心翼翼地顧盼，神色緊張，神經過敏似的。但看到葛萊德直望着她，眼睛充滿着一種似征服又似屈服的光輝，嘴唇上帶着微笑，點着頭表示樂於允諾，她突然感到一陣神魂顛倒的感覺，

彷彿她一直萎縮的熱血被絞緊的心窩和神經所束縛忽然得到解放似的。也彷彿她頭腦本如乾涸的沼澤和久晒龜裂的岸邊——她心坎有如乾涸的溪河和池澤——忽然被她如潮湧的生命力和愛力所汎濫。

他要去見她。他倆要今夜相會。他要用手臂摟抱她吻她一如往前。她又會望進他的眼睛裏去。他倆不再爭執——啊，永不，只要她能不。

## 七

說服抗議，戰勝猶疑，而得到一種新的更親密的接觸方式，那是何等神妙而快樂呀！幾天來，他倆徒然對抗那要求更親密的慾望。彼此都明知對方情願容讓，而一度容讓又盼望那行將來到的一夜，熱情如火如荼，而含有某種恐懼。羅蓓姐是怎樣內疚，抗議；葛萊德又是怎樣堅決而又不無罪惡之感——誘姦——辜負。但事情一做，就有一種狂野而令人癡癡的快樂激動着他倆。但事先羅蓓姐並非沒有要求保證，要他——無論後果如何（那種狂暴的親密關係的自然的結果，她是深刻想到的）永不離棄她，因為沒有他的幫助，她會孤苦無告。但她並沒有直接說到結婚。而他呢，被他的慾望全然克服而震蕩，真是無思無慮地答辯他決不出此，決不。他可以信賴他這一點，雖然甚至那時他

心中也沒有結婚的念頭。他不願結婚。但一夜又一夜——羅蓓妲雖然一時放棄了一切懷疑，白天仍然要默想而自責——他倆整個地相互獻身。過後他們又不斷狂想這種快樂——這時期他倆每天盼望白晝早盡——盼望那個隱蔽的以熱情報償的夜晚立即來到。

而葛萊德也感到這是可怕的致命的罪惡，正如羅蓓妲的堅決的信念一樣——因為他的父母常常把在結婚範圍以外的獵取都斷定為誘姦，姦淫。而羅蓓妲望到渺茫的前途，便懷疑到葛萊德會在某種場合忽然變心，辜負她，但夜晚回來，她的心境又變了，他倆又趕到一個地方相會——然後，在夜深人靜中，溜進這個沒有點燈的房間，他倆都認為這里是空蕩絕後的樂園——年青的熱情是那麼狂野，正如脫韁之馬，無法阻止。

有時，葛萊德雖然還有別的懷疑和恐懼，但因羅蓓妲突然如此委身於他的慾望，在他所有狂熱的年歲中實在第一次感到，他終究在社會上做了一個人——一個開始真正了解女子的男人。於是他裝作一種神氣或態度，彷彿明白說着：「你看，我已不是幾星期以前那個缺少經驗被人輕視的傻子，而是一個已有地位的人——一個懂得世故的人，我周圍那些趾高氣揚的少年們以及那好快樂，媚態畢露，放蕩的少女們，她們所有的，那一樣我沒有？而且要是我高興——假如我不是那麼忠實——我有什麼不能做呢？」這也漸漸證明出來，霍端斯要使他相信他對女子老是倒霉毫無成功的那個觀念是不確實的。



他雖經各種失敗，雖受規律約束，但他終究是唐裴安或羅薩里奧式的青年。

而且，要是羅蓓姐現在顯然情願那樣爲他犧牲，那末安知沒有別人？

因此，雖然現在格里非家人對他冷淡，他却趾高氣揚，大非昔比了。雖然他們或者他們的戚友們都沒有承認他的社會地位，他却時時對鏡自盼，帶着一種從未有的自滿和自讚。因爲現在羅蓓姐感覺她的將來全賴他的意志和脾氣，所以常常一味諂媚他，對他極其感恩而樂從的樣子。誠然，照她對正常生活的觀念來看，她現在已是他的，她是他的，一如妻子之於丈夫，只能讓他隨心所欲地做去，

因此，葛萊德一時忘掉了他未被重親的境况，很少想到將來，而專心追求她。但有時，唯一使他煩腦的事，就是想到她初次向他表示過的那種恐懼，現在可能已有惡果，而這惡果照她專愛他的感情來看會引起麻煩。同時他也不欲對此多加思考。他現在佔有了羅蓓姐。這些關係，據他倆的看法或猜度，正是一種不可靠人的祕密。現在，這非正式的正月的快樂正當高潮時期。十一月下旬以及十二月初旬那些清朗而常有陽光的溫暖日子已經過去——宛如夢境——而在那個單調，庸俗，卑陋，整天工作而工錢過少的場所中，彷彿有着一個狂歡的樂園。

其時，格里非家早於六月中離城他往，而自從他們離去後，葛萊德一直默想着他們

以及他們對他和對那個城市的生活的意義。他們那幢關着大門而沉靜的巨廈，他有時走過，看見幾個園丁或者偶爾一個車夫或僕役在裏面，他感覺這幾巨廈如神殿一般——而這個高貴的象徵，他還希望靠命運的偶一轉機可以到達。因為他一直放不下他的前途可能和呈現在他眼前的這種富豪並駕齊驅的那個理想。

但說到格里非家族在萊古格斯外方的活動情形，他知道的不多，祇從當地兩份報紙的社會新聞欄裏讀到一點，這兩份報紙常把和城中較顯赫的幾份人家的關係人的行跡，加以諂媚奉迎的描寫。有時，讀了這些報導，甚至當他和羅蓓姐在外面一個不著名的地方相會時，他幻想到吉爾勃坐在他的汽車裏，蓓蘭，白爾丁，莎黛立在月光中跳舞，划船，拍網球，乘車到一些據報載他們到過的遊息地去。這些事情使他有些心悸，感到難受，使他想起他和羅蓓姐的關係和這一切的對照。因為她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一個女工——一個靠田莊謀生的父母的女兒，一個不得不自食其力的窮女——而他呢，他——他——只要運氣好一點——！他在這裏對未來高貴生活的夢想，就此告終了嗎？

因此，有時，他神情陰鬱時，尤其自從她向他獻身以後，便要那麼胡思亂想。她實在不配他的地位——至少不配他所渴望的格里非家的地位。但同時，雖然他在報上讀到那些新聞引起那種心情，他依然要回到羅蓓姐那裏去（因為使他親近她的另一種心情還

沒有完全消失），把她想像得十分可愛，可貴，從審美，快樂和嬌愛的觀點來看非常可取——誇獎她雖有一切喜愛的嬌美。

但格里非家和戚友們回到城裏以後，萊古格斯城裏又呈現活躍的社交忙碌的氣象，這種氣象每年至少要繼續七個月，於是他又迷惑了，甚至比往前更強烈。沿魏凱格路以及鄰街那些精美的房屋，那裏顯現出來的那種生氣蓬勃的氣象和活躍的感覺多麼撩人啊，但願他也有這樣的福氣！

## 八

於是，一個十二月的晚間，當葛萊德沿魏凱格路中央路西邊走時（這是當地一條最著名的大路，他以前一下班以後常常在那裏散步的），發生了一件事，而這件事，就以有關他和格里非家一點而論，一定會引起一串他們任何人預料不到的事故。

雖然格里非家和朋友們的朋友不欲承認他的社會地位，但是不接近當地上流社會而譏他的人却尊敬他，而且這樣的人愈來愈多。就在這一天，公司幾個協理中的一個，名叫魯道爾夫·史密里，因為在葛萊德未做打印門領班前的那個春天以及最近山滿爾曾經暫停和他談話，所以偶爾很摯誠地問他打不打高爾夫球，要是他會打，那末來春他有沒

有興趣到阿莫斯凱格去玩耍，那是兩個離城六哩路光景的主要高爾夫球場中的一個。這難道不是證明史密里先生開始認識他的社會地位，不是證明他以及和工廠有關的許多別人已開始知道他是一個對格里非家（即不說是對工廠）相當重要的人物嗎？此外，還有別的意思嗎？

這個意思，以及另一個思想——晚餐後他又要去看羅蓓姐而且十一點鐘或再早些就要進她房裏去——使他歡喜雀躍。因為，自從多次陶醉於這種秘密冒險以來，他倆都大膽得多了。直到現在沒有人發覺他們，他們以為也許永不會被發覺。即便被發覺，她可以以把葛萊德當作胞兄或堂兄向別人介紹，至少可以這樣隨機應變，以免當場出醜。而且，為避免批評和偵察，他倆已商定由羅蓓姐遷居他處，以便繼續進行他們的關係。這很容易而且總比失去自由接觸的機會好得多。羅蓓姐也不得不同意這一點。

可是，這時發生了一個新的接觸和間歇，使他的思想全然轉向。有一次，走到魏凱格路上第一幢重要的屋子前，他雖然全然不知誰住在裏面，却對那高鐵欄以及其中一塊草坪凝視着，深感興趣似的，街燈昏闇地照着草地，看見上面有一堆堆剛落的枯葉，被一陣衝動的風吹撼而席捲着。他看來，這一切是那麼清靜，幽雅，耐人尋味而又美麗，他竟被這屋子的莊嚴和富麗所激動。當他走近頂上有兩盞門燈的中門時，一輛大和雪

實的轎車正在門前停下，那個車夫開車門時，葛萊德立刻認出了莎黛拉、芬琪萊小姐在車中向前俯身探望。

「進邊門裏去，且維特，告訴密里姆，我要到德魯昂爾家吃晚餐，但是九點鐘就回來。如果她不在那裏，把這張條子留下，快回來，好嗎？」這就是春天曾經挑動他的興趣的那種傲慢而又動人的聲音和態度。

同時，她以為看見沿人行道走近來的是吉爾勃，所以叫道，「噢，哈囉。今夜你散步嗎？要是你肯等一下，你可以跟我乘汽車出去嗎？我剛才送進一張條子給且維特。他快來了。」

莎黛拉雖然對蓓蘭和格里非家的財富和勢力頗感興趣，但並不高興吉爾勃。起先她要和他交好的時候，他對她很冷淡，而且一直如此。他損害了她的自尊心。而她，素來好虛榮而且驕矜，認為再也受不了這種冒犯，決不寬恕他。她絕不能也不願顧及別人，尤其是那個虛偽，冷酷，自命不凡的蓓蘭的哥哥。在他看來，他夜郎自大，凡遇有助別人，總要先滿足虛榮心。「嘿！那個蠢東西。」她對他總是這樣想。「誰當他了不得？自然祇有他自以為了不得。你還當他是洛克佛勒或者毛根家族？我真不知道他有什麼趣味。我喜歡蓓蘭。我看她是可愛的。可是那個小白臉。我想他要一個姑娘來侍候他呢。」

好罷，關我什麼事。」她聽到別人談起他的言行，總是那樣批評他。

吉爾勃呢，常聽蓓蘭說起莎黛拉的舉動，態度和志趣，常常這樣說：「什麼，那個小東西！她以為她是什麼東西？只要有一個自命不凡的小白臉！……」

可是，萊古格斯地方的社會界限分得那麼嚴格，真正上流人又是那麼少，所以圈子裏的人幾乎不能不互相利用。因此她現在要招呼他，以為他就是吉爾勃。當她從門口稍稍移過來讓路給他時，葛萊德立刻認出是她，變得呆着木雞，手足失措，決不建他聽錯沒有，但他終於走近去，態度幾乎像是一隻嬌養慣而有恩情的智犬向主人搖尾乞憐似的。

「噢，晚上好，」他叫道，脫帽鞠躬。「你好嗎？」心中正在記取數月前他在伯父家遇見的那個美麗嬌媚的莎黛拉的印象，他立刻記起來這正是她，因為他夏天還從報紙上讀到過關於她的社會活動的消息。現在她在這裏了，美麗如常，坐在這漂亮汽車裏，而且顯然在招呼他。但莎黛拉立即覺得認錯了人，惶惑得一時不知如何解嘲。

「噢，請原諒，你是葛萊德·格里非先生。這是我的錯。我以為你是吉爾勃，我在燈光中認不出是你。」她一時慌張，口呆目瞪。

莎黛拉立刻發見葛萊德比他的堂兄更英俊動人，而且顯然為她的嬌態和社會地位所

感動，十分欣慰，嫣然一笑：「那也好。你願進來嗎，請進來，請進來，讓我帶你到要去的去地方去。噢，我希望你願意。我很高興帶你去。」

「哦，是的，當然，」他急忙說，「只要你願意。我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那也好。但你如果不願意，也不必了。我以為……」他掉轉半個身體快要走，但被她拖住不能脫身。接着她又說：「噢，來罷，請進來，格里非先生。你願意，我是那樣高興。……」他停頓一下，迷惑不解似地，然後跨步上車坐在她身邊。她對他的性格頗感興趣，立即望着他，看見坐着的是他而非吉爾勃，暗自歡喜。她問葛萊德要到那裏去，他很不情願地告訴了他的地址，因為他住的那條街和她住的一條不可同日而語。當車子飛向前去時，他熱烈地想望利用這短短的時機，使她對他更有好感——也許她將來還想和他來往。他是那樣熱中於她的社會環境。

他們機巧的交談，使莎黛拉認為他是一個可愛的青年，和吉爾勃顯然不同。而且她對他略略表示一點興趣，他就那樣容易魅惑。

不久，車子轉一個彎到了他的寓所停下來。

「這是你住的地方？」她問。「你想你整個冬天要留在萊古格斯嗎？」

「噢，是的，我想一定。至少我希望如此，」他補上說道，眼睛戀戀不捨地。

「好罷，那末我總還會在一個地方有機會再見你。至少我希望如此。」

她點點頭，伸出手指給他，並且給她一個誘人的媚笑。隨他盼切到癡騷的地步，又加上一句：「噢，我也這樣希望。」

「夜安！夜安！」她叫着，當車子突躍而去的時候。葛萊德目送着牠，心中想着他能否再有機會如在這裏那樣親近她。

他滿懷希望地轉過身來，默想着轉身進入自己的屋門。

而沙黛拉呢，當車子飛馳時，她想，爲什麼格里非家人對他那樣不很感興趣呢？

## 九

這樣偶然接觸的結果，引起了多方面的破裂作用。因爲現在他對羅蓓姐雖感安慰和滿足，但他在這裏的社會前途的整個問題，却依然擺在他面前引誘着他，急求解決。而且這個問題，奇怪得很，竟由一個上層社會的少女來提醒他，並且加以誇大。那個美麗的沙黛拉·芬琪萊！她可愛的面龐，漂亮的衣服，快樂而高雅的舉止！

只要他能更親近這個完美的少女！只要能被她寵愛，就能變成她那美妙環境中的一份子！他不思格里非家族的一個人！不也如吉爾勃一樣美麗嗎？只要他有那麼多錢！



——甚或一部份，那末他不是一樣受人豔羨嗎？要是他穿上和吉爾勃一樣的衣服，坐上和

他出遊時一樣的漂亮汽車——那末，你看罷，這樣一個少女就會歡喜他，——也許，誰知道，還會戀愛他。要是他早遇巧緣，他也許早使她感興趣了。或者至少現在她已經喜愛他了。

他和羅蓓姐目前的關係，已不足推翻像沙黛拉小姐和她所代表的一切富華的魔力了。你想芬琪萊電氣掃除器公司是這裏最大的製造廠中之一。牠的高牆和煙突是高聳雲霄的高建築之一。芬琪萊住宅在魏凱格路靠近格里非家，也是在那一排莊美建築中比較引人注意的一幢，那些房屋都依照這裏最時式最顯耀的建築藝術的趣味而造的。——意大利文藝復興——奶油色大理石和沙石混和物。而且芬琪萊家是這裏最受人讚美的人家中的一家。

——該死！今夜他想不到羅蓓姐那裏去。他要想出一種藉口。財富，色情以及他最羨慕的那種特殊的社會地位，對於一個流水般浮動的性格，自然大有影響。

另一方面，沙黛拉·芬琪萊小姐自從和葛萊德路上邂逅以後，想到他對她那種迷醉，確是動情了，尤其因為這和他表兄所表現的冒犯態度恰恰相反。他的衣服和儀表，以及談吐的風度，似乎表示他的地位並非如她所想的低下，而可能有更好的前途，但她也記

得到雖然她整個夏天和蓓蘭小姐在一起，而且時時遇見吉爾勃，梅蘭以及她們的戚友，但終未聽見談起過葛萊德。她所能探和關於他的一切，就是格里非夫人說，他是一個貧苦的姪兒，是她丈夫從西部帶來預備提拔他一下的。但現在，據她那次所見，他並非那樣貧賤，倒很有趣，很漂亮，很動人，而且顯然急盼能被她那樣的少女所中意，這是她看得出來的。而且他是吉爾勃的堂弟——一個格里非本家——這一點也是使她動情的。

因此，十二月中有一晚，在葛萊德和莎黛拉會見後大約二星期，他驚異發見一張奶油色信封在他梳妝台上靠鏡子放着。地址寫得筆跡粗大而潦草，像出於非熟人之手。他拾起來看，信裏寫着「來源。但背面有B.T.或J.T.的字首，他斷不定，因為印上的筆跡錯綜難辨。他折開信封，出一張請柬：

謹訂於十二月四日（星期四）假魏凱格路一三五號道格拉斯·德魯昂爾公館舉行時代俱樂部第一次冬季聚餐舞會恭請

光臨

敬請回示琪兒·德魯昂爾小姐

背面寫和寫信封地址同樣潦草的手筆寫着：「親愛的格里非先生：想你也許高興來。這是不拘禮節的集會。我想你一定喜歡。當然。請你回信告訴琪兒好嗎？莎黛拉·芬

琪萊。

十分駭異而驚顫，葛萊德站着呆望。因為自從那第二次相會以來，他比以前任何時候更為迷醉，夢想着他所以用某種方法把自己從目前卑下的地位提拔起來。這不是沙黛拉的筆跡嗎？實在，好極了！

他那樣驚着交併，幾不能自制。他立刻在房裏喚來奴去，對鏡自望，洗手洗臉，又覺得領帶不整齊，想換上一條——預想到將來該穿些什麼衣服，又回想到沙黛拉上次對他的觀感如何。她又如何微笑。同時他甚至現在也不能不幻想到羅蓓妲要是知道這請柬，又將作何感想。

那個奇妙的少女——那樣美麗——她那種富貴榮華的生活！

他想入非非，甚至於自問，而且嚴正地自問，他為什麼不該從羅蓓妲身上轉念到沙黛拉。因為沙黛拉給他更大的快感。羅蓓妲也不會知道這一切。她不會看穿他的心，不是嗎，——除非他自告，她不會覺察這種意外事故。而且他斷然不會告訴她。他又自問，像他那樣一個窮少年羨慕高貴生活，那有什麼妨害呢？別的像他那樣貧苦的少年，也會娶過像沙黛拉的富家少女。

因為他和羅蓓妲之間雖已發生一切關係，却從未向她保證，他要和她結婚，除非有

不得已的情形，現在他記起來了。而那種情形，由於他在康薩斯城已得有充分知識，他想大概不會發生。

而且，要是吉爾勃和格里非家中人聽到他參加這種集會，而且他們想必會知道，他們又會怎麼想呢。或者，要是他們以後參加另一集會而莎黛拉又約他去的話，又如何？你想！

這個約會多奇妙！莎黛拉要是對他毫不感興趣爲什麼要寫這請柬呢？爲什麼？這個思想是那樣驚心動魄，竟使他幾乎吃不下晚餐。他拿起請帖，吻了那些筆跡。這一夜他沒有照常到羅德姐那裏去，他決定像上次那樣去散散步，想重會到她，然後回到房裏，早早休息。

莎黛拉是一個喜歡對任何她感興趣的少年表現她的嬌美的魔力的女性。葛萊德雖然在社會地位和財富上不足稱道，但在她看來，因種種她自己也不甚了然的原因，他是可愛的。在那天晚餐和舞會中，和他共舞，她更信服了他的可愛。

## 十

接着來的十二月裏的日子，給葛萊德帶來了一些有趣而又複雜煩惱的事情。因爲莎

黛拉·芬琪萊，覺得他是她的一個有趣的崇拜者，自始就不想忘掉他或者忽視他。但她的社會地位十分卓越，所以就懷疑到如何進行才好。葛萊德太窮而且顯然為格里菲家所輕視，所以她不便明顯表示對他的興趣。

而現在，除了這一切的最初的動機——她欲結交葛萊德以刺激吉爾勃——而外，還有另一個原因。她喜歡他。他的美貌以及對她和她地位的崇敬，使她心悅神服而迷醉。這是因為她生性喜愛如葛萊德給她的那種奉承——誠真而有浪漫意味的奉承。而且他又肉體和精神上的特點，使她悅樂——初時羞怯不敢過份煩擾她的一種色情，不致傷她人格的一種崇拜，以及和她不相上下的一種精神和肉體的迷力。

因此，莎黛拉時感煩腦，想到她怎樣和葛萊德進行戀愛，才不致引起別人對她過分注意和不良批評——這個思想竟使她夜不成寐。但在德魯昂爾家遇見過他的人，却已經留意到她那天晚上對他的興趣，以及他的瀟灑動人的儀態，因此他們，尤其是那些少女們，都滿意他認為可與結交。

兩星期後，葛萊德正在找尋便宜的聖誕節禮品預備送給父母弟妹和蘿蒂姐。她途遇琪兒小姐也為購物延遲的時候，他被她邀請參加聖誕節前的一個跳舞會，那是由范姐，琪兒小姐主權於次夜在她家中舉行的。琪兒小姐也要去，而莎黛拉也要來。

舞會是在星期五夜間，而這一夜葛萊德已經和羅蓓妲約好。因為聖誕節三天休假她要離開此地去看看她的父母——這是她離開他最久的一段時間。而且她要贈送他一枝新鋼筆和一枝鉛筆，心裏急於要他跟她再度一夜良宵。而他呢，他想要利用這一晚，給她一套黑白色化妝品讓她驚喜一下。

但如今，被再度與莎黛拉相會的可能性所激動，他決定取消他和羅蓓妲這最後一晚的約會，雖然想到這件事的困難和情理不無疑懼。這是因為他雖然為格黛拉所誘惑，但對羅蓓妲仍深感興趣，不欲如此使她苦惱，他知道，她會所大失望。但同時這突如其來的（雖然遲了一點的）社交機會，却使他那樣心悅而興奮，他覺得不能拒絕琪兒小姐。

因此，他宣稱願意參加，但旋即決定事先過去向羅蓓妲解釋，用某種藉口——比方說，格里非家邀他晚餐。那樣就足以嚇倒她，使她不能不屈從。但到來時見她已外出，他又決定次晨在工廠裏向她說明，必要時用信說明。爲了補償她，他又想，他必須答允星期六伴送她到楓台，就在此時把禮物送她。

但星期五早晨，在工廠裏，他却並沒有裝作正經或者向她解釋，祇是低聲告訴她：「甜蜜的，今夜我不能不失約。我的伯父邀我去，不得不去。我說不定能否晚餐後再上你那裏來。時間來得及，我總設法來。但即使來不及，我明天早晨到上楓台去的車上來

看。我已經預備好一些東西送給你，所以你不要太難過。我剛在今早接到通知，否則我早給你知道了。你不會太難過罷，是嗎？」他對他望着，裝得不勝憂鬱的樣子，表示他自己對此也很悲哀。

但羅蓓妲，因她的禮物和跟他最後一夜的歡聚被這樣偶然地棄置，第一次對他那樣搖頭否認，彷彿在說：「喔，不，」，垂頭喪氣，神情頹喪地懷疑着，這突然的離棄是什麼預兆。因為葛萊德一直小心謹慎，從未洩露他和莎黛拉的相會，祇用一種虛飾的溫柔來瞞過她。他說有不能逃避的約會，所以不得不然，這也許是真實的。可是，喔，她計劃過多麼快樂的夜晚呀！現在他們不得不分離三整天了！

晚上，葛萊德終於到了德魯昂爾家，經歷了一些他在一月前千萬意想不到的愉悅，結識了一些他所欽羨的人物，增進了他和莎黛拉的情感關係，但沒有到羅蓓妲那里去。

翌晨六時半。葛萊德起身來，充滿了複雜錯綜而煩厭的思想，不知如何調整他和羅蓓妲的關係才好。今天她要到比爾茲去省親。他又答允送她到楓台。但現在他不願去了。當然必須捏造某種藉口。但是什麼藉口呢？

幸而前天他聽得魏格姆告訴李愷脫，今天下班以後各部主任要在史密里辦公室裏舉一個會議。他們沒有約葛萊德，因為他的一部附屬於李愷脫，但現在他却可把這個作

爲理由了。所以在正午前一小時，他在她桌上放下一封短信，說：

「甜蜜的：萬分抱歉，剛才通知我今天下午三時要在樓下出席各部主任聯席會議。我是說不能送你到楓合了，但會後幾分鐘就要到你房裏去，我有點東西要送給你，請放心，等着我罷。但請勿難過，這是不不得已。你下星期三回來，我一定來看你。」

葛萊德。」

因爲羅茜姐見信不便即刻折閱，她起先很高興，以爲信裏一定提到下午還有什麼喜訊。但幾分鐘後，在女子休息間裏折開一看，她臉色驟變。尤其因爲葛萊德昨晚未到原已使她失望，而今天早晨他的態度在她看來，即使不冷淡，也是有心事，因此她開始懷疑什麼事引起這種突變。也許他不能不出席會議，正如他被邀赴伯父家不能不去一樣。可是昨天，他說了他晚上不能陪她的話以後，神態似乎快樂了一點，輕鬆了一點，和他惋惜的離去的表情並不相稱。他原事先知道她要出去三天的呀。他也知道沒有一件事比她離開他一段時間使她更愛煩了。

她的神情立刻由希望變成沮喪。人生常常如此作難她。就以此爲例罷。聖誕節前兩天，她要回比爾茲去，而在那裏除了她自己能帶來的歡樂而外，再不會有什麼別的，而且行前還不能和他有一刻的歡聚。她回到她凳上，臉上露着那突然襲擊她的悲愁。她的態度無精打彩，舉動冷淡淡的。——這個變化葛萊德也感覺；但因他突然沉醉於莎黛拉，



他全無悔恨之意。

一點鐘，鄰近幾個工廠的大汽笛已鳴報星期六的下班時間，於是他和羅蓓姐分道回到她的房間裏。他路上正在想，他向她說什麼話才好，羅蓓姐比起像沙黛拉那樣美麗而有社會地位的少女來，有什麼可取，要是他離棄她，有什麼不當？而羅蓓姐呢，她比他早到她的房裏，正在自問，她現在有着什麼遭遇——葛萊德又有什麼——他為何那樣冷淡，忍心在聖誕節前失約，他明知她要回家過節將有三日不見面，為何不願乘汽車送她到近如楓台的地方，難道一直不願分離的那種親密的關係，已起了變化——已發生危機，甚至會使他倆的愛夢終結嗎？喔，親愛的！她給了他那麼多，而如今一切——她的前途，她的生命——全賴他的忠實。

她站在房中沉思這個新的問題，忽然葛萊德來到，映下帶着他的聖誕節禮物，但心中已決定可能範圍內改變他和羅蓓姐目前的關係——同時想在進行時臉上要裝得若無其事。

「你看，我實在抱歉之至，蓓，」他輕快地開始道，態度裝作愉悅，同情，遲疑不決的樣子。「兩個鐘頭以前我一點也想不到，他們今天要開會。但你總知道事情是怎樣的。這種事真叫人無法脫身。你不會難過罷？」因為從她在廠裏以及這裏的表情看來，

他已明白她的心情非常惡劣。「我很高興，有一個機會把這一點送給你，」他補上說道，把禮物遞給她。「我本想昨夜帶來，可惜又來了那個事情。我實在懊惱得很。」

這種禮物要是昨夜送給她，當然使她歡喜，但現在她却把那匣子放在桌上，熱忱完全打消了。

「昨夜你過得有趣嗎？親愛的？」她問對於剝奪她一夜歡聚的那件事情的經過非常好奇。

「嘩，相當有趣，」葛萊德回答，急欲掩飾，因為那一夜對他意義至大而對她却是危機。「我想，我告訴過你：我要到伯父那裏去宴會。但一刻以後，我就發覺他們要我去的意思，是陪送蓓蘭和梅蘭到葛洛佛斯維爾家去做些什麼。那是一份富有的人家——大戶人家，你知道。哦，他們要舉行跳舞會，因為吉爾勃不能去，要我送她們去。但我覺得並不很有趣。一直到結束時我才快活。」他用了蓓蘭，梅蘭，吉爾勃這些名字，雖然他們是早已認識而且確實親近的人——這種親近關係當然使羅蓓姬大為感動。

「你走不出時間到我這裏來，是嗎？」

「沒有時間，因為我要等那批人回來。我真走不開。但你要不要把那件禮物打開來看看？」他湊上一句，急欲使她的思想移開他故意離棄的這個念頭，因為他知道她心中

已經執着這個念頭了。

她開始解除縛住那件禮物的帶子，思想依然釘住着那個夜會中可能發生的事情，因為他提起這個夜會似乎窘迫的樣子。除了蓓蘭和梅蘭外還有那些少女在場？除她倆外最近有沒有別的少女偶爾為他所傾心？他常講起莎黛拉·芬琪萊，蓓丁·克蘭斯東和琪兒·德魯昂爾。她們會不會湊巧也參加那個夜會？

「除你的堂兄妹另外還有些什麼人？」她突然問。

「喔，一大批你不認識的人。各方面來約有二三十人。」

「除你的的堂兄妹外還有別的什麼本地人？」她堅持着。

「喔，只有幾個。我們帶了琪兒·德魯昂爾和她的妹妹，因為蓓蘭要這樣。安拉昂拉·史太克和伯萊·海納斯我們到那裏已經在那裏。」他沒有提起莎黛拉以及他感興趣的任何別人。

但因為他說話的態度——語調有點不自然，眼睛閃動，這個答覆沒有使她滿意。她實在為這個新事態所煩擾，但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她又覺得她不好太迫葛萊德？他會老羞成怒。自從她認識他以來，他原是常和這些人一起的。她又不願他覺得她向他十分苛求，雖然她心中確有此意。

「昨天夜裏我原是那麽想和你在一起把禮物送給你，」她回答說，「一面要逃避自己的思想，另一面要他不忘情她。葛萊德感到她語氣的悲哀，同時這聲調又使他照舊動情，只不過他不能也不願自己再如從前那樣被牠所迷惑。」

「但你要知道那是怎樣的，」他回答，裝腔作勢的樣子。「我寧告訴你。」

「我知道，」她悲哀地回答，隱忍着她有苦難言的真實心情。同時她在扯去那匣禮物的封皮，打開匣蓋，那裏是給她的一套化妝品。打開以後，她神色略變，因為她從未見過一件如此高貴或新奇的東西。「喔，那是漂亮的，不是嗎？」她叫道，一時不覺高興起來。「我想不到有這樣一件東西。我的兩件禮物現在比不上了。」

她立刻跨過去拿她的禮物。但葛萊德可以看到，雖然他的禮物別緻，但終未能打消他最近的冷淡所引起她的懊喪。他繼續的愛情要比任何禮物更重要。

「你歡喜牠，不是嗎？」他問，不斷地希望着她會因此解愁。

「當然，親愛的，」她回答，深感興趣地望着牠。「但我的禮物及不到牠，」她儘量地加添着說，她全部計劃未能如願，不免懊喪。「但是這兩樣東西還有用，可以隨身帶着，帶在你的胸懷裏，我要你這樣。」

她把那隻小匣子遞過去，那裏面有一枝金屬筆管的鉛筆和一枝鍍銀的自來水筆，她

有意挑選這兩件，因為她想他在工廠裏做事有用。要是兩星期以前，他會因此而把她抱在懷裏，想法子安慰她所受他的苦楚。但現在他却站在那裏，想着如何安慰她才不顯得大冷淡而同時無異像慣常那樣做作。爲了這麼做，他爆發出一些熱烈而空洞的話語來，稱讚她的禮物。

「喔，你看，這是漂亮的，親愛的，正是我需要的。當然不會有比這更靈巧的東西可以給我了。我可以隨時帶在身上。」他似乎不勝欣喜地鑑賞牠們，然後把牠們扣在衣袋裏準備用。而且，因爲當時她在他面前，那樣垂頭喪氣，若有所思，回憶過去所有的恩愛關係，他立即把雙臂摟住了她吻她。她是那樣愛嬌，毫無疑問。然後，當她把雙臂投向他的頸項哭泣起來時，他抱緊她，說她不必如此，她星期三就回來，以後一切照舊。同時他在想，這是假話，而事情也實在奇怪——原來他不久以前還是那麼顧惜她。另一個少女居然會那樣引誘他，實在可驚！但事情又確然如此，奈何！雖然她也許還想他愛顧一如往前，但他却不然，而且也不願。他爲她難過也正爲此。

這個心情終有些傳到羅蒂姐心中了，雖然她聽到他的說話，感到他的撫摩，但其中却無誠實之感。他的態度太煩躁，擁抱太輕淡，聲調沒有真情。而且還有一個證明：過了一會，他要脫身，看看錶說：「我想我現在要走了，甜蜜的，已經三點二十分，而會

識是三點。我但願能和你同車走，但現在只能等你回來再見。」

他俯身吻她，但難禁如這時發覺，而且將永記在心，他對她的態度已有不同，冷淡得多了。他顯得對她關心而和善，但是心思却在別處——他千萬不該在過年時節這樣對待她。她試欲鼓舞自憐，但只做到一半，說道：「好罷，我不願你誤時。你快些去罷。但我也

不想在那邊逗留到聖誕夜以後。你想，要是我聖誕日下午早早回來，你願意到這裏來嗎？我不願星期三早晨上工太遲。」

「有什麼不願，當然，一定，甜蜜的，我會來。」葛萊德回答，裝得溫情而摯誠似的，因為他想不到那時有什麼事要做，而且不願這樣快就大膽迴避她。「你，你什麼時候回到此地？」

她說她回來約在下午六時，所以他決定乘此機會來和她重會一次，總還值得。他又掏出錶來，說着「現在我可要走了，」便向門去。

對他急急的離去感到惴惴不安，對將來又十分憂慮，她向他走過去，抓住了他的衣襟，對他眼睛裏直望，半聲辯半質問：「哦，現在總確定在聖誕夜再會了罷，葛萊德？你再不會另有約會了罷，不是嗎？」

「哦，不要煩心。你知道我的。你知道這次我實在沒有辦法，甜蜜的。但星期二我

「一定到。」他回答。於是吻了她，他就急忙出去，也許他也自覺舉動沒有做得夠聰明，但他又不知如何更好。一個男子，像他那樣要脫離一個女子，當然不能不用點計謀和手段。他又怎麼可以例外呢？但他目前這樣的舉動缺少手腕，不是嗎？當然必須方法用得更高更巧妙一點。這時他的思想早已奔向沙黛拉和年夜晚。他要和她去軒和泰堤參加一個集會，然後他可有機會判斷她是否如昨所表示那樣愛顧他。

他去後，羅蒂姐孤苦無告而厭倦地轉身進房。望出窗外去自送他，懷疑着她和他的將來究竟將變成怎樣。可是他為某種理由將不再愛顧她，那怎樣呢？她為他犧牲了那麼多。她的前途正依賴着他，和他繼續的愛顧。他要厭棄她了嗎？不願再見她了嗎？喔，那是可怕的。她怎麼！怎麼辦呢？只要她沒有獻身給他，不那樣輕易地容受他的要求，那就好了。

她從窗口眺望着外邊敷着雪花的裸樹枝，啜嘆一聲。年假！而他是這樣離去了。喔！況且他在此地的社會地位又那麼高。況且還有比他能給他的更光耀更美妙的事物召喚他。

她疑惑地搖搖頭，向鏡中端詳自己的臉，把預備帶往家去的幾件禮物和衣物收拾一下，她就動身走了。

## 十一

格里菲家的聖誕午餐，不幸使葛萊德那樣感動而驚服，直到五點甚至六點鐘，他還不想離開，或者清楚地想起他對羅蓓姐約會的義務。甚至快到六點鐘，大部份貴賓將盡歡而散的時候，他也還沒有十分想起與羅蓓姐有約而該離去。這時一位名爲維奧萊，素勤的年青人向他講起在安東尼家尚有餘興，使引勸他同去。他立刻答允，雖然他早已答允羅蓓姐，而且料想她也許已經回來正在等候他。

到了安東尼家，和一些少女跳了一會舞，他幾乎全忘了他的義務。但到了九點鐘，他終究心裏有點不安，而大家也疲倦了，所以紛紛離去。他陪送蓓蘭回家後，便向羅蓓姐住的街上來。他看見雪枝中間有盞孤燈在閃光，知道她還未睡，便在她窗上輕輕一擊。

燈光立刻熄了，一會兒簾幕拉起。羅蓓姐一直在憂鬱沉思，出來開門，讓他進來，事先已點亮了一枝蠟燭，正如慣常一樣，以免有人偵視，於是他低聲說道：

「你看，這裏的社交實在傷腦筋，甜蜜的。我從未見過這樣一個城市。去了一次，他們就任便什麼事都邀你去。他們一刻也不歇。我星期五去的一次，我以為是假期內最



後一次，那曉得昨天，我正要到別處去時，我接到通知要我今天再去，當然是吃午餐。

「而今天我以為午餐二點鐘開始，」他繼續解說，「完結以後還來得及八點鐘趕到你這里，但事又不巧，午餐三點才開始，幾分鐘前才結束。那不夠受嗎？足有四個鐘頭我不得走開。你過得怎樣，甜蜜的？你過得好嗎？我希望你好。他們喜歡我的禮物嗎？」

他喋喋多言地說出了這些話，而她只有簡短的回答，一直望着他，彷彿在說：「喔，葛萊德，你怎麼可以這樣對待我？」

但葛萊德還在得意洋洋地自述，期使羅蓓姐信服。但她只望着他，不十分相信，也不願完全不信。

「那就是你今夜不來的原因，是嗎？」她問，從未對他這樣奮激而憤怒的神氣，「我記得你告訴過我決不讓別的事情來阻留你，」她繼續說，陰沉沉地。

「哦，我是這樣說的，」他承認。「要沒有那封信來，我也不會失約。你知道我只怕我伯父干涉，他們約我去過節，我不能使他們掃興。這太重要了。我不應該如此，尤其因為你今天下午要回到這里來，不是嗎？」

他說這話的態度和音調，使羅薇姐清楚地感到（比他以前所說的一切都清楚），他把他和她本家的關係看得多重，而把她認為寶貴的關係看成那麼無足輕重。現在她覺察，他在初戀時期雖然顯得那麼熱情做作，但他對她的估計比她自己更渺小。那就是說她的夢想和犧牲是徒然的。她惶恐起來。

「好罷。無論如何，」她直感到這一切，懷疑起來，「你想不到留一張字條在我房裏，讓我進來就看到嗎？葛萊德？」她這句話問得溫和，因為她不欲太刺激他。

「但是我沒有想到，我告訴你，甜蜜的，我想不到來得這麼晚。我以為六點鐘就完結。」

「是的——好的——不過——我知道——但是——」

她的臉孔呈現慌亂，煩惱，神經過敏的神色，還夾雜着恐懼，悲哀，懊喪，狐疑，以及厭恨和失望的痕跡，眼睛也染上了這些神氣，嚴肅地睜圓着釘視着他，使他內心疚痛深感辜負和卑視她的慚愧。因為她的眼睛已明白表示，他不禁羞愧赧顏，天生蒼白的雙頰變為通紅。但羅薇姐一時裝作不見或者不重視，過了一會說道：「我注意『星報』登載葛洛佛斯維爾家的集會，但並未提及你堂兄弟妹的到場。他們到了嗎？」

她從來沒有這樣懷疑過他——這個情形是葛萊德和她發生關係以來從未想到的，所

以她這一問便他煩悶激怒。

「當然來的，」他以謊言相答。「我告訴了你他們也到，你爲什麼還要那樣問我？」

「哦，親愛的，我問問你沒有什麼意思。我只想知道罷了。但是我確實留心到報上提起你常說的那些本地人，莎黛拉·芬琪萊，蓓丁·克蘭斯東。你知道你除了總替庸庸以外從未提起別人。」

她的聲音使他毛骨悚然，變得乖戾，她看得出來。

「是的，我也看到，但事情並非如此。他們即使來到，我也沒有看見。報上的消息並不常常正確。」他雖然進退維谷，老羞成怒，但他的態度却叫人難信，這他也有自知之明。他開始恨她這樣詰問。她爲什麼要這樣？他不是已有相當地位可以不受她牽累而在這新的局面中周旋嗎？

她不再否定他或者責備他，只是望着他，現出智窮的表情。她半信半疑。也許他說的一部份是真的。不過最重要的，是他應該願惜她不要對她說謊或虐待她。但要是他不願和好守信，那又有什麼辦法呢？她從他身邊退後幾步，做着一種失望的手勢，說道：「噯，葛萊德，你不必對我說假話。你知道嗎？只要你事先告訴我而不讓我聖誕節夜這

樣瀟灑，我也不管你到那裏去。使我難過的就是這一點。」

「但是我並未說假話，蓓，」他乖戾地又說。「要是報上這麼說，我也無可奈何。格里非家人都在那裏，我可以證明。我今天是儘快趕來的。你這樣一下子發脾氣，要麼什麼？我已經告訴你事情怎樣經過。我在這裏也無可奈何。他們臨時叫我走，我又無法脫身。你這樣發脾氣有什麼用？」

他忿恨地瞪目而視，而羅蓓姐鬥智失敗，變得啞口無言，不知怎樣才好。她想到今夜節目，但又覺得不必再說。她此刻更敏感到他已參加那快樂的生活，而她却無份。但此刻她還躊躇着不敢讓他知道她是多麼嫉妬。他們在那個美妙世界裏那樣快活，而她却沒有一點。而且他常談起那個莎黛拉和那個蓓丁，或者報上常談起她們。他是否對她們中間的某一個發生興趣？

「你很喜歡那個莎黛拉·芬琪萊嗎？」她突然發問，在光影中向他仰望，希望稍稍解愁——要知道一點實情。

葛萊德立刻感覺這問句的嚴重性——一半壓在心裏的好奇，妒忌和失望，從她的聲音中比從她的神態中更表現得清楚。她傷心時聲音總是那麼溫柔，嫵媚而蘊含。同時他發覺她用那樣狡猾的傳心術來向莎黛拉尋錯，實在有點吃驚。他立即感覺不讓她知道的

必要——那會激怒她。但同時由於他在這裏地位日漸鞏固而來的虛榮心，却使他這樣說

「喔，我有點喜歡她，當然。她很漂亮，而且是一個跳舞能手。她有不少錢和衣服。他幾乎還想說除此而外他並不喜歡她，可是羅蓓姐已經略略感覺他對這位小姐發生了興趣，同時又感到她和這個花花世界如隔鴻溝，便叫起來：『是的，她有這許多錢，誰不感興趣？我要是也有那麼多錢，我也會……』」

說到這裏，她的聲音突然發顫，立刻哽咽起來，如欲哭泣。他看到又感到她傷心極極，悲酸而又嫉忌；於是，他雖然起先衝動得又要發怒挑釁，但終於態度溫和下來。他現在想到，他一直寵愛的人兒，爲他嫉忌而受苦，實在心有不忍，因爲他由霍端斯的經驗已深知如忌的苦痛。他幾乎要爲羅蓓姐設身處地一想。因此，就爲這一點，他說：「喔，喔，你看，我對你一講起她或者別人你就要那樣發氣！我並不說我真正喜歡她。我只告訴你要知道的事情，因爲你問我喜不喜歡她，我才那樣說罷了。」

「喔，是的，我知道，」羅蓓姐回答，神經緊張地站在他面前，臉色蒼白，雙手突然緊握，對他懷疑而又求情似的看着。「但是他們樣樣都有。你知道他們，而我却沒有什麼。我看他們什麼都有，而我老是那樣，實在難過下去。」她的聲音發抖，不再說話。

淚盈滿眶，嘴唇發顫。她急速用手掩面，轉身過來，肩頭也震撼起來。她全身由於失望的壓榨的啜泣而抽搐着，尤其因為葛萊德一時爲這突發的悔恨和強烈的悲哀所震驚迷惑也深受感動了。因爲這顯然不是要來籠絡他的詭計或者神經發作，而是一種突然驚覺的自憐，他可以感覺，一個孤苦無告前途渺茫的少女，正對他現在感興趣的那些應有全有的富家少女自覺相形見拙。她引起了磨折她青春的過去年歲的回憶，而這些回憶由於她最近的還鄉省親，栩栩如生地出現在她心眼前。她實在感動至深，難受而失望。

於是她從心底裏叫出來：「要是我有過像那些姑娘的機會——要是我見聞廣一點！不幸生在鄉下，沒有錢沒有衣服——而且沒有人開導。喔，喔，喔！」

她說話時對自己的示弱和怨恨也感覺慚慚，因爲這原是他和她的關係所以發生困難的原因。

「喔，羅蓓姐，親愛的，」他立即溫柔地說，手臂圍住她，對自己的越軌確甚感觸。  
 「你決不可那樣哭，最親愛的。你不要哭。我不願使你傷心，真心話，我不願。實在我不願，親愛的。我知道你難過，甜蜜的。我知道你心裏的感覺，而且知道你千難萬苦應付一切。當然我知道，蓓，你總不要哭，親愛的。我還是愛你。實在愛你，而且永遠愛你。我傷了你的心，實在難過。我今夜以及星期五不準時到，實在是因爲沒有辦法。」

爲什麼嗎？我簡直無法可想。以後我總不會再那樣對不起你，實在我不願。你是最美麗，最親愛的姑娘。而且你頭髮和眼睛那麼可愛，身體那麼窈窕。你實在美，蓓。而且你也會跳舞，正像別人一樣跳得好。你也一樣漂亮，老實說。你可以不哭了嗎？請勿哭。我多難過，甜蜜的，要是我傷了你的心。」

葛萊德自己一生也經歷過種種失望和艱困，所以有時會心腸軟起來，聲音溫柔起來。他這時的態度，正像母親對小孩那樣，溫存而和易，使羅蓓姐深爲感觸。但關時，他這種情緒並不久持，正像炎夏的陣雨，來得快去得快。但這次羅蓓姐却以爲他十分了解她因而更喜愛她。至少目前還不是凶多吉少。她佔有他，佔有他的愛和同情，至少還在明顯的程度中，因此由於深覺安慰，她開始揩乾她的眼睛，並且說她好哭如小孩亦覺自愧，希望他原諒她，因爲他的淚眼浸溼了他光白無暇的襯衫。如果葛萊德這次原諒她，她不再如此——這時，他想不到她藏有那樣豐富的感情，竟大爲感動，於是再三吻她的雙手，面頰，最後又親她的嘴。

在這樣的撫慰，諂媚和接吻中，他又向她保證（這次實在是愚弄和哄騙，因爲他真心喜愛莎黛拉，雖然喜愛的方式不同，但一樣重要，甚或更重要），他對她是初愛，專愛，和最愛——這一句老話竟使她感覺她也許誤解了他，她的地位可能因而更穩固——

比在社交場所見過他而終於不能使他那樣真心愛她們的別的少女對他更有把握。  
但這只是她的幻想。

## 十二

葛萊德在這冬天確實成爲當地社交活動的活躍份子了。格里菲家人把他介紹給他們的戚友，所以他到處受人家招待。但當地有聲望的人家都深信，男女結合，不僅應該門當戶對，而且要看財產多少。葛萊德雖被認爲可有社會地位，但沒有一份富貴人家認爲他夠高攀他們的女兒。因此，雖然他們常邀請他，但對他們的女兒却暗勸勿和他來往過密。

但莎黛拉總算體貼他，知道他財源不多，每逢約會不願叫他多化費。因此他繼續被邀請參加一些放蕩而以跳舞結束的集會。莎黛拉對葛萊德的印象確實不錯，因爲他常送她的虛榮心。他年少英俊，頗有地位，她原要這樣一個少年來追隨她。可是，她也知道，她的父母嫌她貧窮，不願她和他發生親密關係。起先她並不很想到婚姻，但現在她不知不覺中願望那種事情了。

葛萊德迷醉於和她結婚後的物質幸福。但一直沒有和她更親密的機會。但午夜晚會



過後兩星期，他們有一次從安姆斯託達家參加同樣的晚會同坐汽車回來時，她紅腫腫家去吃熱巧克力糖，和他並肩而坐，密語長談，使他更熱衷她。他見她坐在那里，穿著白緞繡銀點的晚服，穿高跟拖鞋的雙足挨近他身邊揮動，香氣直刺他的鼻孔，內心驚動，想入非非。於是，他擁抱了她，吻她，而她也容受了這一切。這次對他是一個有決定性的發展，而對羅蓓姐是難受的加深。

其時，不幸又有一件事發生，使他不勝煩惱。那便是羅蓓姐有懷孕的徵象。他決定說法請教醫生，但又感到不便在本地進行，因為這里認識他的人太多。於是他有一天到了鄰近較大的一个城市軒納泰去。當他終費苦心從軒城一個醫生那里買了一包藥回來時，他立刻跑到羅蓓姐房裏。她正苦於無法免除將來出醜，見他帶了辦法回來很欣慰。雖然他曾一度冷淡他，他終究還照顧她，她想。可是葛萊德已經決定和她離開，爲了他認爲可能達到的更幸福的前途。因此，他惟恐她希望她的感恩的表情被認爲他倆重新情愛的表示，所以他立刻回覆到過去多日來的冷酷。他不願再受溫情的牽累。如果這服藥有效（他希望有效），這也是最後一次相會，除非偶然碰見。因爲就以這次危機而論，他和她繼續發生關係實在太危險，他的損失太多。

可是這服藥仍未見效。因爲她常時惡心反胃，他勸她休息幾天不必上工，叫她躺着

不要發愁。但她藥吃得太多了，有些病體，臉孔死白，面頰拉長，眼睛突出。葛萊德又去鄰城求教醫生，可是帶來的是同樣的藥丸。結果也是無用。葛萊德把醫生的話告訴她，說是一個月的遲延是女子常有的現象，准許受寒致此，所以還不能確定，不必過分愁慮，但她却因此更怕了。同時他想不到一個人可以請教另外的辦法，因為他和她的曖昧關係他怕見醫生，而且即使有醫生能設法，又懼恐化費太多，非他體力所及。

但為形勢所迫，又想與其由他去請求醫生，不如她去（他自私地想，問題在她身上，她不得不去）較為簡單，他終於暗示她由她單獨去設法，因為他在此有地位關係，熟人太多，不便為此露面。一旦秘密洩露，他將失掉位置，對他倆都沒有好結果。而且和男人同去，醫生要敲竹槓，而確實沒有積蓄錢，所有的錢都化在兩個人身上了，他這樣聲辯着。他找到了一個適當的醫生，就會來告訴她，讓她去求治。自然，起先她羞憤交併，對他失望，但終為必要的形勢對迫，她默認了。而他呢，他想，從這件事情脫身以後便可以奔上萬里前程。他已為她盡力，而她也一定會去，只要這件事能告一段落。

可是一天天過去，最後已過了十天，但他依然沒有音訊來告訴她到那裏去，向那個醫生去請教。因為他也還沒有找到。幸而，他終於探聽到葛洛佛斯維爾城郊有一個鄉下醫生肯替人秘密施行手術。於是在他告訴她的第二天晚上，兩個人決定出行，葛萊德

她到楓台，她換車前進。

「請罷，讓我看什麼情形。你叫什麼名字？」醫生問她。

「羅絲·霍華德。霍華德太太。」羅蓓姐神經緊張地說，這個名字原是葛萊德替她

想的。

「你丈夫的大名呢？」他繼續問。

這問句雖然簡單易答，但羅蓓姐躊躇一下才答出：「吉福特」，她哥哥的名字。

「你住在這里嗎？我想？」

「在楓台。」

「是的。你多少年紀？」

「二十二。」

「你們結婚多久？」

這問句和她當前的問題關係至為密切，她躊躇了好久才能答出：「我着——三個月

罷。」

葛萊德懷疑起來，雖然神態表示若無其事。她的躊躇却給他抓住了。

「那末有什麼為難呢，霍華德太太？你不必吞吞吐吐，什麼話可以直說。我習慣這

種事情。六月去，都無關係。病人有什麼困難，我總得聽取。

「哦，」羅德如開始說，又神經緊張起來，低聲地：「是這樣……你知道……我丈夫賺錢不多……我要幫助他做工才能開支，兩個人收入都不多……因此，當然……我們不能……有……小孩，你知道，這樣快……而且……」

她停一下，喘着氣，實在說不下去。

醫生認清了問題所在。他說：「我想我知道你心裏的意思。可是我看你想的正是一件多嚴重多危險的事情。可是，」他突然加添着，他想到也許他過去所做的事已被傳聞，而將敗壞他的名譽。「你怎麼想到我這裏來的呢？」

羅德如不敢說出介紹的人來，因為葛萊德早已警告她不作聲。

而我經過此地見過你的廣告，聽說你是一個高明的醫生。」

醫生疑慮稍退，接着說：「第一，你要做的事不是我良心所許可的。我知道你不得已，你和你的丈夫都年輕，收入不夠維持，而一時失業會使你們天天緊張。那當然。但是，我看結婚是神聖的事情，兒女是上帝的祝福，而不是災禍……而且這種手術，不僅法律上，道德上，而且在醫術上也是危險的……做母親並無嚴重的困難……」

「但是你不知道，醫生。你不知道。」她叫道，驚恐惶惑地，「我必須設法解決，無論如何要解決……一定要……一定要……」

醫生爲這突然的表白所驚異，已自認他起初的猜想正確，嚴正地發問：「那末你們沒有結婚，是嗎？」

羅蓓姐搖首作答，哭泣起來。

「他知道你有孕嗎？」

「是的，」羅蓓姐昏然作答。

「他不願娶你？」

「他跑了。」

「喔，我知道了。小流氓！你不知道他那里去了嗎？」

「不知道。」

「發覺多少時候了？」

「已經兩星期，」羅蓓姐啜泣著。「我已吃過丸藥，但是無用。」

「喔，這些！你有孕以後，這些恐怕沒有多大用處。但是我勸你再等一下，你過了第二個月，才可確定要不要動手，但是我總勸你，非不得已還是不動手好，因為我覺得

違反自然是不正當的。要是你能有一個小孩照顧，豈不更好，那就不必違反良心摧殘一個生命了。」

「我不能，我不能，醫生，要是沒法，我不知將怎樣了！請你……」

「我知道，很有些醫生不重視道德，但我抱歉——很抱歉，不能那樣做。」

他拒絕，她廢然而返。

醫生的決定使他倆更爲惶恐，因爲這里對羅蓓姐是非法和恥辱，而對葛萊德是暴露和毀滅。但又是兩星期過去了，他們依然一籌莫展，到了第二個月第三天羅蓓姐對她的猜度已深信無疑，她不顧一切，又去找那個鄉下醫生，可是依然爲他拒絕。

於是經過多日愁悶沉思，她決定要他娶她。她寫了一封信給他，要他夜裏來。她有話告訴他，信中的口氣強硬，使他知道再不能決定，會出亂子，所以不能不答允去，聽她要提供的解決辦法是什麼——或者她有什麼要怨訴。

他去的很遲，見她似乎比發生這次麻煩以來任何時候要泰然，這個情形使他不無驚恐，因爲他預期她淚眼汪汪的。但現在沒有別的，她顯得更安然自如，她如何求得滿意解決的愁慮似已誘發出一種潑辣的根性，勢將發作。

因此，在未宣佈心中的決意前，她直捷了當地說：「你還沒有找另一個醫生，葛萊

德，或者想辦法？」

「沒有，我還沒有，蓓。」他深為失望而厭倦地回答，他自己的神經也緊張至破裂程度。「你知道，我一直設法，但真不容易找到一個不怕處理這種事情的人。實在難，說真話，蓓，我幾乎弄得無法可想。要是你想不出什麼辦法，我真不知我們怎麼辦才好。你沒有聽到什麼別人你可以去請教嗎？」因為，在她第一次訪問醫生後接着的談話中，他曾經暗示過她，要是她和那些外族少女們中間任何一個弄到相當親密，她可以逐漸探出一些對他倆有用的消息。但羅蓓姐不是一容易與人為友的性格，因此她一無所得。

可是，他說「無法可想」這句話，現在給了她正想要的機會來擲出那個她認為不可避免而不能再延的提議。但不知葛萊德反應如何，她有點害怕，她躊躇着考慮提出的方式，搖搖頭表現一種十分真實的煩惱，她終於說：「好罷，我告訴你，葛萊德。我一直在想，覺得沒有別的法子，除非——除非你，哦，和我結婚。現在已有兩個月了，你知道，除非我們立即結婚，大家會知道，不是嗎？」

她說話的態度，外表是由於她正當的自信而來的勇敢，但內心却是對葛萊德的態度的捉摸不定，更糟的是因為他臉上突有驚愕，怨恨，疑慮，和恐懼的神色交替呈現；這種變色的表示無他，就是她正要把一種未知結果的損害加在他身上。因為自從他漸漸接

近沙黛拉以來，他的希望大為增進，因此聽到羅蓓姐提出要求，他皺眉蹙額，態度從煩亂而比較和善的考慮變為恐懼，反對和避免惡果的決心的混合表情。這會使他完全毀滅，失掉沙黛拉，失掉職業，失掉社會前途和對格里非家的一切雄心——一切的一切——這個思想使他痛心而同時使他不知如何進行。可是他決不！決不！他決不為此！永不！永不！永不！

但過了一會，他模稜兩可地叫道：「好罷，你看，蓓，這對你當然也好，因為你這樣固定下來，永不會有麻煩。可是我如何呢？你也不會忘記，照目前的情形還對我是不是容易的。你知道我沒有什麼錢。我有的祇是一個職業工作。況且，他們家裏人還不知道你的什麼事——一點不知道。但要是他們一旦知道我們一直在一起，而且又發生了這種事，知道我馬上要結婚，那好，且看罷，他們知道我在欺瞞他們，當然惱恨。以後他們要如何呢？他們也許會斥退我。」

他歇一下看看這種解釋有何效果，但見羅蓓姐臉上只有近日來每逢他有所解釋時慣見的那種狐疑的神情。但他仍懷希望故作遁辭地又說，想用某種計謀來遲延這個問題：「況且我還不敢說一定找不到一個醫生。我一直運氣不很好，但那也不是說我不願聽你的話。還有一些時候可等，不是嗎？當然還有。到三個月也還不遲。」（他曾寫信給賴



他懇請教，而賴德爾回信曾說起這一點。——我前天還聽說在阿爾巴尼地方有一個醫生可以做這種事。無論如何，讓我去看看，再作道理。」

他說話的態度是那樣模稜兩可，羅蓓姐也明白他想用謊話來遷延時間。阿爾巴尼地方並無醫生。他討厭她的提議，但求避免，那是太明顯了。而且她很記得他從未直接說過一句他要娶她的話。而且即使她可以敦促他，但歸根結底她不能強迫他做任何事。他可以一走了事，正像他有一次談起可能爲她而不知不覺失掉職業時所說的那樣。而且，要是他現在深感興趣的那個世界被奪去而不得不帶着她以及一個小孩過活，他更可能那樣衝動，一走了事。因此她更小心翼翼，無論如何必要，她也得改正她對他強硬要求的衝動。他是那樣被以沙黛拉爲中心而現已遭遇危機的那個光輝世界的景象所煩擾，他幾乎不能清楚地思想了。要是他僅爲了他和羅蓓姐所能有的那個世界——一個小家庭，一個小孩，一天到晚工作，靠他能賺的一點錢來養活她和一個小孩，而從此不得自由——而失掉他前途的一切！喔，上帝！他突然感惡心。他不能，他不願做這種事！可是他又看到，他一切的梦想，只要給她告發並且他走錯一步，就很容易推翻。因此他不得不謹慎，而且生平第一次不得不用手腕和狡猾，而且認爲十分必要。

同時葛萊德對這種深大的變化內心深爲感觸並且慚愧。

但羅德姐在說：「嘿，我知道，葛萊德，是你自己說無法可想，不是嗎？而且過一天我更難過一天，除非能找一個醫生。我們不能在幾個月內結婚就生孩子——你總知道。世界上任何人也懂得。而且我要替自己和你着想，你知道。而且要為一個小孩着想。」

「（聽到將生小孩，葛萊德眨眼蜷身，如被驟煩。她也發覺這一點。）」「我當前兩件事情總要做一件，葛萊德——結婚或者解脫這個問題，可是你願意我們一結婚你伯父會怎麼想怎麼做，」不勝煩惱而又溫存地加上說，「那末我們為什麼不能馬上結婚，暫時守秘密——只要你能夠，或者要是你認為我們必須如此，」她機巧地加添着說。「這樣我可以回家去告訴父母——說是我已結婚，但必須暫守秘密。然後，時機一到，形勢不妙再也不能不明告而留在此地，那時我們為什麼不能到別地方去，只要我們願意——那就是說如果你不願你伯父知道——或者我可以宣佈我們是在早一個時候結婚的。如今——不少青年男女就樣做法。至於過後，」她繼續說，發見葛萊德臉上掠過一陣暗影，「那我們總能找到事做——我知道找得到，只要等孩生下以後。」

當她開始說話時，葛萊德坐在牀沿上，神經過敏而懷疑地聽着她的提供。可是，當她講到結婚和出走時，她站了起來——為一種不能忍耐的衝動心所捉住。而她又講到生了小孩再去工作時，她望着她，眼睛幾有狼狽的表情。你想結婚，而且不得已而結婚上

那算什麼？何況他此時只要有點小運道，只要她干涉，他可能和莎黛拉結婚呢！

「喔，是的，那你說的不錯，舊。那你就安頓了一切，但我怎樣呢？哦，你看，我在這裏剛露頭角，要是我被迫得要捲鋪蓋走，而這個要是他們發覺我們這件事當然不得不迫我如此做，那你想我怎麼辦？我沒有什麼事業或者生意可做。那時我們倆都爲難了。況且，我伯父給我這個機會，是出於我的請求，我跑走以後，他決不會再爲我幫忙。」

在他刺激至深時，他忘却他過去曾不止一次告訴羅舊姐，她父母的處境並非完全無望，要是事情弄得不好他不願在廠裏，他返往西部去也許可以找點工作做。正因爲她略回憶起這些話，所以她問了：「我們能否到鄧佛或者差不多的地方？你父親能不能替你暫時找個工作？」

她的聲音很溫柔而懇切，意思是使葛萊德感覺事態非如他所想的厄逆。但連帶這一切來提到他的父親——以爲他能救他倆的貧苦——真使他感覺夠受。這表示她對他在這世界上的實際地位，多麼可怕地不夠了解。更糟的，是她想向那方面求助，多可笑。而且，要是她得不到幫助，將來還會因此責備他——誰知道——不該那樣說謊。這樣看來，他現在顯然不得不盡可能打消，而且立刻打消，她那個傾向結婚的念頭。這不可能——永不可能。

但是，她對他有此要求，他怎樣反對才妥當，怎麼對她公關而冷酷地說，他不能也不願娶她？而且除非他斷然拒絕，她會以為強迫他結婚既屬公道而又屬合法，她還會覺得有權跑到他伯父——他堂兄（想到這裏他彷彿看見吉爾勃的冷眼）那里去告發他，那他就完結了！毀滅了！和莎黛拉以及這裏一切關係的夢想完結了！但他想得到的話祇有：「但是我不能這樣做，舊，至少現在不能。」這句話立刻使羅森姐臆斷，她在這裏所謂結婚，並非他在目前情形之下用「至少現在不能」那種話所能反對得了的意思。可是，儘管她這麼想，他敏捷地說下去：「而且我不願這樣快就結婚。現在就結婚使我太為難。第一我年紀太輕，還沒有準備婚後的一切。而且我不能離開這里。到別處去我不會做到像這裏一半的好。你還不明白這個機會對我多麼重大。我的父親境况還好，但總不及我的伯父，而且他也不願。你不知道，否則你就不會要求我這麼做。」

他停頓一下，臉色是一幅惶恐與反對的混合構圖。他很像一隻受驚的野獸，被獵人和獵犬所急追。但羅森姐，以為他的背信全由於萊古格斯的上層社會和她自己的卑下地位相形見拙，而非由於他愛上某位少女的高貴的誘惑，所以她不由己地憤然反辯：「喔，是的，我很明白你為何不能離開。倒不是你在這裏的位置，多半是爲了你在這裏和他們周旋的一般社交朋友。我知道。你不再愛羅我，葛萊德，就是爲此，而且你不願爲我

放棄別的那些朋友。我知道你是爲此而非別的。但話雖這樣，不久以前你還是愛顧我，不過你似乎記不起罷了。」

沈說語時，臉孔發燒，眼睛冒火。她停了一會。而他則凝視着她不知這個結局如何。她又說：

「但是你不能離開我讓我自找路子，因爲我不願被你這樣離棄。葛萊德。我不能！我不該「我告訴你。」

她變得緊張而聲音斷續。「那叫我太難受了。我不知道一個人怎麼辦，而且除了你以外，我沒有人可以求教，所以你一定要救助我。總而言之我必須解脫這個問題，葛萊德，我一定要。我不讓我自己被離棄而沒有結婚——無所有地去求告我的親人和一切外人。」

她說這一切時，她的眼睛訴情而又狂野地轉向着他，雙手握緊又放鬆，演劇似地用手勢來強調。「總而言之，要是你想的那種方法不能解救我，」葛萊德看見她痛苦萬狀繼續說下去，「你就得用另外那個方法來解救我。至少在我自己沒有辦法之前，我不能離棄。我要你和我結婚也並非永遠之計。」她加上說，想到改變一點方式提出這個要求，她也許可以誘勸葛萊德和她結婚，過後他對她的感情也許可以變好得多。「你要繼

開我的話，遲一點好了。難關渡過以後。我也不能阻擋你離開我，而且非不得已我也不願。但實在你不能離開我。你不能！而且，」她繼續說，「我並不願弄成這樣，不是為你我決不願如此。可是你迫我，迫我讓你到這裏來。而現在你要離棄，讓我一個人漂流，祇因為你認為他們知道了我，你就不能再進社會裏去。」

她停住了，這爭論使她神經過度刺激，不能再受。同時她開始輕輕地啜泣，顯然她一舉一動顯示她在努力自制努力求和。

他倆站了一會，他惘然凝視，不知再說什麼來回答，而她爭扎着，最後力求鎮靜地又說：「喔，我做了什麼而弄得和兩個月大不相同呢，我請問你，葛萊德？我要知道。使你那樣變化的又是什麼？直到聖誕節光景，你待我無微不至，比任何人都好。你整個空閒時間都伴着我，但那以後却沒有一晚不是我請求你才來的。這是誰？是什麼？難道有另外一個姑娘，我倒要知道——莎黛拉還是蓓丁，或者是誰？」

她說時眼睛的神色大可研究。因為直到此刻，葛萊德覺得還痛快，她始終沒有特別猜疑，更未確知，他已有另一少女，而關於這件事他是懼恐羅蓓姐確切知道莎黛拉的。

雖然她目前處於窘境，而向他提出假婚的威脅的要求，他却胆怯如鼠，不敢說出真

177

變化的真實原因是誰或是什麼。他祇回答下面的話，幾乎不為她所動，因為他實在不再顧惜她了：「喔，你全錯了，蓓。你不明白原因之所在，這是因為我在這裏的前途——我一離開此地，再也找不到這樣的機會。而且要是我這樣結婚或者離開這裏，一切都糟了。我要等待一些時日，找一個位置，然後結婚，你知道——積蓄一點錢。我現在結婚，就沒有機會準備，而且你也沒有辦法。」他弱聲弱聲地加上說，一時忘記了他直到此刻的表示，早已明白告訴她，他今後不欲再與她發生任何關係了。

「況且，」他又說，「要是你找得到一個人，或者你可以一個人到什麼地方去一下，蓓，讓這個難關過去，我可以寄錢給你應付這件事。從現在起直到你必須走開時，我可以弄到這筆錢。」

羅蓓姐清楚看到，他說話時的臉色，反映着他最近告訴過她的計劃已無可挽救的全部崩潰了。而她感覺到他對她的冷淡已達到忍心這樣拋棄她和將生的小孩的地步，所以她不獨沒有一點憤怒，而且想到這個局面的意義不勝惶恐了。

「喔，葛萊德，」她現在放胆叫道，從她認識他以來從未如此大胆和倔強的神氣，「你變得多利害！你多麼忍心。要我一個人去挺，而且爲了保全你——在我走開而你無須再爲我麻煩以後，你就可以在此地住下去，過下去，和另一個結婚。好罷，我願這

麼辦。這是不公平的。總而言之，我不願。我不願。那就是說到底了。你可找人替我解救，否則就和我結婚，同我同走開至少等到生了小孩讓我有臉去見我的親人以及認識我的每個人，以後你要離開我，我可以不介意，因為我看你現在不再愛顧我，要是你確是那樣的感覺，我也不要你，正像你不要我一樣。但現在你總得幫忙我——你必須。可是，喔，親愛的，她又嗚咽起來，但是輕輕而沉痛。「你想我們互相的愛情竟會弄到如此——叫我一個人走——而你留在此地，喔，親愛的！喔，親愛的！以後還要我抱一個小孩子。而沒有丈夫！」

她握緊拳頭，悽愴地搖頭。葛萊德深感自己的提議顯然冷酷無情，但想望莎黛拉心切反覺得唯有如此提議最好或者至少最妥當，所以站在那裏，一時想不出再有什麼話可說。

雖然他倆又討論了一會，但這一個為難的時光，只有一個結論：那就是葛萊德再等一二星期看看能否另找一個醫生來幫助他。然後便是那個威脅——除非她得解脫，而且迅即解脫，他就必須和她結婚，即非永遠之計，至少亦須暫時如此，但一樣有法律上的效力，至少要等到她能照顧自己時為止——這個威脅對羅蓓姐是毀譽和恥辱，而對他也一樣是受難。



## 十三

那樣對立的觀點，尤其達到沒有真實的手段來應付環境的場合，除非藉某種巧運之助，只有產生更大的困難，甚或災禍。可是巧運未來施救，於是羅蓓妲在工廠裏變成了他不能從心中泯除的一個贅瘤。他但望能勸她離開到另外地方去謀生，以免每天相見，使他不得安靜思想，因為她不斷詢問（她的在場至少也是一種詢問），他就不得安靜地思想。而他不再如前愛顧她的事實，已漸使他不若往常地顧念到對她的義務。他太迷戀於莎黛拉，所以思念得有些神經失常。

雖有這個嚴重的僵局當前，他依然追求和莎黛拉的關係的迷夢！——而與羅蓓妲的暗澹的關係有時正如遮蔽那另一關係的暗雲。因此，夜間或者乘與羅蓓妲關係未斷而能抽暇的時候，他常利用他目前興發的社交關係所給他的一切機會。於是他被邀到哈里脫威索勒公館去宴會，或者到芬琪萊或克蘭斯東公館去晚會，使他大為驕傲而自滿，因為那時他可以護送莎黛拉，或者為碰見她的希望所鼓舞。而她呢，現在已沒有從前由於對他好奇而來的那些詭譎多端的姿態和舉動，而變得直捷爽快有時公開地找他出來，並且製造社交的機會，自然，這些接觸是和這種典型少年的集會相配，但對年長一輩却並無特

乘意義。

雖然芬琪萊夫人，爲人較爲精明而善識別，起先對她的女兒和別人如此愛捧葛萊德，不無懷疑，但見葛萊德不僅在她家裏被接近她女兒的一夥人招待，而在別家也常受招待，所以最後設想他的社會地位也許比她聽到的更爲穩固，因而後來還問她的兒子，甚至問莎黛拉，究竟如何。但莎黛拉只是模稜兩可地說，因爲他是格里非家族又是荷蘭的堂兄，而且因爲他年少英俊，受人歡迎（雖然他沒有錢），所以她和哥哥史徒華認爲和他結交亦無不可。她的母親一時聽信這種話，不過仍舊教她不要過於親密。莎黛拉認爲母親的話一半正確，但對葛萊德傾心過甚，所以她現在決定欺瞞她的母親，至少關於她設計與葛萊德幽會的一點要瞞過她。何況，洞悉葛萊德與莎黛拉之間的親密關係的人都會說，他們心心相印打得火熱。這件事要是給芬琪萊老輩知道，一定會大爲吃驚。因爲即不論葛萊德過去與現在對莎黛拉如何夢想，莎黛拉想望葛萊德的想法和心情，已快集中於愛情的最高機能的那種迷人的光景。實際上，除了以爲沒有人看的時候互相握手接吻以及用媚眼互表欣賞而外，他倆還有一些模糊而逐漸伸長的對未來的幻想。雖然他們任何人還不明未來的究竟，但在他們對未來的幻想中，是彼此都有份的。

也許在夏天，而夏天又快到，他和她要在十二湖上遊船，湖岸上綠樹的長影曳長在

銀色的水面，當他划槳而她優閒自在的時候，微風吹縐着水面，這個景象以求來的暗示擦動他的心；樹林中一簇生滿草而蔽陽光的羊腸小徑，就在克蘭斯東和費德地產西南而靠近他們的地產，可供他們六七月間騎馬散步瞭望靠西約七哩路被稱爲「靈威峯」的那個奇景的地方；謝龍的鄉村集市，光怪陸離，有如吉卜賽人的服裝，正是羅曼史的根據地，在那裏她要監督一個棚篷，或者穿着她最漂亮的騎馬服表演她的騎術——還有下午和月光下的茶會，跳舞，讓她倚躺在他的手臂中，兩個人媚眼傳情。

一點也不感到實際生活的壓迫，一點也不感到他父母的主宰和可能的反對所引起的約束。只有熱情和炎夏，以及一種有田園詩意的快樂的進展，也許進展到一種堅固而無人反對的結合，使他永遠獻身給她。

對於羅蓓妲，這時又過了漫長，厭倦而恐怖的兩個月，但她所想的舉動仍未實行，而這個舉動在葛萊德沒有動靜之中也得要有結果才好。因爲她，雖深信葛萊德除想法逃避責任以外沒有娶她的真意，但仍和葛萊德一樣彷徨不定，不敢實際行動。在幾次她提到要他和她結婚以後的一些商談中，他雖然含糊其辭，但已經再三表示一種威脅，即使她向他的伯父哭訴，也迫不到他和她結婚，因爲他終究可以另跑地方。

他措辭大約如此，除非她讓他在目前情況中不使他煩擾，他決沒有可能和她結婚，

甚至到她處境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也許不能給她幫助——這個暗示使羅蓓姐回想到葛萊德一直沒有十分表露的硬心腸。但是她要是充分回想一下，就會想起，他這種忍心就以他強迫她讓他進她房裏來時早已表露了的。

而且，因為她沒有舉動而他又怕她隨時會動手，他的態度（至少一半）從全然不睬變為至少是假裝的關心，好意和友情。因為他自覺處境危險，十分害怕因而不得不比前更用些手腕。而且他愚蠢得很，希望（即使不是真正相信）他假裝仍舊關心她的若痛問題而且必要時仍願和她結婚（雖然他從未決心如此），就可以減少她迫他立刻結婚的決意至於最低限度，然後她就會讓他多些時日設法逃避結婚而不致被迫逃跑。

羅蓓姐雖然感到這個突變的根源，但她依然孤苦無告，所以對葛萊德的虛與蛇委（即不是情語愛勸）仍未免要傾聽。這使她唯命是從地再等些時日，讓他如他所說不僅可以積蓄些錢，而且可以設法把他的工作安排一下，找出一個時間來到某處去和她結婚，把她和小孩當作合法的妻兒安頓下來，然後（雖然他此刻不加說明）他回到萊古格斯儘量援助她。但是當然有一個條件，就是她除非得他許可決不可任何地方說他已娶她，或者指他為她小孩的父亲。還有要諒解的，就是她（正如她再三說過，只要他娶她，她願意如此）必須設法藉離棄之故（或用別種藉口）到離萊古格斯較遠而不致被人知道的地

方去脫離他。而且要在結婚以後相當合理的時期內實行，可是他並未得到她表示只要他娶她就願意如此的滿意答覆。

但葛萊德這些獻計顯然並無誠意，所以對她有無誠意亦不關心。而且他毫無意思離開萊古格斯，甚至在她目前解脫所需的一個短時期內，非不得已也不願離開這裏。因為離開這裏，他就離開沙黛拉，無論時間如何短促，也會妨害到他的計劃。因此，他反而猶豫不決。有時幻想到他在某些奇情影片中見過的那種假婚——一個假扮大臣和一些串通欺騙一個不學無術的鄉下姑娘，但時間，財力，勇氣和機智都大大在費，所以葛萊德過後一想就有自知之明，覺得非他能力所及。

不但如此，因為他知道，除非得天之助他將遭遇一種無法逃避的災禍，他甚至於想，一對危急關頭無法避開羅薇姐而勢必敗露時，他可以直捷了當地否認和她有過任何關係，無論她當時如何控告——說他和她一直祇有領班和雇工之間的那種關係——決無異的！

但同時，五月初旬，羅薇姐由於懷孕的象徵和病態日見明顯，開始向葛萊德說明並且堅決聲明，她忍不住也鼓不起勇氣來保住她在廠裏的位置或者工作到六月一日以後，因為那時女同事們開始發覺懷疑使她難受；而沙黛莎又開始說明，不出六月四五日她和

母親與史徒華哥哥，帶同幾個隨僕，將到第十二湖的別墅去監督新興工的一些設備。過後，不出十八日克爾斯東和哈里脫兩家，以及一些別人會來到，蓓蘭和梅蘭亦可能來，那時克爾斯東家也許會邀他某次週末去玩一次，因為她已託蓓丁代為約好，……

她又向他解說，而且是第一次這樣說，她的父母據聞他傾心於她，已開始談起廣遊歐陸，而這次出遊將使她和史徒華以及她的母親離國至少兩年。但因為葛萊德聞知此訊臉色驟暗而她也自覺將受困苦，所以她立即補上說他勿必難過，她知道事情會轉變得相當好。因為到了相當時期（除非中途發生事故使她母親改變對他的觀念）她會被迫自己採取某種方法來打消她母親的意思。她不願說出什麼方法，雖然在葛萊德一時過於狂熱的想像中，這個方法就是私奔和結婚，不管她父母如何想也無法反對。

莎黛拉心中確有近似這樣的思想開始形成，雖然還是模糊而且加以壓制。因為，她繼續向葛萊德解說，她的母親顯然要她趨向於門當戶對的婚姻——要她和上年會那樣顯然愛顧她的那個青年結婚。但是她愉快地宣告，因為她現在對葛萊德熱情至深，她覺得很難迫她同意。……

「我唯一的困難就是年紀還沒有到，」她輕快而曖昧地加添着說。「他們當然抓住一點。但到了十月裏我年紀差不多了，那時他們對我也沒有多大辦法，我要告訴你

。我想我可以和我所娶的人結婚，而且要是我在這裏不能那麼做，總有別的法子可以對付。」

這個思想對葛萊德有如甜蜜的毒藥。這使他興奮而又煩心。要不是羅蓓妲作梗，那個可怕而難解決的問題！要是沒有這個問題以及莎黛拉認為可克服的她父母的反對，他的前途不就是天堂了嗎？莎黛拉，第十二湖，上流社會，財富，她的愛情和美麗。他想不到幾乎發狂。他和她結了婚，她的家族還有什麼辦法？除了默認而把他倆帶進他們在萊古格斯的富華家裏來，或者另想辦法（他當然也許會在芬琪萊電氣掃除器公司得到某種位置）以外，還有什麼辦法？那時，他即使不比吉爾勃更高，也是和他以及所有過去冷淡他的人們平等了，而且和史徒華一樣是芬琪萊的繼承者了。而且帶着莎黛拉正像戴着光榮的冠珠一樣突然衝進榮華的宮殿。

他沒有想到如何渡過現在到十月的時間，也沒有十分考慮羅蓓妲正在要求他和她結婚這個事實。他想可以放棄她。同時他又痛心而煩惱，覺得一生中從未臨到如此左右為難的危機。社會的輿論——他的母親也會這樣說——認為他的義務至少要解救羅蓓妲。但以愛絲泰姊妹的情形而論，又有誰來拯救她？她的情人呢？他走開了他毫無內疚，而她也沒有死。那末，羅蓓妲達到他姊妹的境遇時，為什麼要那樣毀壞他，迫他做一件不

下於社會地位的，審美觀念的，情欲或情緒的自殺的事情呢？況且，以後，只要她不向他出此一舉，他還可以大大地幫助她——當然用莎黛拉的錢。他不能也不願讓她對他這樣做。他的一生會被毀呢！

#### 十四

這時發生兩件事，使葛萊德與羅蓓妲之間的對立觀念更加尖銳化。其中一件不過是羅蓓妲有一晚瞥見葛萊德在中央路轉角近郵局的地方，停下來和安拉昂拉·史太克小姐講幾句話，她正坐在一輛開氣的大轎車裏等候還在對面公事房裏的父親出來。史太克小姐，穿着適合時尚，適合身份，適合她誇耀的趣味的時髦服裝，正很有風度地坐在駕駛輪前，這種姿態原不僅意供葛萊德欣賞，而也是為向一般人出風頭的。但因羅蓓妲此刻正迷惑於葛萊德的遷延以及迫他決意為她行動，未能取決，所以就認為史太克小姐就是引誘葛萊德使他冷淡遷延而使她受苦的那種安樂，榮華和優閒生活的代表。

另一方面，差不多就在此時，葛萊德又從巧目觀一個與羅蓓妲有關的景象，這件事真要叫有些人認為祇有殘酷惡毒的天意才會讓她發生的。一天星期日，乘汽車北行到箭湖畔德魯昂爾公館裏去利用初春一個週末來遊玩一次（那是莎黛拉所計劃的），那一



夥人駛近比爾茲（那是他們到遊覽目的地的必經之路）的時候，不得不向東迂迴，轉而羅荷姐的家屋。最後跑上了從脫里斯潑維爾起經過愛爾登家的田地的那條南北路，終於轉向北行進入了她家的田莊。到了這裏，開車的德賴西·德魯烏爾，叫人買車問農家這條路是否通到比爾茲。於是葛萊德靠車門最近，跳下車來。向那站在交叉路口顯然屬於坡上那間破陋不堪的農舍的郵政信箱上的名字一看，他大吃一驚，發見名字就是帝杜斯·愛爾登——羅荷姐的父親。而且，他立即想起，因為她曾經說過她父母住在靠近比爾茲地方，那一定是她的家了。這使他頓住，一時躊躇不知要不上前去，因為他有一次曾送給羅荷姐一頓小照，也許她還放在家裏。況且把這個破舊荒涼的環境和羅荷姐（因此也就是和他）聯繫在一起，這個思想已足以使他要轉身就跑了。

但莎黛拉在車中坐在他身邊看見他躊躇不決，叫起來：「葛萊德，有什麼事？怕喇叭聲嗎？」於是他立刻害怕再不上前就會使人非難他，所以拔步跑上路去。但這間農舍的印象，經他澈底一想，已使他生出最煩惱而困苦的思想來。因為那是什麼屋子！在這個春光明媚的時節也是那麼荒涼。破爛而傾斜的屋頂，北面那個斷烟突——一亂堆泥土沙石在底下；南面那個歪斜半倒的煙突，一個地方用木排撐住着。通下面大道的那條未

在經修葺的小徑，他正在走上來的！他看到門前那些破裂而零亂的作爲階步的石頭，實

有些沮喪。還有屋前那些未經油漆的倒塌的棚屋，和別的破屋相襯更其淒涼。

你看！你想這就是羅蓓姐的家！你想，他如今企望與莎黛拉和萊古格斯這一夥人增進關係，而他要他和她結婚！而且莎黛拉在車子裏也看得見——即使不知道。那種貧窮！他離開這種貧窮的起點已經多遠！

他直感惡心的刺激，彷彿胃部被擊一樣，走近那個門去。然後，彷彿天意要使他更愁苦，門是帝杜斯開的，他穿着一件露線縫和破到肘邊的短衣，一條像麻袋而襠襠的斜紋布褲子，一雙無光的粗大不適足的鄉下佬皮鞋，向他望望表示問他要什麼。葛萊德爲那襠襠的衣服以及他與羅蓓姐口耳相似的面貌所驚愕，急忙問他下面那條東西路是否經過比爾茲與北面的大路相通。雖然他甯願立刻聽到「是的」答覆讓他轉身就走，但帝杜斯却要走上屋前的場子，用手臂一指說明，要是他們想縮短大半路程，最好沿這條脫里斯潑維爾的南北路走上至少兩里光景，然後轉向西行。葛萊德略略道謝，在他幾末說完話時就轉身倉皇跑走。

他回憶起來，心中大爲懊惱，羅蓓姐就在此時還在那裏想（雖然他盼望萊古格斯能給他一切：莎黛拉，未來的春夏，愛情與羅曼史，悅樂，地位和權勢）不久他要放棄一切和她私奔而結婚！偷跑到一個偏僻的地方來！呀，多麼可怕！而且他那樣的年紀就有

一個小孩！呀，他爲什麼那樣愚蠢懦弱，竟和她發生那麼親密的關係！祇爲了幾個孤寂的夜晚！他爲什麼不等一下而讓這另一個世界向他展開呢？可惜他沒有等待！

而現在，要是他不迅即乾脆脫離她，另一方面榮光立刻會收斂，而他原來出身的那個世界又要伸出灰暗的貧手來招引他把他再度包圍，正像過去他自己家庭曾經那樣逼迫他一樣。他甚至於想，起初有些迷惘，爲什麼那個出身顯然相仿的少女和他竟會起初那樣互相吸引？……但最痛心的是眼前須要解決的問題。於是他路上一直默想解決辦法。只要羅蓓姐或她的父母向吉爾勃怨訴一句，他從此完結。

這個思想這樣煩擾他，使他在車中默不作聲，雖然以前他一直和別人閒談此行作樂的興趣。而莎黛拉，坐在他身邊原先不時向他耳語告知她夏天的計劃，現在不再重談，祇低聲說：「你怎樣了，親愛的？……滿臉發愁。剛才滿臉微笑。噯，臉孔再笑嘻嘻呀！」對莎黛拉笑呀！葛萊德，像好孩子那樣夾住莎黛拉的手臂呀！」

她轉過臉對着他的眼睛，看她這孩子氣的媚語有何效果，當然葛萊德竭力裝得神氣活現。但即使如此，即使莎黛拉對他表現如此奇情熱愛，羅蓓姐這個鬼影以及她對這一切的影響，逼住在他心眼前。……

他決定要解決那個問題，無論用什麼方法！

## 十五

六因五團來到，芬琪萊家如莎黛拉所說離開了，但臨行前她會堅決要求他準備在第二或第三週末到克羅斯東家去，請她以後會確定勸告他怎樣進行。於是芬琪萊無聲受驚，不知在她離開時如何辦法，想到羅蒂姐如亂麻般的境況尤甚懊喪。而且正當此時，羅蒂姐的恐慌和要求變得那麼急切，使他再也不能推託。她再三說她的體操（雖然這多半是她的想象）變得再也不起膠滿，廠裏的同事不久快知道了。她不再能安適地工作或睡覺了，她決不可在此留下去。她已有預兆的腹痛——其實全屬幻想。他必須現在和她結婚，履行他的諾言，並且立刻和她同走——到一個地方——任何地方——無論遠近——等她解除目前的危急。小孩生出後，（她現在千萬懇求）她同意他走他的路——實在如此——而且永遠不再要求他一點什麼。但現在，這一個星期——至遲不過十五日——他必須準備照顧她渡過這個難關。

但這就是說要他在未到第十二湖去見莎黛拉之前跟羅蒂姐走，而且一走就不得再見莎黛拉。而且，他他知道，他還沒積蓄充分的錢來實行他所堅持的新的冒險。羅蒂姐徒然解說她已經積蓄一百元光景，他們結婚後就可應用，或者可以作為他決定他前往任何

的費用。他知道或感到的唯一事實，就是他將失掉一切。他要和她跑走到一個較近的堆方去謀事，以便盡力維持她。但這種變化多悲哀！失掉他所有的夢景！他絞盡腦汁想來，覺得最好她暫時離家回家。因為他這時判斷（而且他覺得很精明）他還需要幾星期來準備對付他倆當前的變化。他託言因為他用盡方法還不能積蓄到他所希望的一個數目。他至少還要三四星期才能湊足此數，可以應付預想的變遷。她自己不是想而他也知道，這筆錢不能少於一百五十到二百元嗎？這在她眼中是相當大的數目，而在葛萊德也已超出目前儲蓄存單的數目。他祇有這四十元，而且他夢想着用來作為不久旅行到第十二湖去的費用。

為要指他所提議她暫時回家躲避的建議，他又說她自己也得指定一點錢才好。她此次旅行將有婚事和社會環境的多方變化，不能不把衣服預備好一點。為什麼不把她的一百元或其中一部用作添製衣服費？他心裏想那裏是那樣亂，竟提出此議。而羅絲姐，自覺前途茫茫，未敢作任何有關新娘內外服裝的東西，所以現在想起來，無論他這個提議怎樣何處，總不外延誤日子。正如他別種提議一樣，但她再等二三個月，她幾次請過的那個手工便宜而得去的裁縫，總來至少替她做一件適宜的衣服，也並非事出於一。一件有花朵的銀灰色軟緞午後服，更何況她會在一部電影中看到，而葛萊德如守信，她

可以穿上這樣一件和他結婚。這件精巧可愛的服裝，她還預備配上一頂灰色小帽——帽緣鑲一叢粉紅或深紅櫻花，還有一套整齊瘦身的藍嗶嘰旅行服，再加上棕色皮鞋棕色帽子，使她像任何新娘一般姣美。但這些準備只有延遲和化費，甚或使葛萊德根本不和她結婚。這個預定的結婚，原只是一種卑污而無光彩的事情，但在她的眼光中，婚姻乃人生大事或聖禮，所以無論如何也不失其光彩和浪漫意味，即如目前一般不滿的婚姻，對她也不無光彩。

奇怪得很，雖然他倆間的關係已那樣煩惱而日趨惡化，她依然用初見時的眼光來看他。他是里格非家族，一個即無財富也有顯著地位的青年，一個如她以及遠比她高超的許多少女們均樂於和他發生此種關係（結婚）的青年。他可能反對和她結婚，但他依然是一個有權勢的人。而且只要他稍稍愛顧她一點，她就可以和他美滿同居。而且他畢竟是愛過她的。而且據說，她母親以及別人都說過，男人（至少有些男人），有了小孩有時會改變他們對做母親的妻子的態度。他們會喜歡那個母親。至少一時如此——很短的時期——如果她同意過的事情他要嚴格執行，她必須先要他伴同她渡過這個難關——給她的小孩取名——幫助她到能再度自立的時候。

因此，暫時沒有別的方法，她只能信賴這一點，雖然看見葛萊德斷然冷淡她心中疑

慮甚多，神經十分緊張。於是，在這種心情中，五天以後，在羅蓓妲寫信告訴父母她將回家至少兩星期要做一二件衣服並且因感不適須要休息一下以後，葛萊德就送她上車回比爾茲家去，一直送到楓台折回。

至於他，因為他沒有確實可行的計劃，他覺得唯有沉默，沉默才是最主要的事情。這樣他即臨懸崖，也還能再思考一下，思考又思考，而不必有所作為，不必為羅蓓妲發愁，以為她在某種煩亂，憂鬱或顛狂的心情之下會說出或做出一種不妙的事情來，這種事情一旦發生，即使他能想出什麼與莎黛拉有關的挽救辦法或計謀來，也終會使他不能實行的。

差不多同在此時，莎黛拉常從『等十二湖』寫一些快樂的信札給他，告訴他來到以後可能期望的一切。碧水——白帆——網球——高爾夫——騎馬——汽車兜風。她早已和蓓丁計劃好，她說。還有接吻——接吻——接吻！

## 十六

同在此時到來的兩封信，又加強了這一切的困難。

「我親愛的葛萊德：

我親愛的近來如何？好罷？在這裏簡直不勝榮幸。大批人已來此地，每天有人來。「松嶺」那邊的開新羅和高爾夫球場已經開放，不少人在那裏。現在我也聽到史徒華和格蘭走向格萊灣去的笑聲。親愛的，你必須趕快來。這裏是好得不能說。綠草的路可以跑馬，每天下午同時在開新羅游泳跳舞。我騎着帝凱（馬名）興緻勃勃地回來，又在午餐後去把這些信付郵。蓓丁今天或明天要寫信給你，隨你那一個週末來。莎黛說來，你就來，你聽着，否則莎黛就要難過。你這個又壞又好的孩子。

好孩子還在那個塢工廠工作嗎？莎黛盼望他和她在這裏。我們要騎馬，兜風，游泳，跳舞。不要忘記網球拍和高爾夫球棒。開新羅場子裏有一個華麗的跑道。

今早我騎馬時，一隻鳥直飛到帝凱的後跟，使他吃驚，莎黛鞭了又鞭。葛萊德替他的莎黛擔心嗎？

他今天要寫許多信。吃了午餐又騎馬去趕下行郵班，莎黛，蓓丁和寧娜就到開新羅。你也不高興到那裏去嗎？我們可以跟着「桃蒂」曲跳舞，莎黛正是喜歡那隻歌。蓓丁寫信來，你就回答她。你見這些黑點嗎？接吻。大大小小的，都是給你這壞孩子的。每天寫信給莎黛，莎黛也會天天寫信給你。再吻你。

莎黛拉六月十日於松嶺坡

接到這封信，葛萊德急切而用同樣情越寫回信給她，幾乎在同一鐘點內。但同一郵



班，至少回一天帶來羅蓓姐的信：

「親愛的葛萊德：

我快要入睡，但我總要寫幾行給你。我來時路上那樣疲勞，我幾乎生病。第一，你知道，我不很願意（一個人）來。我覺得神魂顛倒，一切不知所措，雖然我竭力自制不再那麼感覺，因為我們有我們的計劃，而你也快來，正如你所說。

（請到這裏，一方面想到她所住的窮鄉僻壤，另一方面想到羅蓓姐和這鄉間的關係是由於不幸而且不可避免的，所以又如過去一般感到一種對她悔恨和慘劇的痛楚之感。因為這當各不在她。她幾未想到前途，除了她的工作和一種通常的婚姻外一無所思。於是，多相來第一次，正當她徬徨不在時，他可以頭腦清醒一下，而深深感到同情，雖然有些憂鬱。因為那封信接下去說：

「但這裏現在很好。樹木新綠，鮮花盛開，我走到窗前，就聽見果樹園裏的蜜蜂味。來的路上我沒有一直到家，我決定在荷馬停下來看看我的妹妹和妹夫，因為我不知道何時再會看見他們，所以希望他們好好的樣子，否則當可永遠不讓他們再見我。……你千萬勿以為我說這些話有什麼忍心或卑劣的意思。我祇有悲憤罷了。他們有那麼一個精緻的家庭，葛萊德十個漂亮的家具而安格娜和葛萊特那樣快樂。我但望她永遠快樂。我不禁想到，要是我的夢想實現，我們將有一

個多可愛的地方。我在那裏時，費萊特一直嘲弄我，說我爲什麼不結婚，後來我說，「喔，好的，費萊德，你不要斷定，安知我這些日子不會呢。但願等着的人如意，你知道。」「是的，要是你成爲一個候嫁者，」他這樣打趣我。」

（讀到這裏，葛萊德不禁深深回憶到他最看見的她那個卑陋的家鄉——那所破爛屋子——那些快傾倒的煙突——她的骯髒的父親——而且正對照着莎黛拉寫來的另一封信。）

「父母以及湯姆與愛美萊似乎老伴住我，要替我這樣那樣做。我想要是給他們知道他們將作何感想，我就不勝懊惱，同爲我當然不得不假裝我因工作過度而顯得疲倦頹傷，我有時確是如此。母親老是說，我必須長期留住或者完全脫離工作，休息一下等待康復，但她當然不知究竟——可憐的親愛人。要是她知道，怎麼好！葛萊德，我告訴你，這件事情有時使我多麼難過。喔，親愛的！」

但我也決不把我的怨恨推到你身上。我不願，我告訴過你，只要你來正像我們約好的那樣愛我。我也並不常發愁，葛萊德。現在我並不常發愁。我已開始準備，而且做着三個星期內能做到的任何事情，這樣我的心就除了工作以外，不再想別的了。但是你要爲我來這裏，你願意嗎，親愛的？你再不要使我失望，像以前那樣叫我受苦，因爲，喔，自從我上次聖誕節來到這裏以後已經多久了呀。但你實在對我很好的。我答允不牽累你，因爲我知道你對我不再真實愛顧，所以一旦分身，任何事情就不很想了。我真心答允不牽累你。……讀你寫給我一封快樂的長信，即使不願

意，也請告訴我你究竟是根本不想我呢還是掛念我……喔，我是那樣憂鬱厭倦而孤寂，有時實在忍不住。我需要一人來講講話——這里任何人也不能談，因為他們不了解，而我也不能告訴他們……請你寫封信，哪怕短短幾行也好，讓我高興一下，正當我等待的時候，無論你有沒有意思，我需要你的信。而且你當然要來。你來了我就會那樣快活而感恩，我會不再使你太麻煩的。

你孤寂的蓓 六月十日於比爾茲

這兩個景象的對照，終於使他決定，永不與羅蓓姬結婚，甚至不到比爾茲去看她，也不讓她回到他這裏來，只要他能避免。因為無論她回來或者他去，就會使他最近與莎黛拉的關係所帶來的快樂告一段落，使他今夏不能去第十二湖與莎黛拉一起，使他不離和莎黛拉私奔而結婚……

他立即寫信告訴莎黛拉他就來。同時他決定根本不寫信給羅蓓姬。

當他寫了信站起來，出去投郵的時候，他買了一份晚報，想看看本埠新聞中述及熟人的消息，藉以解悶。這時他在第一頁上，就看見如下的新聞標題：

「帕斯湖上雙重慘劇——划船傾翻，兩人似均喪命，  
少女屍身已撈獲，男友仍無下落」

因為他自己對划船很有興趣，他趕緊開仔細讀完。這條新聞原很平常，葛萊德也只略加注意。當然這似乎奇怪，一個少女和一個男人同來湖上遊船，光天化日之下會送命。後來又沒有人認出他們是誰，這也奇怪。但事情確是如此。那個男人不知何失蹤。他把報紙擱下，起先不以爲意，立刻想到別的事情——想到他怎麼辦那個當前問題。但後來——因為他熄燈就寢而在沉思着他在此生浴所遭遇的問題——他突然被一個思想所擊中（是關於那個魔鬼的暗示）假設他和羅蒂姐坐在一隻小划船裏到湖上某處，比方說因為他擅離游泳，他也會——！假設他和羅蒂姐坐在一隻小划船裏到湖上某處，比方說因為他想到他的離心在不焉——！不慎把船傾翻了，那又怎樣？那不是解脫？不是把那個現在還有毀滅他的危險性的大問題解決了嗎？另一方面——不要說——不要那麼快——！一個男人可以想出這種方法來解決難題而心中不覺犯罪嗎？那不是——一種恐怖可怕的罪惡嗎？

他不該這麼想。這是邪惡，可怕的邪惡，可是。假使——！當然是意外——！這種專果真發生又如何？那不是你羅蒂姐的煩惱問題解決了嗎？不再恐慌她——！甚至對莎黛拉也不再恐懼而頭痛。他目前的一切困難這樣不動聲色地解決了以後，他前途只有快樂。只要發生偶發的，意外的溺斃——！然後光榮的未來就是他的了！

但他們對羅蒂姐想到這種事情（他心中爲何老把她與此類慘事聯想？）就覺可怕。

他決不可，決不可讓這種毒念侵心。決不！決不！決不！他不可如此。這是恐怖到可怕的一不下於謀害！謀害？可是羅蓓姐給他的信與莎黛拉的信相對照，使他那麼煩躁；莎黛拉所描寫的生活那麼愉快誘人，使他爲了自己的生活遠景不能全然驅除那個邪念，而這對他的難題又似乎是那麼容易而自然的一個解決，只要找樣一個意外發生到他羅蓓姐身上。

他究竟是在計劃一種犯罪？還是只想着一種意外發生到他身上……啊，只要能發生。於是，他退回來想，這裏面有邪欲與毒念，他不能想，決不可想。他決不可想！可是——可是……他是一個游泳的好手，能游泳上岸，無疑地，無論距離多遠。至於羅蓓姐，據他某次和她上岸遊泳以及去夏另一次的經驗所知，她不能游泳。那末——那末，除非他援助她，當然……

當他夜間九點半與十點之間坐在他房裏燈光下默想的時候，他感到一陣奇異而煩擾的毛骨悚然的感覺一直傳到手指指尖。那種思想多麼荒謬和恐怖！而且是由晚報提示給他的！那不是奇怪嗎？況且，在倫敦去與莎黛拉相會的湖澤之鄉，到處有大小約湖——不是嗎？莎黛拉所在之處，有數打以上。或者只是她所談論而已。而羅蓓姐也愛騎野馬游泳，雖然她不會游泳。而且他們（或者至少是他）快到多湖的地方去，他們不要去騎馬！

不去，又如何？他和羅蓓姐曾談起他們計劃中要到「七四消夏村」以及他們最後的離去。

可是不，不！無論他多麼想撇開她，那種無罔之災的念頭總是罪惡，陰險，可怕！他一定不可讓這種思想盤桓在他心中。這太缺德——太邪惡——太可怕！喔，可怕的思想！他竟作如是想！而且正當她要求他和她同走的時候！

死亡！謀害——謀害羅蓓姐！

可是爲了避免她那種不合理，不可動搖，不可改變的要求——他一想到就不寒而慄——但現在——何時——何時——他決不可如此想！那胎兒也死！

但一個人要做那種事情，誰能想得這麼週到？可是——許多人那樣溺斃——男女老少——這里那里——夏天全世界到處發生。當然，他不欲讓這種事發生於羅蓓姐。尤其此時。他無論如何不是那種惡人。他不是，不是。他想得臉面雙手都汗溼。他不是那種人。好好的，有理智的人不會如此想。因此，他此時不要再想罷。

他自怨自恨地（怨恨此種恐怖之念竟膽大妄爲到他身上求）起身扭亮了電燈，把那項新聞重讀一遍，盡力使自己冷靜，同時責備自己，覺得這樣就可以把這新聞認爲對他無所暗示，而且永不再爲煩思。於是，他穿了衣，出門去散步——走上魏凱格路，沿中央路，出走奧克路，然後經柏魯斯路回到中央路——覺得他走着就可避去此刻一直侵擾

他的那個迷惑的思想或暗示。

過了一會，他覺得好一點，自由一點，自然一點，近人情一點，正如他所望。他回到了房裏，又上牀睡覺，覺得已把一個險惡恐怖的鬼魅完全趕走。他決不想了——決不！

不久，他沉入一種神經緊張的熱病似的半睡狀態，夢見一隻野黑犬要咬他。他逃出了那野獸的尖齒以後，又昏睡着。但這時他恍惚在一個很奇怪而陰森森的地方，彷彿一個樹林或洞穴或者兩山之間的狹谷，那裏似乎有一條很有希望的途徑引出來。但他沿途走着，不久道路愈狹愈暗，終於完全隱沒。然後，他回首看看能否原路跑回，但他背後有一堆糾纏的毒蛇。起先這似乎是一堆荆棘，但他立即看見上面搖擺着至少一打鉤舌赤眼的蛇首。他轉身又見面前一隻生角的巨獸——沉重的腳掌壓平了一堆荆棘——擋住着前途。於是，驚惶而狂叫一聲，他又醒了——一夜未再入睡。

## 十七

他當前的困境和那個湖，雖然不敢常常聯想，但也很難完全不想。他個人的問題始終在動搖，侵擾，撩亂他那不很堅強的心，而那個可怕但又平易而似無罪的兩人喪命的

湖上慘案和他個人的問題，雖只有偶然的關聯，但終有牠的影響。那少女的屍身——他心中一個特殊的力量迫他那麼想——已尋獲，而男人仍不知去向。這個可注意的尋獲（他不禁如是想）裏面潛伏着一種暗示，使他拗執着想也許那男人的身體根本不在湖中。因為，心腸惡毒的人有時確會想欲去掉別人，那末那個男人可能是爲去掉她而帶她去遊湖的？那是一個順手殺人的惡魔的詭計，那當然，但這個詭計，至少以此案而論，似乎是驚人的成功。

至於要他接受這種詭計而實行——決不可。可是，可是他的問題依然存在，日緊日迫，因爲每日或至隔日給着短或涉無拉必有信來——她們的音訊依然表現着那種對聯，安樂與貧苦，愉悅的心情以及失敗與無定的憂鬱的對照。

他不欲寫信給羅小姐，但用電話和她問好的話，口氣雖力表示不加可否，但怎樣？他是那樣高興聽她的話，知道她在鄉間家裏比這種天氣在此地上廠裏一定好得多了。他當然一切很順利，不過最近趕製定貨，因此這兩天都很辛苦，其餘一切照常。他正在竭力節省一筆錢，爲某項她也知道的計劃，此外他沒有什麼煩心——她也不必。他一直未寫信是因爲工作忙，所以不能多寫——那麼多的事情要做——但是他不見她在廠裏心中很惦念，切盼早日再見。要是她請到萊古格來，因爲有見他的必要，好話，也許



他可以安撫好——不過現在是否必要？他是那麼忙，所以希望遲一點見面。

但到時他寫信給沙黛拉，說他大概十八日，下週末，只要可能，他就要和她在一個地方見面。

他思慕沙黛拉日深，又無法應付和羅蓓妲的關係所發生的事實，竟使他的心緒大受影響，緊劇轉變。於是，他得到了久已渴慕的再見沙黛拉的「特權」，就在週末，而且在一種他生平從未有過眼福的佈景中。

因為，當他走下「謝龍公共船埠」的時候，他在「第十二湖」畔旅館的迴廊附近，聽見薇下兒妹以及沙黛拉，他們乘着格蘭公館的汽艇駛過「礁山」來迎接他。「印度礁山」四週的清澄的碧水！礁山兩旁聳立如哨兵的頗長黝黑的針松，給西邊的水面添上一種暗影，清幽地反映着樹形。周圍各處點綴着大大小小的紅黃綠白的別墅，都附有浴室。湖岸有一些涼亭。間或有幾個精小的碼頭從那些偉大而時壯麗的消夏別墅伸展到湖上。例如克蘭斯東，芬琪萊和別人的別墅就是這樣。那些藍色綠色的划船和汽艇。「松嶺」上那個快樂的旅館和涼亭，已有不少早到的人在那裏過舒服生活了。還有克蘭斯東別墅的那個自備碼頭和浴房，岸邊草地上還輪着兩頭俄羅斯種狼犬。這兩頭犬是薇下兒新近動到的，牠們雖然在等候她回來，還有一個僕人名為約翰，他是服侍這家庭的半打獵

從中得一個，正在等候替葛萊德拿他的十個提包，網球拍和高爾夫球棒。使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條紅面而設計得很漂亮的屋子，這岸有些兩邊種天竺葵的走道，還有一個闊大的棕色柳枝編成的露臺，可以瞭望全湖的勝景。那些穿高爾夫球衣，網球衣或便衣的遊樂遊客們以及他們的汽艇，都在這裏那裏遊蕩，很優閒的樣子。

斯荷子囑咐約翰領他到一間俯瞰全湖的寬大房間。那裏他可以換衣並備酒。莎黛拉，荷子稱權拍網球。午餐後，莎黛拉說要和他談話。他藉藉于與格蘭到開新羅湖預備把他介紹給這山山照因那裏將舉行跳舞。明天早晨，他要和他高興。他問她以及荷子與史德萊森森林中一餐奇美的路到西邊。雲霞成峯。去觀賞全湖景象。而且那個森林，除了幾條這標小島外，周圍都是樹林。要說不難。或帶導工。如入迷宮。至死不得出。嗚子騎雙邊派後。她要伴同荷子和寧娜用莎黛拉的水板汽艇一顯駕駛的新本領。然後午餐。拍網球。或打高爾夫，或者往開新羅湖。在湖對岸。烏脫加鎮。由魯克爾公館晚餐後。便是跳舞。

了。葛萊德到後一小時內，週末的日程已經排定無空。而且他都知道，他和莎黛拉不僅計劃節目。且將約定他倆相會的時間。他將看到這美妙的光景。將給他多麼新奇的快樂。此其因為莎黛拉有各方圓的興趣。雖然這羅森湖始終是個湖。厭的費累。但至少這週末

他可身帶她放在一邊，享受一下天堂生活。

羅維在克羅斯東的網球場上，沙絲拉穿看雪白短褶襯衫，髮上繫着一個黃綠點子的手帕，顯得那樣輕盈，嫺雅和快樂。她嘴角上的微笑！她叫他的眼睛，快樂傳情的迷笑！她不時跑過來奉侍他，姿態輕盈如飛鳥——她一臂高舉網球拍，踏着一個足趾，幾不着地，頭向俯，雙唇微啓，時時微笑。叫着二十，三十，四十時，老是加上一「愛人」二字，並且帶着含笑的重音叫出來，這使他驚頭而又悲哀，從一個觀點來看，這使他沾沾自喜，因為她已是他的，只要他有接受她的自由。可惜還有他自己製造的另一個險惡的障礙！

還有這一個，明媚的太陽把水晶般的光浪瀉在草地上，這草地從一排高松樹伸展到銀色澄澈的湖水邊。離岸稍遠，四面八方看見小船的白帆——黃白綠三色的光輝，跟着遊船漂動，裏面坐着優閒的戀人在陽光中經過。仲夏，優閒，溫暖，色彩，安適，美妙，愛情——他以前孤寂時所幻想於夏天的一切實現了。

有時葛萊德覺得大慾滿足，頗狂喜悅，一切已在他掌握中；但另一些時候，羅維姐的思想如冽風吹上心頭，感到世界上沒有比現在威脅他的更悲哀更可怕的事。他對美感愛情和幸福的思想，那湖上慘案的新聞，以及那兩個溺斃者，使他那樣迷亂。他雖然在

一星期至多二三星期內有一個狂歡的計劃，却終不免要永遠離開這一切。於是，突然間他驚覺到自己心不在焉，胡亂地拍着球，而蒂丁或沙黛拉或格蘭就會叫起來：「噢，葛萊德，你在想什麼？」於是從他陰暗的心底裏稍一不慎竟會叫出「羅德姐」來。

那天晚上在白魯克蕭公館，又是一小羣漂亮朋友，都是沙黛拉，蒂丁和別人的朋友們。在舞廳的地板上他又遇見沙黛拉，滿臉笑容，她爲了在這裏的別人的面子關係——尤其爲了她的父母——假裝她從未見過葛萊德，甚至根本不知道他在這裏。

「你在此地，」她說了！住在克爾斯東府上？噢，那不闊氣嗎？正在我們隔壁。好罷，我們可以常見，不是嗎？明天早上七時騎馬如何？蒂丁和我幾乎天天去。我們明天預備出遊，只要沒有別的事情，划船兜風。騎得不好不必怕，我要叫蒂丁把吉利（馬名）給你——他馴良如羊。你也不必憂慮衣服。格蘭有的是。我下兩次舞要和別人跳，你坐着等第三次和我跳，好嗎？我知道外面廊廡上有個地方有一株桃樹。」

她伸手一指，走開了，眼睛會心的微笑，表示「我們互相了解」。於是，後來在暗影裏地把他臉拉近她的臉，正當無人看到的時候，熱切地吻他。在晚會未畢之時，他們已偷偷溜出，沿着從別墅沿湖岸引出去的一條山路，到月光下擁抱。

「葛萊德葛萊德在此好快樂，不覺他多麼念。」當他吻她時，她撫摸他的頭髮。葛

萊德想到他倆之間樹影森密，便乘機狂熱而勇敢地攥緊她。

「噢，我親愛的小姑娘，」他叫道。「我美麗的，美麗的莎黛拉！只要你知道我多麼愛你！只要你知道！我但願能傾心相告。我真想！」

但是他現在不能——或許永遠不能。他決不敢把他倆之間那個障礙向她談起一點。因為照她那樣的教養，她特定的戀愛和婚姻的標準，她決不會了解，照她愛他的程度，決不願為愛情冒重大的犧牲。他將立刻被離棄，而且她眼中將呈現多大的恐怖！

但她望着他的眼睛，他緊張發白的臉孔，高空的明月在他眼中發着閃閃的銀光，當他緊攥她的時候，叫道：「他那樣愛莎黛拉嗎？喔，甜密的孩兒！莎黛拉也愛他。」

她捧住他的頭，緊緊把握着，疾速而熱烈地吻了他十數次。「莎黛拉也不會放棄萬萊德。她不會。你且等着罷！現在她不管一切了。事情並非容易，但她不會放棄。」

然後，正像她時常有的脾氣，她突然驚覺於現實似地叫道：「但現在我們得走開了。不，不能再吻。不，不，莎黛拉說不。他們要想起我們了。」於是，她直身，拉拉他的臂，她催促他回到屋裏去會見正找尋她的柏爾曼·仇斯萊。

翌晨，正如她的預約，他們向「靈威峯」騎行，而且七點鐘前就出發。荷丁和莎黛拉穿豔紅的騎馬服，白褲子，和黑靴，頭髮披撒隨風飄動，活潑地騎行前進，走了許多

路，然後乘騎回到他所在的地方。有時沙黛拉歡樂地招呼他上前，有時她俯在離他前百碼遠一個隱蔽在樹中的教堂裏癡笑亂談，使他看不見她們，感到捉迷藏似的興趣。

因為沙黛拉這些白子對他那樣顯表好感（這種好感使蓓丁也認為只要家庭不加干涉，恐怕勢必以結婚為結局），她，蓓丁，無時不笑，無時不表衷心的同情，繼續地再三懇求他整個夏季到這裏來住，讓她保護他倆，使別人無懈可擊。於是，葛萊德驚喜惶悚，同時沉思起來（間或）不由得回想到晚報上的那條新聞，同時內心竭力爭鬥，要完全擺脫這種思想。

然後，到了某處，沙黛拉轉身走下一條陡峭的狹道，這是通到許多黝黑的樹木中間一個兩邊多有石面有苔蘚的泉水邊邊，她向葛萊德叫道：「再下來。吉利認識路的。他不會辭交。來渴上點水。只以你來一次，就想再來——他們這樣說。」

他到了下邊，下馬喝水，可是她立刻叫起來：「我一直想告訴你一件事。昨夜媽媽見你在這裏，你總見了她的臉罷。她斷不定我和那夜會有什麼關係，因為她以為蓓丁也喜歡你。我故意使她這樣想。但她依然疑心我有關係，我猜想，她實在不很喜歡。但她除了說過的話以外，也無話可說。現在我剛和蓓丁商談，她決定跟住我，盡力支持我。但我們總得比以前小心一點，因為媽媽變得疑心太多，我不知她會做出什麼事來——要

是嫌要我們離開這裏，那我就不能見你了。你知道，她覺得我不該對任何人發生興趣，但還有她喜歡的一個在外。你知道事情是怎樣的。她對史徒華也是那樣。但只要你達到我們這夥人在場時留心裝作對我不很注意，我想她不會有什麼事——至少現在不會。過後，一到秋天，我們回到萊古格斯，事情就不同了。那時我年輪夠了，我可以看看有什麼辦法。我從未愛過別人，而我確實愛你，而且好在我又不願放棄你，那就夠了，我不願。他們也對我無可奈何。」

她嘆息跳鞍，當那匹馬閒蕩無事地東望西望的時候。葛萊德與高彩烈，驚異於她對他三次斷然宣佈決心，因此心裏想得火熱，以為現在他可以提出私奔結婚，而解除在他頭上威脅的那把刀。他對沙黛拉望着，眼睛裏充滿着神經緊張的希望和畏懼。他怕她聽到他唐突的提議會加以拒絕或變心。而且即使她接受他的提議，他也沒有錢，也想不到一個他們可以去的地方。但是她有錢，有地方可去，或者說想如此。一旦她答應，她不要幫他的忙嗎？當然。無論如何，他認為有錢的必要，不用前途如何。

因此，他說：「你為什麼不能和我現在就跑，沙黛拉，親愛的？離秋天還很長久，而我是那樣想要你。我們為何不能？你母親到那時也不見得會讓你和我結婚。但要是我們現在就走，她也無可奈何，不是嗎？過後，幾個月裏，你可寫信告訴她，她也不想什

麼了，爲何不可，莎黛拉？」

他的聲音是柔婉而懇切，眼睛充滿着怕遭拒絕的哀恐的表情——同時他對那沒有保障的未來也有些害怕。

這時她驚覺到他怕悚的神態，所以停下來（她聽到這個提議實際並不在意，想到她能引起葛萊德那麼急切而昏顛的熱情，內心確甚感動，同時亦感快慰。）

他是那樣急切，那樣爲她所生的情焰所燃燒，那樣的情焰是她從未見他或任何人向她表示過的（但是她却感覺不到像他那樣的情火）。要是她同他就在此時私奔到加拿大或紐約，波斯頓或別處去，那又多麼奇妙！她的私奔將在萊古格斯，阿爾巴尼，烏脫加引起多大的轟動呀！吉爾勃就不由他不和她發生親戚關係——而且，他又是她父母那樣羨慕的格里非家族。

一時她眼睛裏彷彿寫明着她將如他所願，決心和私奔。（用她的熱烈的真實的愛情來開一次大玩笑）。因爲，結了婚，她的父母還有什麼辦法？葛萊德不也配得上她和她的父母嗎？當然配得上，雖然她同伴的人都說想他並非十全十美，祇因他沒有他們那樣多的錢，但他和她結了婚就會有錢，而且在岳父的企業中可得有一個地位，正如吉爾勃在他父親那裏的地位一樣。



但過了一會，想到她在此的生活，想到私奔對她的父母將有什麼影響（而且就在初夏），又想到這會阻斷她自己的計劃，將使她母親大怒，甚或以不足結婚年齡為理由迫她解婚，她呆頓住了，樂於冒險的喜色一變而為現實環境的思慮，這從她臉上顯然看得出來。等幾個月有什麼關係？這可以（而且顯然無疑）使葛萊德免除永遠分離她的危險，而目前這種做法就會招致他們的分離。

因此她想現在搖搖頭，斷然堅決而又溫柔的樣子，使葛萊德明白他撮議已告失敗。——他倆發生關係以來他遭受的最苦痛而無結果的失敗。她不肯走，那末他就完了，也許要永遠失掉她了。噢，上帝！

她臉色柔和起來，現着一種在她難得的溫柔，說道：「我願意跟你走，甜蜜的，不過我覺得現在最好不要走。現在太快了一點。媽媽現在不會對付你。我知道她不會。況且這個夏季她已有種種招待計劃，而且特地為我。她盼望我好好對待——好罷，你總知我指誰。我可以好好對待他而不致叫我們兩人為難，我確定做得到——只要我不做出什麼事來嚇她。」她停一下，用微笑來保證。「但是你仍舊可以隨時來此地，你懂嗎，母親和別人也不會想到你來有什麼意思，因為你不在我家作客。你懂嗎？我已和蓓丁約定一切。那就是說，我們整個夏季可以隨時在此相見，只要我們願意，懂嗎？然後到了秋

天。我回來以後，要是我發覺母親對你不好，或者她以為我們已私下訂婚，那末，我就跟你走。是的，我願意如此，親愛的——實在是真心話。」

親愛的！秋天！

她停住了，眼睛表現着她發覺到他倆眼前一切的实际困難，雙手握住他的手，直望着他的眼睛。然後，她心慾衝動地緊緊地把雙手圍住了他的頸項，拉下他的頭來接吻。

「你懂嗎，親愛的？請你不要這樣愁而哭作。沙黛拉多麼愛她的葛萊德。她會盡力設法把事情弄好。是的，她要設法。他們也要設法。你且等着罷。她永遠不會拋棄他。」

於是，葛萊德覺得再沒有一種動人的答辯可以對她說（沒有一種答辯不使她懷疑他的焦急，尤因羅薇如的要求使他為難，除非羅薇如放他走，他終必失敗），他臉色陰沉而失望地注視着她的臉。她多麼美！這個世界多完滿！可惜永不許他佔有她，佔有這個世界！還有羅薇如和她的要求以及他的允諾就在背後作梗！而且除遠走以外別無他法！上帝！

想到這裏，他的眼睛不由己地露出一種神經過敏而幾乎狂野的目光（他一生中從未有過如此堅定有力的目光，這是一種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界線，因此連沙黛拉也微覺察到這目光的含意）。他顯得悵悶，頹喪，異常失望。

於是她叫起來：「怎麼啦，葛萊德，親愛的，你是那個樣子。喔，我真說不出的苦惱——他那麼愛我嗎？他能不能等三四個月？喔，是的，他也能等。事情並非如他所想的爲難。他可以做和我在一起——情人都要耐心。他不忍的時候，莎黛拉會每天寫信給他——每天。」

「但是——莎黛拉——莎黛拉——只要我能告訴你。只要你知道，那對於我將有什麼影響——」

他說到這裏停住，因爲這時從他看出莎黛拉的表情在向他探詢，爲什麼他那麼催促她和仙跑走。而葛萊德，立刻感到這個世界對她的吸力多大，她又顯然是這世界裏不可少的一份子，而且他在此時此地稍有堅求，就會使她懷疑到她早先鍾情他是否失策，於是他被感動得不敢再作要求，因爲他確信再說下去會使她追問究竟而終於使她變心——或者至少要改變她的熱情，而使秋天的希望也煙消雲散。

因此，他不再解說爲什麼他要現在定奪，而祇退讓地說：「這是因爲我現在那麼需要你，親愛的——時時刻刻需要你，那就是爲此，正是爲此。有時我覺得我更不能一分鐘離開你，喔，我時時刻刻那樣想望你。」

可是莎黛拉雖爲他的渴望而感受詭媚之快，因而也以媚語相答，但實際上她祇說了

一些說過的話——他們必須等待。到了秋天一切就妥貼。

葛萊德失敗之餘，口呆目瞪，但也不欲離開或否認現在和她在一起的快樂；因此他力持鎮靜，祇想着用某種方法，或許用划船或別的計劃，來解決他心中的問題。

但是什麼方法呢？

但是，不，不，不，——不要那個辦法。他不是一個謀殺者，而且決不可能。他不是一個謀殺者——決不——決不——決不。

可是那個損失。

那快來的災禍！

怎樣避免災禍而終於獲得莎黛拉呢？怎樣，怎樣，怎樣！

## 十九

於是，星期一早晨回到萊古格斯，他接到羅蓓妲的來信。

信中她請問他，他們的事情怎麼辦，他可否七月三日以前到她那裏去，他們何日同走。但是信到的一天，葛萊德尚未歸來，未能回信。因此羅蓓妲憂鬱異常，神經發作，在星期六下午又寫一信。她半信半疑，以為他沒有通知她就動身到這兒去了。

在這第二封信中，她說母親因為她常常哭泣而憂慮，她再也不能住在獄中，所以寫信報告她快回來去格斯，至遲七月一日。她原答允留到二十五六日，但葛萊德始終沒有信來，祇接到一次電話，所以焦急異常。

這封信含蓄着回來去格斯的威嚇，使葛萊德和羅德姐一樣的憂悶。他現在再也沒有可信的藉口，可使羅德姐延遲她最後的堅決的要求了，他絞盡腦汁也無法可想。他決不可寫一封長信給她替自己聲辯，因為他既已決定不娶她，再寫信給她是愚蠢的。況且他剛從沙黛拉的吻抱中離開，心情不適宜寫這樣的信。即使他願寫，此刻也做不到。

那時，他看出來，他必須有所作為，使她絕望的心情稍稍和緩。因此，讀完了那兩信以後十分鐘光景，他想要去打電話給羅德姐。不耐厭煩地等了半點鐘光景，她終於聽出了她的聲音，起先聽來她的聲音像是爭吵，但實際是因為接聽機不靈。她說：「哈羅，葛萊德，哈羅，你打電話來，我多麼高興。我心煩意亂得可怕。你收到我的兩封信嗎？今天早晨我不是聽到你的電話，我正預備動身呢。親愛的，你到那裏去過了？你讀到我信中說起我的父母快走了嗎？那是確實的。葛萊德，你為什麼不寫信或打電話？我信中說下月三日，你一定能來嗎？或者讓我到一個地方來看你？這三四天來，我是那樣煩亂，但現在我聽到你的聲音，也許可以安靜一點。我想盼望你每隔數日寫信來。你

精神何不願，葛萊梅。我到這里來以後，你還沒有寫過信。我告訴你我心境多難受，安靜下來。」

顯然，羅格姐說話時，心煩意亂，十分恐懼。

他說話隱隱約約，同時表示他很忙，所以未能如她所願常寫信。他不是說過，他儘可能在二十八日左右來嗎？哦，只要能夠，他要來，不過現在看來，他似乎又須延期。這意思就是說，他可以下週末再去看他渴望的莎其拉。可是她這個要求，又如何？她不能和她父母同行出一星期，然後他再來找她，或等她來看他？這樣他可有更多的時間準備一切。

羅格姐聽了這話，羅格姐大發雷霆，堅決反對。說是若然，她將回來古格斯仍舊住到她的房間裏，只要她還能租到，而不願在那裏耗費時間，空等他來到。於是他覺得不妨說七月三日就來，即便不來也會約她到一個地方去會他。因為他實在此刻也還沒有決定如何辦法。他必須再有些時間來考慮。

因此，他語氣大變，說道：「但是你聽我說，蓓。請勿對我發脾氣，你說話彷彿我做這些事毫無困難。你不知道，要是我不把困難解決，那對我多麼不利。可是你似乎什

麼也不顧。我知道你煩惱，知道你的一切，但我又怎樣？我現在正竭力設法，藉，儘量  
 要清慮週到。請你耐心等到三號，好嗎？請稍等。我答允給你寫信，即使不寫，我每隔  
 一天總有電話給你。那不好嗎？可是我不要你像剛才那樣喊我的名字。那會引起麻煩的  
 了。說不定的，請勿用我的名字。我晚電話時，就說巴克先生要你聽電話，懂嗎，你以後自  
 稱隨便什麼人。要是此後有意外事發生，使我們不能準三日動身，那末你要回來就回重里  
 來罷，懂嗎？或者到這這里的一個地方，然後我們可以儘速動身到別處去。」

他的聲音是那樣的懇切撫慰。（雖然實際上，他的聲音，由於一時不得已，祇道過去  
 曾迷醉羅蒂姐的那種溫柔 and 憐憫的一點痕跡而已），竟使她發生一種莫明其妙的感恩之  
 情。因此她立即熱熱地回答：「喔！不，親愛的。我不願如此做。你知道我並不如  
 此。祇因為事情那麼不妙，所以得我不能不這樣。你知道罷，葛萊德，是嗎？我不能不愛  
 你。我想我永遠愛你。親愛的，我不想做什麼事來勸告你，實在不想。只要我能辦。」  
 葛萊德聽到她真情流露，又感到他對她依然有極感，所以做熱心幫想重新裝作戀人  
 模樣。雖然祇爲了誘勸羅蒂姐使她現在勿逼他過急，因為雖然他不喜歡她不欲娶她，但  
 由於另一夢想在心，他覺得不妨對她寬大一點。假裝。於是這次談話過後，他心中由  
 於那個約定又得暫時的平靜。

山前天（他剛回來的）那些湖上比較不很鬧熱。他和沙黛拉，史徒華與荷丁，陪同南鄉和一個名為哈萊的青年，曾從第十二湖坐汽車馳往三哩灣，那是沿湖靠北二十五哩的一個風景區，又從那裏穿過兩排高松到大鷺湖以及另一些小湖，這些湖是隱蔽在脫連恩湖以北那個叢林區的高大松樹中間的。路上，葛萊德回憶起來，他曾在有些時候有些地點為那地區的荒涼面多半無人跡的景象所感觸，頗為奇異。那條窄狹，被雨水沖陷，折那薄脆的鐵路，在幽暗沉靜的高樹中間曲折着——其大無比的叢林，周圍伸展到數哩以外。

於是葛萊德，不由得想到帕斯湖上的慘劇。他不明其所以然，但他潛意識的需要，一時迫他想調這樣一個地域的荒涼和必要時的用途。

現在回到萊古格斯，坐在自己房裏，剛向羅蓓姬解說以後，他又在他寫字檯上聽見了就有帕斯湖慘案新聞的那一份晚報。

但是慈悲的上帝！他在想什麼？他，葛萊德·格里非，由滿爾·格里非的姪兒！他想的什麼？謀殺！正是這個！一種被發覺後要坐電椅的罪惡！他決不能謀殺人！——更不該說是羅蓓姬。啊，不！他們發生那樣的關係以後當然不能。但話雖如此——那男一



世界——沙黛拉——要是他不設法，勢必放棄。

他雙手發抖，眼皮發抖，毛髮悚然，全身皮膚皺縮，不寒而慄。謀殺！或者讓一隻船在水深之處傾翻，那原是隨時可能發生，正如帕斯湖上一樣。羅蒂姐又不會游泳。他知道。但即使這樣，她也可能遇救，她可以叫喊，攀住船舷，於是只要有人聽到，她會說出來！他前額一陣冷汗，嘴唇發顫，喉頭乾燥。要避免她那樣叫喊，他必須——但是不——他不是那種人。他不能那麼做，打擊一個少女——羅蒂姐——正當她沉溺或掙扎時。喔，不，不，——不能那麼做！不可能！

他拿了他的草帽，走出去，在沒有人聽到他的思想（照他的說法），聽到那種恐怖思想的時候，他要逃避他的思想。他再也不能那麼想了。他不是那種人。可是——可是那種思想就是解決，要是他需要一個解決辦法的話，留在這裏——不走——和沙黛拉結婚——拋棄羅蒂姐——只要勇敢一點，膽大一點。可是不！

她走着，走着，沿着離萊古格斯的大路，向東南，經過一個貧窮而人跡較少的郊區，因此他可以孤獨靜思——或者，如他所說，可以沒有人聽到他的思想。

天漸漸黑暗。農舍裏燈光漸明。田野裏或路旁的列樹漸漸籠罩在蒼茫的暮色中，或被煙霧所蒙住。雖然空氣暖熱沉悶，他走得很快，一面流汗，一面思索，他內心希求安

靜，因此他用步行和猛想來解悶。

那邊那個陰沉孤寂的湖！

南邊那個小島！

誰看得見？

誰聽得見？

農舍附近還有那個夏天的臨時公共汽車站。（啊，他記起來了，見鬼！）他想到那種惡念又記起這一點，那是多麼可怕！即使他終究要想起那個惡念，他也得好好地想。可是沙黛拉！沙黛拉！要是他被捕，就得坐電椅！可是他目前的覺况多麼可憐！多麼困難！失掉沙黛拉的危險。可是謀害——

他揩揩他潮熱的臉孔，凝視着田野對面一叢樹木，使他回憶起……的樹木……他不喜歡這條路。這裏已變得太黑暗了。他最好轉身回去。但南邊那條路通三哩灣和格萊湖……只要認定這條路……又可通謝龍和克蘭斯東別墅——他正想到那裏去，要是他終究要走那條路的話。上帝！沿大鷲湖岸的樹木天黑後正是那樣——模糊而陰暗。那當然要在傍晚。那末誰也不會想到……哦……早晨陽光太明亮。只有笨蛋才會早上動手。但夜間，傍晚，正如現在，或再遲一點。

可是該死，他不該這麼想。但，他真要動手的話，大概誰也不會看見他或羅薇姐在那裏，不是嗎？到大鷺湖去真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假定作為蜜月旅行——湖上——或者等到七月四五日以後人比較少一點的時候。匿名為另一人——不用他的姓名——讓以後無人可以找線索。然後，午夜或次晨回到謝龍克蘭斯東別墅亦非難事。到了那裏，他可以假稱他乘早車從北面來此，到時已經十點鐘。然後……

該受天罰！為什麼他老想着這個念頭？他正在計劃這種事嗎？不是！他不能！他，葛萊德·格里非，不會存心做這種事。那不可能。他不會如此。當然！那太不可能，太險惡。你想他，葛萊德·格里非，會居心做出這種事來嗎？可是……

於是，他深覺自己邪惡讓那惡毒的念頭衝上心頭，他自覺駭異。他決定跑回萊古格斯，那裏他至少可以和一般人在一起。

## 二十

這時葛萊德的心情，最好譬喻一支大敵當前不能不全力奔跑的潰軍，在急於脫離逃走的時候，不得不設法避免全軍覆沒，因而在狼狽不堪之際，便不擇手段，無論怎樣危險的逃避方法，也得一試，但求脫出那迫近眉睫的災禍……

於是經過多番的自辯，那個湖的念頭終於離不了他的思想。他的決定是不能和羅蓓姐結婚，他必須解決。

於是，他星期一接到羅蓓姐的信以後，又過了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四。到了星期四晚上，經過神經緊張的一日痛苦以後，他接到如下的一封信：

「親愛的葛萊德：

我寫這封信告訴你，除非我在星期五正午以前接到你的電話或信，我當天夜裏就要回到萊古格斯，而且要讓社會知道你怎麼對待我。甚至一點鐘我也不能也不願再等。我被追採取這種行動，很抱歉，但是你一直悶不作聲，星期日就是七月三日，而你還沒有任何計劃。我一生被毀，那末你的一生也得毀壞一點，可是我終不覺得一切該歸咎於我。我已想盡方法使你的損負減輕，當然我也替我的父母親友以及所有認識而親近的人們設想到那種事情對他們是多麼難過。可是我連一小時也不願再等再受苦了。

羅蓓姐」

把這封信拿在手中，他驚呆，只知道現在他必須行動。她果真要來。除非他能設法安撫她或阻止她，她明天就要來到這裏——七月二日。但無論二日三日，在四日以前，他實在沒有時間和她周旋。假日的遊客特別多，可以碰見不少人。現在必須更小心。他至少還要些時間來準備。他必須趕快想辦法來實行。偉大的上帝！準備罷！

他不能打電話告訴她，他患病或者他為籌款煩惱所以未曾寫信嗎？或者再說他的伯父派人來叫他七月四日到格林湖去嗎？他的伯父——他的伯父——不，那不行。他借用他的名義太多了。他再見一次他的伯父，那對他或她還有什麼稀奇呢？他要永遠離別他，所以值得告訴她嗎？這都是疑問。因此他覺得換一個說法較妥，說他要到伯父那裏去把他要離開工廠的理由說明，讓他過了一年光景還有回來的機會。這句話也許她會相信。無論如何，他要告訴她一個理由，讓她能安靜到七月四日——讓她留在那裏至少等到他完成某種新計劃時——讓他自己到達一個可以動手的地方，無論是什麼舉動。

於是不再深究計劃如何，他趕到大概沒有人聽到的一個最近的電話機前。立刻接聽她以後，他開始講了一段冗長而有意推託的談話，花言巧語地解說，他確實生病，發熱不得離開房間，因此未能打電話，再期因為他覺得最好先向他伯父說明，然後將來必要時還可回來工作。他用最懇切（雖非熱情）的語調，請求她替他設身處地着想。因此，不獨她相信他的遲延和沉默確有原因，而且他還藉此提供他心中的一個計劃，那就是，只要她能等到七月六日，那末他風雨無阻一定到她指定的任何一地來會她——荷馬、楓台、萊古格斯、小瀑布都可以，因為他們現在一切要嚴守秘密，所以他認為最好請她六日早晨到楓台然後乘午班火車到烏脫加。他們可以到那裏過夜，因為電話不便討論和決

定計劃，所以還是到了那裏再決定行動好些。而且那時他才可以把他認為可行的計劃告訴她。他有一個意見，也許舉行一個短期旅行，就在他們結婚前或結婚後，正如她所願，他認為旅行一次總是好事（說到這裏他的聲音變得嘶嘎，手足稍稍發抖，不過羅荏更不會覺察他心裏突然迷惘）。但她現在不要強求他。他不能在電話上告訴她。但一言為定，六日中午，他準在楓台車站。她見他以後只要買她的車票到烏脫加，坐進一輛車廂去，而他也將買他的車票，坐入另一車廂——靠她前面或後面的一輛。下車時要她沒有先看見他在站上，他會走過她的車廂來喝一點水，讓她看見他在那裏，不過她不要對他說話。一到烏脫加，她應該把提包暫存車站，他會跟她到最近一個冷靜的街角。然後他去取她的提包，同到一家小旅館去，此後一切由他照顧。

但是她必須這麼做。她可以那樣信任他嗎？若然，他七月三日以及六日早晨還會打電話給她，讓他倆知道一切已妥——她已將動身而他已將去楓台。她說什麼？她的衣箱？小的一個？當然。她需要的話，就帶走。不過，照他的看法，她不必現在多帶東西來麻煩，因為住定以後，再派人去取任何必需之物亦非不易。

當葛萊德站在近郊一家藥房裏電話機前說話時（那孤獨的店主正在他的藥瓶藥罐中間忙著），他腦中以前出現過的惡魔，又到了他的身邊，向他說話了，（雖然他自己沒

有說)：

到你和沙黛拉去過的湖上去！

到萊古格新旅館或車站上去拿一份遊湖指南。

到南面湖邊再向南走。

揀一隻容易傾翻的划船——像你在這里克里姆湖見過的那種圍底船。

買一頂新而異樣的草帽，讓他留在水面——一頂找不到你身上來的帽子。你也許可

以把帽纜撕掉，使人追蹤不到。

把你的東西一起收在箱子裏，仍舊留在這裏，讓你一旦有事可以迅速回來拿走。

只要帶少些東西，彷彿你祇出門到第十二湖而非遠行。

告訴她你將娶她，但要在這次出行回來以後，而不能再早。

必要時輕輕一擊讓她半昏——不要太重——這樣她落水更易沉溺。

不要怕！不要懦弱！

黑夜穿過樹林，不要在白天——這樣即使有人見你，你已在三哩灣或謝龍——你可

以說從拉魁脫或長湖南面，或從萊古格斯北面來的。

用一個假姓名。把你的筆跡儘量改變。

假定你成功。

你要用耳語——說話要柔和，聲音要溫柔，甚至於情愛。一定要如此，要是你隻使她如你的心臟。

## 二十一

於是，星期二，七月六日，在從楓台到烏脫加的鐵路車站月台上，羅蓓姐從由比爾茲南行的火車裏走下來等待葛萊德，因為要帶他們到烏脫加去的火車還要等半點鐘才到。十五分鐘以後，葛萊德自己從南面一條街上走近車站來，他從這個方向來，羅蓓姐看不見，但他轉過車站西角站在一排鐵欄後面却看得見她。她多麼蒼白憔悴！和莎黛拉對照一下，她這一回特別穿上的藍色旅行服和棕色小帽顯得多寒酸——這正是和莎黛拉所能供給的生活成爲對照的一類狹窄艱苦的生活的象徵。可是她却要想迫他放棄莎黛拉而來娶她。他要是和她結了婚，他從此不能自拔而祇能把莎黛拉以及她代表的一切作爲回憶。這兩個少多的態度多麼不同：莎黛拉據有一切並且願意供給一切，而羅蓓姐雖一無所有，却要求一切。

一種沉痛之感向他襲來，使他不由得回想帕斯湖上那個不相識的男人，暗中盼望他



成功。

他走上前去讓她看見，同時機智地，友愛而詢問似地向她一看，彷彿在說，「你看我在這裏了！」但是那目光背後却有不可告人的隱情！只要她能看透而感覺到他那陰險而苦痛的心情，她一定會逃跑。

看見他來了，她臉色立刻煥然發光，跑到窗口去買烏脫加的車票。她正在想，他終於來了，來帶她走，所以一時感恩他這一點。因為他們快有至少七八月在一起……他終究是她的葛萊德，雖然他一度冷淡。

見她買了票，他也去買他的車票。然後他向她意會的一看，表示一切已妥，他回到月台東邊，帶她則留在前面一段的原地方。

他一路想入非非；他將如何實現他的夢想。

到了烏脫加，在一條幽靜的街上，葛萊德和羅蓓姐會合。他的表情裝得天真和愛，但也有憂慮和逆意的痕跡，這原是一種假面具，用來掩飾他對於他思考着的那個行為的恐怖——他正想着他有無實行的毅力以及萬一失敗的後果。

一下早晨，正如他們前晚所計劃，他們到了格蘭斯湖。但他覺得這里人太多，便計劃再去大鱉湖。於是，中午，葛萊德在根舍車站下車以後，就送羅蓓姐到公共汽車站去等車，並且告訴她，因為回來仍走此路，可以把她的提包放下，至於他因為他的照相機以及在格蘭斯湖畔買的食物都塞在提箱裏，所以要把他的提箱帶走，預備在大鱉湖上吃點心，到晚上八時才回去。

到了大鱉湖，那裏的旅館和浴室都住滿人，並非如他所想的人少。羅蓓姐一直想着結婚。大概明天早晨吧，她想，現在他帶她來遊湖，是爲了賞識這湖上的美景，來增進她婚前的快樂罷。

他租了一隻船，把提箱放在船裏，就問遊船管理人，這里有什麼好風景，因為他要拍照。然後，他扶住羅蓓姐下船，跟着自己也坐進船中央，拿起槳來。

「這里不是幽靜美麗嗎？」羅蓓姐說起話來。「這里多麼好玩。我覺得很美，比其他的湖更美。那些樹木多高，不是嗎？還有那些山。我剛才一路想着，那條路多麼雅靜，雖然有點荒野。」

她把手放在船邊水中，讓他的槳划出來的水波在她手上滑過。

他停止划槳，把手也放出去，然後又划起來。他不願直接划到南面那個島上。那太

這——太早一點。她會覺得奇怪。最好再遲一點。還要些時間來思考，來偵察。羅蓓姐會想要吃點心（她的點心！）西邊再過去一哩路光景有一塊好看的地方，他們可以到那裏去先吃點心（或者她可以吃，因為他今天不想吃）。然後——然後——

她也在觀望那塊地方，一個向南傾斜的彎角地帶，鑲出在湖水中而密長着高高的松樹。

「親愛的，你想到什麼地方？我們可以去休息一下吃點東西嗎？我有點餓。你呢？」（她在此時此地還叫他親愛的。）

北面那個小旅館和浴室一時顯得更小，現在看來正像牠第一次在格魯湖上划船時所見的那個浴室和涼亭一樣，那時他但願能於這樣的湖上邂逅像羅蓓姐那樣的少女。頭上正是那天他在格魯湖上所見的羊毛般的浮雲。

而目前這個企圖是多麼恐怖！

今天他們也可以在這裏採蓮花，消磨時間。為了——而消磨時間（他不能再想下去，即使他決心要下手，也不必再想）。

在羅蓓姐所喜歡的地點，進入一個小小的湖灣，沙灘是狹小而彎曲的，蜜色的。湖東北兩面都是蔭蔽而無人得見的。於是他和她跨出船來，並無異狀。葛萊德把點心從他提

箱裏小心翼翼地掏出以後，羅蓓姐把他放在一張報紙上，攤在沙岸上，而他則開始來往踱步。對那美麗的風景勉強說些讚賞的話——讚賞那些松樹和連水湖灣的彎形。但同時總想着再過去一點的那個島和島下的水灣，雖然他勇氣似漸消沉，但覺得當前那個險惡可怕的計謀必須實行，決不讓這個曾經謹慎預謀的機會白白錯失。因為他不願逃遁而放棄他急欲保持的一切。

但他也想到這件事的恐怖性和危險性。尤其迫在目前的時候，不得不想到千鈞一髮之際。稍一不慎就亂大謀，例如：如果他不能把船一下傾翻，或者未能……喔，上帝，那怎麼好！那就要證明出他要做什麼——做一個謀殺者。要被捕——被審判。——他不能，不願貫徹他的計謀。不，不，不……

但羅蓓姐，現在和他同坐在沙灘上，在他看來，對全世界都心平氣和的樣子。她開始低聲歌唱，然後談起他們未來的共同冒險，帶着切實規勸的口氣，說及今後的物質和經濟狀況，如何從這裏走開，走到那裏去，也許還是到西拉古斯罷（因為葛萊德對此似無反對），去了以後又做什麼才好。

羅蓓姐曾聽她的姐夫說西拉古斯新設一個內衣廠。她想葛萊德也許可以立刻在那裏謀得一個位置。至少暫時可以安定下來。然後，等她最大的麻煩過去後，她不可以問

在那裏或在別處工作嗎？至於目前，他們沒有錢，不可以向某一份人家租一間小房同住。或者要是他喜歡（因為他倆目前已不如往前親愛）的話，那末租兩間套房不好嗎？目前他雖然表示懇懇和照顧，但骨子裏她還看得出他的堅決反對。

而他呢，他在想那種廢話現在有何用？而且無論他同意不同意，都已一樣。傅既已決定不走（而且她也不會走），那不是廢話嗎？偉大的上帝！

但望他的膝蓋不要那樣顫抖；面孔，雙手和身體不要那樣發燙！

然後，他們乘着這小船沿着這小湖的西岸再上前去，到了那個島邊。萬葉集會皇失措，東張西望，看看有沒有旁人，立即判明湖上岸上都無人跡。周圍是那麽冷靜淒涼，謝謝上帝。這裏實在是冷靜，附近也一樣，只要他有勇氣動手，但他依然遲疑——還不。翠荷姐手放在水中拖着，問他能不能在岸邊找到一些蓮花或野花？蓮花上野花。

他一路在觀察，終於判定那些高高的密集的松樹中間並無大路，茅舍，遊艇，小徑或其他人居的痕跡，而且這美麗的一天在這美麗廣大的湖面上並無小船的影子。但樹林裏或湖邊也許有什麼孤獨寂寞的打獵人，守獵者，嚮導或漁夫罷？不是嗎？假定現在有這樣一個人躲在那裏觀察，那怎麼辦！

毀滅！

死！可是這裏確是寂然無聲，又無人煙。祇有那些幽黑的綠葉如矛的高松，間或有二三死松，在午後灼烈日下顯現着死灰色，威脅似地伸展着粗大的枯臂。

死！

一隻藍椋鳥在樹叢深處疾飛，發着鏗鏘的尖叫聲，一隻啄木鳥發出一種飛滾而鬼怪似的轟擊聲，而且不時有一隻飛鷺閃過一道紅光，或者黃翅膀的山鳥射過黃黑的光影。

「噢，太陽照着我凱塔基的老家！」

這是羅蒂姐歡樂的歌聲。她一隻手還伸在深深的碧水中。

過了一會，又唱一句：「我將於禮拜日來到，如君所願」，這原一隻當時流行的秧舞曲。

他們划船，沉思，歌唱，停下來賞景，向幽閉的水灣裏找尋蓮花，這樣過了一小時光景，羅蒂姐終於說他們必須顧到時間不要留在湖上太久。那個湖灣，就在小島南面，是沿岸圍繞着陰森森的松樹的一片秀麗明快的湖水，簡直可說一個裏湖，祇有一泓清水與外面大湖相通，而水面也有周圍約二十畝光景的面積，幾乎自成圓形。

當他們溜入這裏湖時，那靜止而深藍的湖水似乎使葛萊德驚歎不止，如若從未見過

如此的美景，因而心情爲之一變。因爲進到這裏，他立刻迷惑了。他沿岸划了一週，然後蕩着，蕩着，心曠神怡，虛無縹渺——沒有陰謀，沒有計劃，也沒有實際問題需要解決——什麼也沒有。這個地方真是奇妙莫測！這幽暗的裏湖，那樣奇異，圍繞着那樣奇美的樅樹，似乎在嘲笑他的懼怯。湖水正像一顆巨大的黑珠，彷彿是天神發怒或遊戲時拋在這塊深綠色的絲絨上的。當他凝視時，湖水顯得深湛無底。

可是這一切最大的暗示是什麼？死！死！他從未有過如此確定的觀感。死！而且又是一種平靜無怨訴的死，一個神經失常或厭倦入生而求死之解脫的人是樂於沉入這死的誘惑的。這時他方才感受到一雙強力而友愛的手按在他肩上。多麼快慰！多麼溫暖！多麼有力！這雙手似乎對他有一種耐久的引力，他也喜愛這雙手的保證和支持，但望牠們不離去，永遠對他友助。因爲他一生中那裏有過如此安慰而溫柔的感觸？沒有過——於是牠鎖定下來，內心從一切現實游離出去。

當然，羅倍姐是在那裏，但在他看來，此刻她恍惚變成一個影子，一縷烟似的幻象。她的形狀和顏色雖似真實，但又顯得那樣虛幻，竟使他忽又感到異樣的孤獨。因爲緊按他肩頭的友助的雙手也已經消滅了。於是葛萊德感到孤單，寂寞，覺得被引入這美妙的境域以後又被拋棄。同時他感到異樣的寒冷——這奇美的魔幻之境使他感到一陣冷襲。

他爲何來此？

他一定要下手嗎？

謀殺羅蓓姐嗎？噢，不！

於是他低下頭來，凝視着那有如磁鐵般吸力的紫藍色的湖水，直看到那迷人而又險惡的深處，愈看愈覺得的湖水像萬花鏡似地變幻而終於形成一個巨大的水晶球。但那水晶球裏有什麼在動盪？一個形象！她漸漸近來，漸漸清晰。他正望着時，他認出羅蓓姐在水裏掙扎，手伸出在水面，幾乎接觸到他！上帝！多麼可怕！她臉上的表情！慈懇的上帝！他究竟在想什麼？死！謀殺！

突然間，他覺得一直支持他來到這裏的勇氣漸漸離開他，於是他立即在意識中反省自己，徒然想追回原有的勇氣。

克脫，克脫，克脫，咯——咯——

克脫，克脫，克脫，咯——咯——

克脫，克脫，克脫，咯——咯——

（又是那鬼鬼的的怪叫。那麼淒涼而尖銳！這又來把他從靈魂從迷霧中帶到他面前那個似真似假的多方面複雜他的問題。



克脫，克脫，克脫，喀！喀！

克脫，克脫，克脫，喀！喀！

克脫，克脫，克脫，喀！喀！

這響聲是什麼，是警告，是抗議，還是齊備？這又是跟他哀苦的計謀同時並起的那隻怪鳥。牠正在那株死樹上！那只惡鳥。牠又飛向另一株樹，停在更遠一點的一株死樹上，飛時又是苦苦哀叫。上帝！

然後他不得不再度上岸。因為葛萊德爲了證明他帶提箱來並非無用，現在必須表示他要在此照相，替羅蓓姐，替他自己，在水上在岸上各攝一影。這樣一來，她回下船去時，他不必連帶他的提箱，而提箱在岸上是穩妥而不致受潮的。

到了岸上，他假裝找尋各處的風景來攝影，心中却認定一株樹，準備放下他的提箱回來再取——那要快。他倆不能再同時上岸了。永不！永不！雖然羅蓓姐抗議，說是她太疲倦要回去。（他不想他們該早點回去嗎？現在一定過五點鐘了，一定的）。但葛萊德確是告訴她，他們不久就回去，他要她在船中以那些奇美的松樹，湖上的島以及她周圍和腳下的碧水爲背景，照一張相，然後回去。

他雙手潮溼而發顫！

那雙黑漆的，水汪汪的，神經過敏眼睛直望着她！

然後，他們又到了湖上，離岸約五百呎光景。當船漸漸浮近湖中央時，他無目的似地將那個巧小而沉重的照相機握在手中玩弄。於是，到了此時此地，他惶恐回顧，不禁想起了那久欲避之而終於威迫他的時刻！岸上毫無動靜。沒有道路，茅舍或炊煙！正如他自己或非自己所計劃的那個時刻，也正是他馬上決定自己的命運的那個時刻！動手的時刻！——危急的時刻！只要他急劇的猛力轉向任何一面，跳上左舷或右舷就把船傾覆；或者如告失敗，就急急搖擺船身，如果羅荏姐抗議，就用手中的照相機或右邊的槳柄擊她一下。這不難做到，又迅速又簡單，只要看他有無此心——然後他自己迅速游泳過去，此後便奔向自由，幸福，沙黛拉，以及他從未有過的一種偉大而美妙的新生活。

可是爲什麼等待？

他怎樣了？

他爲什麼等待？

在這千鈞一髮之時，急行行動之時，意志和勇氣突然麻痺，仇恨或憤怒到了爆發點又軟化下來。羅荏姐坐在船尾的坐位上，呆望着他臉上似若煩躁，昏顛，怪異，但又懦弱而神經錯亂的神色。這個臉孔有一種突如其來的，非暴怒而是兇猛的，鬼魅似的，低

像而不可解釋的表情，這是恐懼和欲望在他內心相爭持，一方面是一種對死和以謀害致死的獸性行為的生理化學的反抗意識，另一方面是一種受盡磨折而仍不斷蠢動的被壓制的欲望——此時此地已無法克服的一種欲望！於是迫他動手和阻止他動手的兩種強方形成一種均勢狀態。

其時，他的眼珠時刻像在脹大，炯炯發光；臉孔和雙手，全身緊張起來；他僵直不動如若發獸的姿態，愈顯有預兆，這實際上並非暗示一種獸性的大胆的毀滅力量，而祇暗示一種痲厥或癡癲狀態的來臨。

於是，羅蓓姐發覺這一切的奇特（一種不可思議的非理性或生理心理的猶疑和這個場合的奇特而苦痛的對照），她叫了起來：「怎麼，葛萊德！葛萊德！有什麼事？你究竟怎麼樣了？你看來是那樣的奇怪——那樣——哦，我從未見你如此。怎麼樣了？」

她突然起立，略向前俯，沿着平隱的船骨匍伏過去要靠近他，因為他顯得要跌倒船裏去，或倒向一邊落入水中的模樣。

葛萊德立刻感到自己深深的失敗，感到自己胆怯或者臨場無力，因而湮沒了的憤恨又像潮湧（不僅自恨且也很羅蓓姐，他痛恨她的權力，痛恨人生如此束縛他），使他不由己地屈服下來。

但他又不敢隨便動手，不願動手。他只願說他永不要娶羅德姐，即使她告發他，他也不離開此地和她去結婚；他只願說他戀愛着莎黛拉而且只要跟住她一人，可是連這句話也不能說出來。所以他只有惱怒，慌亂而怒視。

然後，當她靠近了他，要握住她的手想拿去他的照相機把他放入船中時，他向她撲過身來，就連此時卻除了掙脫她以外也沒有別的用心，因為他要掙脫她的接觸，她的怨訴，她的撫慰的同情，永遠掙脫她的貼近——「噢，上帝！

可是（照相機依然無意識地緊握着）他終於把她猛力一推，不僅用照相機撞了她的脣鼻和下巴，而且使她倒向左舷一邊而使船身傾側到水際。

為她的尖叫聲所激動（一面因為船傾一面因為她脣鼻受挫傷），他挺身起來，一半為了援救她抓住她，一半為了那無意的擊撞而道歉，但這樣一來反把船全然傾翻，他和羅德姐立刻落入水中，船傾轉時，左舷又把羅德姐迎頭一擊，正當她初次一沉一起，扭歪着狂熊的臉向着葛萊德的時候。這時葛萊德已經把握身體。但她已被擊昏，疼痛而惶恐不能言（她一生怕落水怕溺斃却受他這樣偶然而無意的一擊）於是叫起來：

「救命！救命！」

「噢，上帝，我要溺死了，我要溺死了。救命！噢，我的上帝！」

「葛萊德！葛萊德！」

這的他耳畔有一個聲音在說話！

「但這不是你一直想敗要解決的一件事嗎？你看罷！不管你恐懼，胆怯，這件事終於給你做了。一件意外！——一件意外！——你無意的一舉使你不用費力地完成一件要做而不敢做的事！這既然是意外，你實在不必顧忌，那末你現在還要去救她，再叫你自己落空而失敗嗎？你不是一直懼恐失敗而痛苦嗎？你臨卸解脫痛苦還有所顧忌嗎？你也許可以救她。你也許不能救她？因為你看她怎樣亂動！她已經昏去。她不能自救，而且照她那樣神經錯亂的惶恐，如果你接近她的時候，這會使你同歸於盡。可是你要活著而她的生活却將使你今後的生活失去意義。安心！會兒！——只要半分鐘！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然後！——然後！——然後！——然後！——但是那邊！你看！過去了！她已沉下去了。你永不會再見她活著！不然不！那邊還有你自己的帽子在水面上！——正如你的想像中那隻船時，就住在那橫架上的船面紗。讓牠去。那不是可以表明事出意外嗎？——白雲那，除此而外，沒有什麼！——幾陣水波！——就代表這奇妙的景象的和平莊嚴。然後又是那奇怪的，舉動的，嘲笑的，孤傲的鳥叫。

克說！克說！克說！略！略！

克脫，克脫，克脫，喀！喀！

克脫，克脫，克脫，喀！喀！

那隻鳥在那枯枝上叫着。

葛萊德聽到羅蓓姐的叫聲還在耳畔，恍惚沒見她那雙顛狂求救的臨死慘白的眼睛。

但他不顧一切終於笨重地，淒慘地，偷偷地游泳上岸，心中還想着他終究沒有真正謀殺她。不，不。謝謝上帝，幸而沒有。他沒有謀殺她。

但他跨上靠近的岸邊而震落他衣服上的水滴時，他自己也懷疑起來，他是否謀殺了她。他在還能救她的時候，不是拒絕救她嗎？使她落水的過失，無論如何意外，不是屬於他的嗎？可是！可是！

傍晚時分幽暗而沉靜。葛萊德在一個叢密的樹林中一個蔭蔽的地點，孤單地站着，淋着水滴，準備等衣服乾了再走，他的提箱放在身旁沒有潮溼。在這時間，他從提箱旁邊移開了池照相櫃的未曾用過的三腳架，要在樹林深處找一株較暗處的死樹來隱藏他。有人看見了嗎？有人在看嗎？然後他回過來，茫然不知去向！他必須先向西再向南走。他不可轉來轉去。可是那隻怪鳥重複叫着，粗暴，而令人神經震顫。然後，夏夜的夜空，雖然繁星閃耀，終於來了黑暗。於是，一個青年穿過一個黑暗而無人烟的樹林走着。

的。頭上戴着一頂乾的新草帽，手裏拿着提箱，急慌而疲乏地向南走着。

### 第三部

「你是帝杜斯，愛爾登先生嗎？」

「是的，先生。那是我的名字。」

「愛爾登先生，我的名字是馬孫。我從烏里格堡來，我是喀太拉圭郡的地方檢察官

。」

「是的，先生，」帝杜斯回答，懷疑着這麼遠的一個郡縣的地方檢察官有什麼怪事要來問他。

「愛爾登先生，」馬孫開始說，比他平常的態度更為嚴謹，「你是名叫蓓，或許是阿爾蓓姐的一個少女的父親嗎？是不是？我不敢斷定我說的名字不錯。」

「蓓蓓姐，」帝杜斯，愛爾登改正着，說時有一種非常驚異的感覺，使他神經上深受刺激。



馬孫在未使這個大繼續告訴他要探聞的一切之前先問道：「什麼便請問你可知道這裏最近有沒有一個名叫克刺福特、高爾登的青年人嗎？」

「我記不得聽到過這樣一個人，」帝杜斯遲性回答。

「或是加爾、葛萊哈姆呢？」

「沒有，先生。這個名字我也記不起來。」

「我這樣想，」馬孫叫道，與其說對帝杜斯再說還對自己說，且問：「他又說，」

機巧而命令似地，「你的女兒現在在那裏？」

「哦，她現在在萊古格斯。她在那裏工作。你這問什麼意思？她做了不該做的事！」

這是她有什麼事來找過你嗎？」他扭歪着嘴脣微笑，灰藍色的眼睛表示迷惑不解。

「請等一下，愛爾登先生，」馬孫接下去說，口氣溫和而求發堅決有力。「我一會兒要把一切解釋給你聽。現在我先問你幾句必要的話。」於是他向帝杜斯熱切同情地凝視着。

「你不見你女兒有多久了？」

「哦，她上星期三早晨動身回萊古格斯去。她在那邊格里非內衣公司工作。但是，」

「那地方檢察官堅定地說，」我立刻解說一切。她上星期六在這

裏過的，是不是？」

「她在此休假大約一個月，」帝杜斯慢吞吞地不厭其煩地回答。「她身體不很好，回家來休息一下。但回去時已經很好。你意思是說，馬孫先生，她出了什麼事嗎？」他舉起一隻棕褐色的長手，摸摸下巴和面頰，表示迷惘的詢問。「要是如我所想發生了那樣的事情的話——」他用手抓抓他的稀疏的灰髮。

「她離開以後有沒有信來？」馬孫安詳地繼續說，決心在未以真相告白之前儘量多得一些確實消息。「有沒有消息說她到另外地方去？」

「沒有，」先生，我們沒有接到什麼消息。她沒有出什麼毛病嗎？她沒有闖什麼禍嗎？但是不，那不會。但是你問的奇怪——你說話是那個樣子。」

他現在有些發抖，伸到他蒼白的薄嘴唇上的那隻手顯然在無目的地扭着他的嘴。但那地方檢察官沒有回答，只從他衣袋裏掏出羅蓓姐給她母親的信，把信封上的筆跡遞給他看，問道：「這是你女兒的筆跡嗎？」

「是的，先生，那是她的筆跡，」帝杜斯回答，聲音略略提高。「但那算什麼，檢察官先生？你怎麼會拿到這封信？那裏面說些什麼？」他神經過敏地扭着雙手，因為他已從馬孫的眼睛裏看出什麼禍殃。「那是什麼——她信裏寫的什麼？你一定得告訴我。」

什麼事出在我女兒身上？」

他開始惶惑地向四周環視，彷彿他要回進屋裏去求救，去告訴他的妻子。他聽見他如此痛心，立刻和善地緊握住他的手臂，開始說：

「愛爾登先生，這是我們人生中必須鼓起全部勇氣來對付的一種遭遇。我又不敢直告，因為我懂得一點人情世故，不願讓你傷心。」

「她受了傷，也許死了，」帝杜斯幾乎尖聲地叫起來，睜大着眼睛。

奧維爾·馬孫點點頭。

「羅蒂姐！我的頭生女兒！我的上帝！我們的天父！」他全身蜷縮如被痛擊，倚靠到近旁一株樹上，以免顛厥。可是現在怎樣？什麼地方？在坐廠裏被機器碾死嗎？噢，親愛的上帝！」他轉身要走到他妻子那裏去的樣子，但那個強壯的，鼻上有疤的地方檢察官困住他。

「等一下，愛爾登先生，等一下。你還不要去告訴你的太太。我知道這是難過，可怖的，但讓我說。並不是在萊古格斯。星期四那天她出去遊玩，你懂嗎？你聽得嗎？星期日，她在六號湖上一隻船裏溺死了。船翻了身。」

「我的羅蒂姐死了！我的女兒！噢，不，不，羅蒂姐！噢，上帝！不，不，不可說的。」

她好容易在一點鐘前這說趕她。她聽了更傷心死呢。我也傷心死了。是餒，太傷心了。『瞧！我那樣的親愛的女兒！我的愛女！這種事真叫我受不了，檢察官先生。』

馬孫扶住他，以免他昏倒，然後把一切經過告訴了他。

## 二

那天潮水淹沒了羅蓓姐以後，葛萊德便上岸更衣，儘偷到了謝蘭的克蘭斯東別墅。此時心情異常錯亂，主要因為他不知已否使她喪命，內心惶恐煩亂。而且他還以為他直到最後時刻並未居心殺人，所以他是無罪的。

星期五早晨直到下星期二中午，葛萊德雖然在過去曾使他歡喜若狂的景象中間活動，但內心却惶恐萬狀。

他在克蘭斯東別墅門口碰見莎黛拉和蓓丁，由她們領導到他住的一間房裏，但內心無時無刻不在把眼前的快樂和未來的毀滅相對照。

他一進門，莎黛拉努起嘴向他耳語，不讓蓓丁聽見：「壞東西！你早可以來此，而你在哪邊住了一禮拜。莎黛拉已經在替你計劃一切，你原可以快樂一下。我今天剛要來打聽，問你在那裏。」說話時，她的眼睛却依然那麼迷人。

於是他雖然心煩意亂却裝作愉快的微笑，因為一到她面前，甚至羅德姐的死的恐怖以及他自己當前的危機也似乎減退了。只要一切順利，一切追蹤不到他——一條光明的大道——美妙的將來——她的美——她的愛——她的財富——

他被領進房去，提箱由僕役在前面提着。這時他忽然發見他的衣服不整潔，內心有些煩亂。衣服是潮溼而有縐紋的。他必須把牠藏在壁櫥裏的一個架子上。於是，他乘沒有人看見的時候，脫下衣服來，看見大鷺湖畔的泥土還在衣服上，覺得還是藏在他的提箱裏好些。

然後他洗澡洗臉，梳妝一下，神經雖然仍是緊張，內心惶惑如故，但他強裝得笑嘻嘻的。他下樓去找莎黛拉，但心裏想身邊只剩二十五元，如何應付吃午餐的費用。幸而莎黛拉暗地裏給了他一筆錢，約了男男女女的朋友去午餐，然後乘遊船去開新羅高爾夫球場。她那麼愛他，那是多麼奇妙，他想。

他們遊湖又跳舞以後，他們又決定到哈里脫聚餐。他一人先到，在餐廳上坐了大約半點鐘光景，他見莎黛拉也來了。她一來就叫道：「喔，你說！我有一件新聞報告你。大鷺湖上今天早晨或者昨天溺死了兩個人，羅克小姐剛才打電話來告訴我的。她在三哩灣，她說一個少女的屍身已撈獲，但沒有找到那個男人。據她說，他們似乎在兩邊湖面

「驚慌的。」

葛萊德立刻呆住，臉色蒼白，雙唇失却血色，眼睛茫茫然似乎在追尋大霧湖上的景

象。

「怎麼啦，葛萊德？」莎黛拉突然問，對他仔細觀察。「你臉色多蒼白！你看你的眼睛。有什麼不對？你今夜不舒服嗎？」過了一會，她又說，「你先回克蘭斯東家去，好嗎？我叫法蘭克開車子送你回去，好嗎？」

葛萊德驚惶失措，同時心裏確想找什麼藉口來早點離開，以免他的臉色洩露他的隱情，所以叫道：「不必，不必……我再等一會罷，今天我或許要早些回去……」

回到了自己房裏，他心煩意亂，一夜沒有入睡。他做了一些惡夢，夢見羅蓀姐以及來逮捕他的人們。

翌晨醒來，他頭昏腦漲，岑岑作痛。起身後大約一點鐘，他放胆下樓去，預備讀讀報紙。

## 少女慘死湖上之神祕案

### 女屍撈獲但男友無下落

他把整個新聞讀過以後，他不寒而慄了。他沉思着。他甚至想自首，把經過情形報告當地官廳，說明他臨到最後的時刻，還是沒有謀害的意思。但仔細一想，他又覺得不好，怕沙黛拉和格里非家會知道他和羅蓓姐會有那種關係，況且他逃跑的事實，會使一切自首失效。因此，他決定不作聲。

這時沙黛拉打電話來，問他身體好點沒有，同時還叫了好幾聲「愛人！寶貝！」。她又約他和蓓丁與格蘭坐史徒華府上的汽艇去遊玩，說是今天準備大太高興一場。

他深恐有人跟蹤他，找尋「克利福特·高爾登」或「加爾·葛萊哈姆」——他的化名。他害怕形跡可疑的人會上前認出他。

到了一點鐘，他終於又和沙黛拉，蓓丁，哈萊，魏納脫，格蘭坐了史徒華家的汽艇出遊了。整個下午是游泳，跳舞，散步，鬥牌，唱歌。但是雖和沙黛拉在一起，她的媚眼閃閃傳情，表示她多麼愛顧他，他的心却被羅蓓姐的恐怖思想所嚮住，悵惚寡言，幻想到他的形跡已被用電話電報傳告各地，被刊載在報上。又是一夜失眠。

星期一正午，他在湖岸沙灘上幫同別人紮篷帳，而那些少女們則在附近遊玩。忽然他聽得一聲鐘聲。他頓時着慌，內心裏有一個聲音在叫他向樹林裏逃跑。但想到沙黛拉所允許的一切，他不忍離開她。她的接吻，她對將來的種種保證！他怎麼可以慌急逃走

「請站定」

？他太胆小了。也許祇是獵人的鎗聲。

不久，從離他五十尺的地方，從樹林裏奔來一個有鬍鬚的像樵夫般的男子，高身材，眼光尖銳，戴棕色皮帽，灰褐色膨大的退了色的衣褲，鬆鬆地掛在他枯瘦的身上，一面奔來，一面叫嚷，使葛萊德混身發冷，惶恐萬分，不敢稍動：

「請站定一會兒，先生！勿動！你的名字不是葛萊德·格里非嗎？」

葛萊德見他已掏出手鎗，混身發抖，只得回答：「是的，那是我的名字。」

「好罷，請原諒我的鎗，我奉命來捕你。我的名字是克勞脫·尼古拉·克勞脫。我是喀太拉圭郡一個代理執行官。我這裏有你的拘捕狀。我想你總知道爲什麼，而且準備跟我好好地走。」

「哦——哦——不——我不知，」葛萊德懦弱而氣喘地回答，臉色慘白，賊胆心虛的樣子。「你既然有我的拘捕狀，我當然跟你走。可是爲什麼——爲什麼——我不明白。」他的聲音稍稍發抖，「你爲什麼要拘捕我。」

於是，他們沉默地同走了。



二

經過長次的偵查，以爲其妻與各地的通判，高萊德有犯罪，被確定了。

廿二日八日午夜，希格堡車站上一列慢車，帶來一個疲倦而神志恍惚的婦人，其妻氣寒冷徹骨，天上繁星依稀。她住進了中央旅館。旅館值夜職員，一經詢問知道她來探獄，便把去那獄的途徑告訴了她。但她想了一會，認爲時間不適當，他也許在睡覺，所以先入床睡去。會過幾天，她再醒來。她早已發了信，請他來探獄，所以他也知道她要來。

早晨七時起身後，她八時便到了牢獄，手頭帶着信札，簿報和證件。典獄官檢查了她帶來的信件，知道精神是其人，便通報高萊德。

高萊德沮喪而孤癡，聞訊欣喜。他趕往會客室，經典獄官的同意，得和他的母親談話。

母親見他進來便起立。他急忙上前，心中不無狐疑，但深信已有訴苦機會，也許可以得她的同情援助（她或許不致責難他）。於是，他有苦難言地叫起來，喉頭如有木塞

一、她這感動得說不出話來，把她的被褥弄的兒子抱在臂中，把他兩頭接到她背上，

一、她也感動得說不出話來，把她的被褥弄的兒子抱在臂中，把他兩頭接到她背上，

後神能仰望。偉大的上帝賜給她這腰帶。但爲什麼不再多賜一點呢？但她的兒子能得自由，或者能重新審判，用有利於他的證件來辯護，雖然證件尚未收齊。他們這樣默默地站了一會兒。

他的將來全看她的努力而定。萊古赫斯柯格里菲察，爲他們自己設想，已決定不再援助他了。但她只要對法庭提出正當的要求，也許還能幫助他。上帝不是一直幫助她嗎？她要用公正的辯護來對社會和上帝呼求，她必須先知道真相，究竟他打羅羅希姐是有意還是無意，讓她死而不救是有意還是無意。

雖然他發誓說他無意謀害，人家冤枉了他，但他的聲音，態度都有些虛偽，而且一切證據也正相反。所以他的母親起先也不無疑義。但篤信上帝的母親，總是慈愛爲懷，覺得應該相信他，應該爲他所禱。她問他，有沒有聖經，有沒有讀過他。高萊德說，獄卒已給他一部，而且已經讀過。

她救子心切，就跑去訪見律師。她到了這相地來，希望律師隨時能來進行爲兒子辯護的事務。上帝總辦給她想辦法來解救她的兒子的，因爲她和他的兒子是無辜的。

她從未做過類似的事情。誰知道像她目前那樣窮困，也許還能設法替她兒子解決那個重新審判，而得救釋的問題？

下一天葛萊德又被提審，母親亦在場，使葛萊德心裏很安慰。但結果他被判死刑，而且法官決定把他移送紐約州監獄。

### 三

葛萊德移到紐約州監獄的「死牢」裏後第二天中午，他的母親來訪。她見他容貌驟變，驚愕得口呆目眩。他面頰那樣蒼白，眼睛那樣清癯而緊張，頭髮剪短，穿着破衣。在這個鐵門鐵鎖的可怕地方，長長的走廊上每個轉角，站着穿軍服的守兵。

一時她退縮驚顫，神經緊張得幾乎昏去，雖然她以前也曾進過許多監獄去——在康薩斯城，芝加哥，那佛——講道，傳教，祈禱，盡其能力所及的一切。但這裏——這裏——是她自己的兒子！她的肥碩寬闊的胸脯開始膨脹發喘。她顧盼一下，然後轉過她的闊肩膀遮隱她的臉。她的嘴唇和下巴發顫。她開始在她帶來的提包裏摸索她的手帕，同時喃喃自語：「我的上帝——你爲什麼拋棄了我？」但卽在此時，她還覺得不應該讓他見她哭泣。用眼淚來使他沮喪，那成什麼樣子？她雖勉力自制，但終於哭個不住。

葛萊德看見這個。雖然他原先決定忍受，而對他的母親說幾句安慰和鼓勵的話，終

於說盡

「但是你不要再哭，媽。喂，你不可再哭。我知道你難過。但是我總會有辦法的。當然，有辦法。事情還不如我想的那麼壞。」但內心在說：「噢，上帝，多麼難受！」於是格里非夫人高聲地接着說：「我可憐的孩子！我愛的兒子！但是我們總不可以讓牠這樣下去。不。不。」你看，我將把你從罪惡的羅網中救出來。」上帝還沒有拋棄我們。他不會拋棄我們！我知道。」他將風平浪靜地引渡我。」他將恢復我的靈魂。」我們一定要相信上帝。而且，」她接下去，精神抖擻而懇切地說，「爲了鼓勵自己和葛萊德，」我不是已經準備上訴了嗎？這要在本星期內實行。他們要提進一張稟狀去。那就是說你的案子在一年以內還可重審。但我見你那個樣子，實在吃驚。你知道，我真想不到你一到這裏變成這個樣子。」

她聳了聳肩，仰首一望，露出神經緊張而壯勇的微笑。「這裏的警卒人似乎很和氣，不知怎樣，我剛見你——」

她擋了擋她那雙因感情爆發而浸溼着的眼睛，然後爲了寬慰他和自己，她講到她當前的許多必要工作。律師白爾克納和吉弗孫先生還對她說過一些有希望的話，他們叫她和他高興一點。現在她還要去講演，立刻要去，不久總有辦法可想。啊，是的。而且吉弗孫先生這些日子裏會來看他。他不必以爲已到法律的末路。還有申訴的餘地。最近

的審判和判決一定會被推翻，而交付重判。

至於她，一旦在監獄附近找到房間住下來以後，她要去謁見奧本城的總領事，要教師，再查看能否找得一個教堂。她可以進去講話，為他的案子辯護。曹弗孫將帶給她一些消息，她一二日內就可利用這些消息進行。還有西拉古斯、洛拜斯脫、阿爾巴尼、軒納基、台——東部的許多城市——這些地方的教堂，都可以救濟她，讓她等到必要的一筆款子。她決不會疏遠他。她至少要每星期看他一次，隔天給他一信，只要可能也許每天給他信。她會給守牢人打招呼。因此切不可失望。她當前有許多困難工作要做，但上帝會指導她。她知道這個。上帝不是已給表現了他的神奇的神奇嗎？

葛萊德必須為她和他自己祈禱。讀「以賽亞」。每天朗誦讚美詩第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廿七、廿八、廿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然後她又流了一些眼淚。經過痛哭流涕的哀痛的鬥爭，終於和葛萊德分別。然後葛萊德愁苦得神魂顛倒，回到他的牢房。他的母親，那麼年邁，那麼貧窮，要去籌款營救他，而過去他對她那麼不孝。

他在他的帆布牀上坐下，雙手捧頭。這時在監獄外，獄門已閉。格羅非太太想到她的孤獨的房間以及她將是各處遊說的難題，不禁停步，內心已深若剛纔那層層疊疊的難題。

萊德所說的一切了。當然，上帝會救助她。上帝一定會幫助她。上帝不是從來不喜為她嗎？現在——這裏——在她最危險的時刻——上帝會救她的兒子的罪嗎？

過了一會，她在監獄對面一個停車處站定，凝視着那些灰色高牆，那站着穿軍服的哨兵的瞭望台，以及那些有鐵欄的門窗。這是一個懲治監，而她的兒子就在裏面。而且更不妙的，是錮禁在那個狹小的死牢裏。被判決坐電椅。除非——除非——但是不——不——那不能。那個上訴，以及訴訟的費用。她必須立刻忙着進行。不再多想或失望。啊，不。「我的盾……」「我的光和我的力。」「啊，上帝，你就是我的力量和我的救主。我信賴你」。於是她又擦擦眼睛，加上一句：「啊，上帝，我信你……」

這樣，格里非太太，一面走路，一面祈禱而流淚。

#### 四

葛萊德在牢中過漫長的日子。祇有他的母親每星期來看他一次。她自從進行營救工作以來，感覺不能比每星期一次更常常去看他。這兩個月以來她旅行於阿爾巴尼，布法羅以及紐約之間，但她初時所希望的成功一點也沒有達到。因為她向教堂及公衆講說案情，已耗精疲力竭（而且除對葛萊德外多半是秘密進行的），她向各處教堂（多少是她

亦性而且全是教誨的) 試行遊說三星期光景以後，她不得不向葛萊德報告，說是那些老書徒至少對此案是冷淡的，不肯盡教徒的義務。這些教徒，尤其是總方的牧師們，對應為教衆的謹慎自檢的代表，把這件案情看成一種罪大惡極不便染指的事件，而且連繫下俯保守份子(至少從報上的記載來評判)也認為如此。

況且，這個婦人和她的兒子是什麼人？祇是一個勸人為善的非正式傳教者，她本應一切有組織有歷史的教會權力和儀式以及這一切的意思和手續，未經授權擅自進行這種非正式的不倫不類的使命。再則，假使她留在家裏，做一個賢母，好好教導她的兒子以及其他兒女，她家庭裏還曾發生這種事嗎？

不但如此，照葛萊德在這審判中自供的證明，無論他是否謀殺那個少女，難道他不是和她通姦嗎？這在許多人想來也是不下於謀殺的一種罪惡。他不是自認了嗎？為一個定罪的姦夫(即不說是一個謀殺者)申訴，可以在教堂裏進行嗎？不，不，沒有一個基督教堂可以討論這些事，無論教堂裏的每個教徒多麼同情格里非太太個人，或者多麼憤怨她兒子所受的法律上的不公平。不，不，這在道德上是不堪為訓的。這會證明青年人一發犯罪的技巧。

而且，因為已有些報紙說到她到東都來為兒子出力，而且登載她穿着樸素的短下服

裝的照片，所以有些牧師認為這是一個怪人，而非某一教派或神學的信徒，而且這就她的本表已足以污辱純正的宗教。

因此她曾設法利用公共場所的教徒陳述她兒子的案情，為他存領。經過多日徒然的叩門，她終於轉向一個猶太人去求助。這個猶太人管理着烏脫如鎮一家最大的電影院，這個偏僻的戲院，自有天草農地終於得到許可，登台向觀眾講演她兒子的案情。講題名為「一個母親為兒子存領」。結果她淨得了每人二角五分合為二百元的進款。這個數目雖然很小，但使她大為高興，因而深信她不久可以籌到足夠的數目來進行上訴（不管正統派教徒對此態度如何）。

但不久她發覺還要考慮到別的問題，車費以及她在烏脫如的個人用費，她竟不必說這必須寄錢歸還到那佛給她的丈夫，她的丈夫現在無法維持生活，而且因為獄中發生悲劇已臥病在牀，連佛蘭克和裘麗亞的來信也覺得耐厭了。也許她一病不起，就必須別處來救助他。

因此，除了支付她自己在這裏的用費外，格麗菲太張臂在不得法從她這唯一的進款中減去身外的刑費。依葛萊德的危機而論，這實極可怕，但她的難處不難維持向獄來領取權利嗎？她情理上不能為了救助葛萊德而拋棄丈夫的。



但時間過下，聰慧漸漸減少，腦子不精細的開支，雖然種種起來，但法律行下，一百元的款子，一而切歸去除分。

這時，正在極困難之際，佛蘭克和裘麗亞寫信給她，叫她回去看看父親安沙。他病得每况愈下，生命已危在旦夕。達到這種困難，她目前祇有每星期去監獄裏來探視一下，然而現在她又要去和律師白爾克納與吉弗孫商量，報告她的極度困難。

這兩個大眼見她所奉的二百元的款子快要全部給他們，不忍心收納，勸她回到她丈夫那裏。葛萊德一時驟然運過得去，因為他眼見還有一年或者至十個月才把判案定局。而且在這個之前還有時間籌款上訴，即使不能，她也不必發愁，白爾克納和吉弗孫兩位先生總會保障她的兒子的利益。他們會上訴，提供辯狀，盡力設法使的兒子到時受到公正的審訊。

這樣寬慰自己，她又到兒子那里去了兩次，告訴她決定離開佛佛去看看他的父親，等他康復而籌得回來的路費以後立刻回來。但一到佛佛，她發覺安沙的病况難以復原。

其時葛萊德在獄中苦悶沉思，極力適應環境，以度過長夜永遠。

同在死牢中有二十多個各種國籍和性格的定罪的犯人。這裡有兩個黑眼睛的相貌兇惡的意大利人，其中一個殺了一個少女，因為他不願嫁他，另一個為了謀財給自己和妻

子用，竟這這他的岳父，把他殺死又想把他的屍身焚毀滅跡。

還有一個布法維的律師，名叫密勒。尼古爾孫，年紀大約四十歲，身體高瘦，顯然是高貴而有智識的一類人，看去不像是一個謀殺者——正如葛萊德不像謀殺者一樣。他被定罪為謀財害命，毒死一個年老的富翁，但他的相貌和態度看不出一點兇惡，至少葛萊德看不出，他是一個文質彬彬而有禮貌的時人。在葛萊德初來的早晨，他就注意他，走近去說：「你嚇嗎？」但葛萊德聽來，感到這聲音非常和婉而懇切，雖然他站着，臉色慘白，全身發冷，不敢稍動，亦不敢想下去。但是他在這種心情中感到無可奈何，只好回答：「是的，我聽是的。」話說出後，他又懷疑自己為何如此說（那是懦弱的自供）。但那個人頗有寬慰他的樣子，彷彿盼望他不要害怕。

「你姓是格羅非，不是嗎？」

「是的。」

「哦，我姓尼古爾孫。不要怕。你會習慣起來的。」他帶上一種愉快的微笑，雖然他是病態的微笑。但眼睛却無笑容。

「但我也覺得那麼怕，」葛萊德回答，想改正他一時慌忙無意中說出的自供。

「好，這樣很好。解脫一點。我們大家都在這里——否則整個地方要顛倒了。最好

「輕聲一點。跑兩步。我會幫你忙的。」

他走了幾步路，葛萊德還站在那裏，他又高聲說道：「我們大家都在這裏，否則要一個地方要顛倒了。」……

經過一、二天以後，他也發覺這個死牢並非十分恐怖，至少表面不然。實際上，雖然犯人都已死神臨頭，這是一個笑罵，戲謔，胡鬧的地方，犯人甚至於有時鬥牌，賭談生死，女人，運動，戲劇，無話不說。

葛萊德對門牌或者這些戲謔和俗不可耐的談話不感興趣。除了尼古爾孫一人以外，他覺得其他的人的談話太猥褻，太狂野，他感到乏味。但他覺得尼古爾孫很知己。過了幾天，他開始想，這個律師可以幫助他忍受一切。在這裏他是一個有智識而可敬的人。別的人却不同，有時沉默寡言，大部份是惡狠狠的，粗野的，或者疏遠的。

他來到這裏不過一星期光景，因為他對尼古爾孫感到興趣，已覺得有些孤獨。但就在此時，一個謀殺了姦誘其妻的親兄弟的意大利犯人，被執行死刑。這個意大利人名叫派斯圭爾。葛萊德來到後，知道他日夜在所聽，因為他自知死期已近在週內。他知道死期迫近以後，他在牢裏手脚爬地，吻着地板，跪着一個基督銅像的腳以及人家給他的「一個十字架」。同時新從意大利來的兄妹接連幾次來看他。但派斯圭爾的心情，連兄

蘇地已無法挽救了。

蘇地不在的時候，他整天整夜在地上爬來爬去祈禱，壓着用讀書消遣時光的犯人，不得不聽着他喃喃的祈禱，以及他發着「上帝來來」的答聲。

雖然間或有些聲音說：「啊，爲了耶穌！」只要讓他睡一忽兒，但他依舊喃喃不已。他一面祈禱一面在地板上磕頭，裏裏外外，直到最後的一天，他被帶出牢，到麻塔的一間地牢，當天與他告別。臨死前還給他幾小時，讓他的靈魂準備去見創世者。

他在恐怖中，他目睹了第一個人死去。

## 五

主獄時，安莎的病狀依然嚴重。而且整整過了四個月，他才能再坐起來，格里非太太才能再想起遊說的原定計劃。但那時社會對她兒子的運命的興趣，已大大減低。鄧佛沒有一家報紙願意給她路費回去，讓她以訪員資格給他們報告什麼消息。至於竊罪地點附近的人，對格里非太太和她的兒子記得最清楚，而且對她非常同情，不過對她的兒子總認爲犯罪而應得如此懲罰，不必再行上訴，而且即使上訴，也會被駁回。

鄧佛在牢裏看見犯人一個一個被帶去執行死刑（坐電椅），內心恐怖難言。現在

快轉到密勒·尼古爾孫了。葛萊德和他相處五月，各自在囚室裏互相招呼談話，而且最近尼古爾孫開始教他讀書，並且談及他的案情，教他用羅德娘的信札作證據，要求再審，或可成功。

於是，葛萊德設法把吉弗孫律師招來，把這個建議告訴他，而吉弗孫也認為證據有力，說是他和白爾克納將於証狀中提明此點。

但不久以後，管牢人有一次從庭院中回來叩他的門，並用耳語着請他向尼古爾孫的囚室點一下頭：「以後要曉到你了，他告訴過你嗎？三天以內。」

葛萊德立刻畏縮寒慄。他剛才與尼古爾孫在庭院裏談話，談起那一個剛帶進來的犯人（一個烏脫加鎮的匈牙利人為殺情婦而定罪的）。但他沒有講起他自己三天內就要死

！要且他走來走去，安然自若，雖然據看牢人說前夜已經通知他。

翌日他還同樣走路談話，若無其事，仰望天空，呼吸空氣。他的同伴，勒萊德却神經失常，如發熱病，想了一夜，駭得無話可說，只是想着：「他還能在此散步，那樣鎮靜。這是什麼一種人？」深感惶恐和神經衰弱。

「一天早晨，尼古爾孫不再出來，留在囚室裏，把各處的信毀掉，將近中午，他換了葛萊德（在他對面相隔兩個囚室）：「我要送給你一件紀念物。」但沒有說起他到

那裏去。

然後獄卒帶來兩本書，一本「魯濱孫漂流記」，一本「天方夜譚」。當夜尼古爾被移出囚室，次晨天未破曉，那同樣的幕罩掛沒了死刑室，也有同樣的一排獄卒經過。葛萊德雖已看慣，但總覺這次不同，那幕罩近而又殘酷。他經過時，叫道：「上帝祝福你。我希望你運道好而得出獄。」接着便是那伴着每個死者的沉寂。

此後，葛萊德感到寂寞得可怕。這裏再沒有他感興趣的一個人了。他只有閉坐，讀書，沉思，或者假裝注意別人的說話，而實際上他毫不感興趣。他的性情從他遭遇的愁苦中解脫以後，喜歡幻想而不愛現實。他讀書時，常願讀那些描寫他所喜愛的世界的小說，至於接近慘酷的現實世界的事物，他不想過問，何況這裏的現實那麼悲慘。

他將有何結果？他是那麼寂寞！祇有他母親弟妹不時來信，報告安莎病狀仍未見好，母親一時還不得回來，在鄂佛處境七分困難。母親在找一個教會學校來教書，一面看護安莎的病。但是她正在請，她在西拉古斯工作時所碰見的一個年輕的牧師，鄧肯·麥克塞倫，來看他。他是那麼清淨無邪，而且那麼和善。她相信他來後對葛萊德會有幫助，在她自己不能陪伴他時，正可以寬慰他暗澹愁煩的心境。

原來，當格里非太太初向各教堂及附近一帶的牧師為營救兒子而遊說時，她未得任

何方面的有力幫助，但在西拉古斯却結識了鄧肯·麥克密倫，這個人正在維持一個不屬任何教派的教堂。他是一個年青的，像她自己或安莎一樣未被正式授職的牧師或傳教者，但有宗教的狂熱。當格里非太太出動時，他已經讀到許多關於葛萊德與羅倍姐的記載，而且認為法庭的判斷也許不失公正。但由於格里非太太的憂傷和救子心切，他頗受感動。

他本身是一個忠信的教徒，而且他有一種詩意的感傷的本性（由於性的壓制或性的昇華而來的），正像出身於北方的許多人的個性，所以對葛萊德被控的罪惡，深為感觸而震驚。羅倍姐的信是多麼感傷沉痛！她在萊古斯和比爾茲的生活多麼悲哀！在他未見格里非太太前，他原是常常想起這些信呀！羅倍姐和她的家屬生長在一個浪漫意味的美麗的鄉間，而她和他們正代表着那些樸實可敬的田園的美德。無疑地，葛萊德是犯罪。但孤苦伶仃的格里非太太却在這裡辯護他，認為他無罪。同時葛萊德在獄中已判死刑。難道因為法以心變或發生意外情勢而把葛萊德誤判了罪，因而他受了冤屈嗎？

麥克密倫的脾氣是古怪的。他有一個堅強，緊張，慌亂，慈愛的心靈。而且有一種莫明其妙的見義勇為的脾氣。格里非太太和他談話時，她會提醒他，說羅倍姐不是全然無辜的。羅倍姐不是和他的兒子共同犯罪嗎？他怎麼可以把她說無罪呢？那是大大的

誤判。這個意念都覺得重要而且可能確實的。她繼續辯辯，說是只要有一個公正而有方的上帝使者去查葛萊德，靠他的信仰和上帝的意志的力量，使他明白（她相信她的兒子目前還未明白，而且因為她心煩意亂，身為母親，也難能使他明白）他和羅蓓妲所犯罪惡的深重和可怖以及對他今後永生的靈魂的影響，那末藉他對上帝的感恩，畏敬和信賴，一切罪過就可洗刷乾淨，不是嗎？因為無論他被控的罪是否確犯，但她深信他沒有犯那樣的罪，況且他不是已在電椅的暗影中過日子嗎？隨時有被召見創世主的危險嗎？他和羅蓓妲遇茲，不獨救贖了她，而且也救贖了萊古格斯那個女子，這樣他不自覺罪孽深重嗎？那末只要他悔悟信教不就可以洗罪嗎？只要他的靈魂得救，她和他也可以安心於世上了。

於是，經格里非太太兩次來信懇求（她到郵局以後就寫信給他，說明葛萊德目前如何寂寞需要安慰和援助），她肯便動身到奧本城去。到了那裏，他由獄官，他真正的心來意是拯救葛萊德的靈魂（爲了他的母親，也爲了上帝），而被引入牢裏直到葛萊德的囚室門前。在門口他停下來，向裏面一望，便見葛萊德非常憐憫地躺在他的床上預備受審。麥克弗倫不作自我介绍，立刻開始低首祈禱。

他把第五十一首讚美詩整個朗誦完畢，聲音明快悅耳，然後舉首望着葛萊德。



德不勝駭異，先時坐起，然後站起來。他看見葛萊德雖然臉色蒼白，但是整潔，年少力壯，引起了好奇心，走近囚室門口，又說：

「葛萊德，我把上帝的慈悲和援救帶給你。我受上帝吩咐來到這里。他派我來告訴你，雖然你罪惡深重，但可以洗刷乾淨。雖然罪惡的血跡已經顯露，但可以洗得雪白。來罷，讓我們共同向上帝講理。」

他停頓了，對葛萊德溫柔注視。雙眸流露着溫和的，青春的，風雅的微笑。他喜愛葛萊德的年少英俊，而葛萊德也顯然被這特殊的人物所迷惑。他想他顯然又是一個宗教家。但獄中那個基督新教牧師却沒有一點像這個人，既不很惹人注意，也不很動人。

「我的名字是鄧肯·麥克密倫，」他說，「我從西拉古斯爲上帝的使命而來。他派我來，正像上帝派你的母親來到我這里一樣。她已經把她的所相信的一切告訴我。你說的一切，我也已讀到。我知道你爲什麼在此。我到這里來是帶給你精神快樂。」

同時因爲葛萊德年輕幼稚，而且自從他的母親和尼古爾孫去後顯得孤苦無告的樣子，鄧肯又說：「我將常常接近你。我在西拉古斯有許多教會工作要做，但是我爲了替你效力，甯願隨時放下工作。」說到這里，他轉身要走的樣子。

但葛萊德這時被他吸住（他那樣堅毅有力，胆大自恃，和藹可親，和這裏的緊張，

恐怖，而又寂寞的生活全然不同），這呼他：「喔，不要馬上走。請勿走。你來看我真是好意，我很感激。我的母親已寫信告訴我，你也許會來。這里是那樣的寂寞。我還沒有十分想到你剛才說的話，因為我不覺得我如有些人所想的那樣犯罪。但是我十分懊悔。而且這裏的任何人也很難過，」他的眼睛顯得十分悲哀而緊駁。

麥克密倫立即被感動，回答道：「葛萊德，你不必發愁，我一星期內還要來看你，因為我覺得你需要我。我並不要求你所禱，因為我想對羅倍姐的死你是有罪的。我還不知道究竟。你還沒有告訴我。祇有你和上帝知道你的罪惡和愁苦是什麼。但我也知道你需要精神的救助，而上帝是會給你這種救助的——充分的救助。」上帝就是被壓迫者的避難所，是苦難時的安息所。」

他微笑，彷彿他真心喜愛葛萊德。葛萊德感到這一點，被迷住了，回答說他一時沒有什麼要說，祇希望告訴母親他日子過得還好，請她安心一點。他說，她的來信好悲慘。她太為他發愁了。不過他自己感覺不很好，這些日子十分懊喪煩惱。誰處於他的地位不這樣呢？誠然，只要他能藉祈禱而得精神的和平，他極願祈禱。他的母親常教他所禱，但直到最近他很抱歉還沒有遵從她的勸告。他顯得十分煩亂、陰鬱——坐牢過久，臉色早已蒼白。

鄧肯見他的情狀深為感觸，回答道：「好罷，葛萊德，不要發愁。光因與和平一定會臨到你身上。我看得到這個。我看你手頭有一本聖經。翻開讚美詩的任何一處來讀。讀第五十一，九十一和二十三節。翻到聖約翰一章——反復朗誦。一面想一面禱告——把有關你的一切仔細想想——想到月亮，星星，太陽，樹木以及海洋——想到你自己的心靈，你的身體和力量——你問問自己這些是誰創造的。這些是怎樣來的？然後，裏是你不能解釋，你問自己，創造這一切也是創造你的那個創世主（無論他是誰，他在什麼地方，你需要救助時，他就有他的力量和慈悲心腸來解救你），當你需要時，是否會給你光明，和平與指導？然後你再求他——一切的創造者——告訴他，你犯什麼罪而且怎樣犯罪。不要懷疑。只要求他，等着看。日夜懇求。低下你的頭祈禱，看看究竟。一定的，上帝不會叫你失望。我知道，因為我有那種靜心。」

他凝視着葛萊德，叫他深信不疑的樣子，然後微笑而去。葛萊德倚在囚室門上，開始詫異。創造主！他的創造者！世界的創造者！……請求他，等着看……

但他內心仍輕視宗教及其效果，不由得想起他父母的祈禱和教導全然無用。難道他現在祇爲了像別人那樣受難和恐怖而就此改信宗教嗎？他希望不要如此。至少不要那樣做。

但是鄧肯·麥克密倫的性情和脾氣，年青，有力，誠信動人的姿態，面貌，眼睛，對葛萊德却仍有迷惑和感動的力量，正是他一生從未見過的。那個人的信仰使他感到興趣，使他迷惑而屈服，他覺得可以依靠這種信仰，正像那個人一樣。

## 六

像麥克密倫那種人的個人信仰和力量，在某種意義上原為葛萊德所習見，因而已不能使他像十八個月前那樣感動了（他一生中早已見慣這種宗教狂），但他在這裏，情況究有不同，所以對他確有非常的影響。關在這裏，隔絕世界，牢獄生活那樣狹仄，使他不得不在思想中自求安慰或自求解脫，因此葛萊德正像任何性格的別人受錮禁時一樣，不得想不到過去現在和將來。但是過去的事是沒有一件想起來不痛心的。至於現在處在眼前這種環境中，又恐將來上訴失敗而有必死的危險，所以他在清醒的意識中總覺得現在和將來同等可怕。

那末怎麼辦呢？那祇有像一般人受苦難時所能意識到的那種解脫方法。他知道或者感到，他害怕而又痛恨的事正是他所不能逃避的事，因此他惟有以某種希望或至少某種幻想來求解脫，但希望或幻想又是什麼呢？尼古爾孫提醒他過，他認為重新審判是唯一

可能的希望，要是重判而得釋放，他此後可以遠行——到澳洲——到非洲——或遠東——或者類似的去處，匿名隱居，把最近迷惑過他的那種高貴社會生活的種種關係和野心置諸度外，然後慢慢地求康復。但要是控訴院不准重判，而終於要他坐電椅，他的希望就要成爲泡影。那真不堪設想！

但除此而外，還有什麼可想呢？鄧肯要他求告上帝，這使他不勝心煩，可是話又說回來，求告上帝，那是多麼簡單的解決！

但葛萊德的父母的榜樣者在他眼前，他們常常祈禱，但那對他們又有多大用處呢？他們得到些什麼？而且獄中的犯人也大多祈禱，似乎也無濟於事。

話雖如此，鄧肯那個人着實動人，口音和悅，誠信上帝，使葛萊德感動。

要是葛萊德生活得純潔一點，對父母的說教更注意一點，不到康薩斯城裏那家妓院去，或者不那樣淫邪地追求霍端斯以及她以後的羅喬姐，安心工作而稍稍積蓄，正像一般人那樣，那末他不是比如今好得多了嗎？

但他又不得不承認，他內心裏有那些強烈的衝動和慾望，難以克制。他也想過，許多別人像他的母親，他的伯父，堂兄以及這裏的那個牧師，似乎並不爲慾望所煩擾。但有時他這樣設想，認爲他們達到如他自己的情慾時，有更高尚的靈性和道德的勇氣來克

制。他現在存心改變自己的思想，使自己和他的母親，麥克密倫以及他被捕後向他說教過的別人一樣想法。

這一切究竟是什麼意思？上帝到底有沒有？上帝會干涉人間的事情，正如麥克密倫先生所說嗎？一個以前不理會上帝的人達到這種危難還可以向他禱告求救嗎？當然，一個人達到如此危難必須求助。但那神祕的神力會允許救助嗎？真有神來聽人們的禱告嗎？葛萊德大難當前，需要精神支持（即不說實際支持），所以他現在正和同樣遭遇的人們一樣不得不求神了，雖然不用直接的方式而且非出於自願和自覺。他追求一種超人或超自然的人物或神力，希望得到某種援助。

數星期，數月過去了，其間麥克密倫經常來訪，至多每隔兩週，有時每星期來一次，探問他情況如何，需要什麼，勸他保重身體，求得心安的和平。葛萊德急欲保持他對他的興趣和訪問，漸漸為他的友情潛移默化了。

但問題是他的懺悔和自認。向誰呢？當然祇有向麥克密倫懺悔。他似乎覺得葛萊德必須對着他，對着一個上帝的使者，洗淨他的靈魂，但因難就在這裏。他審判時提供的這些假證據，原是他上訴的根據。現在他的上訴還懸空未決而就此自認，總覺不妙。還是等上訴判決以後再懺悔好些罷。

此外的他心中還有一個煩惱問題，那就是他自己究竟犯了怎樣的罪。他起先有意讓殺羅蓓姐，那是確實的——現在想來實在可怕。現在他對莎黛拉的糾葛和熱情已經減退一些，他倒可以靜心評判一下，而不必像他接近她的時候那樣煩亂和痛心了。他想起那些可怕的煩惱的日子，以及那時的狂熱，幾近瘋顛的狂熱！那時他想着那個美麗的莎黛拉，那個光榮的莎黛拉，以及她的狡黠而熱情的微笑。甚至現在那種狂熱並未全消，而只是漸漸悶息，被那些恐怖事件所掩蓋而已。

而且我們不能不代他說一句公道話，要是他不那麼被迷惑而幾近顛狂，他決不致屈服於可怕的殺人念頭（更不必說是謀殺羅蓓姐了）。但是烏里格堡的審判官不是聽到那個抗辯表示卑視嗎？抗訴院的想法是否不圖呢？或者一切全是他的罪戾呢？或者還其別的呢？麥克密倫或者他將訴告的任何人能否對他解說這一切呢？他實在情願對人告白一切，也許承認一切，叫自己也明白過來。況且，他雖為莎黛拉而陰謀害人，但終未敢實行。而這一點他還沒有在審判時表白，因為當時用的偽造辯護證據，不許他解說真相。但有那一點總可減輕他的罪過，不是嗎？麥克密倫是否這樣想？吉弗孫認為必須說謊。但這並沒有使那一點減少真實性，不是嗎？

那件事情還有別的内情。他現在想起來，他當時的陰險狂野的計謀中，確有不易揭

廣的困難和疑慮，最壞的兩點就是：第一，他把羅蓓姐帶到湖上那個冷靜地點以後，自己又獲得那樣神經衰弱，爲了不敢作惡而老羞成怒，以致使她驚駭起立向他走來。這樣一來，使他有誤擊她的可能，使他至少不能辭咎（而且這又確是謀害性的罪惡性的一擊）。麥克密倫對此將說什麼呢？而且，正因爲此她才落入水中，那末他不是犯了使她落水

的過失嗎？這個思想現在使他十分懊惱，這就是他犯罪的構成部份。假如她是偶然落水，他無罪可言，但見死不救（他現在想起這一點，又想起他一直對羅蓓姐的惡念），也是一種罪惡，不是嗎？上帝——麥克密倫——不會那麼想嗎？無疑地，正如馬孫在審判時所說，他當時可以救她，而且可以救起她，假如她是沙黛拉的話——其或她是去年夏天的羅蓓姐的話。再則，他怕她拖累他一同沉溺，那實在是是不近人情的。（現在麥克密倫迫他順從上帝而懺悔時，他是那樣不厭其煩地對自己辯解。）是的，他不能不承認這一點。假如那是沙黛拉，他當然立刻要去拯救她的性命。但事實既屬如此，那末他如欲向麥克密倫或任何別人供認時，就不得不承認這一點。但一經承認，他不就是確定了自己罪名嗎？他願意就此定罪而死嗎？

不，不，還是等一會罷，至少等到控訴院判定他的案件時。上帝既已明白真相，他爲何要冒險自害呢？他實在是那樣懊悔。他覺得那一切是多麼可怕，即不說羅蓓姐的慘



死，他把自己弄得可憐多痛心呀。但躊躇如此，人生不是美妙的嗎？噢，只要他能出獄！噢，只要他能脫離這裏，永不再看見，聽到或感覺這裏威脅他的那種恐怖！日以繼夜的苦痛，尤其是漫長的夜間以及那些嘆息和呻吟，多難過呀！日夜在苦難中煎熬，有時竟使他變得發瘋似的，而且要不是麥克密倫那樣和藹可親的人來鼓勵他，他真要發瘋呢。他但望有一天坐下來，叫那個人告訴他，要是他確有罪過，究竟他認為他犯了怎樣的罪，而如果罪有應得，那末就請他替他祈禱罷。有時他覺得他的母親和麥克密倫的禱告一定比他自己的有效得多。現在他不知為什麼還不能靜心祈禱。有時候，聽見麥克密倫會調柔和地禱告而聲浪和諧地流入鐵柵裏來的時候，他覺得他必須立刻向他告白一切。

一天一天過去，到了六星期以後有一天，因為他一直緘默，麥克密倫開始失望，以為不能再誘勸他懺悔自救了。這時來了莎黛拉的一封信。這信經典獄官折耐以後，擱置很久才到他手裏。那是在夏季過後深秋的一天（他在此已快滿一年了）。他接了信，看見信是打字機寫的，除信封上有紐約的地名外，並無地址及日期。但他感到這是誰寄來的。他神經緊張起來，雙手發抖。然後他反復讀着，多日沒有放開。信是這樣寫的：

「葛萊德：此信是要你知道，一度親愛你的那個人並未全然忘掉你。她也非常傷心。雖然她永不了解你怎麼會做出那種事情來，雖然如今她將永不再見你，但她不是沒有

悲哀和同情，而且願你自由幸福。」

信上沒有簽名——沒有她的筆跡。她怕簽名，她的心情和他的相去太遠，所以不願讓他知道她在那裏。紐約——但也許信是由別處寄到紐約轉寄的。她不願讓他知道，即使他以後死在這裏，也永不讓他知道。他最後的希望，他幻想的最後的餘跡，已經消滅，永遠消滅了。

他坐到床上。他觸目到他囚衣的衣帶和灰色的氈鞋。一個死罪犯！這個囚室，渺茫可怕的前途，真不堪設想！而如今又來了這封信。那就是那美夢的結束！他原是爲了這美夢而要脫離羅蓓妲——甚至不惜謀殺她呀！他把信玩弄了一會，然後默不作聲地緊握在手中。她現在在那裏？也許同誰在戀愛？時過境遷，她也許已經變心。也許她以前對他只稍稍迷戀而已。這個可怕的啓示顯然毀滅了他所有的情趣。她自由。她有美貌和財富。現在另一個——

他站起來，走向囚室的門，以鎮定自己的痛苦。

## 七

葛萊德兩天來垂頭喪氣，麥克塞倫也顯然發見，使他十分關懷，欲知究竟。最近一

時，由葛萊德的態度，他漸漸相信他的訪問，即不說是他的傳教，已受葛萊德熱誠歡迎，正如他所願望，而且葛萊德也漸漸信服他的宗教觀念。他勸葛萊德勿沮喪，也不無成效。於是接到莎黛拉的信兩星期以後，葛萊德終於被他感動了。他要求他商得典獄官允許，把他移入另一囚室（他住在這裏，心情太煩亂太苦痛了）讓他得有靜談和求教的機會。

他告訴麥克密倫，他似乎不能解決他犯罪的真正的責任問題，因而未能得到如麥克密倫所常說的那種「心的安甯」。也許他的觀點有誤。他真心願意把他被判的罪名加以檢討，也許他的理解錯誤。他現在不敢自信。

於是麥克密倫大為驚心，認為已得極大的精神勝利。他以為這才是信仰和祈禱的真實報償，所以立刻向典獄官示意，而典獄官也表示樂助。他允許在原先的地牢中給他一間房，供他隨時應用，而在他與葛萊德之間不加看守。

到了那裏，葛萊德開始講述他和羅蓓妲與莎黛拉的關係。尤其對於與羅蓓妲在船中的一段宿命的故事，講得更長。麥克密倫會因為他原先的陰謀而認為他有罪嗎？他迷戀莎黛拉而出此一舉，就構成謀殺之罪嗎？他審判時說他臨時轉變念頭不忍動手，那實在是謊言。但他的律師們却認為用這一點來辯護最有效，是求自由的最好計劃，因為他們

實在不覺得他有罪。至於他在船中的心境，（當她剛要起立向他走近的時候，打擊她的時候）以及打擊以後）他沒有直說。他現在還把那「擊」解說為無意（他祇能如此解釋，否則要影響到他的宗教思想）。甚至於現在，他還是推諉而無法解釋。他說他沒有發怒，臨時回心轉意（其實他並未回心轉意）。實際上，正當她要起立向他走過來時，他有一種複雜的煩惱的心境，照他現在想來，幾乎是一種精神恍惚或癡癡狀態，而且這是不無原因的（他不說出什麼原因）。他起先（以及過後）以為這是由於對羅蒂姐的憐憫，或者由於對她如此殘忍的羞恥心（對於打擊她的預謀的羞恥）。同時他又憤怒，也許是忿恨，恨她強迫他做不願意的事情。還有（他久已想過但直到如今仍未斷定），他也許恐懼，恐懼罪惡的後果（雖然他似覺當時並未念及後果），甚或恐懼來到湖上而不敢動手的效果，因而他一時發憤。

至於那一擊還含有怨她向他走過來的忿怒之意。也許由於忿恨，他才猛力一擊，而制她的死命。但他起立時還想救她（雖然心裏恨她）。當船傾翻而兩人俱落水中以後，他一時慌亂不堪，但她沉溺時，他還被見死不救的毒念所迷惑，因為他想藉此脫離她。是的，他是那麼想的。同時，正如吉弗孫所稱，他被某小姐的戀念所迷住，而這正是高於一切的動機。

但就以這一切而論（他無意的打擊含有惡意而過後又不欲救她），麥克密倫認為這就是謀殺嗎？依道德與法律而論，這就是死罪嗎？他為求內心的和平必須問清這一點——這樣他才可以祈禱。

麥克密倫聽了這一切，覺得一生中從來聽見如此複雜難解的奇怪問題，但由於葛萊德對他的信仰與尊重，心中深有所感。於是，他坐在他面前沉思，悲哀而煩亂地沉思，覺得他要求的解答十分嚴重，因為他知道葛萊德要靠這解答來求得他在人間的精神和平。但麥克密倫一時着慌而無以為答。

「在你未和她進船以前，你一直沒有改變對她的惡念嗎？」

麥克密倫臉孔蒼白而皺縮，眼光悲愁。他聽了一個悲哀的故事，一個罪惡殘酷而又自招苦難的故事。這個青年！他那熱烈好動的心，為了缺少如麥克密倫從未缺少的許多事物而叛變了。為了這個心的叛變，他犯了死罪。因此，他迷惑不解而又深為感動。

「不，我沒有。」

「正如你所說，你心裏因為不敢實行你的計劃，而忿恨自己懦弱嗎？」

「是的，有點這樣。但當時我也很懊悔。你要知道，也許有點害怕。現在我已說不定了。也許不怕。」

麥克密倫搖搖頭。那多奇怪！那樣不可捉摸！那樣邪惡！可是！

「但同時，如你所說，你忿忿地迫你到如此地步。」

「是的。」

「她迫你到不得不出此毒計？」

「是的。」

「嗟！嗟！嗟！因此你想打她？」

「是的，我是這樣。」

「但是你不能。」

「不能。」

「感謝上帝的慈悲。但你無意中的一擊，還帶有對她的怒意。因此打得那麼重。你不願她接近你的身體。」

「我不願。我想我不願。我也說不定。也許我不願。但無論如何，一切弄到如此地步，我想我真有些病態。我——我——」

「但你沒有起來救她？」

「是的，後來我才起來。她倒下時我想要抓住她。因此把船翻倒了。」

「你真心要抓住她嗎？」

「我不知道是否真心。當時我想我是真心的。我該覺得悔恨。」

「但是你現在可以老實說，肯定說，正像你的上帝看見你一樣，你說當時是否懊悔，是否要想救她？」

「一切發生得那麼快，你要知道，」葛萊德神經緊張地開始說，「快得我也想不起究竟。不，我不知道當時是否那麼懊悔。不，我現在實在不知道當時如何。有時我想當時有點失悔，有時也覺得不然。但她沉沒以後我上岸時，我確實悔恨，但我也有點歡喜，你要知道，歡喜我得自由，但也害怕！」你知道——」

「是的，我知道。你要到某小姐那裏去。但你還未上岸她在水中的時候怎樣？」

「那時我沒有悔恨。」

「嗟！嗟！嗟！你沒有悔恨？沒有羞恥？那時？」

「是的，也許有點羞恥。或許也有點悔恨。我知道那是可怕的。當然覺得可怕。但你要知道——」

「是的，我知道，那位小姐，你要逃去。」

「是的——但我多半是害怕，我也不想要救她。」

「是的！是的！嗟！嗟！她溺死了，你可以到某小姐那裏去。你是那樣想罷？」  
 「麥克密倫雙唇緊閉，十分悲哀。」

「是的。」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那末你存心謀害。」

「是的，是的，」葛萊德回想着說。「我那樣想，因為不得已。」

麥克密倫停住了，爲替自己壯膽而開始禱告，但是默默地像對自己禱告似的：「上帝，你的名字是神聖的……」一會兒他又奮激了。

「啊，葛萊德。上帝的慈悲對任何罪惡一樣寬容。我知道。他差使他自己的兒子爲人間的罪惡而犧牲。只要你懺悔，就有救。但是那種邪惡的念頭，那種罪行！你有許多原因必須祈禱——許多許多。因爲照上帝的眼光，我恐怕，是的——但是——我必須爲啓發你而祈禱。這是一個奇怪可怕的故事。內情複雜。祇有祈禱。跟着我祈禱，讓我都得天啓示。」

他低下頭來，幾分鐘站着沉默，而葛萊德也沉默而心煩猶疑，坐在他面前。然後，過了一會，他開始說：

「噢，教主，請勿怒責，請勿懲罰，請憐我懦弱。免我罪戾，我羞恥而悔悟，因我



他靈魂在你眼光中是傷痛天良而且陰險。噢，請消除我的心靈的罪惡。噢，救主，請把我導入你的正氣，讓我消除惡念永遠不再記得。

葛萊德，低下頭，默坐着，十分沉靜。他自己也終於感觸而憂傷了。無疑地，他是罪太惡極。十分可怕，可是——但這時麥克密倫停住了站起來，他也起立，當麥克密倫繼續說

「但現在我要走了。我一定要去靜思——去禱告。這件事使我煩心而深為感觸。噢，救主。而你——我的孩子——你回去祈禱罷。懺悔罷。你跪着求告上帝寬恕你，上帝會聽你的。是的，他會聽。而明天——我儘早再來。但請勿失望。你要時時刻刻禱告——因為祇有禱告，祇有禱告和懺悔，才能自救。讓你信託上帝的權力，上帝是把世界握在手掌中的。惟有靠上帝的權力和慈愛，你才得和平，才得赦罪。噢，是的。」

他用自己帶來的鎖匙環敲着鐵門，於是看牢人聽到聲音就回來。

把葛萊德護送回到他的囚室，看見他重新禁閉在籠中以後，他也告別了，心頭沉重而為聽到的悲哀故事所煩擾。葛萊德孤留牢中，細味着他說的一切，想到這對麥克密倫和他自己影響如何。他想到他的新朋友的深受刺激的心情，以及他對這一切顯有苦痛和恐怖的感覺。他果真有罪嗎？他果真如此而該死嗎？麥克密倫的判斷如何（他是那樣和

善惡卷一

過了一星期，葛萊葛似已悔悟，而他那頹亂而情有可原的故事又使他感動，所以麥克密倫誠心誠意地攷考這事件的各方面的道德問題以後，便又來到他的囚室門前，但他祇是說：「雖然他竭力從寬大慈悲的觀點來理解那些事實，而且依照葛萊德的自述來評判一切，可是他仍覺得葛萊德罪無可赦（無論以起始或隨後的心境而論）。他有陰謀——！本意嗎？他見死不救。他盼望她死而過後又無悔悟。打翻划船的一擊又出於惱怒。連他不忍打她的心境中也會有怒憤。他受某小姐的美貌與地位的迷惑而不惜犯罪的那些事實，以及他與羅蒂姐發生淫邪關係以後她決心要他娶她的這些事實，不獨不足以減罪，且更是證明他在人間的罪過。因此在上帝面前他實屬罪孽深重。據麥克密倫的看法，在那些黑暗日子中，他自私，有變壞的淫慾，通姦，正犯了聖保羅所疾首痛心的那種罪惡，而且他的罪念直到他依法被捕時仍未稍變。他沒有懺悔，甚至他到熊湖而有思考餘地時，他也未有懺悔。而且他自始至終不是企圖推諉卸責嗎？」

另一方面，要是當他初次那麼明顯表示懺悔，開始了解他罪孽的深重時，就把他送上電椅，那不會以罪惡加諸罪惡——以殺人沿罪本身就是罪孽。因為正如那典獄官和許多別人一樣，麥克密倫反對極刑，而主張使犯人為國家做罰工。但話雖如此，他不得不

承認葛萊德犯了重罪。無論他的看法如何，無論他精神上多麼盼望赦免他的罪，葛萊德畢竟是有罪的。

麥克密倫現在徒然向葛萊德說明，他的道德和靈性的覺悟，已是使他的生活和行為比往昔更趨完美。他孤苦無告，沒有人相信他。沒有人。人人都以為他謀害以前種種苦惱的行爲，祇有罪惡而無其他。可是——可是他心中有一種感覺，覺得他非如他們所想的罪過。因為他們都沒有受過他那樣的苦痛，沒有像羅蓓妲那樣的人來強迫他結婚，強迫他毀滅自己的一生。他熱戀莎黛拉夢想富貴，慾火難熄，而這也是他們沒有經歷過的。他早年運氣不好，教養不良，受過磨難，遭人嘲笑，被迫沿街賣唱替別人禱告，卑躬屈膝，對高貴的生活，只有望洋興嘆，這些感受也是他們那些人所沒有的。那末他們怎麼可以評判他？他們那些人，以及其中的任何人，甚至他的母親，也不配批評他，因為他們不知道他的心緒，以及他生理和精神的苦難。這時一切雖已經過去，但他想起來還覺得當時的感受依然像針刺和毒汁一樣。雖然事實如此而任何人都覺得他有罪，他內心仍有一種憤憤不平的感覺，像要叫喊出來，使他心悸。但麥克密倫爲人正直公平而慈悲，當然他要從較高尙較良善的觀點來看這一切。他有時深覺自己無罪，有時又覺罪無可赦。

啊，這些思想多麼捉摸不定而且困惑呀！他內心永不能把整個事情弄明白嗎？

因此，麥克密倫難以慈悲的聖能的上帝使者的資格來到這裏，而且他心靈是那麼溫柔、虔誠，和善而純潔，但葛萊德依然一無所得。他怎麼辦呢？他怎麼可以聽天由命，聽障在心，而誠心誠意祈禱呢？……

這樣又過了四個月。於是，正月十六日，控訴院發覺葛萊德的罪狀正如喀太拉圭那法院的宣判，判決他在六星期後執行死刑。

其時麥克密倫在西拉古斯。他聞訊趕到，希望於判決書未正式送達前，給葛萊德一些精神上的鼓舞，因為他覺得唯有靠上帝佑助，葛萊德才能忍受這樣嚴重的打擊。到來發覺葛萊德尙未知此訊，他稍覺寬慰。

他溫和地對他說了一些壯胆的話，終於不能不讓葛萊德知道控訴院的判決。雖然麥克密倫還說他預備聯絡一些人來再向州長上訴，但仲終於告訴他，除非州長願意干涉，葛萊德大概要在六星期內要離開人間。麥克密倫吐露這個事實以後，他還繼續說了一些靠上帝的信仰和慈悲可以得救的話，而葛萊德站在他面前，臉上和眼睛裏表露着那樣的勇敢和虔信，正是他這短促而熱烈的信仰生活中從來有過的。

「哦，他們畢竟這樣判決我了。我要和別人一樣走進死刑室的那道門了，他們一樣

要放下門帘，向我說一聲再會了。我將不再留在這裡了。」他心中在想走入執行死刑室前後的一切步驟。他早已看慣的這一切，而如今要他自己來經歷了。現在他聽到這個兇訊，一方面覺得迷惑而恐怖，一方面又覺得不若他起初所想的那樣着慌或胆怯。他祇是回想他過去對死的恐怖，又想到他應如何裝作鎮靜來說話。

他把麥克密倫向他朗誦的祈禱文再在這裡讀一遍嗎？當然，祇有如此。也許他也樂於祈禱。可是——

他一時失神，不覺麥克密倫在耳語：

「但你要知道，我們還沒有到窮途末路。一月間有一位州長要就職。我聽說他還是一個富理性而和善的人。我認識幾個認識他的人，我想去親自見他，再託熟人寫信給他，要他聽信我要告訴他的事情。」

但從葛萊德的神色以及所說的話，他知道他並沒有在聽他。

「我的母親。我想要有人打個電報給她才好。她一定會傷心之至。」

「不要發愁，葛萊德，」麥克密倫悲苦的回答，此時他只想要把他抱在臂中加以撫慰，實在無意說話。「我已經電告你的母親。至於那個判決，我馬上去見你的律師。况且——我說過——我要親自去見州長。他是一個新任州官，你要知道。」

麥克密倫把那個判決通報葛萊德三星期以後，在新選的紐約州州長公事廳裏，格羅非夫人和麥克密倫站在州長華爾沙面前。這時白爾克納和吉弗孫律師已徒然爲葛萊德奔走多次，想把死刑減輕爲無期徒刑。因爲葛萊德的判決案已引起廣衆的注意，所以那位州長頗爲感動。同時，因爲他的母親對他忠誠不渝，聞知控訴院的判已經回與本城來，向各報紙呼籲，再三上書州長使他對她兒子的墮落及其情有可原的情形，得一正確理解，並且要求親自見他以便申訴她對一切經過的深刻信念，州長終於答允見她。她認爲見她一次並無妨害，而且可以藉此加以慰問。……

因此，格羅非太太開始申訴，聲音發抖，追述葛萊德的一生以及他的美德，說他從未作惡，羅德姐（即不說某小姐）並非全然無罪。州長凝視着他，深爲感動。這個溺愛的母親，這時是那樣傷心，同時又是那樣信任他的兒子，認爲他並非如那些有證據的事實所指明的程度的那樣邪惡。

「噢，我親愛的州長，他現在已經把他的靈魂滌除了罪惡，而要專心致力於上帝的使命，爲那可憐的親愛的姑娘的喪亡而報償國家（無論她是偶然或不是偶然喪命），那

麼怎麼可以犧牲他的生命呢？紐約州的數百萬人民能不能發一點慈悲心呢？你既不能代表他們發一點慈悲心呢？」

她哽咽起來，說不下去。她轉過背來，默默地哭泣。州長華爾沙先生，爲不可壓制的情緒所激動，站在那里不動。這個可憐的婦人！顯然是那樣誠實無邪。

於是，麥克密倫見時機已到，便進行他的申訴。他說葛萊德變了。他過去的生活，他無法知道，但自入獄以來，至少最近一年來，他對人生以及對上帝的責任和義務已另有了新的觀念。只要死刑改判爲無期徒刑！

州長爲人熱心而有良知，全神貫注地諦聽麥克密倫的申訴，斷定他是一個熱誠堅強而有高尚理想的人。

「但是，麥克密倫先生，」州長終於說了。「你在獄中和他既有長久的接觸，你可知道有沒有在審判時未曾提出的具體事實，可以打消或減輕審判時提出的那些證據中的某幾點案情呢？你知道，這是法律手續。我不能情感用事，尤其因爲兩個法院已有一致的判決。」

他直望着麥克密倫，而這個人臉色蒼白，唇口無言，也以瞪目相答。因爲現在葛萊德的有罪無罪，全憑他的話來斷定了。他能說他無罪嗎？他把葛萊德對他的自供考慮過

後不是已經斷定他對上帝和法律都是有罪的嗎？現在他仍爲慈悲心而改變他的確信嗎？要是那樣，他還可以對上帝忠實無愧嗎？因此他決定不讓自己作葛萊德的精神導師的身價蒙損害，於是他說：

「我只是他的精神導師，所以我只顧及他精神生活的一方面，而沒有顧及法律的效果。」

於是，華爾沙從麥克密倫的態度斷定他像別人一樣，顯然已深信葛萊德有罪，所以終於鼓勇向格里非太太說：「除非還有我未曾見過而可以變更那兩個判案的法律效果的證據到我這裏來，我沒有別的法子，祇有讓原判繼續有效，格里非太太。我很惋惜，力不從心。如果法律必須尊重，那末法律的判決不能變更，除非有法律根據十分充分的理由。我盼望能這樣決定，十分盼望。我的心願和祈禱跟你一樣。」

他捺了捺鈴。他的秘書進來。會見顯然已告結束。在州長副及葛萊德的罪過的緊要關頭，麥克密倫却沉默無言似欲規避，這使格里非太太大爲驚異，深受感觸，所以變得啞口無言。現在還有什麼辦法？走那條路？向那個求告？祇有向上帝。爲了他在人間慘敗致死，她和葛萊德祇有向上帝求安慰。當她默想而還在哭泣時，麥克密倫近來，引她出公事廳。



她走後，州長終於轉回秘書，說：

「我一生中從未碰到這樣一個悲哀的職務。我將來絕不忘了！他轉身向窗外那個五月的雪景凝視着。」

這以後葛萊德只有兩星期的壽命。在這期間，自從麥克密倫想起初把那最後的判決告訴葛萊德以後，他又和他的海親朋來看他。葛萊德未聽到麥克密倫說話前已從母親臉上看出一切，而且他又聽她重新說到回上帝——他的救主——求安撫的必要，因此葛萊德現在在牢裏走來走去，一刻不息。因為他確信死期已近，所以他感到必須把不幸的一生回想一遍。他回想少年時代，康薩斯城，艾加哥，萊諾格斯，羅德娘與莎黛拉。

關於她們以及關於那些地方的一切往事，則想起來真是快。祇有幾個短促的光輝的時刻。他在萊諾格斯與莎黛拉接觸以後，變為窮，終於弄到如此地步！如此結果。為什麼呢？他覺得自己好像還沒有生活過。這兩年來在兩道壓迫的牆壁中間苟延殘喘地捱活。而且連這爛生活也祇有四個，廿二，廿一，廿，九。八個日子留下來。但是生活！生活！人要是對光陰，太陽，雨水，工作，戀愛，精神，慾望沒有那一點美的感覺，怎麼過得下去呢？他不能。他的母親以及麥克密倫為什麼堅決叫他絕望。切愁慮付託給上帝的慈悲，而除上帝外一無所思呢？麥克密倫堅說，此後只有信賴上帝。

才有真正的和平。

噢，他不能在州長面前說他無罪，至少說他不完全有罪嗎？州長爲何不能把他的死刑改爲無期徒刑呢？他問過他的母親，麥克密倫對州長如何說，而她祇回答說他告訴他已向上帝低首下心，但沒有告訴他說葛萊德無罪。葛萊德深覺驚異，麥克密倫爲何不替他說一句良心話。那多麼悲哀，多麼無告！永沒有人了解，永沒有人相信他那些很近人情而也許不正當的慾望嗎？不是有許多人和他一樣爲這些慾望受苦嗎？

但更不妙的，是格里非太太，想到麥克密倫對州長最後要問的說話，或者想到他沒有說出的話（雖然她後來自己問他，他也同樣回答），她便躊躇不決，以爲葛萊德也許終究是像她先所恐怕的那樣犯罪。所以她問了：

「葛萊德，要是你還有未招認的話，在你未去之前自認罷。」

「我已經把一切向上帝和麥克密倫先生承認了，媽媽。那還不夠嗎？」

「不，葛萊德。你對大家說過你無罪。但要是你不是無罪，就得這麼直說。」

「要是我憑良心說無罪，那夠了嗎？」

「不，要是上帝不這麼說，那就不夠，葛萊德，」格里非太太神經過敏地回答，悲苦已極。但他那時沒有說什麼。他怎麼能把他懺悔中以及後來和麥克密倫的談話中所含

善的那些他自己也不了然的隱情，對他的母親或外界辯解明白呢？這是做不到的。

因為兒子不願傾心相告，格里非太太心雙方都感痛苦。她自己的兒子，死期已近，而仍不欲對她供認他顯已向麥克密倫傾告的一切。難道上帝要藉此試驗她嗎？

但因為麥克密倫已說過，他認為葛萊德無論過去罪惡如何但現已向上帝悔罪而靈魂已經淨潔（已成爲一個真心準備去見上帝的青年），所以她安靜下來。上帝是偉大的！他是慈悲的。在上帝的胸懷中才有和平。只要心安於上帝，生死又算得什麼？幾年以後，她和安莎，他的姊妹兄弟，也要來伴他——他在人間的苦難將被遺忘。

她在精神的自慰中，有時變得顛巍巍的——葛萊德也看得見，感覺到。從她的禱告以及她對他精神幸福的焦慮，他就覺得她過去對他真正的心情和希求實在很少理解。他覺得他和她之間有一道隔牆，而這是由於缺少了解而來的。她永不了解他追求安樂，追求美和愛的欲望。她認爲這一切是罪惡，自私。而且她把他和羅荳娘與莎黛拉的關係全視爲通姦——淫邪——謀害。她要他懺悔，但他現在還沒有深切感覺懺悔的必要，雖然他已向麥克密倫供認一切，雖然他此刻確望能在上帝那裏得到安息……

上帝，一切是多麼可怕！他是那麼寂寞，甚至在最後的幾天，短促的幾小時中，有他的母親和麥克密倫牧師在面前，他仍覺無人了解。

於是，他想到羅蒂姐以及對她的罪惡時，便想讀聖經，反身躺在床上，重複地禱告着：「上帝給我安息。上帝給我啓示。上帝給我力量來對抗惡念……我知道，我不是完全清白的。喔，不。我知道我陰謀作惡。是的，是的，這個我知道。我承認。但我果真馬上要死嗎？我沒有救嗎？上帝，你能不能救我？你可不可爲我一顯神力？正如我母親常說的那樣：「你不好叫州長把判決我的死刑改爲無期徒刑？你可否叫麥克密倫改變他的觀念，叫他去見州長，並且叫我的母親同樣做呢？我將驅除一切邪惡的念頭。我將悔過自新。噢，是的，只要你饒恕我，我就悔過。不要讓我現在就死——那麼早死。請勿。我將祈禱。是的，我要祈禱。給我勇氣來了解基督信仰——來祈禱。噢，請你。」

在他母親與麥克密倫最後一次去見州長回來以後，那些短促而可怕的日子裏，以及在他臨死的時刻，葛萊德總是那麼想，那麼祈禱，而最後還帶着一種心理的恐怖，這種恐怖是由於未知來世的意義，自知必死，以及他母親和麥克密倫的信仰和感情而來的。

（麥克密倫幾乎每天來解說神的慈愛，該詳告誡，教他完全信賴神愛，而他自己也終於相信他不僅須有信仰，而且他已確有信仰，並且覺得萬全的安心。）

於是，在此種心境中，由於麥克密倫與他的母親的懇求，在麥克密倫親自協助與督導之下，葛萊德撰作了一篇遺言，供獻給社會，特別給和伴年齡相仿的男女青年，而這

篇文字中有幾句是經麥克密倫當他面前加以修改的。

「在死谷的暗影中，我但望淨脫，使我已見救主以及忠信之友的耶穌基督的信念，毋存稍疑。我一生未能及早信賴上帝，未及時為上帝服務，至今猶引為唯一遺憾。」

如果我說的話，對青年人確有貢獻，能使他們接近上帝，那是我無上的榮幸。但我唯一可說的話，就是「余知余之所信，余為上帝服務，上帝將永記余功。」（這是麥克密倫教他唸熟了的。一句）全國青年如能認識基督徒生活的樂趣，他們自將盡力去做熱心積極的基督徒，而將他們的生活適應上帝的要求。

我知道上帝已赦我罪惡，我已完成往見上帝的一切準備，問心可告無愧，因為我對我的精神導師，已把一切坦白直告，而上帝已知道我的立場如何。

葛萊德·格里非

寫了這篇文章（他寫此時顯無過去的反叛心理，因此自覺驚異），他把他遞給麥克密倫。牧師得此精神勝利，叫道：「勝利已得，葛萊德。」你將與我同登天堂。」你已得上帝保證。你的靈魂與身體屬於上帝。偉哉，上帝。」

然後，他是那樣為勝利之感所迷住，竟握住葛萊德的雙手親吻，又把他擁抱在臂中。「我的孩子，我喜愛的孩子，上帝的真理確已在你心中感應了。上帝的拯救刀以多大

「這個我知道，又感覺到。你對世界的遺言確就是上帝的福音。」

然後他把遺言納入袋中，準備葛萊德死後發表。葛萊德寫了以後，有時仍懷疑。他果真得救了嗎？這樣快就得救嗎？他可以真正信託上帝。如他剛才宣佈的那樣絕無可靠嗎？他能信託嗎？人生是那麼奇怪。未來是那樣渺茫。真有來世嗎？真有如麥克密倫和他的母親所堅持的那個上帝嗎？

在他死前兩天中，他的心情就是如此。格里非太太於萬分惶恐中又打一個電報給華爾沙州長：「你可以在上帝面前說你對葛萊德的犯罪深信無疑嗎？請回電。如你不能，他的血仇就在你頭上。他的母親。」州長的秘書回電說：「華爾沙州長認為無權干涉控訴院的判決。」

到了末日，到了最後的一小時，葛萊德被移入舊死牢裏一間囚室。他被允許再和母親與麥克密倫相見（麥克密倫在他死日的前晚六時起至次晨四時一直伴着他，勉勵他接受上帝的慈愛）。到了四點鐘，典獄官來說時間已到，格里非太太必須離開，讓麥克密倫來照顧葛萊德。（他解說這是無可奈何的一種法定規則）。然後，葛萊德向母親作臨終的告別，心裏一陣一陣扭痛，斷斷續續地說：

「媽媽！你得相信我死無怨恨，不會難受。上帝已聽到我的禱告。他已給我勇氣與

安心。」但心中却對自己說：「上帝果真如此嗎？」

格里非太太叫道：「我的兒！我的兒，我知道，我也信託上帝。我知道上帝永生，他是你的了。我們雖死，但必永生！」

她仰首向天，呆立不動。但她突然轉身向葛萊德，把他抱在臂懷裏，緊緊地攏住了。長久，耳語道：「我的兒！我的孩子——」她哽咽起來，吞聲屏息，彷彿她的精力全已傳到他身上，直到她覺得必須離開或將昏倒時——於是她急轉身來，顛蹶欲倒地走向典獄官。典獄官正等候把她引到麥克密倫在奧本城裏的一個朋友家裏。

於是，在深冬的那個灰暗的早晨——最後一刻——獄卒先來把他右腿的褲管割開，預備按上鐵片，然後放下了囚室門前的黑幕。「我怕時間已到。勇敢一點，我的孩子。」這是麥克密倫的聲音——現在已有獄中牧師吉昂孫伴同着，他看見獄卒走近來，正在向葛萊德致辭。

葛萊德從牀上起立，麥克密倫在右，吉昂孫在左，前後是獄卒，他作最後的行動。

當葛萊德進入電椅室的第一道門時，許多聲音叫着：「再會，葛萊德。」葛萊德此刻還保持着人間的思想 and 勇氣，回答：「大家再會罷。」但他的聲音是那麼奇異而懦弱。

他自己聽來，也像是由於在他的身傍走的另一个人似的。他的脚步疎遠得像機械似地拖動着。他感覺到那種熟悉的推移——漸漸推入那道門。現在他已到了這裏。門發響着。在那裏而他終於看到了他常夢見，常害怕，而現在被迫前去的那個電椅。穿過那道門，他漸漸推送到那椅上，門關了——來迎接他——但又急速關上，把他與所認識的一切人間生活隔絕了。

一刻鐘以後，麥克密倫臉色灰白，神經疲倦，孤獨地走着，心緒不定，像一個體弱無力的人，穿過了那些陰森森的獄門。冬日的天氣是那麼暗淡，灰色，沉悶，正如他個人一樣。死了！他——葛萊德——幾分鐘前還在他面前，那麼神經緊張而又信任他似的走過幾年，而此刻他已死了。這就是法律。這就是牢獄。在葛萊德祈禱的地方，要是換上一個無禮的惡漢，他就要大聲嘲笑。葛萊德的懺悔！他，麥克密倫，懇上帝的神明——上帝給他的神明，來作那個決定，是否確當呢？他決定的不錯嗎？葛萊德的眼睛！遠想，麥克密倫自己——當那頂帽子套上他的頭時——也在他身傍幾乎昏去——電流接通時——葛萊德所信賴的他，也幾乎要喊救命，頭昏而發抖。而且他還求告上帝佑助。

他沿那靜悄悄的街道走去，神昏顛倒地不得不停下來，倚身於一棵樹上——冬天的葉落枯槁——那麼秀麗淒涼。葛萊德的眼睛，他軟癱地沉入那可怖的電椅中的時



候，眼睛定視。目光眩惑，他想，這是向他以及他周圍的人們呼救的樣子。

他做的不錯嗎？他決定向州長說的話確是無懈可擊，公正而又慈悲的嗎？他應該告訴州長，還有別種影響使葛萊德犯罪嗎？……他永不能再心安理得了嗎？

「余知上帝求生而將佑彼終生。」

於是他走着，走着，過了幾點鐘，才鎮定一點去見葛萊德的母親。她此時在奧本城救世軍本部法蘭西斯·高爾特先生家中，從四點半起一直跪着，為她兒子的靈魂祈禱。她彷彿還在冥想他投入上帝臂懷中的情景。

「余知余之所信……」這是她祈禱中的一部份。

## 尾聲

一個仲夏的黃昏。

在舊金山城商業中心區裏，那些高聳的牆壁，在暮影中顯得高兀而灰暗。

市場南邊一條寬闊的大街，經過一日的喧鬧，現在比較寂靜了。這時有一個五人的小隊伍在那街上——一個男人大約六十歲，身材矮壯，但形容枯槁，眼睛暗澹無光，顯得面無人色，一簇白髮從一頂破舊的圓帽蓬鬆出來，顯然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老人。他手裏提着一架小小的攜行風琴，正如沿街賣唱者，或傳道者慣常所攜帶的。他身傍是一個年紀不過比他小五歲光景的婦人，身材較高，不那麼粗闊，但結實有力，頭髮雪白，穿着一身看不上眼的黑色服裝，上衣、帽、鞋。她的臉孔比她的丈夫較闊，較有特色，但貧困和苦難的皺紋更多。她身傍又是一個男孩，捧着一本聖經和幾本讚美詩集，年紀不過七八歲，眼睛渾圓，十分伶俐，這個孩子因為他和他的較年長的同伴感情融洽，似乎願意靠近她走——一個活潑而舉止伶俐但穿得也不很好的孩子。跟着這三個人，但是單獨走在後面的，是一個大約二十七八歲而面容憔悴相貌醜陋的婦人，以及一個大約五十

般的婦人——因為面貌近似，顯然是母女兩個。

天氣很熱，太平洋上的夏日散佈一種甜美的倦意。在市場上，他們走到的那條通衢大路上，因為汽車和其他車輛川流不息，交錯而過，他們正在等候交通管理員的信號。

「羅索，現在靠近我罷。」這是妻子的說話。「最好攙住我的手。」

「我看」，那身體衰弱而態度沈著的丈夫議論著，「這裏的交通愈來愈糟。」  
車鈴叮噠作響。汽車狂吠着。但那一小隊人似乎一無所感，打定主意要穿過那條馬

路。

「沿街傳教師，」一個過路的銀行職員向他那銀行會計員的女朋友說。

「當然——我幾乎每星期三都看見他們在這裏。」

「你看，我想那個小孩真十分吃苦。他小得可憐在街上拖來拖去，你想想嗎，愛蓮？」

「哦——我也這麼說。我真不忍看我的一個小弟弟做那種把戲。要小孩過這種生活算什麼呢？」愛蓮一面走，一面評論着。

穿過了馬路，到了對面第一個交叉路口，他們停下來，向四周環顧，彷彿已到了目的地。於是男人放下他的風琴，隨即把牠打開，一面架起一個小而合適的歌譜架子。同

時他的妻子，從她的外櫃那裏拿過那幾本讚美歌集和那本聖經來，把那本聖經和一本歌集給她的丈夫，放一本在風琴上，然後把其餘的歌集發給其他的人每人一本，自己也拿了一本。那丈夫茫然四顧，但眼睛睜大似乎很有把握，開始說：

「今夜我們從第二七六首『基礎鞏固』開頭。好罷，蕭美小姐。」

於是，那兩個婦人中較年輕的一個——面容乾枯消瘦——嶙峋見骨，相貌醜陋——顯然絲毫未得人生幸福——在那黃色摺椅上坐下，把琴上的調音器調整，把歌本翻了幾頁，開始奏那選定的一首，於是大家跟着和唱。

這時跑回家去的各種職業各種興趣的人物，看見這一小羣在大街上如此擇地排列，或者側目而視，或者看着他們來此做什麼。

他們歌唱時，那些莫明其妙的冷淡的行人，凝視而聽，多半為好奇心所發住，看這無足輕重的一羣怎樣提高嗓音，對着那懷疑而冷淡的廣衆呼唱。

那個老人面色蒼白，軟弱無能，穿着藍縷的膨大如囊的藍布衣服。那老婦身胖，醜陋，倦態，白髮。那個小孩天真無邪，純潔無瑕，茫然無知。他在這裏做什麼？還有那個瘦人忽視的消瘦的未嫁女，以及和她一樣消瘦而心神恍惚的母親。

在這一羣中，在行人的眼光中，那母親比較令人注目。她顯有毅力和堅信，無論她

的信念是盲目或錯誤，她似乎有安身立命的決心，即不說是有求一生成功的決心。她比別的幾個更顯有信仰，雖然是一種幼稚的信仰，但是可敬的。當停下來時，許多人中有幾個觀察她時，見她把讚美歌本放在一邊，眼睛直望面前的空間，他們每個人便要在路上說：「哦！這個人無論有何缺點總還像是一個篤信力行的教徒。」她的神情和舉止，顯然表明她對她所宣稱的主宰世界，洞察人世，而又慈悲為懷的那個神力，具有艱苦奮鬥的信心。

歌唱後便是那妻子的一篇長長的禱告；接着是她丈夫的傳道辭，以及其餘數人的上帝讚頌詞。然後，他們回向教堂。收集了讚美歌本，摺好了風琴，把鞭用一根皮帶吊在丈夫肩上。然後他們走去——丈夫論斷着說：「一個美妙的夜晚。我看他們比往常較為注意了。」

「喔！是的，」奏風琴的那個年青婦人回答。「至少十一個人接受了小冊子。這有一個老先生問我教堂在那裏，我們在那裏做禮拜。」

「偉哉！上帝！」男人說。

他們終於到了教堂。教堂門頂銘刻着：「希望之星。白蓮爾獨立教堂，星期三六夜間八時至十時，星期日十一時，三時，八時舉行禮拜會，歡迎參加」。這下面每一街上

有該小的字樣：「上帝即愛」。

「外婆！我要一個錢，到那個角上去買一點熱炒栗子。」那小孩請求着。

「羅素！我想好吧，但要聽我的話。馬上回來。」

「好的，外婆，我就回來，一定。你知道我。」

他把外婆從她衣袋的深處裏掏出來的一個銅錢拿在手中，跑向賣糖炒栗子的人裏去。

她親愛的孩子。正是她晚年唯一的光明和安慰。她一定要好好待他，讓他自由——不要太束縛他，不要像她過去——也許對——她目送他跑過路去，情愛而有些迷茫的樣子。「爲了他」。

那一小羣人，除羅素外，進入了那個不惹人注意的黃色的屋門裏，不見了。

——完——

## 「人間悲劇」主要人物表

葛萊德·格里非	
安莎·格里非	葛萊德的父親
愛爾維拉	葛萊德的母親
山滿爾 格里非	葛萊德的伯父
愛絲泰	葛萊德的姊姊
佛蘭克	葛萊德的弟弟
裘麗亞	葛萊德的妹妹
赫克龍	葛萊德的同事
赫格白	葛萊德的同事
金賽兒	葛萊德的同事
賴德爾	葛萊德的同事
霍端斯·白里格	葛萊德的女友
羅蓓妲·愛爾登	葛萊德的初戀情人
葛蘭絲·瑪爾	羅蓓妲的女友
帝杜斯·愛爾登	羅蓓妲的父親
莎黛拉 芬琪萊	葛萊德的情人
蓓丁	莎黛拉的女友
梅蘭	山滿爾的女兒
蓓蘭	山滿爾的女兒
馬孫	喀太拉圭郡檢察官
白爾克納	葛萊德的辯護律師
吉弗孫	葛萊德的辯護律師
尼古爾孫	葛萊德在獄中的友人
瓦肯、麥克密倫	一個有宗教熱忱的牧師

★ 世界文藝傑作譯叢 ★

人間悲劇

原著者 吳丁 德萊塞

翻譯者 鍾 憲 民

編輯者 建國書店編輯部

發行者 康 彞

發行所 重慶林森路 建國書店

特二十四號

II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每册 元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再版



# 87  
242343

550